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下]

(3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一卷

下 册

目 录

209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30日)	403
210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4日)	407
211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6日)	408
212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7日)	409
213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7日)	413
214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2日)	413
215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4日)	415
216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6日)	416
217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7日)	417
218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9日)	419

第 二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64年10月—1867年12月)

1864年

1 马克思致卡尔·克林格斯(10月4日)	423
2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10月16日)	425
3 恩格斯致海耳曼·恩格斯(11月2日)	426

4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1月24日)	429
5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11月26日)	433
6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11月28日)	433
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1月29日)	434
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1月29日)	436
9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11月29日)	437
10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12月22日)	440
11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2月22日)	441

1865年

12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月8日左右)	443
13 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1月10日)	444
14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1月11日)	446
15 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1月16日)	448
16 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2月13日)	449
17 马克思致维克多·勒·吕贝(2月15日)	451
18 恩格斯致奥托·迈斯纳(2月22日)	452
19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23日)	453
20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2月23日)	454
21 恩格斯致卡尔·济贝耳(2月27日)	460
22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3月10日)	461
23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3月13日)	467
2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3月29日)	468
25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4月10日)	472

26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4月13日)	473
27 马克思致莱昂·封丹(4月15日).....	474
28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4月25日)	477
29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27日以前)	478
30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6月24日)	479
31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7月3日).....	480
32 马克思致莱昂·封丹(7月25日).....	481
33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9月11日)	483
3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9月20日)	484
35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9月21日)	485
36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9月30日)	486
37 马克思致所罗门·富尔德(11月9日)	487
38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1月15日)	487
39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1月20日)	488
40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1月21日).....	489
41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11月25日左右).....	492

1866年

42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1月13日左右)	494
4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月15日)	497
4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15日)	499
45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1月24日)	501
46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2月14日)	502
47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3月16日)	503

48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利浦斯(3月18日)	504
49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3月20日)	508
50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3月22日)	511
51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4月6日)	513
52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6日)	516
5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4月6日)	517
5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4日)	519
55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8月13日)	520
56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8月23日)	522
57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8月23日)	524
58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8月28日)	524
59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8月31日)	525
60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9月)	527
61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9月5日)	528
62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9日)	530
6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3日)	534
6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25日)	537
65 马克思致弗朗斯瓦·拉法格(11月12日)	538
66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12月7日)	539

1867年

6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2月18日)	541
6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4月16日)	542
69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4月17日)	542
70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4月30日)	543

71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毕希纳(5月1日).....	545
7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5月5日)	546
73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5月13日)	548
7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6月10日)	551
7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13日)	553
7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7月20日)	555
77 马克思致伦敦某书商(8月14日).....	556
78 马克思致奥古斯特·韦莫雷耳(8月27日)	556
79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8月27日)	558
80 恩格斯致劳拉·马克思(9月23日)	559
81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1日).....	560
82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2日).....	564
8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5日).....	565
84 恩格斯致海尔曼·迈耶尔(10月18日)	567
85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1月8日和20日).....	568
86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1月10日)	572
87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1月28日)	572
88 马克思致维克多·席利(11月30日)	574
8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1月30日).....	576
90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7日)	578
91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12日).....	579
92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13日).....	581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早于1864年11月29日)	585
--	-----

2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65年3月30日)	586
3 卡尔·马克思。自白(1865年4月1日)	588
4 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66年1月29日)	589
5 燕妮·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1866年2月初)	591
6 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6年2月26日)	592
7 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6年4月1日)	593
8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66年12月24日)	595
9 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67年10月5日)	596
10 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7年12月24日)	596
11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1866年3月19日)	599
12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1867年6月28日)	602
注释	609—710
人名索引	711—759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760—788
期刊索引	789—798

插图

马克思 1864 年 11 月 4 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三页	13
卡尔·马克思(1866 年)	178—17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六十年代中期)	216—217
恩格斯 1867 年 4 月 4 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一页	287
卡尔·马克思(1867 年)	390—391
马克思 1865 年 4 月 15 日给封丹的信的草稿	
1864—1865 年马克思的笔记本中的一页	475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	
燕妮、爱琳娜和劳拉	502—503
马克思对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的评语	531
卡尔·马克思的《自白》,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	
纪念册中的一页	588—589

20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1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关于莫泽斯的事,我完全按照你的意见去做。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利用这个人,同时又要防止他滥用我们对他的信任。讲到希耳堡,如果能够掌握住这个至今唯一能为我们利用的评论的话,那的确不错,但是怎么做呢?我还不清楚。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肖莱马寄来的一本书,我为此要谢谢他。

如果你已经看过报纸,那你大概已经知道:1 国际总委员会为了芬尼亚社社员的事已向哈第送去了意见书⁴¹⁰,2 关于芬尼亚运动的辩论(上星期二)是公开进行的,而且《泰晤士报》也报道了这方面的消息⁴¹¹。都柏林的报纸《爱尔兰人报》和《民族报》也都有记者在场。我到得很晚(大约两星期以来,我一直发烧,最近两天才退烧),而且实际上我也没有打算发言,这首先是由于我的身体不好,其次是由于情况复杂。但是,主席韦斯顿想硬要我发言,因此我

赫斯(见本卷第400—401页)。——编者注

《国际评论》。——编者注

亨·恩·罗斯科《简明化学教程》,按最新科学观点编写。德文版由卡尔·肖莱马同作者共同整理。——编者注

11月19日。——编者注

建议延期,从而我被责成在本星期二发言。实际上我没有为本星期二的发言准备发言稿,而只准备了一个发言提纲。但是爱尔兰的记者没有到,我们一直等到九点钟,而我们开会的地方只能用到十点半。福克斯经我动员(由于委员会中的争执,他已经有两个星期不露面了;此外,他还送来一份表示不愿继续担任委员会委员并粗暴地攻击荣克的辞职书⁴¹²)准备了一篇很长的发言稿。因此,会议开始后,我宣布,因为时间晚了,我把发言权让给福克斯。实际上,由于同时发生了曼彻斯特的处决,我们的题目——“芬尼亚运动”和当前的激昂和愤怒情绪连到了一起,这就会迫使我(而不是讲话空洞的福克斯)不按原计划对事态和运动作客观的分析,而必须爆发一阵革命怒吼。所以,爱尔兰记者的迟到和因此造成的推迟开会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不愿意同罗伯茨、斯提芬斯等这样的人物混在一起。

福克斯的发言是好的,因为,第一,这是一个英国人讲的,其次,所涉及的仅仅是问题的政治和国际方面。但是正因为这样,它是很表面的。他提出的议案是荒谬的和没有内容的。⁴¹³我反对这个议案,把它交给了常务委员会¹⁵。

英国人还不知道,自从1846年以来,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的经济内容,因而还有政治目的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正因为如此,芬尼亚运动的特点是:它有一种社会主义的(从否定的意义上说,即作为反对强占土地的运动)倾向,而且是下层阶级的运动。把伊丽莎白或克伦威尔想用英国移民(罗马式的)来排挤爱尔兰人的那种野蛮行为同想用羊、猪、牛来排挤爱尔兰人的当前这种制度混

11月26日。——编者注

卡·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编者注

为一谈,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笑呢!1801—1846年的制度(那时逐出土地只是例外,大都发生在土地特别适宜于畜牧业的伦斯特)及其高额地租和中间人,已经在1846年一起垮台了。谷物法的废除(部分地是由于爱尔兰的饥荒,至少是这次饥荒起了促进作用)剥夺了爱尔兰在平常年景供给英国谷物的垄断权。羊毛和肉变成了口号,这就是要把耕地变为牧场。因此,从那时起就系统地合并农场。积债地产法令使一批过去的发了财的中间人变成了地主,加速了这一过程⁴¹⁴。清扫爱尔兰的领地!——这就是英国目前在爱尔兰的统治的唯一含义。当然,在伦敦的愚蠢的英国政府对于1846年以来所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甚至是一无所知。但是爱尔兰人却知道这一情况。从米格尔的声明(1848年)直到亨尼西的选举宣言(托利党人和乌尔卡尔特派)(1866年),爱尔兰人都以极其明确和极其有力的方式表明了他们对这件事的认识。

试问,我们应当对英国工人提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以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取消合并这一条(简单地说,就是1783年的要求,不过要使这一要求民主化,使它适合于目前的条件)⁴¹⁵。这是能被英国党采纳到纲领中去的爱尔兰获得解放的唯一合法的,因而也是唯一可能的形式。以后的经验一定会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单纯的君合制是否能继续存在。即使这种情况会及时发生,我也不太相信。

爱尔兰人需要的是:

1 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

2 土地革命。英国人即使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能替爱尔兰人实行这种革命,但是能够给他们合法的手段,让他们自己去实行。

3 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抵制英国。从 1783 年到 1801 年,爱尔兰的一切工业部门都繁荣起来了。这种合并废除了爱尔兰议会已经建立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摧毁了爱尔兰的全部工业生命。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点麻纺织业所能补偿的。1801 年的合并对爱尔兰工业的影响同英国议会在女王安、乔治二世等人统治时期对爱尔兰毛纺织业所采取的压制措施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爱尔兰人一旦获得独立,需要就会使他们变成保护关税派,就象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我在中央委员会里发表我的意见(下星期二,好在这次不会有记者出席)之前,我非常希望你能把你的意见简单地告诉我。

祝好。

你的 卡·马·

因为莫泽斯 是希尔施的表兄弟,所以他长出一对角 我并不奇怪。他有了这对角很得意。

赫斯。——编者注

双关语:希尔施的原文是 Hirsch,是姓,也有“牡鹿”的意思。长角,意谓妻有外遇。——译者注

这一段是马克思附加在第一页信的信头上的。——编者注

2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2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已经把保荐书交给了贷款公司，我声明说：根据了解到的内情，我确信马克思先生有能力到期偿还借款。

波克罕的信退还。我希望这件事能顺利进行。

库格曼和李卜克内西的信，明天或后天寄给你。两个人都希望能把各种各样的评论送交各小报发表；今天或明天晚上我要办这件事。

关于迈斯纳的广告，不要太急。这东西可在新年后登报，否则会淹没在圣诞节书籍广告的浪潮中。

你的 弗·恩·

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见本卷第393—394、395页。——编者注

2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2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库格曼(连同附件)李卜克内西和济贝耳的信以及证明劳·希尔德布兰德和舒尔采-德里奇收到寄品的三张回执⁴¹⁶。库格曼的信连同附件和济贝耳的信,请马上寄还,给济贝耳的信星期一晚上发出,我也要给库格曼写信。你觉得士瓦本的小报怎么样?看来,库格曼把一切想得出来的办法都用上了。

我已经详细地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不只是攻击普鲁士人,而且也应当攻击他们的敌人,即奥地利人、联邦主义者、韦耳夫派³⁰⁰和小邦制的其他拥护者。这个人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具有南德意志人的狭隘性。他和倍倍尔签署了一封向维也纳市参议会的祝贺信,说北方是受奴役的,祝贺奥地利是南方新兴的自由国家!他在国会上做一些观点模糊的发言,这倒还罢了,但是办一种小报,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责任将落在我们身上,而我们是不能让自己同奥地利的拥护者、联邦主义者以及韦耳夫派混淆起来的。我在信中也告诉他,停止社会鼓动的想法是愚蠢的。

今天晚上我给燕妮寄去关于审判阿黛拉伊德·麦克唐纳的报

《士瓦本信使报》和《观察家报》。——编者注

《民主周报》。——编者注

见本卷第396、398—399页。——编者注

道,阿黛拉伊德曾用手枪对警察射击⁴¹⁷。她同阿林的关系不清楚。阿林和另外一个女孩子订了婚,据说本来要在“犯法”以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结婚。

匆匆。

你的 弗·恩·

借债的事想必办妥了罢?

今天要去问问人寿保险的事。

2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1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昨天到贷款公司去检查身体。这不光是一种手续,因为万一我要在9月以前死去,这个公司就一文钱也收不回来。我曾担心是不是必须脱光衣服(一个和我一同在场的英国人就遭到这种命运)。第一,我不喜欢这样检查,第二,我正好现在不光是生了许多疖子,而且离生殖器不远的左腹股沟处还一直长着一个痈。幸亏我的胸腔使那个家伙很满意,因此他没有继续检查。星期一中午十二点我就能得到钱。

济贝耳的信你忘记附在信中。库格曼的信连同附件寄还给你。此外还有一封他给我的信和附件也给你寄去。毕尔格尔斯的脏东西³⁹³可以归入文件。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们完全有理由提醒这头蠢

驴曾经在拉萨尔在世时声明,(1)“他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2)“他丢掉了阶级斗争的幻想”; (3)在舒尔采-德里奇那里他找到了解开所有过去和未来的社会问题之谜的办法。

关于士瓦本小报,欺骗一下福格特的朋友、士瓦本的迈尔,倒是件有趣的事。这做起来很简单。一开始这样写:对本书的倾向无论抱什么态度,这本书还是使“德国精神”获得荣誉,正因为如此,一个普鲁士人在流亡中而不是在普鲁士把它写成了。普鲁士早已不再是使任何一种科学首倡成为可能或者成为现实的国土,特别是在政治、历史或社会领域中。普鲁士现在代表的是俄国精神,而不是德国精神。至于这本书本身,那末应该区别其中的两个部分:作者所做的正面的叙述(另一个形容词是“切实的”)和他所做的倾向性的结论。前者直接丰富了科学,因为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迈尔”由于福格特的缘故喜欢用这个流行的字眼)方法进行考察的。例如:(1)货币的发展;(2)协作、分工、机器制度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是怎样“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

至于作者的倾向,也同样需要加以区别。当他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一个新的更高的形态时,他只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揭示出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自由主义的关于“进步”的学说(这是迈尔的本来面目)是包括了这一点的,而作者的功绩是:他指出,甚至在现代经济关系伴随着直接的恐怖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潜在的进步。由于他的这种

见本卷第498—499页。——编者注

《观察家报》。——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批评的观点,作者同时也就——也许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消灭了所有专门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乌托邦主义。

与此相反,作者主观的倾向——他也许由于自己所处的党的地位和自己过去的历史而不得不如此——也就是说,他自己怎样设想或怎样向别人表述现代运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同他对实际的发展的叙述没有共同之处的。如果篇幅许可比较详细论述这个问题,那也许可以指出,他的“客观的”叙述把他自己的“主观的”奇怪想法驳斥掉了。

拉萨尔先生辱骂资本家,并且向普鲁士土容克献媚,与此相反,马克思先生则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并且痛击了专事消费的贵族容克地主。马克思是多么不赞成他的不忠实的学生拉萨尔关于俾斯麦能承担实现经济上的千年王国的任务的想法,这一点他不仅在他以前反对“普鲁士王国的社会主义”的抗议中已经表明,而且又在第762和763页公开宣布出来,他说,现在在法国和普鲁士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如果不及及时制止的话,结果必然导致俄国的鞭子对欧洲大陆的统治⁴¹⁸。

按照我的意见,这就是欺骗士瓦本的迈尔(他总算发表了我的序言³³¹)的方法,而他那个讨厌的小报虽小,却是法国所有联邦主义者的最孚众望的预言家,并且在国外也有读者。

讲到李卜克内西,他对于他所掌握的许多地方小报连一些简短的小文章都没有主动送去,这的确是一种耻辱,而这并不需要进行违反他的本性的研究工作。施韦泽先生及其同伙在这方面却表现得本领更大一些。这你可以从附上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看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 社会民主党人报 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来。⁴¹⁹(这是库格曼给我寄来的。)我昨天已经给《未来报》的格维多·魏斯送去一份对比性的材料(这只是我们私下谈谈):一边是冯·霍夫施泰滕的歪曲了原意的剽窃,另一边是我书中原文的段落。⁴²⁰我同时写信告诉他,这不应该用我的名义,而应该用《未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如果这办不到,或者就用《未来报》一个柏林读者的名义)。魏斯如果接受这一点(我相信他会这样做),那不仅柏林的工人们由于引证他们直接感兴趣的段落而会对此书加以注意,并且也将展开一场极有益的争论,使施韦泽冷淡此书、而又盗用它的内容的计划遭到破产。这些家伙实在可笑,他们竟然相信可以按照拉萨尔的办法继续干下去。霍夫施泰滕和公民盖布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大会上共同糟蹋我的关于《工作日》的段落⁴²¹,还有比这种做法更幼稚可笑吗?

祝好。

你的 卡·马·

问候白恩士夫人。肖莱马的教科书 我非常喜欢。

见本卷第536页。——编者注

亨·恩·罗斯科《简明化学教程》,按最新科学观点编写。德文版由卡尔·肖莱马同作者共同整理。——编者注

2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1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忘记给你寄《社会民主党人报》⁴¹⁹，这件事发现得太晚了。我现在补寄给你，并附上一期《信使报》，这上面有美国将军克吕泽烈写的一篇关于门塔纳和加里波第的文章³⁸²，你会感兴趣的。这一束《信使报》你一定要寄还给我。我需要搜集这些材料，因为这是能够使我经常得到交易所情报的唯一报纸。

祝好。

你的 摩尔

2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2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从星期日以来，牙疼、流行性感、喉炎、发高烧，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在我身上进行了大演习，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恢复了工作能力，今晚将按照你的方案，来对付士瓦本的迈尔。方

《法兰西信使报》。——编者注

见本卷第410—411页。——编者注

案很出色,只是分量太重了一些,这会使文章延长两倍。

毕尔格尔斯的信已经归档。命运的讽刺是,库格曼寄给他的那篇文章的导言,把他这个落选的杜塞尔多夫的国会候选人好好地刺了一下。我在文章里非常明确地写道,自从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里有了自己的代表之后,人们已不能再对这个党的存在保持沉默了,而它的代表们一定会把这部书看做自己的圣经⁴²²。库格曼以他惯有的机警将这篇文章寄给了亨利希。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我把这些全忘了,直到看了亨利希在自己感人的信件中把这一切看得十分认真,才使我重新想起了这件事。

同《未来报》的事情办得很好。如果这篇东西登出来,请来信告诉我,因为我不能花费很多时间每天到席勒协会²¹去读《未来报》。

库格曼变得越来越天真了。想写信给布赫尔。为什么不直接写信给俾斯麦呢⁴²³?他在12月3日写给你的信中说,在给我的信中附有迈斯纳的信,我不明白,或者我忘记了。

附上:(1)退还库格曼给你的两封信;

(2)库格曼给我的信和施土姆普弗给库格曼的信;

(3)济贝耳的信。

邮局马上就要关门了。衷心问候女士们和拉法格。

你的 弗·恩·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书评——为莱茵报作》。——编者注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见本卷第412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剽窃者》。——编者注

2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12月14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在克勒肯威尔发生的最近一次芬尼亚社社员的英雄行动⁴²⁴，是一件大蠢事。曾对爱尔兰表示非常同情的伦敦群众，会因此被激怒，而投身到政府党的怀抱中去。人们不能期望，伦敦的无产者为了赞扬芬尼亚社社员的使者而让自己毁灭。一般说来，这种秘密的、戏剧性的阴谋手段总是会带来不幸。

我在星期一得到了钱，还了波克罕四十五英镑外加一英镑一先令手续费。

你能不能费心替我问一下厄内斯特·琼斯，在伦敦办理非宗教仪式的结婚手续在哪里最方便，是在民法博士会馆，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4月初，劳拉要结婚。由于不在教堂举行，所以曾打算在巴黎结婚。但这太麻烦了。我在那里必须证明自己的身分，这样一来，就可能惊动警察。另一方面，我的妻子希望，如果是在伦敦举行这种非宗教仪式的婚礼，要尽可能不要声张，免得在英国熟人当中引起议论。还要问一下琼斯，证明拉法格的双亲同意的手续怎样办理。是否这项同意必须预先得到（也许是英国的？）驻巴黎公使的证明？我知道这种手续在英国是不需要的。但是按照法国的法律，必须有这种手续，结婚才被认为有效。因此，在这方面任何手续都不可疏忽。

在英国,证人需要哪些手续?

关于《未来报》,还没有什么消息。最糟糕的是这类报纸篇幅小,特别是当各栏都充满了议会的政治闲谈的时候。

我们的朋友施土姆普弗的头脑显然十分混乱。

济贝耳的信退还给你。在对待朗格的问题上是他错了。这个人应该“购买”此书,而且一定早已买了。和亨利希之间发生的“误会”的确很有趣。

祝好。

你的 卡·摩尔

2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2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李卜克内西的信,他的头脑也十分混乱,特别是在对待奥地利的事情上。因为奥地利正处在自己的1789年的前夜,所以李卜克内西就称赞奥地利为自由的国家。我还没有给他回信,等你把信寄回来,我就给他写信。

给库格曼寄去了:(1)给士瓦本的迈尔的文章,(2)给《工商业

见本卷第412、414页。——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见本卷第414页。——编者注

报》的文章⁴²⁵。也给济贝耳寄去了给曼海姆各报的文章。以后还会陆续给士瓦本那边寄去文章。

给《未来报》的文章 已经发表了。我现在从席勒协会²¹转手买到这份报纸,以便好好地读一读。

匆匆。

你的 弗·恩·

结婚手续非常简单。婚礼在区的登记官那里举行,他在两周以前在他的办事处张贴结婚预告。两名或两名以上的证人是必要的。从这个登记处那里你可以得到对每一个问题的答复。在英国再不需要别的什么了。至于在法国如何生效的问题,琼斯也无法告诉你;老拉法格应该去问他的波尔多的律师。此外我将查一查民法典。

龚佩尔特也是这样结婚的。你的夫人可以对邻居的庸人们说:所以选择这条路,是因为劳拉信仰基督教,而保尔信仰天主教。

2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1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威廉的信退还给你。你在回信时要谨慎一些。处境很困难。

卡·马克思《剽窃者》。——编者注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要完全正确地行动,就需要比我们的威廉具备多得多的批判能力和辩证法的灵活性。我们只能防止他犯重大的错误。另外,对普鲁士的仇视是一种激情,他的劲头和明确的目的性正是由于这种激情。他已经正确地看出,真正的资产阶级构成了“民族自由党人”³⁰⁸的核心,这就使他有可能给他政治上的憎恶找到更高的经济上的灵感。愤怒出诗人,也使我们的威廉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机智起来了。

你如果用英文写稿的话,《爱尔兰人报》在这里的记者愿意接受一篇占一栏篇幅的书评(但是在这里要给爱尔兰以特殊地位),以他写的通讯的形式在这个都柏林的报纸上发表。我把该报寄给你几份,你看该怎么办。

《未来报》在刊误方面很有天才,由于格维多·魏斯博士手中有原稿,所以就更加令人吃惊了。

我的左臀部上面长了一个痈,虽然小,但是非常讨厌。

“要是骑士没有屁股,

那他又怎样骑马呢?”

昨天,我在我们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但是还有其他三个德国工人团体的代表参加,共约一百人),就爱尔兰问题做了一个半钟头的报告⁴²⁶,因为现在对我说来“站着”是最轻松的姿势。

祝好。

你的 卡·马·

这里是套用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编者注

指发表卡·马克思的《剽窃者》时。——编者注

歌德《完整无缺》。——编者注

21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2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同小威廉·通讯,当然要谨慎一些。正象我以前写信告诉你的那样,狭隘片面的明确的目的性,是他的幸运和他在国会中获得成功的秘密。可惜,只有这么一次;发言稿的公布——更不用说库格曼的信了——表明事情做得太过份了。现在又加上这种小报,它将把这种流行的话变成白纸黑字,而其责任将落到我们身上。其次还有关税议会⁴²⁷,如果不给小威廉一点启发的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定会使我们出丑。由于他有犯错误的卓越才能,所以他在这里犯大错误原来就是意料中的,而且现在也还会再犯。当然我们只能防止他犯最大的错误,但是他给维也纳的祝贺信以及他和联邦主义者,也就是和格律恩(!!)的友谊,已经是够大的错误了。因此,我只能给他提出两点主要意见:(1)对1866年的事件和结果所持的态度,不应该单纯是否定的也就是完全敌对的态度,而应该是批判性的(这对他来说当然是困难的);(2)对俾斯麦的敌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见本卷第376页。——编者注

威·李卜克内西《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些什么》。——编者注

《民主周报》。——编者注

见本卷第408、416页。——编者注

人,同对俾斯麦本人一样,都应该给以严重打击,因为他们同样是一钱不值。你看,他已经多么糟糕地和格律恩及其同伙搞到了一起。我们或我们的人如果同这一伙人结成联盟,那就会是俾斯麦的极大的胜利!现在,我们必须等候,看事情怎样发展。

克勒肯威尔的愚蠢举动⁴²⁴,显然是一些特别狂热的人干的;所有密谋活动的不幸,就在于它们会导致类似的蠢事,因为“总得干它一番,总得有所行动”。特别是在美国,这种爆炸和放火的做法谈论得不少,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蠢驴,干出了类似的蠢事。而这些吃人恶魔似的人又大都是些最大的胆小鬼,象以前提过的阿林,似乎已经成了告发同党的证人。此外,用放火焚烧伦敦一个裁缝铺的办法来解放爱尔兰,这算什么主张!

你读了俄国人的威胁性的声明(《俄国残废者》报)⁴²⁸了吗?声明说,法奥同盟会使欧洲的和平成为不可能,因为它妨碍解决德国问题、意大利问题和东方问题。真行。俾斯麦和哥尔查科夫看来现在要采取攻势了。

你的“朋友”利佩成了奉献给失国君主的幽灵的牺牲品⁴²⁹——他的免职是使民族自由党人放弃反对给韦耳夫和拿骚人拨款二千五百万的一种代价。

热情问候女士们。

你的 弗·恩·

乔治五世和拿骚公爵阿道夫。——编者注

第 二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其他人的信

1864 年 10 月—1867 年 12 月

1 8 6 4 年

1864年

1

马克思致卡尔·克林格斯
佐林根

[草稿]

1864年10月4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朋友：

从您9月28日的信中再次得到莱茵工人的消息，我感到很高兴。

伯·贝克尔还是莫·赫斯？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两人参加运动都很早。两个都是好人。两人中没有一个能够领导规模稍为大一点的运动。贝克尔实质上是个软弱无力的人，而赫斯则头脑不清。因此要在他们之间进行选择是困难的。而且我认为，从这两人中，你选谁都是一样，因为到了决定性时刻，也必定会找到所需要的人材。⁸

有人——例如从柏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问我是否同意担任主席职务。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现在，我还被

剥夺在普鲁士居住的权利。

但是如果工人代表大会选举我,那就会是一次反对普鲁士政府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很好的党的示威,而我也就可以在公开的答复中说明,为什么我不能接受这一选举。采取这样的步骤尤其重要是由于以下原因:9月28日,在伦敦这里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公开的工人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此外,巴黎工人还派来了自己的代表团,率领代表团的是托伦——一个工人,他在最近一次立法团选举11中被巴黎工人阶级提名为候选人。

为了代表工人利益,在这次大会上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它直接同巴黎工人发生联系,并且有伦敦工人的领导人参加。我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当选(同我一起当选的还有我的老朋友裁缝埃卡留斯)。因此,如果德国的代表大会选举我,那末,即使我在目前不得不谢绝这一选举,它仍然会被委员会、从而会被伦敦和巴黎的工人看做是德国工人的一种示威。

委员会将于明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可惜我不能亲自参加这次大会,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是被禁止进入比利时这个模范国家,就象不能进入法国和德国一样。

一有可靠的机会,我就给您带几份《宣言》去。

这封信将通过我的一位巴门朋友 给您带去。

接着在草稿中删去了:“此外,如果我来担任领导,政府就会立即加以禁止。”——编者注

接着在草稿中删去了:“以便在德国工人运动和英国工人运动之间进行联系。”——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接着在草稿中删去了:“巴门的卡·济贝耳”。——编者注

整个这一年我都在闹病(受到痛和疖子的折磨)。要不是这样,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就已经出版了。现在我希望再过几个月就完成它,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

祝您健康,并请您相信,工人阶级永远可以把我当做一个忠诚的先锋战士。

您的 卡·马·

2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柏 林

[草稿]

1864年10月1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伯爵夫人: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我病得很厉害,一直躺在床上,因此不得不拖到今天才来回答您在10月1日寄来的十分友好的信,很抱歉。

请您相信,我对拉萨尔的死这个既成事实直到现在还不能信以为真!我眼前的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智力,有毅力、有志气和十分年轻的人,现在突然默默地停止了呼吸——我无法想象这种转变,所发生的事情就象一场恶梦那样使我感到沉重。

您认为,没有人比我更能看清拉萨尔身上的长处和优点了,这是完全正确的。他本人非常清楚这一点,这从他给我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在我们通信尚未中断以前,我一方面经常告诉他,我非常

热情地赞扬他的优点,另一方面,对于所有我认为是缺点的东西,我也总是坦率地向他提出自己的批评性意见。

他在最后给我的一封来信中曾经以他固有的热情表示,他对这种做法是满意的。但是不管他的创作才能怎样,我个人对他是经常想念的。最糟糕的是,我们彼此都一直隐瞒着这一点,就好象大家都指望能永远活下去似的……

3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 门

1864年11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海尔曼:

尼尔施坦葡萄酒十分差劲。酒是到了,但显然已经变质,酒味已经完全不是在你们那里所尝到的那样了,因此,今后我只好不再订购它了。

在我看来,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还能产生影响的只有以下三种情况:

(1)由于印度传来的不利消息而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破产。但是最有关方面人士并不这样想。印度已经在春季渡过了危机,当时孟买的贴现率是百分之三十二。

(2)棉花大量运入利物浦,每星期约十万包左右,结果就会有必要立即对大量的亏本的供货业务进行结算,这样就会导致破产。

然而这种危险看来也已经过去。利物浦人知道,他们在投机活动中已经陷得很深,所以彼此都很能容忍。谁要是不能全部偿付差额即其亏损,可以提出支付一部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双方都能达成协议。再加上一批批进口商品的数量并不很大,因而完全可以预料,通过海路运来的棉花(四十万包从印度和中国运来)肯定将逐渐到达,不会引起大的动荡。

对于这两点来说,金融市场的根本改善和信用的恢复是一个有利情况。

(3)如果在美国林肯不能重新当选。但是他的重新当选是有把握的,因为在美国一般来说事情是有把握的。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是,不论谁当总统,战争都将继续下去,直到彻底战胜南部为止,可是如果当选的是麦克累伦,那末当大家还不确切知道他的政策是什么的时候,至少在半年内会充满怀疑。但是,从个别州进行的选举来看,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将是:美国的战争显然会延长到明年年底,以南部匪帮进行盗匪式的袭击告终,就象两年前在那不勒斯所发生的那样⁴³⁰,而且一定会烧掉许多棉花。因此,我们所能指靠的只是去年的棉花产地。从这些产地来的棉花数量增长很慢。由于价格昂贵,消费日益缩减,因此成品的储备,其中包括在单个消费者手里的成品,现在为数很少;但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很大数量的棉织品,因此我认为,需求的增长完全可以同籽棉运进数量的增长相抵,因此今后的价格不仅不会降低,而且相反,到来年夏天以前,这里的价格一般还会上涨。

在金融危机时期,棉花的价格不是由棉花市场的情况决定的,而是由金融市场的总的状况决定的。我认为,这种现象现在已经结

束了,价格又将象往常一样由供求来决定;因此,在市场情况正常、储备十分缺乏和目前价格较低的情况下,可以预料,事情会顺利地进行,价格一般会上涨。

个别的打击(例如来自印度或利物浦)还可能接着来。这种打击可能会再度使我们的价格暂时稍有降低,但是它未必会长久持续下去而发生重大的影响。无论如何,指望这一点而想利用物价降低进行投机是错误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完全相信,由于本地顾客方面的原因以及由于金融市场的状况,迅速抬高物价的任何企图都会立即遭到失败。这种情况昨天就已经显示出来了。棉花价格超过最低点三个至三个半便士,棉纱超过一便士,在某些情况下超过一个半便士。昨天纺纱厂主要求再增加一便士左右,于是市场随即停顿下来。如果我们能够把利物浦的价格再压低半便士到一便士,那末,纺纱厂主就可能接受求售的价格;不然的话,归根结底还是得买主支付这种加价,因为需求无疑是存在的。

缝纫线还是滞销得很,特别是七缕的,这种线没人想买。

这些就是我的意见。我们的东西够一两个月用,在最近一两个星期可望有大宗的定货。

问候恩玛、孩子们、鲁道夫一家、布兰克一家和博林一家。如果你往恩格耳斯基尔亨写信,也请问候一下母亲和那里的人。和价格下跌相连的尔虞我诈使我甚为烦恼。

你的 弗里德里希

4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圣 路 易 斯

1864年11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终于又有了你的消息,真高兴。我们几年来一直没有你的地址,否则你老早就能得到我的消息了。我的地址仍然是:欧门—恩格斯公司;这个地址还将有一个时候不会变动,如果德国不发生事变,也许五年左右都不会变动。马克思的地址是: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不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写伦敦马克思博士收也能收到。

小肥猪布林德在欧洲这里,也象在大洋彼岸一样,一有可能就企图钻空子——这是这个渺小人物所能做的唯一消遣。他干这种事很热心,他的热心本来应该用来做点好事并得到更大的成功。不过,自从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文中扎扎实实地骂了他一顿之后,他极力想离我们远一点。

至于拉萨尔向俾斯麦献媚,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布林德引证的话,拉萨尔确实在杜塞尔多夫的辩护词中说过,甚至还刊登出来,⁶因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拉萨尔尽管有各种优点,他却具有犹太人那种看重瞬息间的成就的特点;因此他不能不对路易·波拿巴深感尊敬,不能不象他所做的那样露骨地说出波拿巴主义的原则。对于那些比较了解他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事实。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对这件事感到多么不愉快,就象猪仔布林德感到这

是十分求之不得的事一样。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在拉萨尔活着的时候就不希望同他的整个鼓动有什么共同之处,况且我们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因而应当弄清楚,他的鼓动只是一时的冲动,还是在它背后隐藏着什么实在的东西。⁵⁷

你大概已经听说,我们不幸的鲁普斯今年5月9日在这里逝世了。对于党来说,这一损失比起拉萨尔的死,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接近群众、在最困难时刻总是在需要的地方的坚强刚毅的人,象他这样的人我们永远不会再有了。整整一个月他受到头痛病的痛苦折磨;给他治疗的德国医生没有重视这一点,结果,由于血压太高,他的脑血管破裂。渐渐失去了知觉,过了十天他就逝世了。

在欧洲这里正处于沉闷的时期。对波兰起义¹⁸的镇压是最近一次重大的事件;俾斯麦由于在这一事件上帮了忙而得到沙皇的许可,从丹麦人手里拿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波兰要想重新站起来,即使有外界的援助,也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波兰对我们来说的确是十分必要的。德国自由派庸人们的卑鄙无耻要对这一点负责;如果这些狗东西在普鲁士议会中表现得更懂事、更勇敢一点的话,一切事情可能会进行得很顺利。奥地利时刻准备着给波兰以援助,只是由于普鲁士的态度和波拿巴先生的背叛才阻碍了这件事的实现,当然,波拿巴只是在行动起来很有把握的时候,就是说,在得到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支持的情况下,才会履行自己对波兰的诺言。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你们那边的战争的确是人们所能经历到的最大的事件之一。尽管北军做了许多蠢事(南军也做得够多的),但是进攻的浪潮的确在缓慢而稳定地向前推进,在1865年总会有一天,南部的有组织的抵抗突然瓦解,而战争将变成一种土匪式的活动,就象西班牙的卡洛斯派战争和最近在那不勒斯所发生的情形那样。⁴³¹这种人民战争(双方都是)是有了大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它的结局无疑地将决定整个美国今后几百年的命运。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奴隶制度一经粉碎,这一国家就会繁荣起来,在最短期间它就会在世界历史上占据完全不同的地位,它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陆军和海军,也很快就会找到用武之地。

此外,北部在建立陆军和培养将军方面费了很大力气,这是可以理解的。南部的寡头政治一开始就控制了国内为数不多的武装力量,它提供军官,还窃取了兵工厂。北部除了民军以外,没有任何军事骨干,而南部多年来一直在训练自己的军事骨干。南部一开始就有大批擅长乘骑的居民可以组成轻骑兵,而北部在这方面是落后的。北部采取了南部实行过的指派某一党派的拥护者分担各种职位的方法,而处在革命中和军事独裁下的南部却可以不考虑这件事。由此就产生了一切错误。我并不否认李比北部所有的将军都强,他最近在里士满的营垒周围所进行的几次军事行动²²的确是杰作,光荣的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也可以从这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格兰特和薛尔曼的坚决进攻终于使这整个战略失去了作用。格兰特牺牲了大量的人,这是很明显的事,但是,他另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一点也不了解你们的军队的纪律,不了解他们在炮火下的坚定性、他们忍受战争重担的能力和精准备,特别是不了解他们的士气,也就是在不使军心涣散的情况下可以向他们

提出多高的要求。因为处在大洋的这一边,得不到足够的消息,又缺乏适用的地图,所以只有把上面那一切先弄清楚,才能够下判断。但是在我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由薛尔曼指挥的军队是你们最好的军队,它比胡德的军队好得多,正象李的军队比格兰特的军队好得多一样。

你们的操典和基本战术,听说完全是法国式的,可见基本队形是各排之间有一定距离的纵队。你们现在使用什么样的野炮?要是你能把这方面的情况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

伟大的安内克的情况怎样?自从他由于没有得到他根据普鲁士操典应该得到的东西而险些在匹兹堡—兰丁打败仗之后,我就不知他的下落了。在参加整个战役的德国人中,最沉着的看来是维利希了;济格尔则相反,他无可争辩地表明自己是平庸之辈。而叔尔茨,这个在枪林弹雨中吓得屁滚尿流的勇敢的叔尔茨,他现在能消灭什么样的敌人呢?

顺便说一下。在六千五百步距离内摧毁杜佩尔和宗德堡⁴³²的普鲁士火炮,就是我们老式的从尾部装弹的二十四磅长管青铜后装线膛炮,而炮弹的重量是五十四磅,装药的重量却是四磅!我亲眼见到过这种炮。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格斯

丹麦称作 杜贝尔。——编者注

5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柏 林

1864年11月26日星期六 [于伦敦]

亲爱的伯爵夫人：

我简单写几行(现在离邮局关门恰好还有点时间)以便通知您:我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立即对布林德进行揭露,并有力地回击他对我们的拉萨尔的攻击。

星期一我就把我的驳斥寄给您,这是以寄给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的一封短信的形式写成的。从中您可以了解到事情的细节。

忠实于您的 卡·马·

6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柏 林

1864年1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爵夫人：

从附件中您可以看到,由于多么偶然的的机会,我又得以恢复我同前大学生布林德的争论,并且以拉萨尔的名义顺便给他一击。

您应当促使您所掌握的报纸刊登它,但是不要早于接信后的

两天,以便不给士瓦本的迈尔,也就是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以任何借口来拒绝刊登这篇短文。²⁹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圣 路 易 斯

1864年11月29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魏维:

重新得到你和你一家的消息,我们全家都感到十分高兴。我妻子说,她是最后一个给你的夫人写了信,因此一直在盼望她的复信。

与此信同时,我给你寄去四份印好了的《宣言》,那是我起草的。不久前成立的国际工人委员会(这个《宣言》就是以它的名义发表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它的英国委员大部分是本地工联的领导人,也就是伦敦真正的工人国王;正是这些人组织了对加里波第的盛大欢迎,并且通过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由布莱特主持)阻挠了帕麦斯顿发动他已经准备进行的反对美国的战争。¹³委员会中的法国委员是一些影响不大的人,但是他们直接代表着巴黎的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同不久前在那不勒斯举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行过代表大会的意大利团体¹⁶也有联系。虽然多年来我一直避免参加各种各样的“组织”等等,但是这一次我接受了建议,因为这是一桩可以取得显著成效的事业。

十四个月来,我几乎一直在长痛,经常有生命的危险。现在看来已经痊愈了。

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鲁普斯,这件事情恩格斯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了。

非常凑巧,我在上星期五收到哈茨费尔特老太婆从柏林寄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要求我维护拉萨尔,反击布林德在其《共和派的抗议》中对他进行的攻击,而在第二天,就收到你给恩格斯的信,信中引证了大大修改过的这篇胡说八道的东西的美国版。与此同时,由于第三个偶然机会,我收到了两份至今从未见到过的士瓦本《观察家报》(在斯图加特出版)。在第一份报纸中,编辑嘲笑了布林德先生给美国国民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由“布林德先生”从英文翻译过来并由布林德寄给该编辑和其他南德意志的编辑们的;布林德在这封信中根据“几乎是正式的要求”(如他所说的)表示极其赞同林肯当选等等。⁴³³编辑在这一份报纸中说,从我写的反对福格特的书 中可以看出,虚荣心把布林德引到了何等地步等等。对于这一点,布林德通过他的傀儡、布莱得弗德的布朗纳医生送来了现在附上的这份答复,他在答复中(1)叙述了他在美国所起的巨大影响,(2)无耻地断言福格特事件已经“结束”。²⁹

这使我有可能(利用并转述你信中涉及布林德的地方)写了那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卡尔·迈尔。——编者注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篇为哈茨费尔特老太婆所要求的声明 来反对这个小丑 ,而不表示同意拉萨尔的鼓动中我所不能接受的方面 。请速来信。

你的 卡·马克思

我给你抄录布林德自我吹嘘的信的《观察家报》(斯图加特)是1864年11月17日第268号。

希望你给我写几行关于布林德先生在美国的影响 ,以便在报刊上发表 ,这很有必要。

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4年11月29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敬爱的朋友 :

今天您将从邮局收到六份我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请费心转送一份给马克海姆夫人(富耳达的) ,并代我向她衷心问好。同时也请转送一份给米凯尔先生。

协会——或者确切些说它的委员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为加入协会的有伦敦工联的领导人 ,正是这些人筹备了对加里波第的盛大接待 ,并且通过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挫败了帕麦斯顿同美国作战的计划。¹³巴黎工人的领导人也

卡·马克思《致斯图加特 观察家报 编辑》。——编者注
见本卷第32—34页。——编者注

同委员会有联系。

近几年来,我经常害病(例如最近十四个月来我又在长病)。我的家庭情况由于母亲死后继承了一笔遗产而有所改善。

我想,我的关于资本的著作(六十个印张)终将于明年整理好付印。¹⁶²

我在拉萨尔活着的时候没有同他的运动发生过关系,其原因您当然是了解的,用不着我来详细说明。不过这丝毫不妨碍我——尤其是当他的亲近的人要求我这样做时——在他死后为他辩护,来反驳象饶舌家卡·布林德这样的坏蛋。

我担心明年夏初或春季中期就会爆发意奥法战争。这对法国和英国国内正在显著高涨的运动将产生十分有害的影响。

希望很快能得到您的消息。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9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11月29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尽管气候很坏,但愿你依然很健康。这里一切都很顺利。只是在本月初我左胸下又长出一个很厉害的疔,已经折磨了我两三个

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见本卷第32—34页。——编者注

星期,全家对此都非常惊恐。其他一切都好。

商业危机⁴³⁴——在它爆发以前我早就告诉你它行将来临——,在这里早已失去了它的尖锐性,虽然在工业地区它的影响仍然很大。可是,据我看来,明年春天或夏初,将要发生一场政治危机。波拿巴又弄到了非靠打仗获得贷款不可的地步。威尼斯问题已准备好(我认识那里的几个代表)在需要时作为起点。⁴⁵也许,波拿巴会再找到一条出路,那时和平就能保住(因为他不是真正的拿破仑),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很大。

附上的一份印好的《宣言》是我写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9月间,由于举行维护波兰的示威,巴黎工人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到伦敦工人这里来。趁此机会建立了国际工人委员会。这件事情决不是不重要的,因为(1)在伦敦,为首的是这样一些人,正是他们组织了对加里波第的盛大接待,并且通过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有布莱特参加)防止了同美国的战争。¹³一句话,这些都是伦敦真正的工人领导人,除了一两个人以外,本人全都是工人。(2)巴黎人方面为首的是托伦先生(他本人也是工人)等人,也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由于加尔涅-帕热斯和卡诺等人的阴谋,才未能在巴黎最近的选举中作为巴黎工人代表而参加立法团¹¹, (3)意大利人方面,参加的有四十至五十个意大利工人团体的代表;几个星期以前,他们在那不勒斯举行了自己的全体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甚至连《泰晤士报》也认为相当重要,以致用了一二十行的篇幅来报道它。⁴³⁵

出于对一向喜欢空谈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礼节上的考虑,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我不是在《宣言》中、而是在《章程》的引言部分不得不加了几个无用的字眼。

几天前,我接到我的一位朋友、驻扎在圣路易斯(密苏里州)的部队的上校魏德迈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可惜,我们被留在圣路易斯这里,因为这里有大量的‘保守’分子,经常需要军队来防止叛乱和防止为数众多的南部俘虏可能被人解救……整个向弗吉尼亚的进军,是一个使我们遭到大量牺牲的错误。然而,南部是不可能再支持很久的:它把所有兵力一个不剩地投入了战斗,已经没有新的军队了。这一次入侵密苏里州,也象进攻田纳西一样,只是带有突然袭击即盗匪式侵袭的性质,根本没有想到在长时期内收复失地的问题。”⁴³⁶

亲爱的表舅,三年半以前,即林肯当选时,问题只是在于不对奴隶主作出任何新的让步,然而现在,废除奴隶制已是大家公认的、并且一部分是已经实现了的目的,如果注意到这一点,那末就应当承认,象这样迅速地这样的大转变还从未有过。它将会对全世界发生极其良好的影响。

这个星期,我们的同种族人本杰明·迪斯累里再一次大丢其丑,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发表了演说⁴³⁷,俨然自命为高教会派的和教会税的警戒的守护天使以及反对在宗教问题上进行批评的保卫者。他本身就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证据,证明没有信仰的巨大天才造成的是坏蛋,即使是身着金银饰边制服的“可尊敬的”坏蛋。

以昔日的牧师金克尔为首的德国蠢驴们又在这里的弥勒事件上大丢其丑。

卡·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编者注

见本卷第17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24—25页。——编者注

全家都向你热情问好,我向小耶特、医生、弗里茨 等人问好。

忠实于你的

外甥 卡·马·

10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柏林

[草稿]

1864年12月2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伯爵夫人:

几天前一位汉堡朋友给我寄来了一份登载有我的——有印错而歪曲原意的地方——反对布林德的声明 的《北极星》。

我按您的意愿作了这个声明,而且是费了很大劲才把它最后定下来,因为我并不同意拉萨尔的政治策略。但是布林德在圣路易斯出版的《西邮报》上对死者的无耻攻击³⁴扫除了我的一切踌躇。您把我的声明送到哪几家报馆去——这我根本不知道。我最没有想到的是《北极星》。可是布龙先生抓住了这一点,做出“不体面的姿态”来反对我,并且在对声明的评论中向公众暗示,我是从后门寻找通往他的报馆的途径的,而且只是由于第三方面的特别庇护,我才得到了他的仁慈。我不怀疑,他在美国的同谋者 会利用这一

罕丽达·范·安罗伊、范·安罗伊医生和弗里德里希·菲利浦斯。——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斯图加特 观察家报 编辑》。——编者注

布林德。——编者注

点。布龙先生是否想强迫我公开揭露他这个高傲的小人物呢？

如果布龙、伯恩哈特·贝克尔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想要用某种我认为是对工人运动本身有害的方式来反对我和我的意图，那末在这些先生们的头顶上将会刮起他们所意想不到的风暴。在对待拉萨尔的关系上束缚我手脚的旧的私人友情和党的利益方面的考虑，在这些 *diu minorum gentium* 身上是根本用不上的。我把这一点一次说清楚，免得以后说我口是心非或残酷无情。

我要求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再刊印《雾月十八日》了，如果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什么步骤，那末应当停止下来。⁴³⁸

我几乎不敢向您表示什么新年祝愿，因为我知道，亲爱的伯爵夫人，过去的一年给您留下的只是一些回忆。

忠实于您的 卡·马·

11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爱 北 斐 特

1864年12月2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济贝耳：

新年好！

你大概已经看到，恩格斯和我答应给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⁴³⁹。我们之间可以这样说：要么报纸放弃对拉萨尔的崇拜，要

直译是：小神，转意是：二流人物。——编者注

么我们放弃这个报纸。不过可怜的小人物们是有困难的。

你大概已经收到给你寄去的几份《宣言》,并且能猜到这是我写的。为了这里的运动的利益,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从德国工人团体那里获得关于它们加入这里的中央委员会的消息(从意大利和法国已经得到不少这样的消息)。同时,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我,柏林印刷工人联合会将会加入,不过,由于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的阴谋,全德工人联合会7的加入是十分成问题的。这位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的作用是拉萨尔“发现”的(我们私下说说,这也许是拉萨尔的唯一发现)。

今天,我给哈茨费尔特老太婆写了一封威胁性的信,当然语气是温和的。

我认为,最好你能到佐林根去一个短时期,以我的名义向制刀匠克林格斯说明,非常重要是使全德工人联合会在今年12月27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关于加入国际协会的决议⁴⁴⁰。你可以顺便暗示一下,象伯·贝克尔等人这样的渺小人物所关心的当然不是事业,而是“无限小的小事”,也就是自己个人。但是这种暗示要做得巧妙些,不要牵涉到我。

你知道,要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只是适应开始时的需要,即为了反对我们这里的敌人。这个联合会的整个组织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以后应当予以摧毁。

要是你再不给我写几句,那末我将认为,你完全背叛了我,而我就要把你革出教门了。

你的 卡·马·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1865年

12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65年1月8日左右]于曼彻斯特⁴⁴¹
牛津街多维尔街58号

亲爱的荣克：

这个星期的《蜂房》和《矿工报》上说，在我们委员会的上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邀请比斯利、格罗斯密斯、比耳斯和哈里逊几位先生参加1月16日晚会的决议”，我看了有点诧异。

我姑且不谈日期上的完全错误：要知道在上星期二的会议上没有通过这样的决议。

但是我要反对纯粹是捏造的报道：说邀请了格罗斯密斯先生。

虽然这个格罗斯密斯很少出席或者根本不出席我们的会议，但是他在我们的所有宣言中都以委员会委员的身分署名。

我们委员会怎么会邀请我们的委员来参加我们委员会举办的晚会呢？这或许是对经常不出席我们每周会议的行动的一种奖励

《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编者注

吧？

因为我在下周末以前不能回伦敦，所以如果您能在下星期二的会议上提出以下的质问，我将非常感激，

《蜂房》和《矿工报》的报告的作者是谁？

谁委托这位作者把我们的委员会变成吹捧格罗斯密斯先生的“不知不觉的”工具？

当然，您一下子就会明白，根除一切想把我们委员会变成满足渺小的虚荣心的工具或者各种阴谋诡计的工具的企图有多么重要。

您如果提出这一质问，那就请您按上述地址写信告诉我您得到怎样的答复，这将使我非常感激。⁴⁴²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马克思

13

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

巴 门

1865年1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鲁道夫：

我对美国战争的看法是：南军的力量逐渐耗尽，而且他们不可能补充自己的军队。北军则还有一半后备力量没有使用。南部被迫限于防守，以致弄到象朗斯特里特在谢嫩多厄河谷举行那种反攻⁴⁴³的时机现在已经失去了。胡德还试图采取这种行动，但是立即就暴露出自己软弱无力，这便决定了整个进军的命运。北部处处都

胜过自己的南部敌手,而且还拥有薛尔曼的四万军队,这支军队可以随意运动,在南部地区到处消灭南部的部队,破坏他们的电讯设备、物资和储备。查理斯顿一旦被薛尔曼从陆地包围,最多不出四到六个星期就一定会陷落⁴⁴。南部只剩下了现在驻在里士满的一个军团²²。这个军团在今年肯定将遭到决定性的失败,这样南部靠大军进行的防守将告结束。随后可能开始游击战,土匪骚扰活动等,这种局面可能会延长到明年。

如果南部武装自己的黑人,——这对北部就更有利了,但是南军对此是存戒心的,非万不得已不会这样做。要知道黑人没有这样蠢,竟会为了保卫抽打自己的鞭子而去送命。

自然,南部的情况将来还会有比现在稍好的时候,但是这种情况曾多次出现过,这决不会把我弄糊涂。在这种时候必须出售。

如果说我们能从美国得到棉花,我不相信,而如果说我们这儿的的价格暂时要下跌,我相信。棉花现在成了这样的投机对象,以致舆论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它的价格。而且,利物浦已经存放着五十万包,这儿的公众总是喜欢走极端,高喊:南部完蛋了,再过两星期就投降了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要考虑涨价的问题。我们将根据以后的消息行事,同时也不要忘记利物浦的棉花库存比去年还要多一倍。此外,我想到1865年底价格会比现在要低,因为从世界各国可望还有大量的棉花运来英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14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 敦

1865年1月11日于曼彻斯特
多维尔街58号

我亲爱的孩子：

我原来准备明天离开曼彻斯特,但是恐怕在星期天(1月15日)以前走不成了。我必须和厄内斯特·琼斯谈谈,而他现在正在附近几个城市里忙于工作,他邀我(和恩格斯)在本星期五晚上到他那儿去,那时他将回家来。我还没有和他见过面,以前没有可能会面。这是我延期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我不会在这里呆到星期天以后。

《美因兹日报》转载了《告工人阶级书》的德译文,《柏林改革报》和伦敦《海尔曼》转载了《给林肯的公开信》。自然,我们得到这种荣誉应当归功于尤赫先生的担心,他深恐他的竞争者本德尔将要独占“我们的青睐”。

这里的气候很讨厌。今天,正如弥勒所说的,“阳光灿烂”,可是阳光却照射在肮脏街道的冰块上。在这里甚至阳光也只好永远照着讨厌的东西。

我还没有见着博尔夏特家的任何人,而龚佩尔特家的人,我到昨天晚上才和医生谈了几分钟。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编者注

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没有见着弗雷德里克。我看到了他留下的便条,说他猎狐去了,到六点钟回来。而且,他早已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恭候《entrée joyeuse》(你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不用猜就知道《entrée joyeuse》是什么意思)。他这次搬家是不是搬到了较好的地方,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房东都不是那种蛮横的人。

附带说一下。近来在弗莱里格拉特的一伙人中“丑闻”层出不穷,因为这伙人和瑞士银行总行有关系。日内瓦出现了抨击文章,揭露了弗莱里格拉特的“天然首长”法济的可耻的财务问题。⁴⁴⁵法济被迫辞去该行总经理的职务,而“为了挽救还能挽救的一切”(一字不差地这样说),委任了犹太人莱纳赫担任他的职务,另外还派了一个法国人以及卡尔·福格特做他的助手。福格特用最卑鄙的手法背叛和攻击法济,公开指责自己以前崇拜的对象,而福格特实际上是这个人的“亲信”。

您或许已经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第一个“预订号”已经被柏林警察当局没收了。⁴⁴⁶从实质上说,这是一件大好事。这些家伙很需要这种小小的政治“折磨”。

但愿家里一切都顺利。猫儿不在家,老鼠闹翻天。请代我问候妈、“成功”、“我自己的”和“先知”。亲爱的亚伦,我昨夜梦见了你。我梦见你穿着自己那套运动服,巧妙地表演了达文波特的戏法⁴⁴⁷以后,作了几次极其惊人的翻腾,几乎飞到空中去了。我的老朋友的这种成功使我充满了骄傲的感情,使我的自豪感得到很大的满足,我也清楚地回想起很久以前你在旷野上在金犊前面所表

古时法国君主第一次进入一个城市或教堂时举行的隆重仪式。——译者注
燕妮·马克思、劳拉、爱琳娜和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演的不太轻盈的舞蹈。

把附上的信给妈看看。她一定记得从巴黎来的博胡姆-多尔夫斯。他现在已是十个孩子的幸福的爸爸,和孩子们一起在人间“游荡”。

15

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

柏林

[草稿]

1865年1月16日于伦敦

阁下:

您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虽然存在不久,但是已经第二次刊登对国际协会的攻击。只等“第三次”攻击,我便要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公开声明和贵报断绝一切联系。要发表这样的声明我不得不涉及一些我从党的立场考虑迄今还没有谈过的事情,并对此进行绝不合某些先生口味的“批评”。对国际协会的首次攻击出现在伯·贝克尔的《呼吁书》的一个荒谬地方⁴⁴⁸。我没有要您对这些攻击负责,正是因为这是《呼吁书》,不过,不幸的是您和全德工人联合会⁷(必须把它和工人阶级严格地区别开)有正式的关系。

至于莫泽斯·赫斯先生的无耻造谣⁵⁰,情况就不同了,只要您多少考虑到我和我的朋友们,就无论如何也不会登载,您之所以要

在这里,在这一页的下边剪去了一小条,看来这儿是签名。下面的一段是在第一页的左角上添写的。——编者注

见本卷第44—45、56页。——编者注

登载只是为了达到向我挑战的目的。

关于莫泽斯的作品本身,我打算在收到巴黎的某些消息以后再公开地发表意见。至于您刊载了这篇卑鄙文章一事,那末请您告诉我,我应不应该把这看做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宣战?

您的最顺从的仆人 卡·马克思

16

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⁴⁴⁹

柏 林

[1865年2月13日于伦敦]

……由于今天接到的第二十一号上所刊登的莫·赫斯的通讯,我们的声明已经有一部分过时了,因此,这件事可以先放一放。的确,我们的声明也还包括另外一点,即赞扬巴黎无产阶级的反波拿巴主义的态度,并示意德国工人学习这个榜样。这对我们来说比反对赫斯更为重要。但是,我们关于工人对普鲁士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意见,将在其他地方详细说明。

您在2月4日的来信中说,我本人曾经警告过李卜克内西,要他谨慎一些,以免被赶走。这是事实。但是,我同时写信告诉他,如果采取适当的形式,一切话都可以讲。反对政府的论战即使采取柏林条件下“可能的”形式,也截然不同于向政府谄媚,甚至截然不同于对政府作表面的妥协!我写信对您本人说过,《社会民主党人

见本卷第71—72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声明》。——编者注

见本卷第55—56页。——编者注

报》连这样的影子也必须避免。

我从您的报上看到,内阁在废除联合法的问题上态度模棱两可,希望以此赢得时间。同时,《泰晤士报》的一条电讯则说,内阁赞许拟议中的由国家帮助合作社这件事。⁸⁶如果《泰晤士报》这次例外地刊登了正确的消息,这丝毫也不使我感到奇怪!

社团以及由社团成长起来的工会,不仅作为组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手段,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例如,表现在下面这件事上:甚至有选举权和共和国的美国工人也还是少不了工会——,而且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联合权除此而外还是警察统治和官僚制度的一个缺口,它可以摧毁奴仆规约和贵族对农村的控制;总之,这是使“臣民”变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进步党⁵⁸,也就是说普鲁士的任何资产阶级反对党,只要没有发疯,都会比普鲁士政府,尤其是比俾斯麦政府快一百倍地表示同意!与此相反,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合作社的帮助——凡是了解普鲁士情况的人,都预料得到,帮助的规模必然是很小的——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同时这种帮助将会扩大监护制,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深信随着“新纪元”的到来政权会因摄政王的恩典而落在自己手里⁹⁷,才使自己出了丑并且落到了目前这步田地,同样,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毫无疑问,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人大失所望。事物的逻辑必然如此。但是,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

见本卷第 55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72 页。——编者注

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

17

马克思致维克多·勒·吕贝
伦 敦

1865年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吕贝:

我们协会的成就本身就要求我们慎重。我认为让比耳斯先生加入我们的委员会将使整个事业遭到破坏。我认为他是一个正派和忠实的人。然而他也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不可能是别的。他意志薄弱,庸碌无能并且爱慕虚荣。他在当前的议会选举中想列名为梅里勒榜的候选人。仅仅因为这个事实就应当取消他加入我们委员会的资格。我们不能做实现卑鄙的议会野心的台阶。

您或许会相信,如果让比耳斯进来,我们现在的争论所特有的那种真挚、诚恳、坦率的发言就会消失,而将代之以空谈。跟着比耳斯来的是泰勒,这是个令人十分厌恶的爱慕虚荣的人。

比耳斯的加入在公众的心目中会认为我们协会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我们会变成他允许保护的许多团体中的一个。他挤进哪里,出身于他那个阶级的其他人也会跟着到那里,我们为英国工人运动摆脱资产阶级和贵族的一切监护而作的有效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

我早已知道,如果让比耳斯进来,那末将来提出的一系列问

题,主要是社会性质的问题,会迫使他辞职。我们不能不对土地问题等发表宣言,而他不可能在上面签字。现在不接受他不是比让他以后和我们脱离关系更好吗?

我知道,在德尔先生干了蠢事之后,要处理这个提名是会有些困难的。

我估计,如果平心静气地和几个主要的英国委员商量,那末在他回委员会之前就可能把整个问题[顺利解决]。

致兄弟的敬礼。

卡·马克思

附带说一下。比耳斯先生虽然对波兰很热情,但是到现在他除了在……公爵领导下取消了所有保卫波兰的游行以外其他什么事也没有干。昨天他又想重施故伎,进行挑唆。

18

恩格斯致奥托·迈斯纳

汉 堡

1865年2月22日于曼彻斯特

阁下:

您本月17日的那封亲切的信,我直到现在才收到,因为经过

下面两段,在英文文本上没有,是根据法译文的手抄稿发表的。——编者注

见本卷第86页。——编者注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原稿空缺,看来是指唐森侯爵。——编者注

见本卷第85—86页——编者注

奥斯坦德的邮路中断了整整三天。我很感谢您马上同意出版,特别是很快就排印。

我同意稿酬为一印张两个金路易,请您自行确定印数,不过您必须在下封信里把印数告诉我;自然,我只同意[第一版]按这个稿酬计算。

报上的小篇介绍文章将马上提供。

您说得对,稿子[寄发]似乎被耽搁。这由以下情况造成:我在2月11日星期六晚上脱稿,深夜写好附函;13日星期一上午十点钟发信,星期一晚上就由多维尔的邮船运走,也就是说并不比星期六晚上发信晚些。墨守陈规的英国人在星期天晚上是没有邮船出海的,至少是不到奥斯坦德。

致深切的敬意。

弗·恩格斯

我期望在27日或28日能把十二本样本邮寄到这里。

19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⁴⁵⁰

汉 诺 威

[1865年2月23日于伦敦]

埃卡留斯从我在工人协会发表的演说中所作的一些简短的摘

指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见本卷第80页)。——编者注

这封信的原稿是用复写纸复写下来的拷贝。手稿中有两个地方缺损了;方括号中的字是按恩格斯1865年2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补上的。——编者注

要,有些地方所包含的意思同我实际上讲的完全相反。¹⁰³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写信给他,让他自己决定,是否在他的下一次通讯中更正这些地方,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这没有多大意义。

20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5年2月23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敬爱的朋友：

昨天我接到您的一封使我很感兴趣的信,现在就来逐项回答。

首先我想对您简略地说明一下我对拉萨尔的态度。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象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拥护我所代表的党的。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立即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分来反对我和旧的党。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认他进行鼓动的功绩,虽然在他的短短的一生即将结束的时候,甚至这种鼓动也使我感到愈来愈暧昧不明了。他的突然死亡、旧日的友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诉苦信、资产阶

级报纸对一个生前曾经使他们胆战心惊的人采取的那种怯懦无耻的态度所引起的令人厌恶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来反对卑鄙的布林德(哈茨费尔特把这个声明送交《北极星》发表了)。但是这个声明没有涉及拉萨尔活动的内容。由于同样的原因,并由于希望能够消除那些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素,我答应同恩格斯一起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刊登了《成立宣言》的译文²⁷,而且我还按照该报的愿望,就蒲鲁东之死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而在施韦泽寄给我们一份令人满意的编辑计划之后,我就同意把我们列名为撰稿人²⁴。威·李卜克内西担任编辑部的非正式编委,这对我们又是一层保证。但是不久就表明——这方面的证据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他自然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保证)。1864年9月底,他本来要到汉堡去,在那里(同疯狂的施拉姆和普鲁士警探马尔一起)“迫使”俾斯麦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也就是以“工人”的名义来宣布兼并,等等,而俾斯麦为此则答应给予普选权和实行某些冒牌的社会主义措施。⁵⁷可惜拉萨尔没有能演出这幕喜剧!否则这出戏一定会使他显得极其愚蠢可笑,而所有这一类企图也一定会以此永远结束!

拉萨尔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是米凯尔先生式的“现实政治家”,只是派头更大、目标更高罢了!顺便说说,我早已看透了米凯尔,因此我认为,他的出场,是由于民族联盟¹⁵¹对一个小小

卡·马克思《致斯图加特 观察家报 编辑》。——编者注

见本卷第440—441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编者注

见本卷第82、87页。——编者注

的汉诺威律师来说是可以在德国、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扬名的良好手段,这样提高了自己的“现实性”,反过来又会使他在汉诺威城内得到公认,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正如米凯尔和他现在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王所宣布的“新纪元”⁹⁷,以便加入民族联盟并依附于“普鲁士的领导地位”⁴⁵¹一样,正如他们通常在普鲁士的保护下发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样,拉萨尔想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利浦二世的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而让俾斯麦扮演他和普鲁士王权之间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联盟中的先生们而已。不过,那些人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鲁士的“反动”,而他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利益看做“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甚至到处都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

对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物来说(但是,他不是用市长等官职这样的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一个想法非常使他神往: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对这种功勋的现实的条件的确太无知,甚至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曾经使德国资产者容忍了1849—1859年的反动并对愚民措施采取旁观态度的那个卑鄙的“现实政策”,德国工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

现在我们的接着谈上面中断了的那个话题!《社会民主党人

波扎侯爵和菲利浦二世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剧中的人物。“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利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编者注

报》刚一创办,立刻就表明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还想执行拉萨尔的“遗嘱”。她通过瓦盖纳(《十字报》的)同俾斯麦保持联系。她把全德工人联合会7、《社会民主党人报》等等都交给俾斯麦掌握。打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完全承认俾斯麦为保护人等等。这一整个美妙的计划,由于我们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并且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破产了。虽然恩格斯和我都讨厌该报的方针,讨厌它对拉萨尔的阿谀和迷信,讨厌它一有机会就向俾斯麦谄媚,等等,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是暂时同该报保持正式联系,以便防止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的阴谋,使工人党不致声誉扫地。因此,我们采取了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和颜悦色的态度,但是私下经常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信,要他们就象对进步党人⁵⁸一样地对俾斯麦进行斗争。我们甚至容忍了妄自尊大的公子哥儿伯恩哈特·贝克尔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这个人竟然一本正经地对待他从拉萨尔那里根据遗嘱继承下来的重要性。

这时,施韦泽先生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愈来愈俾斯麦化了。以前我就写信对他说过,进步党人在“联合问题”上可能被吓倒,但是普鲁士政府绝对不会完全废除联合法,因为这样做就会把官僚制度打开一个缺口,就必须给工人以公民权,必须撕碎奴仆规约⁸⁷,废除贵族在农村中使用的笞刑等等,这是俾斯麦永远不会容许的,是同普鲁士的官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我还补充说,如果议会否决了联合法,政府就会用言词(如

见本卷第45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448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72、77页。——编者注

社会问题要求“更深刻的”措施等等一类的言词)来搪塞,使这些法律仍然有效。这一切都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冯·施韦泽先生做了些什么呢?他写了一篇拥护俾斯麦的文章⁹⁶,并把自己所有的勇气都用来反对舒尔采、孚赫等等这样一些渺小得无法再渺小的人物。

我相信,施韦泽等人是有诚意的,然而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他们要考虑现存的条件,不想把“现实政策”的特权都给米凯尔之流的先生们。(后者似乎想给自己保留同普鲁士政府同流合污的权利。)他们知道,在普鲁士(从而在德国其他各地),工人报刊和工人运动只是由于警察的恩惠才存在。因此,他们愿意原封不动地维持现状,不激怒政府等等,正如我们的“共和派的”现实政治家愿意“接受”姓霍亨索伦的皇帝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是“现实政治家”,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同恩格斯一起公开声明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您不久就会在某家报纸上看到这个声明)。

同时,您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目前我在普鲁士任何事情也不能做。那里的政府直截了当地拒绝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¹⁷⁸我如果要在哪里进行宣传活动,那就只有采取冯·俾斯麦先生所希望的形式才会被允许。

我倒万分愿意通过“国际协会”在这里进行我的宣传活动。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现在我们正在这里搞普选权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同在普鲁士,当然是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的。¹⁰⁵

总的说来,在这里,在巴黎,在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这个“协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 社会民主党人报 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会”的进展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只有在德国,我很自然地受到了拉萨尔的信徒的反对,因为他们:(1)愚蠢地害怕失掉自己的重要性;(2)知道我公开反对德国人称为“现实政策”的那种东西。(这是使德国远远地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的那种“现实”。)

由于每一个花一先令取得会员证的人都能成为协会会员,由于法国人(以及比利时人)受法律禁止以“协会”的形式参加我们的组织而选择了这种个别取得会员资格的方式,由于德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求我在这里的和在德国的朋友们成立小团体,不管每个地方的成员有多少,这种团体的每个成员都将得到一个英国会员证。由于英国的协会是公开的,所以,这种办法就是在法国也不会遇到任何阻碍。我非常希望您以及和您最亲近的人用这种办法和伦敦建立联系。

感谢您开来的药方。真是怪事,在接到药方前三天,讨厌的病又复发了。因此,药方来得正是时候。

过几天我再寄给您二十四份《宣言》。

刚才来了一个朋友,使我不得不停止写信,而我又很想把这封信寄出,所以您信中的其他问题我下次再答复吧。

您的 卡·马·

21

恩格斯致卡尔·济贝耳

爱北斐特

1865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济贝耳：

马克思已把我们反对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声明 寄给你了。为了也用肯定的形式抗议把我们和俾斯麦精神揉在一起的企图,我写了一本小册子,汉堡的奥·迈斯纳已经答应出版。请你设法把这本书的介绍刊登在《杜塞尔多夫日报》和其他你能找到门路的报纸上,内容大致如下：

“最近汉堡的奥托·迈斯纳出版社将出版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写这本小册子的原因是一家所谓‘社会民主党的’报纸 邀请作者在该报上谈这个问题。但是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需要比报纸所能提供的更多的篇幅;加之最新的‘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亲俾斯麦方针使《新莱茵报》的代表不可能参加这个‘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的工作。由于这些情况,所以这本著作作为单独的小册子出版……。”¹¹⁰

你必须快点进行,因为迈斯纳来信说,小册子在2月24日就要分发出去。它会引起拉萨尔那伙人的狂怒,也会引起进步党人⁵⁸的狂怒,而俾斯麦先生的怒火也不会比他们小些。它在不少地方尖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 社会民主党人报 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见本卷第46—48页。——编者注

锐地谈到了人们多半是讳言的东西。如果报刊由于牵涉到各个方面而不能再对它默然回避⁴⁵²,那它就会产生应有的效果。

所以,请快点行动!这是主要的。我将通过科伦的克莱因医生给《莱茵报》提供必要的材料。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注意:你还可以补充一点,说小册子也发挥了1848年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捍卫的既反对政府,也反对进步党的观点。

22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圣 路 易 斯

1865年3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我终于可以答复你1月20日的来信了。我把它寄给了马克思,他耽误了——他生了病,也是一个原因——很久,实际上直到上星期才寄还给我,所以要赶上上一班轮船给你写信已经来不及了,那天公司里的业务也实在太忙。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问题作了详细的答复。由于本地报纸对军事行动的报道漫不经心,我已经弄不清“联合”行动的线索了。雷德河远征仍然使我完全不能理解,而且薛尔曼从维克斯堡向东运

见本卷第82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432页。——编者注

动⁴⁴也很不清楚,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提到从新奥尔良出动的南部军团。在这些联合行动中军队会合点不仅被指定在敌人的活动范围以内,甚至还在敌人的后方,这表明毫无军事经验的人的战略观念是多么幼稚。可是,如果高贵的弗兰格尔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在丹麦战争³中没有掌握比敌人多一倍的兵力,那末他们也不见得会做得好些。密松达战役⁴⁵³和进攻前对杜佩尔²⁰的两次难以理解的“佯动”(这种行动没有叫法,姑且这样叫吧)甚至还要更加幼稚。

至于格兰特在里士满附近的行动²²,我想作不同的解释。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从西部进攻里士满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由于得不到确实消息而且距离又这么远,只能这样判断——格兰特宁愿从东部进攻,有两个理由:

(1)因为他在那里比较容易得到给养。在西部他只能利用通往弗雷德里克斯伯格和田纳西的铁路(这两条铁路所通过的都是受过战争摧残的地区),可是在东部他既可以利用通往弗雷德里克斯伯格的铁路,又可以利用约克河和詹姆士河。我考虑到大军团供应的困难在整个战争中所产生的极大的影响,所以在没有弄清这方面的情况以前,我不能随便指责格兰特。你责备格兰特背海作战,但是只要有了制海权,有了给军队上船的可靠地点(门罗和诺福克),那末背海作战也是有利的。请比较一下威灵顿在西班牙的几次战局和克里木战局,当时联军虽然在阿尔马打了胜仗,但只是为了能从海洋掩护他们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南的后方,他们确是逃走了。很明显,占据谢嫩多厄山谷,是对华盛顿的安全的最好保障。但是又发生了下面一个问题:

(2)格兰特(和林肯)是不是想使华盛顿避免任何危险呢?我认

为不然,由于联邦宪法不严密,并且由于北部某些州对战争的态度十分冷淡,林肯实际上从来没有认真下定决心把同盟军从里士满驱逐出去,而相反地是想让他们留在阵地上,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华盛顿、宾夕法尼亚,甚至纽约。我以为,他不这样做就不能得到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新兵和经费。我很相信,最近三四个月以来,格兰特很想把里士满夺过来,但是力不从心。我估计他的兵力有七万到九万人,而李有五万到七万人。要是力量对比大致就是这样,那末他在他所采取的这场战略上显然是错误的进攻中,使李丝毫没有进行攻势防御的机会,并且至少从三个方面包围了里士满,就算做到了所能做的一切。过去两年以来,李在北部和南部的将领中是以善于进行出色的反攻闻名的,因此,我不能设想他现在会放弃这种作战方法,除非他是迫不得已。另一方面,北部不寻常地占了便宜,因为南部的精锐部队——出于对荣誉的幼稚理解——一直被北部牵制在里士满附近,也就是说,一直被牵制在南部地区的一个角落里,这时密西西比河流域被占领,接着薛尔曼完成了进军⁴⁴,而附近全部地区也就被切断了,南部在军事上也就被瓦解了,最后联邦现有的全部军队也就能够向里士满推进并以决定性的打击来结束全部战争。看来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

从纽约传来的最新消息是2月25日的,即关于占领查理斯顿和威耳明顿以及薛尔曼从哥伦比亚向温斯博罗推进的报道。这个薛尔曼看来是北部唯一善于利用士兵的两条腿来取得胜利的人。他所指挥的一定是一些出色的小伙子。我焦急地等待事态的发展。要是李正确地估计到他的绝望的处境,那他除了撤出营垒向南转移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可是到哪里去呢?对他开放的只有通往林奇堡和田纳西的一条路。但是进入只有一条铁路而正面又

有诺克斯维耳和恰塔努加两个要塞的狭窄山谷,是太冒险了。而且,这样很可能就得牺牲博雷加德和哈第的军队以及在北卡罗来纳的同盟军的其余部队,把自己的翼侧暴露给薛尔曼。或者是向彼得斯堡出动,绕过格兰特的左翼,一直南下去攻击薛尔曼?这是冒险的,但也是最有利的一着,只有这样,才能把败逃的残兵集合起来,用破坏铁路和桥梁的办法来阻挡格兰特的行动,并以优势兵力去袭击薛尔曼。如果薛尔曼同这些联合起来的力量作战,那毫无疑问,一定会失败;如果他退往海边,那就为李让出了一条通往奥古斯塔的道路,在那里李就可以让他的军队作第一次休整。但是那时薛尔曼和格兰特无疑会会师,李又得对付那些优势兵力,而且这一次又差不多是在旷野作战,因为我不以为同盟军还能再一次在国内任何地点集中起足够的要塞炮来建立一个新的里士满。但是他们即使做到了这一点,那也只是逃出一个陷阱,又落入了另一个陷阱。也许还可以向北部进犯?杰弗逊·戴维斯是完全能这样干的,但是如果真是如此,一切就会在两星期以内结束。

但是李也可能只向南方派出一部分兵力,协同博雷加德以及其他部队去拦阻薛尔曼,我觉得这是最可能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薛尔曼很可能象南德意志人所说的,狠狠地“揍他们一顿”,这以后李就再也不能有任何作为了。但是即使薛尔曼失败了,李也只能得到一个月的喘息时间,而从沿海各方面调来的军队——且不说格兰特可能战胜被削弱了的里士满守军——又立刻会使他象过去那样陷入恶劣的境地。不管怎样——战争是快要结束了,我迫不及待地等候每一艘轮船——,令人兴奋的消息现在正在源源不断地传来。这里许多同情南方佬的人对战略的种种推断是极端可笑的;这些推断可以归结为波兰—普法尔茨的将军施奈德在每次逃

跑时常常说的那句箴言,即“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

我很感谢你关于美国武装力量的情况的说明,幸亏有它们,才使我对美国战争的许多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轮廓。拿破仑大炮,我早就知道了;当路易·波拿巴重新发明这种炮的时候,英国人早已弃而不用了(这是一种十二磅轻型滑膛炮,装药重量为炮弹重量的四分之一)。普鲁士的榴弹炮,你要多少有多少,因为现在它们已被废弃了,代替它们的是六磅和四磅线膛炮(它们可以发射十三磅和九磅的炮弹)。至于你们的榴弹炮的射角只有五度,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旧式的法国长管榴弹炮(在1856年以前)的射角也不超过五度,如果我没有弄错,英国榴弹炮的射角只稍大一点。很久以前,只有德国人用榴弹炮进行大射角射击,但是由于命中精度很低,特别是距离远一点更是如此,因此它的名声很坏。

现在再来谈谈别的事。

有一个姓“冯·施韦泽”的法兰克福的律师,在柏林创办了一个叫做《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报,邀请我们为它撰稿。因为在柏林的李卜克内西要参加编辑部,我们也就答应了。但是,后来这份报纸开始宣传令人难以忍受的对拉萨尔的迷信,同时我们也已经确实获知(哈茨费尔特老太婆告诉过李卜克内西,要他按照这个方针办事)拉萨尔同俾斯麦的关系比我们过去怀疑的还要密切得多。他们之间有一个真正的协定,这个协定走得这样远,以致规定拉萨尔要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去发表关于把这两个公国并入普鲁士的演说,而俾斯麦给的只是关于实行普选权之类的并不肯定的诺言,以及关于联合权和社会性质的让步、国家帮助工人合作社等

方面的比较肯定的诺言。愚蠢的拉萨尔没有从俾斯麦那里得到任何保证,相反地,一旦他没有了用处,人家就会把他毫不客气地关进监狱。《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先生们全知道这一切,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越来越起劲地宣传对拉萨尔的迷信。此外,这帮家伙还被瓦盖纳(《十字报》的)的威胁吓倒了,于是就去巴结俾斯麦,向他献殷勤,种种丑态,不一而足。这太不象话了。我们发表了附去的这篇声明,就退出了该报,李卜克内西也跟着退出了。于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声明我们不属于社会民主党¹¹³。当然,这样革出教门,我们毫不在乎。整个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走上了这种错误的道路,真是不可救药。再说它的日子也不长了。

有人要我写一篇有关军事问题的文章,我已经写好了,但是由于局势复杂化,文章扩大成了小册子,以单行本发行,现在随这班轮船给你寄去一本。从我收到的报纸来看,这篇东西,特别是在莱茵,似乎掀起了轩然大波;无论如何,对于阻止工人目前接近反动势力,是大有好处的。

伦敦的国际协会工作很有进展,巴黎的情况特别好,但是伦敦也并不差。在瑞士和意大利,工作都很顺利。只有德国的拉萨尔派搞不好,目前就更不用说了。不过我们正在收到德国各地的来信和建议,情况已有决定性转变,其余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的。

对尊夫人所提的问题,我只能这样回答:我还没有举行过宗教仪式的婚礼。

附上鲁普斯 的和我的照片。我的那张照片暗一点,不过我只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 社会民主党人报 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有这一张了。

席梅尔普芬尼希已经攻下了查理斯顿——乌拉！

盼速回信。

你的 弗·恩格斯

23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65年3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克里默先生完全不了解我(我马上就写信同他谈谈这个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在星期二 晚上对那些旧的决议⁴⁵⁴提出新的修正案,今天收到您的来信之前,我还在给席利的信中寄去了这些决议。我要他在本星期四以前不要外传,以便让勒·吕贝先生有时间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即让他自己散发决议。对克里默以及福克斯,我只是说,要不是勒·吕贝和沃尔弗 先生以愚蠢的行为惹得大家生气,浪费了时间,那末决议本来一定能写得更委婉一些,同时也能更有逻辑一些,例如第二项决议(关于委派勒弗尔为法国报刊辩护人),只要增加一小句,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而第四项决议也对勒弗尔做了过大的让步,等等。这些本来都是可以纠正的,我虽向克里默先生表示遗憾,因为在决议的内容表决以后,没有把它们交给小委员会¹⁵去使它们具有应有的修辞形式。

3月14日。——编者注

鲁伊治·沃尔弗。——编者注

可是我认为,把已经在某一次解决了的而且——就决议的实质说来——解决得完全正确的问题再提出来,是极其荒唐的。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勒·吕贝和沃尔弗采取了这样的态度,那末哪怕是删改一个字,对于中央委员会说来也是不体面的。何况我给席利的信已经根本排除了这种可能。

当然,如果您把您的那篇关于事件经过的评论寄给我,我将非常感谢您,但是请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想读一读,因为问题本身使我很感兴趣,而决不是为了要检查您写的东西。⁴⁵⁵

我早就相信您是不会使关系紧张起来的。但是我担心勒·吕贝先生已经十分幼稚地私下把消息寄给了他的朋友们。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马克思

2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杜伊斯堡

[副本]

1865年3月29日于曼彻斯特南门街7号

阁下:

我对您本月2—4日的友好的来信迟迟未作答复,请多多原谅。不过请您先不要责怪我,容我分说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最初几天我忙得不可开交,一方面急需进行一些积压下来的日常工作,另一方面要处理一些急迫的信件,而在经过长期的“没有虚度的(也许是虚度的)闲暇”之后,又要立刻和公众见面,并且又发生

了象我们和小小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所经历的那种有趣的奇事²⁴,在这种时候信件总是经常不断的。此外,我搬了家,因此我的文件有些乱,您的信也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前天我才又把它找到,现在就赶快给您写回信。

您打算把您的《斯芬克斯》和其他出版物寄给马克思和我,我非常感谢这一友好的建议。⁴⁵⁶我在这里的书商是曼彻斯特的弗兰茨·提姆先生,一切东西您都可以经他转寄给我。把书寄到这里通常需要三四个星期,所以您哪怕就是把最前面的几期按印刷品平寄给我(这花不了多少钱),我也将非常感谢,并且将非常乐意地偿还您的花费。寄给马克思的东西请经我转寄,寄到这里以后十二小时他就可以收到。正象您自己正确地看到的,现在我不能就今后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对您作出任何诺言,让我们暂时不对它作出决定吧,虽然我们和您合作也无论如何不会冒被人怀疑的危险,仿佛我们想从英国控制德国无产阶级的某一部分。

我的回信不得已而拖延下来,倒使我有机会接到了您的关于工人问题的著作,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读完了它。在我第一次读达尔文的著作时,我也曾经由于他对动植物生活的描述同马尔萨斯的理论异常相似而感到惊奇。不过我得出了和您不同的结论,我认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来说,最可耻的是它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式。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大全,只要是由经济学家正确地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过

弗·阿·朗格《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见本卷第98页)。——编者注

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编者注

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规律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关系。所谓李嘉图规律⁴⁵⁷就属于前者,它无论对农奴制或对古代奴隶制都是不起作用的;而所谓马尔萨斯理论中的站得住脚的东西则属于后者。

马尔萨斯牧师的这个理论,同他所有的其他思想一样,都是直接从他的前人那里剽窃来的,只有两种级数的纯粹武断的运用,才属于他自己。⁴⁵⁸在英国,这一理论本身早就被经济学家纳入了合理的范围:人口不是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而是对就业手段产生压力;人类能够增加得比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能要求的更快。在我们看来,这又是一个根据,它宣布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是发展中必须消除的障碍。

您自己提出了如何使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相适应的问题;可是,除了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并没有发现您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我们的出发点是:创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力量——蒸汽机、现代化的机器、大规模的殖民、铁路和轮船、世界贸易,现在已经由于接连不断的商业危机而使这个社会走向崩溃并且最后走向消灭——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也足以在短时间内使比例关系翻转过来,并且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以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象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欧洲东

南部和美洲西部的天然肥沃的极其富饶的地区将以空前巨大的规模进行开发。如果这些地区都已经开垦出来,可是还有匮乏现象,那才是该说“应该警惕”⁴⁵⁹的时候。

生产得太少,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但是,为什么生产得太少呢?并不是因为生产已经达到极限(即使是在今天,在使用现代化的手段的情况下)。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由于生产的极限并不决定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决定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资产阶级社会不希望,也不能希望生产得更多。没有钱的肚子,即不能用来生产利润,因而也没有购买力的劳动,使死亡率不断提高。如果突然来一个工业繁荣(这是常有的现象),使这种劳动变得能用来生产利润,那末劳动就能得到钱买东西,而且总能找到生活资料。这就是整个经济所陷入的无尽头的恶性循环。人们总是把资产阶级关系的总体作为前提,然后证明,这个总体的任何个别部分都是必要部分,即“永恒的规律”。

您对舒尔采的合作社⁴⁶⁰的描述使我非常感兴趣。这一切也都在这里按自己的方式存在过,而现在大体上都已经过去了。在德国的人们一定还会出现无产阶级自豪感。

我不能不提一下您所说的关于老黑格尔缺乏较深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素养的意见。黑格尔的数学知识极为丰富,甚至他的任何一个学生都没有能力把他遗留下来的大量数学手稿整理出版。据我所知,对数学和哲学了解到足以胜任这一工作的唯一的人,就是马克思。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细节中有荒谬的东西,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的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⁴⁶¹第二册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现代自然科学关于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格罗夫——《力的相互关系》,我记得该书最初是在1838年

出现的⁴⁶²)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表达了,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从正面证明了黑格尔所发挥的关于原因、结果、相互作用、力等等的思想。当然,我已经不再是黑格尔派了,但是我对这位伟大的老人仍然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

尊敬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

25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柏 林

1865年4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爵夫人:

我坚决请求您把那本我在边上作了许多修改和订正的《雾月十八日》交给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⁴³⁸

我非常愤怒地读完了贝克尔对您的攻击文章。根据各方面的人给我的信来看,这个骗子所损害的并不是您,而只是他自己。我完全同意吕斯托夫先生的看法,即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任何一个分会听到这些诽谤会漠然置之,是不可思议的。⁴⁶³ 只要有普通的礼貌,也就不容许干出这种卑鄙的事。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伯恩哈特·贝克尔。——编者注

26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65年4月13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荣克：

在苏黎世教堂街223号的《白鹰报》第三十号上,登载了一篇关于3月1日我们的波兰大会¹¹⁴的报道。这篇报道想必译自《每日新闻》,或者另一家故意抛弃以国际协会的名义提出并在圣马丁堂群众大会上一致通过的决议的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您既然是瑞士通讯书记,您就有责任更正这篇报道,并要求报纸的编辑把下面这篇包括《蜂房》上的报道⁴⁶⁴的逐字逐句的译文的短文刊登出来。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马克思

亲爱的荣克,结束语您当然可以斟酌修改。因为您几乎是一个法国人,而我只是想用德文给您勾出一个轮廓而已。

27

马克思致莱昂·封丹⁴⁶⁵

布鲁塞尔

[草稿]

1865年4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在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见附件),我被任命为比利时临时书记,以代替公民勒·吕贝,他辞去总委员会委员职务一事已被一致通过。由公民杜邦接替他担任法国书记。

如果您愿意,我以后可以简单地跟您谈谈中央委员会里存在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件。我认为,一切事情的真正的罪魁就是同我们总委员会作梗的那个自命为意大利爱国者的、但是又同无产阶级利益顽固敌对的人,而如果不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共和主义就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的新形式。据他的最盲目的工具之一供认,难道他不是竟然要求从我们的《宣言》的意大利译文中删去所有敌视资产阶级的句子吗?

尽管有这些痛心的事件,尽管有些人多少是自愿地辞了职,我们的协会仍然在胜利地前进。它存在才几个月,仅仅在英国就已经有将近一万二千名会员。

倘蒙您把关于我们协会目前在比利时的状况的正式报告寄给我,中央委员会将十分感激。

马志尼。——编者注

方塔纳。——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Fontenay 20. ¹⁸⁶⁵ du grand Xapier, à Douvres.

19th April. Signe Fontenay:

April 19th 1865. At a sitting of the Central Council
on April 19th 1865, Citizen Laban was unanimously
elected corresponding secretary Pro tem for
Belgium in place of Citizen Laban resigned.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Council

G. Odger. President. W. Laver Secy for Secret.

Starting of publication on Fontenay, with 10 copies.

W. Laver.

^{6th}
~~19th~~ Citizen,

Letter. 15th April 1865.

Dans sa dernière séance (voir l'insert) le Conseil
Central a vu avec regret l'absence de
Belgique à la place de Citizen Laban, dont la
résignation a été acceptée. Le Conseil a été unanimement
accepté. Le Citoyen Dupont l'a remplacé en
situation pour le moment.

Les uns le demandent, les autres proposent une lettre
intime de motifs désagréables sur le fait du
Conseil Central. Dans mon opinion, leur motion n'est

马克思 1865 年 4 月 15 日给封丹的信的草稿
1864—1865 年马克思的笔记本中的一页

务请您在您的通讯中把将来要归入中央委员会档案的正式信件,同承情写给我的私信区分开来。

我的通讯处是:“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阿·威廉斯 先生收”。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28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65年4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星期一晚上(八点钟,如您觉得太早,那就晚一些)请到我家来吃便饭,您将看到厄内斯特·琼斯。除了您两位,只有奥哲尔、克里默和彼·福克斯。如果我再多邀请几位客人,那末人数就太多,就不符合这次晚会的目的了。这话请勿转告他人。

我刚才给克里默写了信,要他立刻起草一份给比·万萨德的委托书。应该让杜邦很快设法把它交给万萨德。如果杜邦能够把这份文件直接送给万萨德,而不经弗里布尔,那就再好不过了。

万萨德已经写信告诉吕贝,说他如果不是直接从伦敦收到委托书,他就不予接受⁴⁶⁶。吕贝在给弗里布尔的信中答应把这件事告诉中央委员会,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我有根据猜想,后来弗里布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尔“遗忘”这件事并不是无意的。

关于巴黎以后发生的事情(大体说来会有好的结果),我将口头告诉您,而现在请您给杜邦以指示。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马克思

29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 林

[1865年5月27日以前于伦敦]

亲爱的图书馆：

我真希望《公开信》的译文能够登载在《改革报》和《莱茵报》上。当然必须说明原文是用英文写的；而且也不妨说我就是作者。⁴⁶⁷资产阶级报纸至今还在骂我们，因为阿·林肯对祝贺他再度当选的各种贺信的回信中，只有对我们那封贺信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了贺信。

祝好。

你的 卡·马·

《柏林改革报》。——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编者注

见本卷第52—53页。——编者注

30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林

1865年6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好久没有写信了，因为一直疾病缠身，同时在我有能力工作的那些时间，工作又很繁重。此外，在你的那些来信中，也没有什么非要立刻回信不可的事情。

《北极星》已有一段时期没有出版了，看来是因为缺乏资金吧？总之，这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收到它了。这份肮脏的小报！联合会的各个分会的声明宣称：不论是谁，只要是对拉萨尔所阐述的信条有丝毫侵犯，他就是大叛徒，简直是杰作！真是意味深长，妙不可言！

伯·贝克尔先生在柏林干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报》怎样“维持”？

你对库格曼医生完全猜错了。我同他书信来往已经有好几年。他早在1848年在杜塞尔多夫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至于皮佩尔，他在这里的时候连库格曼的名字也不知道。⁴⁶⁸

我还没有给施土姆普弗写信，因为在这段时期我什么信也没有写。至于他交给布龙的那些便条，当然我也没有收到。

尽管得到德国那种“广泛的支持”，国际协会进展得很顺利。⁴⁶⁹

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

见本卷第126页。——编者注

至于《路易·波拿巴》,我从你对这件事的突然沉默中就猜到没有成功。⁴³⁸我倒也很高兴,因为今后我要把它收在我的文集中。

哈茨费尔特老太婆在干什么?遗产纠纷的情况怎样?⁴⁷⁰

祝好。

你的 卡·马·

埃·鲍威尔先生、布赫尔先生这批家伙现在在干什么 埃德加
尔 也许还要长久地留在这里。

31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7月3日于[伦敦]少女塔

亲爱的小人国小姐:

您要原谅我回信“迟延”了。我这个人在决定一件事情以前总要想上两遍。所以在我收到我一点也不知道是哪个调皮鬼给我的请帖以后,我真有点糊涂了。但是我相信,您一定办得很光彩,您同包办筵席的人一定安排得很体面,我很愿意借着这次多少有些意外的机会来享用您的饮食。但是请您不要看轻喝的东西,据说女孩子是有这个坏习惯的。我有风湿病,所以希望在您的客厅里不要有穿堂风。必要的通风,我自己会来安排的。我的右耳有些聋,所以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见本卷第124页。——编者注

请您在我的右边安排一个谁也不喜欢同他交际的不爱说话的家伙。在我的左边希望您安排一个美人儿,也就是说,您的客人中的最美丽的女士。

我有嚼烟叶的习惯,请把烟叶准备好。我从前同美国佬打过交道,因而染上了吐痰的习惯,希望痰盂多放几个。因为我的举止很随便,我受不了这种闷热的英国空气,所以您应当做好准备:我要穿象亚当那样的衣服来。我希望您邀请的女客也穿这种衣服。

再见,我亲爱的不认识的小淘气鬼。

永远是您的 怪人博士

希望不要有英国酒。

32

马克思致莱昂·封丹⁴⁷¹

布 鲁 塞 尔

[草稿]

1865年7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很早以前我曾托一个路过布鲁塞尔到德国去的英国人给您带去一封信,但是至今我既没有得到您的消息,也没有得到那个英国人的消息。现在不谈我给您的回信,只谈谈目前的事情。

勒·吕贝先生已经以英国一个支部代表的资格回到中央委员会,而伦敦的意大利团体¹⁴又让沃尔弗先生来当他们在委员会的代表了。

格林威治的(见本卷第123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127页。——编者注

由于《工人论坛》被查封,我们的一位巴黎通讯员沙尔·利穆津先生在巴黎找不到承印人,于是就到了布鲁塞尔,想在那里出版报纸。他在布鲁塞尔听到了我们的事业的情况。有人告诉他,在您提议的关于同我们协会合并的决议一致通过以后,联邦团体拒绝执行这个决议:

首先是因为该团体坚持自己选举自己的通讯员的权利,不要中央委员会委派的通讯员。

其次是因为该团体拒绝缴纳会员证的费用,同时也拒绝象过去那样继续提交一法郎五十生丁的捐款。

据利穆津先生的信中说,您后来到印刷工人协会去交涉过,但是由于同样的困难,结果还是那样。

至于谈到通讯员的选举,中央委员会认为加入协会的团体才有权自己选举自己的代表。中央委员会自己只保留了批准权。在布鲁塞尔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在那里还没有正式形成的团体。能不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些团体承认您是通讯员,而他们那方面也象巴黎和日内瓦那样再选出一个领导委员会?

至于谈到会费,那些团体本身也明白,如果所有加入协会的团体认为可以不缴纳会费,那末中央委员会就根本不能实行任何一般性的措施。看来,只是要求缴纳双重会费才会引起反对意见。这个问题能不能和和气气地加以解决?中央委员会准备采取各种同它所担负的义务不相抵触的让步。

我个人相信,您的行动完全是出于您对共同事业的热心,我向您的这种热心呼吁,建议您走上和解和恢复关系的道路。如果您立即回信,我将非常感激,首先是因为我应该把这件事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其次是因为9月25日要在伦敦举行由各领导委员会的成员

参加的预备性的代表会议¹⁷⁹。

中央委员会确信今年不可能召开代表大会,但是伦敦的预备性的代表会议可以为它做准备。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马克思

33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汉诺威

1865年9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一知道你还在汉诺威,就马上告诉你信件中断的原因,并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

9月25日,这里的国际委员会将同瑞士、法国和比利时理事会的代表举行(秘密的)代表会议。你能不能设法作为德国的代表被派来?

祝好。

你的 卡·马·

3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汉 诺 威

1865年9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密勒：

昨天下午才收到你的信,要立即回信已经太晚了。疾病简直弄得我很久不能写信。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想现在也不必去说了。就是现在,还是有许多事情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所以我的回信只能写这几行。

你们的报告(当然是英文的)有很大意义。下星期一(9月25日)必须把它送到这里来。除非你由莱比锡邮局直接给我寄信,否则是不能及时送到的。

瑞士人选出了两名代表:杜普累先生,法国人;菲利浦·贝克尔先生,德国人。

哈茨费尔特老太婆现在住在巴黎。这个老妖婆在那里同那个“戴绿帽子的”“社会主义”之父、她的最忠顺的奴仆莫泽斯一起搞阴谋。正是由于她的怂恿,他才敢在《北极星》上登载他的《警告》,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他的无耻诽谤。⁴⁷²她现在正同他一起对她的过了时的“奥狄浦斯”大事“吹捧”。《社会民主党人

李卜克内西的化名。——编者注

给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编者注

赫斯。——编者注

拉萨尔。——编者注

报》伦敦通讯员大概是傻头傻脑的维贝尔。所有这些消息都是从巴黎传到我这里来的。至于谈到我本人,我是存心不去注意这个运动在柏林和汉堡的“机关报”在搞什么。这个所谓的运动是那样令人讨厌,你越少听到它越好。

我们在这里办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周报《工人辩护士报》。如果你能为它写一些通讯(英文的)寄给我,我们将非常感激你。

忠实于你的 阿·威廉斯

35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汉诺威

1865年9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你真不走运,偏要在我离开这里到大陆去三个星期168的时候写信给我,所以我一直到回来以后才发现你的来信。附上你要的五英镑——银行券B/V 68754,曼彻斯特,1865年1月16日。

我今天不能写很多,因为我还想赶上把银行券寄出去;我只告诉你,马克思当然有理由生你的气。你在柏林的辩护词中驳斥贝克尔反对马克思的那些无稽之谈,说得太软弱无力了。而在班迪亚

路易·维贝尔。——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北极星》。——编者注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伯恩哈特·贝克尔。——编者注

事件和其他许多问题上,你也象贝克尔先生那样,把一些事实都说错了,而你从《福格特先生》中是很容易找到比较正确的资料的。¹⁶³ 这些令人很不愉快的东西,现在正由哈茨费尔特夫人借用你的话,以这种歪曲的形式在世界上到处散布。而你居然还希望摩尔对这件事心平气和。

你的 弗·恩·

36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65年]9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明天(星期日)我等您来吃午饭(完全是家常便饭)。我也邀请了德·巴普和贝克尔。务请以我的名义邀请一下考布。今天上午我忙于各种事务,所以不能写两封信。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马克思

见本卷第139页。——编者注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编者注

37

马克思致所罗门·富尔德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65年11月9日于伦敦

博士先生阁下：

由于我遗失了我姑母的地址，烦您将所附的信转寄给巴·布吕姆夫人。

尊敬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38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65年1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从曼彻斯特回来¹⁷⁴以后发现您的来信，非常遗憾地得知您还在生病。我很担心，您每次总是停止医疗，过早地开始工作。

星期日午后我到您那里去。我很想在您那里见到杜邦，因为我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他。

我全家人都很关心您，希望您早日复元。

代我向荣克夫人问好。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马克思

39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65年11月20日 [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有这样一些问题：

一、有关协会的问题

(1)有关它的组织的问题。

(2)建立协会会员的互助会。——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帮助协会会员的孤儿。

二、社会问题

(1)合作劳动。

(2)缩短工作日。

(3)女工和童工。

(4)工联。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5)在国际协会帮助下实现劳资斗争中的联合行动。

(6)国际信贷：设立国际信贷机构，它们的形式和活动方式。

(7)直接税和间接税。

(8)常备军及其对生产的关系。

三、国际政策

关于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并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途径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

四、哲学问题

从宗教思想同社会、政治和理智的发展的联系中来谈宗教思想。

其余的决议,例如关于代表大会等等的决议,您可以在登载关于代表会议的三天会议的那一期《工人辩护士报》上找到。⁴⁷³

不要忘记向韦济尼埃要正式报告。

请把考布的地址告诉我,我不知道把他的地址放到哪儿去了。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马克思

40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汉 诺 威

1865年1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密勒：

自从代表会议¹⁷⁹在这里开过以后,我又大病了一场。后来又为

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李卜克内西的化名。——编者注

家务事离开了伦敦。¹⁷⁴所以我一直就没有写信。至于你的报告⁴⁷⁴,我没有向代表会议宣读,因为关于我个人在其中谈得太多了。你在柏林演说中,犯了些令人很不愉快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只有你才能犯的,因为所涉及的事实只有你知道,但是这些事实被你讲错了,而且有一半也被你遗忘了。不过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接到了一封柏林来信¹⁷⁶,正准备回信。到柏林去,我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即使我能去,也谈不到做什么鼓动工作,这你知道得很清楚。普鲁士政府宣称,对我来说,大赦仍然不给我在普鲁士居住的权利,只准许我作为一个外国人路过俾斯麦的天下,¹⁷⁸这不是无缘无故的。

这几天内我将给你寄去几号《工人辩护士报》。你可以随意用任何题目给它写点东西,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都行。目前这份报纸立意很好,但是还太平淡。当然,我本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时间为它撰稿,虽然我是它的理事之一²⁰¹。(由于讨厌的病经常复发,我曾经不得不暂时停止去最后完成我的书,现在我只好把全部时间都放在这上面,而有一部分时间仍然被国际协会占去。)恩格斯曾经答应撰稿,但是还一点没有做。其他一些人也是这样。

代表会议决定5月底在日内瓦举行公开的代表大会。也批准了届时要讨论的问题大纲。但是,只有属于同我们有联系的团体并由它们派出的代表,才能出席大会。我现在十分郑重地建议你(在美因兹我要通过施土姆普弗来建议,而且还要把这点写信告诉

见本卷第139页。——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见本卷第161、164页。——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柏林人)带几个人参加协会,人数多少无所谓。我会把会员证寄给你,钱由我来付,这样你就可以把它们分发出去。但是现在就要行动起来!任何团体(不管它有多少人),只要付五先令就可以集体加入协会。可是那些每张收一先令的会员证就使你有权取得个人会员资格,这对于所有到外国去的工人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不要把这个金钱问题看得太重。主要的是在德国招募会员,既要个人会员,也要团体。在代表会议上,佐林根是唯一派了代表的地方(他们已经把代表权力赋予我们的老朋友贝克尔,如果你认为此人是哈茨费尔特这个泼妇的工具,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大纲(代表大会上要讨论的问题)我在下一封信里寄给你。在巴黎,所有的自由派报纸和共和派报纸都对我们的协会大事渲染。著名的历史学家昂利·马丁在《世纪报》上发表一篇关于协会的热情洋溢的社论¹⁸⁰。

关于昆施特,我什么也没有听到⁴⁷⁵。

有一件事也许会使你感到奇怪:在收到柏林工人的信以前不久,我也从那个城市——当然也就是从“启蒙运动的中心和基地”——收到了洛塔尔·布赫尔的一封信,邀请我担任《普鲁士国家通报》的金融问题的伦敦通讯员,他向我示意,凡是一生中还想对德国有影响的人,就应当“投靠政府”。我已经给他写了几行回信,他大概是不会发表的。你当然也不必在报纸上公布这件事,但是你可以私下告诉你的朋友。

弗莱里格拉特的伦敦的小铺子,也就是说,瑞士银行的伦敦分

奥古斯特·福格特、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泰奥多尔·梅茨内尔。——编者注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编者注

行,就要停业了,在1866年以前绝不会复业。

代我向你的夫人和阿利萨衷心问好。

忠实于你的 阿·威廉斯

我弄到几封有趣的信,这是伯恩哈特·贝克尔在很久以前住在伦敦时写给罗德博士的。

我又拆开了这封信(撕破了一些),想再写几句:今年春天我给库格曼医生寄去了一封信和我们协会的一些会员证。我连一封信也没有收到。⁴⁷⁶你说的那封信,我也没有收到。请你写信把这情况告诉他。如果他要给我写信,就让他写“阿·威廉斯先生收”,不要再写别的称呼。

41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⁴⁷⁷

布 鲁 塞 尔

[1865年11月25日左右于伦敦]

一、有关协会的问题:

(1)组织问题,

(2)协会会员的互助办法,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帮助协会会员的孤儿。

二、社会问题:

厄内斯蒂纳·李卜克内西和阿利萨·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 (1)合作劳动,
- (2)缩短工作日,
- (3)童工,
- (4)工联,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5)在国际协会帮助下实现劳资斗争中的行动,
- (6)国际信贷,建立银行,活动的方式,
- (7)直接税和间接税,
- (8)常备军及其对生产的关系。

三、关于国际政策的问题。

关于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并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途径来抵制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

四、哲学问题 :从宗教思想同社会、政治和理智的发展的联系中来谈宗教思想。

1866年

42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66年1月13日左右]于伦敦
西北区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
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朋友贝克尔：

你一定生我的气了，这是“公正的”，同时也是“不公正的”（你反正已经从海因岑那里知道我是个“诡辩者”）。我必须誊写一千二百页手稿，而且我的出版商早就埋怨我了，并且承蒙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¹⁵和《工人辩护士报》理事会的关注我在这种巴比伦中大量地耗费了时间，除此以外，我还有非常伤脑筋的艰难的“家庭状况”，这曾迫使我短时间离开伦敦¹⁷⁴，而且至今还没有得到

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迈斯纳。——编者注

根据圣经传说，有人企图在巴比伦修建一座高可接天的塔，在开工后，天神发怒，“弄混了建筑者的语言”，使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以致停工。因此，巴比伦一词就成了混乱的同义语。——译者注

妥善安排,如此等等。

从我今天收到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我的妻子收到的)随信附上的字条中,你可以知道,我在将近两星期以前寄给你的一个纸包被大受夸奖的法国警察没收了。那里面主要有几本《共产党宣言》和一张字条,字条上我根据你提的问题简单地告诉你,本德尔不反对我把你的号召书的英译文登载在《工人辩护士报》上;其他还有一份关于在瑞士的活动的报告等等。⁴⁷⁸

我们决定不发表关于代表会议的任何正式报告¹⁷⁹,这不仅是由于经费不足,也不仅是由于根据章程我们有责任向代表大会作全面的总结报告,从而想避免重复,主要是因为,公开宣扬代表会议本身的情况,特别是它的十分“不完整的”性质,对我们来说是弊多利少的,而且会给我们的敌人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武器。我们知道,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委员——勒·吕贝和韦济尼埃正等待着利用这个机会。事件证实了这一点。起初是韦济尼埃在《佛尔维耶回声报》上攻击中央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紧接着在同一家报纸上出现了勒·吕贝所制定的原则宣言和章程草案,他想以他所创立的那个同我们相对立的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名义,强使协会接受这个草案。然而这个阴谋没有得逞。支部抛开了它的创始人。它的两个优秀的成员龙格(《左岸》的编辑)和克雷斯佩耳加入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决定,韦济尼埃必须证明他的诽谤性断言,否则将被开除。¹⁹³

目前我不能寄给你任何文章,因为我连一小时的空也没有。可是,恩格斯只要一收到第一期,并把情况弄清楚,就会马上寄给

见本卷第 172、173 页。——编者注

《先驱》杂志。——编者注

你。李卜克内西也会从莱比锡寄文章。我也会写信给汉诺威的库格曼医生和美因兹的施土姆普弗。

杜普累的刊物 的第一期很贫乏。荣克已就这一点写信给他。

李卜克内西的通讯处(寄给 :约·密勒) :莱比锡法院路 2 号。

这里的运动 ,从一方面说 ,开展得很顺利 ,而从另一方面说 ,并不如此。我们建立的改革同盟举行了要求普选权的群众大会 ,这是我在伦敦见到过的最大的一次群众大会¹⁸⁵。在会上讲话的都是工人。甚至《泰晤士报》都非常惊慌 ,就这一“讨厌的”怪事发表了两篇社论⁴⁷⁹。另一方面 ,这个运动耗费了我们优秀工人的力量。

《工人辩护士报》很贫乏。现在由埃卡留斯主编已开始好转。但是筹划经费非常困难。

我收到一封从柏林寄来的由福格特、梅茨内尔和其他工人签名的信 ,信中深思熟虑地和批判地分析德国工人运动的现状。不加批判的只是他们的一个要求 :要我到柏林去把事情掌管起来。难道他们不知道 ,普鲁士政府“禁止”我在普鲁士居住。

在你通知我用什么办法给你寄一本《宣言》 以前 ,我试图经过美因兹寄一本。里面有些东西对你的杂志也许有用。

各德国人支部最好暂时都加入日内瓦的组织 ,同你保持经常

《国际工人协会报》。——编者注

李卜克内西的化名。——编者注

见本卷第 177—178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159、160—161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的联系。一有这类情况,请马上通知我,以便我终于能够在这里报道一点德国的成就。⁴⁸⁰

由于担心“法国的没收”,我把这封信寄到杜普累那里。我看,帝国在动摇。起初是同墨西哥和美国的事件。接着是法国的三个团的暴动⁴⁸¹。后来是大学生的风潮。¹⁸⁷波拿巴在修改《罪犯引渡条约》⁴⁸²问题上同英国相骂时和在查封奴性的《比利时独立报》时表现出的张皇失措。最后是由于从英国和整个欧洲向美国过多的输入而大大加速到来的工商业危机。

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4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6年1月15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朋友:

祝您新年幸福并衷心感谢您的友好的来信。

由于目前工作十分繁忙,所以只能写这样短短的几行,请原谅。下一次我将写得详细些。

附上两张会员证,在下一封信里我将把5月底在日内瓦召开的公开的代表大会²⁷⁰上所要讨论的问题告诉您。

我们的协会有了很大的进展。它已经有三个正式的机关报,一个是伦敦的《工人辩护士报》,一个是布鲁塞尔的《人民论坛报》,一

个是在瑞士的法国人支部的《国际工人协会报。瑞士罗曼语区支部》(日内瓦);瑞士德国人支部的一个刊物《先驱》过几天就要出版,由约·菲·贝克尔主编。(通讯处:日内瓦摩尔街6号约·菲·贝克尔收,如果您什么时候有政治性或社会性的通讯要寄给他,可以用这个通讯处。)

我们终于把一个唯一真正庞大的工人组织,即过去仅仅关心工资问题的英国工联吸引到运动中来了。几星期以前,我们建立的争取普选权的英国协会(这个协会的中央委员会中有半数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工人)在工联帮助下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在会上讲话的都是工人。¹⁸⁵《泰晤士报》接连两号都在社论中论述这次大会,由此您可以看出它所产生的影响了。⁴⁷⁹

至于我的著作,现在我每天用十二个小时去誊清。我想在3月间就把第一卷的手稿带到汉堡去,并且借这个机会看看您。

尤斯图斯·冯·麦捷尔的继承人 的翻筋斗使我觉得很有趣。一个有天才的人到这样一些琐事中去寻求并得到满足,这是多么可悲!

至于毕尔格尔斯,这当然是一个好心人,但是他太软弱。一年多以前,他曾经在科伦的一次公开的群众大会上宣称(科伦的一些报纸上都刊登了这件事):舒尔采-德里奇彻底“解决了”社会问题,只是他(毕尔格尔斯)同我的私人友情使他走上了共产主义的歧途!既然他作了这样的公开声明,我还能不把他看做“变节者”

改革同盟。——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米凯尔。——编者注

见本卷第166页。——编者注

吗？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4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66年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图书馆：

恭贺新年！

我一直沉默，而且现在又只写短短的几行，务请原谅。你不会相信，我的时间多么少。疾病总是周期性地发作，各种偶然事情使我不愉快，由于国际协会而忙碌等等，这一切迫使我把每一分钟的空闲时间都用来誊清我的手稿。我希望，能在3月份亲自把第一卷带给出版商排印。（但全部两卷要同时出版。¹⁶²这是好事。）

因此，十分简单地告诉你：

今天寄给你最近两号《工人辩护士报》，现在它的主编是埃卡留斯。如果你想寄给他文章——这是我所希望的，——请寄到我这里来（政治的，社会的，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还附上几张会员证。我已经为它们付了钱，因此你可以把它们

见本卷第166—167页。——编者注

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迈斯纳。——编者注

见本卷第177—178页。——编者注

交给你想要给的人,只是必须把姓登记下来,在“英镑”那一栏写一个0,而在第二栏写二先令一便士。

条件大致如下:作为一个整体加入协会的团体,得到集体会员证,每年缴纳五先令会费。如果这种团体的所有成员是单个地加入的,那末他们将得到我寄给你的那种会员证。这对于工人很方便。会员证在国外可以作为证件,这样在伦敦、巴黎、布里斯托尔、里昂、日内瓦等地的同行就可以为他们找到工作。

协会有了很大的进展。它已经有一家英文的正式报纸《工人辩护士报》,一家布鲁塞尔的《人民论坛报》,一家日内瓦的法文报纸《国际工人协会报。瑞士罗曼语区支部》,还有日内瓦的一家德文刊物《先驱》过几天就要出版。通讯处:日内瓦摩尔街6号约·菲·贝克尔收,如果你什么时候想为老头子写点东西(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可以用这个通讯处。

我还认为,你应当很快让我能够在这里宣布莱比锡支部的组织,并以它的名义发表一篇英文通讯。(到那时候这篇通讯对于《工人辩护士报》也是有用的。)虽说人愈多愈好,但是重要的不在于人数多少。

如果人们想作为一个团体集体地加入,那末,象你所知道的,他们必须每年缴纳总会费五先令——一个很小的数目。

约·菲·贝克尔给我写道:

“在莱比锡、哥达、斯图加特和纽伦堡将要组织支部;在这些支部达到一个大的数目并且在德国组成中央委员会以前,我们在这里应不应该暂时接受它们?”

我对这一点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因为在一个城市可以有

几个分支,所以你和你的支部可以直接同我们保持联系。

我收到了几个柏林人的第二封信。今天我终将写信给他们。
同时还要写信给库格曼医生。

祝好。

你的 卡·马·

将在5月底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那些问题²⁷⁰,下次通知你。

45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柏 林

1866年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在寄给您会员证的同时,我写给福格特先生一封详细的信。我以为,使用两个不同的通讯处,我做得很恰当。看来,我唯一的错误是把福格特的通讯处¹⁶号写成了6号。

因此我请求您务必到邮局去查问一下,并把结果告诉我。自从上次写信给您以后,我长了一个新的痼,它的部位使我坐着很疼痛,因此我每天为出版商誊清我的手稿以后,就觉得周身无

奥古斯特·福格特、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泰奥多尔·梅茨内尔。——编者注

奥古斯特·福格特。——编者注

见本卷第173页。——编者注

迈斯纳。——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力。

您的 卡·马·

46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⁴⁸³

伦 敦

1866年2月14日 [于伦敦]

亲爱的列斯纳：

从附上的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你可以看出是怎么一回事。请尽力而为。

祝好。

你的 卡·马·

弗莱里格拉特的信我找不到了。这个妇女一定会把乌尔麦尔的详细情况告诉你。他的妻子死了,他没有钱埋葬。我们的协会要立即采取一些办法。钱应当寄给弗莱里格拉特。

47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 敦

1866年3月16日于马尔吉特⁴⁸⁴

兰塞尔街

我亲爱的孩子：

我昨天晚上七点三刻到达这里。按照你的意见,我把行李存放起来,单身乘公共马车到一个名叫“王徽”的不大的旅馆里去。我要了一份炸肉排,走进灯光十分暗淡的餐厅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胆小的毛病你是知道的):我看到一个瘦长的、古板的人,象是介乎牧师和商品推销员之间的什么人物,独自一动不动地坐在壁炉旁边。我从他毫无表情的呆滞的目光断定,他是个瞎子。使我深信这一点的还有,在他的膝盖上放着一块狭长的、白色的、排列有匀称的小窟窿、象围巾一样的东西。我猜想,瞎子拿着故意剪成这样的纸,是为了把旅客的施舍物收在里面。当晚餐给我端来的时候,瞎子微微动了一下,缓缓地脱下鞋子,把他的一双大脚放在炉火边取暖。由于这个愉快的景象,由于想到他失明,以及由于那块炸肉排——它原来一定是一头病牛身上的一部分,——我在马尔吉特的第一个夜晚过得不是特别愉快的。可是我的卧室是舒适的,床铺整洁柔软,睡得很香。

当我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昨天那个陌生人走了进来。原来他是个聋子,而不是瞎子。使我特别弄不清楚的那个东西——就是放在他膝盖上的那块白色的东西——原来是一块形状特别的、浅灰色的带黑圆点的手帕;我把这些黑圆点错当做了小窟窿。因为这个人

老是使我难受,我很快付清了账,乱走了一阵,发现了我现在这个紧靠海边的住所,有一间宽敞的起居室和一间卧室——十先令一星期。我已经同他们说定,如果你到这里来,这间卧室将免费供你使用。

我先洗了一个温海水澡。真令人神往。这里的空气也令人神往。多么新鲜的空气!

这里的公寓现在都空着,我从图书馆馆员那里打听到,它们大概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待客人。至于餐厅,不容易找到好的,但是这个障碍也会慢慢克服。

现在请代我向全家衷心问好,再见。

你的 摩尔

今天我已经步行了五小时。

48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6年3月18日于马尔吉特
兰塞尔街5号

亲爱的姑娘:

你从我的地址可以看出,我被我的医学顾问放逐到这个靠海的小地方来了,在一年当中的这个时候,这里根本没有人。马尔吉特完全是为着那些每逢游泳季节涌到这里来的伦敦人而存在的。在其他月份,它完全被冷落。能摆脱任何交往,甚至同我的书的交往,我个人感到很高兴。我租了一个紧靠海边的私人住所。住旅馆

或饭店怕遇上单身旅客,怕别人唠唠叨叨地议论当地的政治、教区的事情和左邻右舍的是非。现在是“我不关心人家,人家也不关心我”。然而这里的空气异常新鲜,令人神爽,并且能够同时呼吸到海洋和山地的空气。我本人变成了一根游荡的手杖,整天东游西逛,处于被佛教视为人类极乐的精神虚无状态。你当然会领悟这句美妙的俗话:“魔鬼在生病的时候想当修道士;魔鬼在病好了的时候,他算个什么修道士!”

只要稍许离开海边到邻近的农业区去走走,就会使你不愉快地联想到“文明”,因为你到处可以碰到贴着以《牛瘟》为标题的政府布告的大木板牌。对于执政的英国寡头,从来没有哪个人认为他们会对“人类的全部疾苦”表示丝毫同情,但是关系到母牛和公牛的时候,他们却大动感情。在议会开会的时候,上院和下院这两院的畜牧业巨头议员们猛烈地向政府进攻。他们所有的发言都象是翻译成英文的牛群叫声。他们不象善良的皇帝维斯瓦米特拉那样,“想通过斋戒和战争弄到瓦西施塔的母牛”。相反地,他们抓住了牺牲人民把牛的疾病变为“叮当作响的金钱”的时机。⁴⁸⁵顺便说说,从东方经常传来一些美妙的东西——宗教、礼节和各种瘟疫。

得知Waaratje最后的奇遇,我很高兴。说实在的,亲爱的表妹,我一向对这个人很有好感,并且总是希望他那多情的心迟早能

英国民歌《迪河岸上的磨坊主》中的歌词。——编者注

海涅诗集《归乡集》中的一篇。——编者注

这个废弃不用的荷兰字Waaratje(“真是如此”),是希尔德布兰德的小说《映画镜》中一个人物的用语。在这封信中大概是指牧师罗德黑岑。——编者注

得到一个归宿,希望他不再扮演童话《野兽和美人》中的讨厌的角色。我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好丈夫。他心爱的女性是博默耳人还是一个外面来的人?

我在离开伦敦的前几天认识了奥尔西尼先生,他是个很可爱的青年人,是那个因为想把波拿巴送到意大利去而被杀害的奥尔西尼的兄弟⁴⁸⁶。现在他由于商业上的事务从英国到美国去,在我们相识的短短几天中,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虽然他是马志尼的亲密朋友,但是他并不赞成他的陈腐的反社会主义和神权的观点。情况是这样,当我迫不得已而长时间没有出席国际协会中央委员会的时候,马志尼费了很大的劲掀起一种暴乱来反对我的领导。“领导”从来就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所以我绝对不去追求它。我一直记着你的父亲关于托尔贝克说的一句话:“赶驴子的人总是被驴子憎恨的。”但是,一旦认真地做我认为是重要的事,我这个“不安分的”人当然不愿意让步。马志尼这个自由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死敌,非常嫉妒地注视着协会成就。我粉碎了他想把协会变成他的工具并把他自己制定的纲领和原则宣言强加给协会的第一次尝试。他在这以前在伦敦工人阶级当中的很强烈的影响,已经化为乌有。看到我们成立了英国的改革同盟¹⁰⁵并创办了《共和国》周报——为该报撰稿的是伦敦最先进的人,我回到伦敦以后将寄一份周报给你——他简直气得发疯。当《左岸》(青年法兰西的报纸,受《拉宾的演说》⁴⁸⁷的作者罗雅尔领导)的编辑龙格和其他人参加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当他知道我们的协会在大陆上扩展的时候,他的

勒普兰斯·德·博蒙的童话。——编者注

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

见本卷第15—17页。——编者注

怒气就更大了。他利用我缺席的机会,在几个英国工人中进行阴谋活动,挑起他们对“德国人的”影响的嫉妒心,甚至把他的一个叫沃弗少校的骗子(祖上是德国人)派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以便在那里发泄他的不满,并且或多或少地直接指责我。他想要人们承认他是“大陆上民主运动”的“领袖”(显然,要靠上帝保佑)。他在这方面做得十分起劲,因为他非常讨厌我的原则,在他看来,这些原则体现着最可怕的“唯物主义”。整个这场戏是在他们确信疾病使我无法出席以后背着我演出的。英国人动摇了,而我,尽管身体还很虚弱,还是在奥尔西尼先生的陪同下赶去参加了下一次会议。奥尔西尼根据我提的问题向他们宣称,马志尼甚至失去了他在意大利的影响,而且就他的过去和他的成见来说根本无法理解新的运动。⁴⁸⁸我们所有的各国通讯书记都支持我,如果你,我们的荷兰书记⁴⁸⁹出席的话,我相信你也一定会投票赞成你的忠实的仆人和尊敬者。不管怎样,我已经彻底战胜了这个厉害的敌人。²¹⁷我想,马志尼现在被我处罚得够了,而他虽然吃了亏,但还装作满不在乎。

希望你写几行来。别忘了我在这里象个修道士。

你的最忠实的朋友 布洛赫

49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3月20日于马尔吉特
兰塞尔街5号

我亲爱的白鸚鵡：

真是个好消息！我看格拉赫夫人比格拉古兄弟俩的母亲好。⁴⁹⁰
我很高兴我住的是私人的房子，而不是旅馆或饭店，不然的话，就未必能避免关于当地的政治、教区的丑闻和左邻右舍的是非的那种令人厌烦的议论。但是我仍然不能象迪河岸上的磨坊主那样歌唱：“我不关心人家，人家也不关心我”，因为这里有我的女房东——是个聋子，象个树桩，还有她那个嗓音总是嘶哑的女儿。不过，她们是非常好的人，殷勤而不使人厌烦。至于我自己，则已经变成一根游荡的手杖，白天大部分时间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一睡就是十个小时，什么也不阅读，写得就更少了，完全陷入佛教视为人类极乐的精神虚无状态。然而，尽管如此，我也不会在这星期四变成可尊敬的芭伊-芭伊幻想中那样一个如画的美男子。脸右边的牙痛还没有完全好，同一边的眼睛又发了炎。眼睛真的只剩了一条小缝，而且得了一种坏习惯，想流泪就流泪，一点也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英国民歌《迪河岸上的磨坊主》中的歌词。——编者注

3月22日。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不顾它主人的情绪。要不然我一定照了相，因为在这里十二张四寸相片只要三先令六便士，而四十八张只要十先令。如果“小妈咪”能到霍尔先生那里去为我定购一点治眼睛的锌溶液（他一定知道这种液体的成分），我将非常感激；希望在我到达伦敦之前他就能配好。那只发炎的眼睛使我夜不成眠。在其他方面觉得好些了。

只要稍许离开海边到附近的农业区去走走，就可以到处碰到上面有《牛瘟》字样的大木板牌，这些大木板牌会使你不愉快地联想到“文明”。木板牌上都贴有一张政府的法令，这项法令是上下两院畜牧业巨头议员们在议会开会时向政府猛烈进攻的结果。⁴⁸⁵

“啊，英明的皇帝维斯瓦米特拉，
你是多么愚蠢，
为了一头母牛，
你竟然吃斋并想奔去战斗！”

但是，如果善良的国王维斯瓦米特拉象一个真正的印度教徒那样，为了拯救母牛撒巴拉而苦苦地折磨自己，那末完全具有现代殉教者风度的英国绅士，却为了因自己的母牛生病而奖赏自己，宁愿叫人民放血。非使他们绝对服从不可！号角在响，号角在响，聪明的芭伊-芭伊多么热情地用各种调子一再重复着。

星期日我下决心步行到坎特伯雷去。可惜我是在用了两个小时把整个码头等地方来回走遍了之后，才作出这个重要的决定。因此在我到大主教府邸，或者到你更喜欢的主教辖区去以前，我体力已经耗费得过多了。要知道，从这里到坎特伯雷有整整十六英里。

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海涅诗集《归乡集》中的一篇。——编者注

我从坎特伯雷到马尔吉特是坐火车回来的,可是还是累过了头,整夜都没有阖眼。背和腿倒不痛,但是脚掌痛得要命。关于坎特伯雷,当然,它的一切你都知道——无论如何比我所能夸耀的多些,——因为你的伊夫斯是所有英国夏娃的可靠知识泉源(难道你在交往中坚决不说不好的双关笑话了吗)。不过请注意:萨克雷做得还更坏一些,他让夏娃和母羊押韵。

幸亏我由于太累,而且当时已经太晚,没有去参观有名的大教堂。坎特伯雷是个古老的、极难看的、中世纪类型的城市;从两边把旧式的建筑物围起来的一些现代的英国式兵营和一个不美观的凄凉的火车站,丝毫没有使这个城市显得漂亮些。这里也一点没有在大陆上这类古老的城市中所能看到的那种诗意。在大街上傲慢地走来走去的兵士和军官多少使我想起了“祖国”。在曾经给我端来几小块冷牛肉的那个旅馆里,我听到了最无聊的谣言。有人说,上尉勒·梅尔尚在星期日夜间被警察扣住了,因为他挨户去敲所有最受尊敬的公民的门。由于这种天真的消遣,他将受法院审讯;威严的上尉就要向高贵的市议会议员低头。这就是我的整部《坎特伯雷故事集》。

现在,白鸚鵡,代我向爱莉问好,我过几天写信给她,她的信使我非常高兴。小妈咪也会在最近得到我的音信。

拉法格这个讨厌的小伙子以它的蒲鲁东主义来折磨我,而且,我要是不用一根结实的棍子揍他的克里奥洛人的脑袋,想必他是

文字游戏:这里的伊夫斯(Eves)、“夏娃”(Eves)和母羊(Ewes)字形和发音相近。——编者注

暗指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不会安静下来的。

向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你们的 主人

奥尔西尼来得及收到我寄给他的信吗？

50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 门

1866年3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海尔曼：

你们的诉状在律师那里；可惜我今天到他家去没有碰到他，所以不能告诉你，他是否已经把它寄往利物浦，以及要他誊清的有关材料已经誊清了多少。这几天内我还要到他那里去催一催。

今天写信给你是想谈谈你寄来的往来账，为了查对这笔账，我不得不挑了一个比较空闲的日子，因为你们所记的1864年下半年的账，同这里记的完全不符。因此，我不得不从头查对这一整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而现在终于把它清理好了。除了根据你们1864年7月20日的信直接记入我在恩格斯公司中的账上的那些转付汇票以外，个别项目是符合的。所以这些项目也应当列入我在恩格斯公司中的往来账上。这些项目是：

	通过阿波耳达的转付汇票	2 2 2 英镑
1864年6月30日	通过慕尼黑的转付汇票	1 2- 英镑
	通过里斯林根的转付汇票	8 19 6 英镑
1864年7月3日	<u>通过伦敦的转付汇票，总共 287 3 3 英镑</u>	

我发现,根据你们的往来账,在把余额往这些账上转的时候我直接受到了损失。根据精确统计,在十八个月内差额有 1.14 8 英镑,所以我以为今后可以每六个月寄给你一次往来账,因为我当然要承认按照这里公司的往来账作出的清算。为了方便起见,我仍然要单独算你们的账。

请费神尽快地把恩格斯公司中我的账摘出来寄给我,以便我能就我个人的账目作结算。摘录应当从 1864 年年中开始,因为根据我的记忆,从那时候起我没有从你那里收到这些账的任何摘录。(如果你没有作出 1864 年上半年的结算,那就从 1864 年年初开始的寄来。)

去年 9 月以来情况又有了好转;从那时候起我们一直很繁忙,而现在简直繁忙不堪,同时又在安装几台新的《D. T.》型机器。价格也提高了,1865 年下半年我们赚了不少钱,我抵补了我从 1864 年 6 月起的开支,还有一点剩余;在我入股的第一年我们一个钱也没有赚,甚至连机器的耗损也一点没有扣除。现在我们的情况一定会很顺利,但是,如果棉花价格由于供货量增加而下跌,例如奥尔良的中等棉跌到十八便士以下,那我们还是会受损失。不过我希望不发生这种情况,我认为优等美国棉总会维持在大约十九便士的水平上,而苏拉特棉的价格当然会暴跌。此外,我想,我们得到的棉花不会比我们所需要的多,而且直到秋季奥尔良中等棉的价格一般会维持在十九便士左右。秋季可能又开始投机活动,促使价格猛涨。

这几天内我一有空就写信给母亲;她的信我在上星期一收

到了,得知她的身体又好一些,非常高兴。

代我向她和弟弟妹妹们衷心问好。

弗里德里希

顺便提一下。你知道,在这里记在我名下的资本,在1864年6月30日就已经略微超过一万三千英镑,因为我没有责任把多于一万二千英镑的款项放在公司里,所以你们没有必要为了通过我们办理购货而缴纳一笔保证金;你也可以用转付汇票来抵补几笔付款,特别是由于在6月底又到了偿付总数将近三百英镑利息的期限。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用你们的款子向丰克支付,这样,你们可以在6月30日以前或者现在就发出大约一千五百英镑的汇票,只是不要把汇票发给我们,哥特弗利德反对这样做;他认为,由于公司的名称相同,这样做可能被看成开空头期票。

安东已经得到四至五张营业执照。对他来说,这是暂时的事情;在报纸上经常可以读到发给他营业执照的消息。

51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 门

1866年4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海尔曼:

你3月27日寄出的往来账已收到,非常感谢,看来,这笔账大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安东·欧门。——编者注

体上是对的。只是很难核对利息,因为它们没有象其他往来账中的利息那样逐条计算出来,所以只好相信“利息账”是对的。可是根据你的计算,1865年12月31日你从巴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拨给我2112 21 8塔勒,而根据巴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往来账,这笔拨款是316 .18 2英镑,按照行情6/20是2169 .1 8塔勒。这一点我不明白。

你们是12月31日结账,而我们是6月30日结账,这是不太方便的。因此,我只能寄给你们一次往来账——12月31日寄出;而这总是不会同你们的完全相符,但是归根到底这是不重要的。

为了清楚地划分我们簿记上的账,我请求把“欧门—恩格斯”公司的所有公务上的清算记入巴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账簿,而把所有私人的清算记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公司”的账簿。

关于代理人布朗的消息,我直接告诉了弗·博林。卡尔特公司写信给我们是为了其他事情。

我不主张你象往常那样通过我们来定购缝纫线。哥特弗利德·欧门会不断设法把他从彭德尔伯里弄来的棉纱塞给你们,而这大概不会一直对你们有利。此外,只要业务一开始扩大,他立刻就会要求百分之二的代售佣金。但是,如果你们能使用他的棉纱(既然我们在使用这种棉纱,为什么你们就不能?),那当然最好向我们提出。今天由邮局寄上十六支样品,这种棉纱在他的仓库里有一百二十包,每包重十英磅长七缕;这种十六支棉纱他大概卖两先令一个半便士,也许还会便宜些。这样的棉纱你还可以从经纪人施米特那里得到。可是哥·欧门特别不感兴趣的细支纱线和筒子纱,我们可以不断供给你们。

霍赫海姆酒的售价多少?这是主要的事情。尽量多买一些。你

要立刻寄三打来,而不是三瓶。

关于波尼马我要去打问一下。但是强壮的好马,现在这里的需求很大,价钱也很贵,要一下子买一对好的,不得不等很久。

很明显,在你们那里也不相信战争?如果弄到这种地步,而这一切又不是很快能结束,那末事情就很糟糕。不久前,当这种喧嚣开始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似乎我在摩塞尔的什么地方处于大军之中。这象是一种志愿民军;周围有各式各样的人郑重其事地走来走去,他们当中偶尔有人喊叫:“我们被敌人包围啦!”于是所有的人都逃窜了。最后我到了大本营,原来这里军队司令是彼得·欧门和哥特弗利德·欧门,而安东是总参谋长。我向他提了几个问题,但是得到了如此奇怪的回答,以致我最后问他有没有他所在的这个地区的地图?他很神气地看了我一眼回答说:“地图?我们这里没有地图也干得很出色。”当我要向他解释,没有地图他就会一事无成,甚至无法给自己的人安排宿营等等,他回答说:“如果这是绝对必需的,那我们也有地图”,说着洋洋得意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完全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地图,这个地方在亚琛和马斯特里赫特以北。这一切并不是我想出来的愚蠢玩笑,而是确实有过的。

衷心问候妈妈和弟弟妹妹们,这几天内我将写信给妈妈。

你的 弗里德里希

欧门。——编者注

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

52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66年4月6日于马尔吉特
兰塞尔街5号

亲爱的密勒：

你从我的地址可以看出，我的医学顾问把我放逐到海边来了。

自从我收到你的上一封信和我们的柏林朋友的几封信以后，我的病情简直很危险。有一段时间很难说我会不会被我所患的那种血液病征服。直到三月中我才好容易到这里来。现在我已恢复健康，而且很快就要回伦敦。但是三个月的时间又白白过去了！

请立即按我伦敦的地址写信给我。

我回到伦敦后，将按时寄《共和国》（《工人辩护士报》现在用的新名称）给你。它只是在几星期前才办理了转寄国外的注册。埃卡留斯现在已经不是编辑，而只是一个撰稿人。本来就可以预料，一旦这家报纸赢得了一定的地位，人们就不会让一个外国人长久地做它的名义上的领导。

请写信告诉我：

李卜克内西的化名。——编者注

奥古斯特·福格特、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泰奥多尔·梅茨内尔。——编者注

见本卷第198页。——编者注

(1)“我们的”运动在德国的情况，

(2)德国的政治局势。

忠实于你的 卡·马·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5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6年4月6日于马尔吉特

兰塞尔街5号

亲爱的朋友：

后天我就要从这里回伦敦去。我的医生把我打发到这个靠海的小城来，在这里我的确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可是，又是两个多月——2月、3月和4月的半个月——对我来说是完全浪费了，而我的书又要延期完成！这真要把我急死。

我长的是痈，不是疔子。这一次很危险。当然您说得对，在“饮食卫生方面”犯的过错起次要的作用。我过于习惯在夜间工作：白天研究，夜间写。如果再加上各种家务和公事的烦扰，以及——当我工作非常忙的时候——不注意按时进餐和运动等等，那就不能不使血液变坏。

门克先生给国际的十塔勒同您的信一起收到了。我这里没有

在巴黎的法国朋友的通讯处。但是,如果门克先生去找我的朋友卡·考布(三柱教堂街33号),那末后者会把维·席利(德国人)以及托伦、弗里布尔和巴黎理事会的其他成员介绍给他。

从德国来的消息很少有令人快慰的。普鲁士正被俄国(和波拿巴)推向战争,奥地利则被波拿巴推向战争(它只是出于自卫才不自愿地这样做)。我们的庸人终究会了解到,如果没有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更不用说那些小粪甲虫)的革命,结果又会引起一场三十年战争和对德国的重新瓜分!

意大利方面的运动也许会帮助普鲁士。但是,如果拿奥地利和普鲁士本身来说,那末后者想必会处于不利地位,尽管普鲁士人关于杜佩尔²⁰说了种种大话。无论如何,贝奈德克比起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来,是一个更好的将领。奥地利也许能用自身的力量迫使普鲁士媾和,但是普鲁士不能迫使奥地利媾和。普鲁士的每一次胜利都可能鼓励波拿巴进行干涉。

很可能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俾斯麦又象蜗牛那样藏起了自己的触角。但是这只能使冲突延迟一些时候。我想这样的延迟是有可能的。

德国的这种混乱对波拿巴非常有利。他的地位摇摇欲坠。可是战争又能使他苟延残喘。

请尽快写信给我,特别是关于德国的事情。

您的 卡·马·

5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66年5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由于我停止写作 那么久 ,现在正忙于弥补失去的时间 ,所以
请原谅我这次只写这几行。

今天我将把最近一号的《共和国》寄给你。这家报纸的财政状况是 :它一星期一星期地苟延残喘 ,对国外通讯连一个法寻也付不出来。它的发行量虽在增长 ,但是你是知道的 ,一种便宜报纸至少需要有两万订户 ,而且只有刊登大量广告才能收支相抵。而《共和国》创办不久 ,还没有这些必要的条件。

日内瓦代表大会延期到今年 9 月 3 日举行。²⁷⁰协会发展得很快 ,特别是在法国。最近意大利的一些团体也加入了。伦敦的宣传获得了新的推动力 ,主要是因为伦敦的缝纫工人和制筛工人的罢工 ,在我们干预下 ,即由于我们阻止老板们企图从法国、瑞士、比利时招募工人而取得了胜利。这样一证明协会能带来直接的实际好处 ,就在讲求实际的英国人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象。⁴⁹¹

我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上附上对德国裁缝们的《警告》 ,也是为了同一目的 ,我请你把它登在你能找到门路的那些德国报

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写作《资本论》。——编者注

见本卷第 438 页。——编者注

纸上²²⁹。同时也请你把登载《警告》的那些报纸给我寄一两份,并把转载它的那些报纸的名称告诉我。库格曼在这件事上也可能帮忙。

向李卜克内西夫人致良好的祝愿。衷心地感谢她对我的健康的友好的关怀。

致兄弟般的敬礼。

阿·威廉斯

55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伦 敦

1866年8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请允许我向您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如果您想继续维持您同我女儿的关系,您就应当放弃您的那一套“求爱”方式。您清楚地知道,并没有肯定许婚,一切都还没有确定。即使她同您正式订了婚,您也不应当忘记,这是费时间的事。过分亲密很不合适,因为一对恋人在长时期内将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这必然会有许多严峻的考验和苦恼。我惊讶地看到您的举止在只有一个星期的地质年代里,一天一天地起变化。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恭甚至羞涩的

马克思的化名。

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态度,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如果您借口说您有克里奥洛人的气质,那末我就有义务以我健全的理性置身于您的气质和我的女儿之间。如果说,您在同她接近时不能以适合于伦敦的习惯的方式表示爱情,那末您就必须保持一段距离来谈爱情。明白人,只要半句话就会懂的。

(2) 在最后肯定您同劳拉的关系以前,我必须完全弄清楚您的经济状况。我的女儿以为我了解您的情况。她错了。我所以没有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由您采取主动。您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只是我不再结婚了。既然我力所能及,我就要保护我的女儿不触上毁灭她母亲一生的暗礁。要不是我直接干预(这是我的弱点!),要不是我对您的友谊影响了我女儿的行动,事情绝不会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所以我个人就负有全部的责任。至于谈到您目前的状况,我偶然听到的、但也是不愿意听到的那些消息,是很难令人放心的。但我们暂且把这一点放下不谈。关于您的总的情况,我知道:您还是一个大学生;您在法国的前程由于列日事件¹⁸⁷而断送了一半;您要适应英国的环境暂时还没有必要的条件——语言知识;您的成功的希望至少也是很靠不住的。我的观察使我相信,按本性说您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尽管您也有一时的狂热的积极性和有善良的愿望。在这些条件下,您为了同我女儿开始生活就需要从旁得到帮助。至于您的家庭,我一点也不了解。即使它有一定的财产,这还不能证明它准备给您一些资助。我甚至还不知道它对您所筹划的婚姻有什么看法。再说一遍,我很需要听到对这几点的明确的说明。此外,您这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能期望我

象唯心主义者那样对待我女儿的未来。您作为一个如此讲求实际以致主张取消诗的人,一定不愿意沉湎于诗中来损害我的女儿。

(3)为了防止对这封信的任何曲解,我向您声明:您要是想今天就结婚,这是办不到的。我的女儿会拒绝您的。我个人也会反对。您应该在考虑结婚以前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而且无论对您或对她来说都需要长期考验。

(4)我希望这封信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等待您的回信。

您的 卡尔·马克思

56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6年8月23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朋友:

尽管收到过您好几封友好的来信,但我长期沉默,为此您完全有权对我生气。然而您要原谅我,因为我目前的处境非常特殊。

由于我长期患病,我的经济状况达到了危机。我负债累累,这些债务象恶梦般压迫着我,因此除了把我整个吸引住的工作以外,我什么事也干不了。要是我不能弄到至少一千塔勒的借款,哪怕是付百分之五的利息,那我的确看不到有任何出路。尽管我从德国收到不少善意的来信,但我不知道应该向谁启齿。我只能接受私人朋友的帮助,而不能接受公众的帮助。您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写信是很困难的。

我还没有同美国恢复我从前那种能带来收入的联系⁴⁹²。那里人们正忙于自己的运动,对欧洲通讯的任何支出,都被当做无益的开支。如果我本人能迁移到那里去,也许对事情会有些帮助。但是我认为,我的职责是留在欧洲并完成我已经从事多年的著作。

至于这部著作,我并不设想在10月以前能把第一卷(现在共分三卷¹⁵⁶)的稿子送到汉堡去。我一天只能做几小时的有效工作,否则身体就立刻感到不舒服,为我的家庭着想,我应当遵守——尽管违反我的意愿——卫生规则,一直到我完全恢复健康为止。此外,我的工作也常常由于外来的干扰而中断。

我虽然花很多时间筹备日内瓦代表大会²⁷⁰,但是我不能到那里去,而且也不想去,因为绝不能长期中断我的写作。我认为,对于工人阶级说来,我这部著作所能提供的东西比我个人参加任何代表大会所能做的工作都更重要。

我认为欧洲的国际局势完全是暂时的。至于专门谈到德国,那我们必须从实际情况²⁹¹出发,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一种符合于改变了的环境的办法来利用革命热情。至于普鲁士,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注视并揭露它同俄国的关系。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57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66年8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艾米尔：

匆匆写几句，请你把丰克的证件在他签了字以后寄给曼彻斯特的公证人霍尔和杰尼昂，而不要寄给我。

明天我到德国去。

向全家问好。在玛丽亚·布兰克的婚礼以后，我打算来恩格耳斯基尔亨。

你的 弗里德里希

58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
海斯丁斯

1866年8月28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白鹦鹉：

我收到了你的来信，可是已被拆开，因为它已经通过了皇帝的有力的手指。

我总认为，要彻底完成对你的教育，还需要经过象住宿学校的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她曾担任马克思的私人秘书。——编者注

那种训练。这对你是很有好处的。

愁容骑士 在他住房的拐角离开了我。因为在此以前他的内心已受到很大的震动,同我告别时他倒象英雄那样若无其事的样子。

向±∞干 致良好的祝愿。

附寄五英镑。其余的在下星期寄出。

你的顺从的 老头子

妈妈明天或后天要出远门。⁴⁹³想使她动一动是需要很大的压力的。

59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66年8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荣克当代表大会²⁷⁰的主席是非常必要的:

(1)因为他能说三种语言——英语、法语和德语。

(2)荣克是中央委员会的正式代表,而奥哲尔(而且他只懂本国语言)不是中央委员会选出来的。我们选出了以荣克为首的四名代表;奥哲尔只有自己弄到钱(当然要由我们作担保)才能走。

即唐·吉珂德,这里指的是拉法格。——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他没有为协会做过什么事。

(3)克里默和奥哲尔策划了极其卑鄙的阴谋,企图在最后时刻阻止荣克和埃卡留斯动身。

(4)奥哲尔希望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以便得到这些英国人的景仰,并且违反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的意愿,设法在明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5)不论克里默或是奥哲尔,他们两人都在改革同盟中出卖了我们,他们在那里违背我们的意志走上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²¹⁸

(6)克里默先生在道德上完全堕落了。他所追求的只是得到一个“有报酬的”职务,而且不做工作。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在代表大会上选他当总书记(这是唯一有报酬的职务)。应当在总书记必须掌握一种以上的语言这个托词下——其实是完全合理的——选举福克斯。

(7)中央委员会主席不应当由代表大会选举,而应当在这里,即在伦敦选举,因为这个人物只具有地方性意义。

(8)在选举代表大会主席时你应当当场声明,只有会说几种语言的人才能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担任主席,这至少是为了节省时间,等等。

(9)请把这件事通知杜普累。

(10)如果你能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请埃卡留斯把我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为伦敦代表们写的《指示》译成德文,那就很好。

祝好,握手。

你的 卡尔·马克思

60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
海 斯 丁 斯

[1866年9月于伦敦]

我亲爱的白鸚鵡：

你应当原谅我只写这几行。我们希望附上的三英镑汇票能在第一次邮班、即在上午十一点以前寄出。请费神写信告诉我们,你下星期坐哪次列车离开海斯丁斯,以及什么时候到达这里。

可怜的孩子,这次牙痛你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你听我的劝告,去找我的私人“牙医生”医治的话。

你的上一封信使我们非常高兴(除了说你牙痛以外),因为我们从信中得知,我们的白鸚鵡能够多么沉着坚定地行动。

告诉古古,灾祸就要临头。皇帝觉得他被自己的臣民遗忘了,因而有些抱怨。

忠实于你的 老头子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61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海斯丁斯

1866年9月5日[于伦敦]

我心爱的 $\pm\infty$ 干师：

无论蒙您扮演什么角色——无限小的或无限大的,我对您的无限量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您的信使我们非常高兴,读到老姑娘在博览会上突然爆发那一段动人的描写,我们简直笑破了肚皮。

大猩猩的后裔 弄得我烦死了。他好容易才同他所倾心的温柔的小老鼠 分了手。要是他能象我那样清楚地了解她,他自然还会更象在乌利斯坐船离开以后不能自慰的嘉丽勃莎。如果她是嘉丽勃莎,那他可怎么也不象乌利斯,却非常象热恋中的怪人。可是他还是理应受到我的称赞,因为他从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一直在翻译我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草拟的《指示》。他还非常热心地当裁缝,给你们缝制一些体操用品。最后一点(按次序而不是按重要性来说),就是他表现出十分专心地听我对他唠叨科学问题,尽管我同他对这种精神消遣都已经心不在焉。

拉法格。——编者注

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卡·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编者注

前天,洛尔米埃夫妇来了,小黑人也来了。老洛尔米埃借口想表演一套体操绝技给他看,就“秘密地”当然也是婉转地告诉他,在抽烟的时候,不要把痰不断地飞到壁炉里去。这两个人在厨房里秘密地讲好回到屋里以后,我们这位可怜的小黑人很沉闷,他的样子就象一个“乖孩子”。

老实说,我倒挺喜欢这个小伙子,但同时我也有一点嫉妒他,因为他想夺走我的前任的“私人秘书”。

不要忘记快点写信告诉我,你一个星期要付多少钱。

该死的天气!希望它能转好。

小妈咪的通讯处是:“多维尔‘玫瑰和王冠’旅馆古德班太太收”。再见了,我的亲爱的孩子。紧紧地吻你和永生的白鸚鵡。

你的 $\frac{O}{\infty}$

不要给妈妈写信,因为她可能在星期五早晨离开多维尔到别的地方去。

拉法格。——编者注

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62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6年10月 9日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我不必根据您长久不来信得出结论说,我的上一封信在某一点上得罪了您。事情恰好相反。一个人在处于绝望的境地时,有时是会感到有必要向人倾吐胸怀的。但是他只是对他特别信任的人才会这样做。我对您说实话,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麻烦事所以使我感到恼火,主要是因为这些事情妨碍我去最后完成我的著作,而不是由于任何个人的或家庭的原因。如果明天我愿意去找一个有收入的职业,而不为我们的事业工作的话,那末明天我就能结束这种状况。我也希望您不要因为无法帮助我解决这种困难而烦恼。这是一个完全不成理由的理由。

现在来谈谈某些一般的情况。

我曾经很为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²⁷⁰担心。可是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预期的来得好。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是出乎意料的。我不能够,也不愿意到那里去,但是给伦敦代表拟定了一

原稿为“11月”。——编者注

见本卷第522—523页。——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马克思对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的评语

个纲领。我故意把纲领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幌子下,这些先生们——他们十六年来一直泰然自若地忍受并且现在还忍受着最可耻的专制制度!——实际上在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只不过按蒲鲁东的精神把它理想化了。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对立的迷惑和毒害的(他自己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而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乌托邦里却有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幻想的描述),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他们不自觉地强烈地倾向于这堆陈腐的垃圾。愚昧、虚荣、傲慢、饶舌、唱高调,他们几乎把一切都败坏了,因为他们出席大会的人数同他们的会员人数是根本不相称的。在报告中我将要不指名地谴责他们几句。

同时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使我感到很高兴。那里的口号是组织起来对资本作斗争,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在那里,我为日内瓦提出的大部分要求由于工人的正确本能也同樣被提出来了。⁴⁹⁴

由我们中央委员会在这里掀起(此事我有大功)的改革运

卡·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编者注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卷。——编者注

动,目前已经有了巨大的规模,并且已经发展到不可抗拒的地步¹⁰⁵。我一直没有出头露面,而且既然事情在顺利进行,我也就不再为它操心了。

您的 卡·马克思

附带说一下。《工人报》是庸人的报纸,它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共和国》周报是我们的人办的,可是现在完全变成了(一方面是经济原因,另一方面是政治原因)改革运动的机关报。

不久前我读了1866年巴黎出版的托·穆瓦兰医生的《生理医学讲义》。那里有许多幻想和太多的“理论”。但是毕竟对旧的医疗提出了合理的批评。我希望您读一读这本书,并把您对它的看法详细地告诉我。我还要向您推荐特雷莫的《论生物的起源等等》。这本书虽然写得很粗糙,充满了地质学上的错误,历史文献方面的批评也很差,但是总的说来,它还是比达尔文前进了一步。

6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6年10月13日星期六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由于我想给您立即回信和您的信刚好在邮局关门以前才寄到(而明天是星期日,这里不发信),所以我想简单地谈一谈我被截去

的那封信⁴⁹⁵的主要内容。(这样截取别人的信件当然是令人不快的,因为我并不想让俾斯麦先生知道我的私事。如果他想了解我对他的政策的看法,他可以直接来找我,而我当然会直截了当地说的。)

因为我长期生病和为治病花了很多钱,所以我的经济情况非常恶劣,以致在不久的将来会遇到财政危机,这除了直接影响我和我的家庭以外,在政治上对我也是极有害的,因为在伦敦这里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外表上的体面。我想向您打听一件事:您知道哪个人或者哪几个人(因为这种事决不需要公开)能借给我大约一千塔勒,利率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时间至少两年?我现在出百分之二十至五十的利率借小额款项,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比较久地拖延债主们的要求,因此我面临着彻底破产的危险。

从我给您写倒数第二封信以来,我的病老是复发,因此只能断断续续地搞理论。(国际协会的实际工作照常在进行,而且工作很多,因为实际上我必须领导整个协会。)下月我将给迈斯纳寄去第一批稿子,以后再寄下面的,最后一批我将自己带到汉堡去。那时我一定来看您。

我的情况(由于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工作老是被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象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

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 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

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¹⁵⁶

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加以概括而编成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⁴⁹⁶。我认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显然,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是不够清楚的。例如,拉萨尔在他的《资本和劳动》中自以为表达了我的论述的“精神实质”,其实犯了许多重大错误,而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他肆无忌惮地剽窃我的著作的时候。可笑的是他甚至重复我在历史文献方面的“错误”,因为我有时引证光凭记忆,没有核对原著。我还没有最后决定,我是否应该在序言中对拉萨尔的剽窃行为讲几句。他那班盲从的信徒无耻地跑出来反对我,就证明这样考虑无论如何是正确的⁵⁹。

英国工联伦敦理事会(他的书记就是我们的主席奥哲尔)现在正在讨论是否宣布自己为国际协会英国支部的问题。如果它这样做,那末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会转移给我们,而我们就能够把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祝好。

您的 卡·马克思

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第三章。——编者注

6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6年10月25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马上写这几行：

(1)谢谢您为我费心；

(2)告诉您这封信以及前几封信都收到了；

(3)您完全误解了我和恩格斯的关系。他是最亲近的朋友。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秘密。要不是他，我早已被迫去干某种“有收入的工作”。因此我决不需要任何第三者为我去向他提出请求。当然他所能做的只限于一定的范围。

(4)工人们曾写信告诉我，雅科比医生 已经成了十分体面的资产者，因此决不应该用我的私事去打搅他。⁴⁹⁷

我考虑一下该怎么办。我知道，您已经尽了您最大的努力，所以我请您把这件事作为罢论。

我现在不给《共和国》写稿。

您的 卡·马·

米凯尔之流在当上普鲁士大臣以前，是一定会长期等待的。

亚伯拉罕·雅科比。——编者注

65

马克思致弗朗斯瓦·拉法格

波 尔 多

1866年11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先生：

我希望热恋先生已为我的不可原谅的沉默向您表示了歉意。一方面,疾病数次复发,使我不得安宁,另一方面,我正在写作一部大书,花掉了我许多时间和精力,以致把和自己最亲近的朋友通信的事都忽略了。如果我没有把您算在亲近的朋友中间,那我永远不敢这样失礼。

衷心感谢您寄来的葡萄酒。我自己出生在酿葡萄酒的地区,过去还是葡萄园主⁴⁹⁸,所以能恰当地品评葡萄酒。我和路德老头一样,甚至认为不喜欢葡萄酒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没有无例外的规则。)不能否认,英国的政治运动就曾由于和法国签订了商约⁴⁹⁹和输入法国葡萄酒而加速发展了。这是路易·波拿巴所能做的好事之一,而倒霉的路易·菲力浦被北方的工厂主所吓坏,就不敢和英国签订商约。遗憾的只是,象拿破仑政体这样的建筑在社会上两个敌对阶级的精疲力竭上的政体,以普遍的腐化堕落后为代价换取某种物质上的进步。幸好工人群众是不可能被腐蚀的。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

您也许和我一样为约翰逊总统在最近这次选举中的失败⁵⁰⁰而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高兴。北部的工人终于清楚地理解到：在黑人的劳动被打上屈辱的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永远不能解放。

星期六晚上我收到外科医生协会书记通过杜邦公民给保尔的信。他问起文件，它们既没有在我女儿那里（除了学士学位），也没有在给您的儿子保管东西的人那里。所以，应当立即把这些文件寄来。

请转告您的儿子，如果他不在巴黎进行宣传，我将非常感激他。现在是危险时期。他可以在巴黎做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把时间用来和穆瓦兰医生来往。如果他暂时把自己的论战力量保存起来，他一点也不会受损失。他能控制自己的时间愈久，就愈能在必要的时刻成为一名有用的战士。

我女儿请您把保尔与拉法格夫人的合影以及您的照片寄来。

我们全家和我一起向拉法格全家致友好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66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伦 敦

1866年12月7日 [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星期一以前必须结束的工作，占去了我全部时间，因此无法立

拉法格。——编者注

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即给您回信。如果您觉得我写给您的独白太尖锐,因而感到委屈,那末请您原谅。您不要生气,即使在您有理的时候。

祝好。

卡尔·马克思

1867年

6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2月18日 [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您是否能设法把随信附上的我的《辟谣》声明刊登在《北德报》上，要是它拒绝的话，就设法刊登在汉诺威任何一家别的报纸上？这对我说来很重要，因为再过几个星期我真的打算到德国去。整个那段消息都带有施梯伯的气味。²⁸⁸

日内我将把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正式报道寄给您，这些材料现在就要在此地的一家用英文和法文出版的报纸上连续登载。⁵⁰¹《共和国》报已完全被选举改革运动所吞没。它的编辑部掌握在很糟糕的人手里。目前，由于某些原因，我们暂且听其自然，虽然我们可以以股东的身分进行干预。

近来，我们的协会同波拿巴先生发生了种种冲突。²⁷⁸过两天我将把详情告诉您。请告诉我，李卜克内西的情况怎样，他在哪里。

您的 卡·马·

6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电报]

1867年4月16日于汉堡

路·库格曼医生
汉诺威

将于今晚九时左右到达。

马克思

69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1867年4月17日于汉诺威

亲爱的朋友：

为了把第一卷的稿子交给迈斯纳先生,我上星期三乘船离开伦敦,经历了一路的风暴,好不容易在星期五下午到达汉堡。第一卷在本周初即已付印,因此五月底就可问世。全书将分三卷出版。书名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卷包括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无疑是向资产者

(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现在,重要的是,你们要在报刊上,即在你们有门路的报纸上,引起公众对该书即将出版一事的注意。

不妨把下一期的《先驱》杂志寄给汉堡的奥托·迈斯纳,他可能也有助于推广你的杂志。

我必须就此搁笔(以后再详告),因为库格曼医生(他让我向您衷心问好)想让我欣赏汉诺威的全部秀丽景色。

忠实于你的 卡·马克思

70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纽 约

1867年4月30日于汉诺威

亲爱的朋友:

您一定会把我想得很坏,而当我告诉您,您的来信不仅使我非常高兴,而且在接到来信的这段极端困苦的时期中对我也是一种真正的安慰时,您就会想得更坏。想到我已给我们党物色到一个原则性很强的能干的人,那末最坏的事情也就得到了补偿。此外,您的来信也充满了对我个人的最真挚的友谊,您会了解到,当我正在和(官方的)世界作最艰苦的斗争的时候,我是决不会低估这种友谊的。

那末,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

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实际的。

这一著作的第一卷在几个星期内就会由汉堡的奥托·迈斯纳出版社出版。著作的名称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我是为了送稿子才到德国来的,而在回伦敦的途中在汉诺威的一个朋友家里住一些日子。

第一卷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除了一般理论上的阐述,我还根据从来没有被利用过的官方材料非常详尽地叙述了英国农业和工业无产阶级最近二十年的状况,以及爱尔兰的状况。您从一开始就会了解,我只不过是把所有这一切当做令人信服的证据。

我希望全部著作能够在明年这个时候出版。第二卷是理论部分的续篇和结尾,第三卷是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史。¹⁵⁶

至于国际工人协会,它在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都已成为一种力量。请您在美国尽可能多成立一些分部。会费是每个会员每年一便士(约合一个银格罗申)。但是每个支部可以尽自己的力量交纳。今年的代表大会将于9月3日在洛桑召开。³³⁶每个支部可派一个代表参加。请您把关于这件事的情况以及您自己在美国的近况和一般情况写信告诉我。如果您不写回信,那我就认为您还没有原谅我。

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71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毕希纳
达姆斯塔德1867年5月1日于汉诺威
(回信请寄:库格曼医生)

阁下:

虽然我同您素不相识,但我不揣冒昧就个人的同时也是科学的问题写信给您,这是出于我对您这位学者和具有明确政治见解的人的信任。

我到德国来,是为了把我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卷交给在汉堡的我的出版商奥托·迈斯纳先生。我还要在这里住一些日子,看看是否能够以迈斯纳先生所设想的速度把书印好,也就是说,看看以这种方式出书校对员的业务能力是否办得到。

我亲自写信给您的原因如下:我想等书在德国出版后,再用法文在巴黎出版。我不能亲自前往巴黎——至少这是不安全的——因为我曾经两次被驱逐出法国:最初是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后来是在路易·波拿巴(当时他是总统)时代;⁵⁰²此外,我流亡伦敦后,经常攻击路易先生。因此,我不能亲自去物色译者。我知道,您的著作《力和物质》已用法文出版,因此,我想您能够——直接地或通过其他人——使我和适当的人接洽。由于我必须在夏季准备第二卷的付印工作,在冬季准备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的付印工作,¹⁵⁶因此我没有时间亲自为书的法文版进行修改。⁵⁰³

我认为,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用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化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不久前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大会²⁷⁰上,以及在我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同巴黎支部的联系中,经常遇到蒲鲁东主义的最恶劣的后果。

我不知道我还要在这里逗留多久,所以,您如能尽快回信,我将十分感谢。如我在伦敦能为您效点劳,我将欣然从命。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7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 敦

1867年5月5日于汉诺威

我亲爱的孩子:

你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它是用真正皇帝的笔调写的。我希望,在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长得更丰满、鲜艳,象五月的玫瑰。

随信附去的照片,本应在你的生日寄给你,但那时没有洗好。在我的照片下面还有一张田格夫人的照片(附带说一下,她是埃德加尔·常向我们谈起的贝尔姐妹的姑母)。其实,她的真人远没有她的照片那样漂亮。不过,她确实是一个很崇高的人,性情非常温柔,为人诚恳坦率。在她身上没有一点点“自命博学”的样子。她的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她是意大利血统)都说得非常流利。她虽然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但是从不妄谈艺术而使人生厌,相反,她憎

指燕妮的绰号——皇帝。——编者注

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恶这种行为。她是一个无神论者,对社会主义有好感,尽管她在这方面知道的东西很少。她的特点首先是非常善良和没有任何矫揉造作。我相信,你们和她很快就会成为亲近的朋友。库格曼夫人也是一位非常小巧可爱的女人。

今天,正逢我生日的时候,拿到了第一印张来校阅。我担心,书印出来也许会太厚。因为复活节周的关系,4月29日以前没有开始排印,迈斯纳对这种延误气得要命。但是,这段时间并没有白过。几乎所有德国报纸都刊登了出书的广告。库格曼的联系很广,所有的关系都利用起来了。

你生日那天,我们在这儿举行了隆重的庆祝。

除一部分资产阶级、律师等等以外,在汉诺威这里笼罩着仇视普鲁士人的强烈气氛,这使我很开心。

我听说你得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波兰礼物,心里很高兴。这类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却有历史价值⁴⁰⁸。

战争的推迟只能归功于得比内阁。只要他还在当英国政府的首脑,俄国就不会发出战争的信号,——顺便说一下,这句话是真正科勒特的口吻。

哪一天回家,还不能说定。我还要等各地的来信。准备从这里取道汉堡(在那里我还要同我的出版商见一次面)直接回伦敦。

我来这里后不久,就写了一封信给李卜克内西。他也来了回信。他的妻子已无法挽救了。灾难就要临头,她向你们大家问好。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5月1日。——编者注

迈斯纳。——编者注

你们给她的几封信使她的精神得到很大的振奋。

黑格尔的照片需要去找,在汉诺威无法弄到。至于他的《历史哲学》,我将设法在伦敦找到。

我认为白鹦鹉 早就该写封简短的信给我了,但我原谅她,因为她正在练习骑马。

再见吧,我亲爱的“乔”。祝你们一切都好。

你的 老头子

附上几句给杜西 的话。

73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5月13日于汉诺威

我漂亮的小白鹦鹉：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以及可敬的古古 的来信。

你抱怨说,我没有显示一点还活着的象征,但是如果你重新把问题想一想,你会看到,一般说来,我每周都发出了信号。此外,你知道,我的性格是不大喜欢“感情外露”的,我习惯于闭门不出,懒得写信,懒得活动——换句话说,我象古古所说的是一个胆小的男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路易莎·奥尔科特的小说《小妇人》中的人物。——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人。

后天我将离开汉诺威,大概会乘第一班轮船由汉堡返回伦敦。但是,你不要等我告诉你回来的日子和时间。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和我的出版商商谈;不管怎样,这是我留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星期了。

我非常高兴,我的照片受到了这样好的接待。无论如何,照片比真人给你们带来的麻烦要少一些。

至于田格夫人,我对你的问题——她长得怎么样?漂亮吗?——感到很诧异。我把她的照片藏在我的照片下面寄给了燕妮,怎么会丢了呢?但是,我还是回答你的问题:她三十三岁,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她与其说漂亮,不如说惹人喜欢,并且无疑不是专门喜欢说俏皮话的人。但她是一个杰出的女人。至于说到“调情”,那末,必须是一个有胆量的男人才敢。“钦佩”——我承认,而在她那方面,则对你的非常顺从和“谦逊的”君主或许有点估计过高。你知道,尽管谁也不能在自家的粪堆上(象征地说)成为先知,但一个人很容易被别人估计过高,他们不是胡乱议论,就是胡乱吹捧,从一个很平常的人身上他们想找到什么就能找到什么。她已于上星期四离开汉诺威。

一周前,天气还寒冷多雨。现在已经夏意颇浓了。总的来说,此地的天气就象伦敦常有的天气那样糟糕而且变幻无常。只是空气稀薄些,而这是一件大事。

这些大陆居民的日子要比北海对岸我们那里好过一些。在这里只要有两千塔勒(三百英镑)就可以过得很舒服。例如,这里有各

式各样的花园(类似克勒莫恩花园⁵⁰⁴),但是“很有气派”,那里可以遇见各种游客;它们比伦敦任何花园都布置得有意思得多,每天晚上,那里都演奏悦耳的音乐等等,只要花两塔勒(六先令)就可以买一张可供全年使用的游园证,而且全家都可以使用。这只是说明这里的普通人所过的低廉生活的一个例子。青年们进行娱乐比较放任自由,而且相对来说,几乎不要什么破费。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气氛有些枯燥单调。这里的生活太低级。这是小人儿的命运,你无须往高处站,就能感到象格列佛到了小人国一样。

今天早晨收到了从柏林寄来的一些相当“激动人心的”信件。看来,人们担心工人同警察发生冲突。这一次我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是,某种东西正在成熟。德国各大中心的工人阶级,在开始采取比较坚定和强硬的态度。总有一天,这里会大干一场的!

而现在,我的可爱的小雀眼、白鸚鵡、秘书、厨娘、骑手和诗人,再见了。向小妈咪、“古古”和“奎奎”、海伦、以及最后(但并非不重要),向我们“共同的朋友”致良好的祝愿。再见。

你的君主 老尼克

附上黑格尔的照片,这是库格曼送给拉法格先生的。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女儿爱琳娜和燕妮,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见本卷第548页。——编者注

7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7年6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这封信回迟了,这使我或多或少“有理由被怀疑”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我只能提出一点理由来减轻自己的罪过,这就是,我在伦敦“住下来”才不过几天工夫。在这以前,我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³¹²不过您和您亲爱的夫人现在当然都非常了解我,定会认为这种对待通信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在我说来是正常现象。然而,我无日不在怀念你们。我把在汉诺威的逗留看做是人生的荒漠中的一个最美好和最令人愉快的绿洲。

我在汉堡没有碰到什么别的意外的事情,不过虽然我尽量提防,我还是认识了威廉·马尔先生。凭个人素质说来,他是一个按基督教精神改造过的拉萨尔,当然,价值要小得多。我在汉堡逗留期间,尼曼先生正好在那里作巡回演出。但是,我被汉诺威的朋友们惯坏了,不愿看差一点的班子的演出。因此尼曼先生的演出我也就没有看上。

顺便告诉您。迈斯纳同意出版您打算写的医学小册子。您只需把稿子送给他,并提到我就行了。至于详细条件,您随后可亲自和他商谈。

这次从汉堡回伦敦,总的说来很顺利,只是第一天的天气有些寒冷。在抵达伦敦之前几小时,有一位德国小姐——她的军人风度

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声称,她当晚要从伦敦到威斯顿-修珀-梅里去,而她带了很多行李,不知怎么办才好。情形更为糟糕的是,在英国星期六很难找到搬运工人。我请这位小姐指给我看她到伦敦后要去的火车站。她的朋友们把车站的名称写在一张名片上。这是西北车站,我也要打那里经过的。于是,我象一个真正的骑士那样建议送她到约定的地点去。我的建议她接受了。不过后来我仔细想了一想,发现威斯顿-修珀-梅里在西南,而我要经过的和那位小姐指出的车站却在西北。我便去请教船长。结果弄清了,她该去的那个地方确实不是我要去的地方,而且完全相反。不过,既然我自己已经提出愿意效劳,当然只好勉为其难。下午二时我们到了。我伴送这位流浪妇女到她去的车站,在那里才知道,火车要到晚上八点才开。这样,我算倒了霉,不得不和这位小姐一起消磨掉六个小时:我们在海德公园游逛了一番,又去吃了点冰激凌,等等。原来,她名叫伊丽莎白·冯·普特卡默,她是俾斯麦的外甥女,刚刚在柏林他家里住了几星期。她认识很多军人,因为我们的“勇敢的军队”中有不少英勇的健儿就是出自这个家庭。她是一个愉快的和有教养的女孩子,但是连鼻子尖上都带有贵族气味和黑白色彩⁵⁰⁵。当她知道,她落入了“赤色分子”手中之后,不胜惊讶。但是,我安慰她说,我们的会见不会发生“流血事件”,并平安无事地送她上了车。你想想看,这该会给布林德和其他庸俗社会民主党人一个多么好的把柄:我同俾斯麦有秘密勾结!

今天我送走了第十四印张的校样,这些校样大部分是我在恩格斯那里时收到的;他对它们非常满意,他认为除第二和第三印

张以外,其余的都写得非常通俗易懂。他的评价使我安心,因为我的东西印出来后总是很不合我的意,尤其是第一眼看到它们的时候。

请您代我向您的亲爱的夫人特别致谢,感谢她对我的友好而诚挚的款待。我现在只寄给她一张我第二个女儿劳拉的照片,因为其他的照片都被拿光了,只好重新去洗。恩格斯也为你们洗了一张他自己的照片,以及一张沃尔弗的照片。您寄给他的东西,使他很高兴。

我向“小女士”致最深切的敬意。爱琳娜上学去了,否则她定会给她写信的。

再见!

您的 卡尔·马克思

7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7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谢谢你寄来的黑格尔像和小女士的照片⁵⁰⁶。

现在简单地回答以下各点。

恩格斯现在在丹麦,本月内他将抽出一天工夫去拜访您³²⁷。

见本卷第307—309页。——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关于恩格斯:您记得,您曾经告诉我,门克(记不清你们汉诺威统计局对这个人是怎么叫的了)十分称赞我那本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我要了一个花招,对恩格斯说,门克对我说过,他十分称赞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种虔诚的欺骗的目的(而我为了同一目的曾耍过各种花招),是要促使恩格斯写好和出版第二卷:包括从1845年到现在这一时期。我终于从他那里得到了答应动笔写的诺言。因此,如果你们偶尔谈到了这位统计学家,千万不要露了马脚。

关于我的妻子的旅行还没有确定,而且也不好确定,因为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我的三个女儿打算到波尔多老拉法格那里去。

我劝您不要到巴黎去。在这种巴比伦中,在蜂涌的人流中,是不可能研究什么东西的,除非您至少在那儿住上六个星期,而这要花很多钱。

我的书总共约有五十个印张。您看,对于它的篇幅我是如何估计错了。两天前我已把附录寄到莱比锡去了,标题是:《价值形式,第一章附录一》。这个计划的倡导者您是知道的,趁此机会,我为他的这个主意向他表示感谢⁵⁰⁷。

请您原谅我就此搁笔。新的校样刚才又送来了。

衷心问候您的夫人和小女士。

您的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弗朗斯瓦·拉法格。——编者注

根据圣经传说,有人企图在巴比伦修建一座高可接天的塔,在开工后,天神发怒,“弄混了建筑者的语言”,使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以致停工。因此,巴比伦一词就成了混乱的同义语。——译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盖尔特鲁黛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下一封信里我将把库格曼夫人和田格夫人的会员证寄去⁵⁰⁸。
有一位女士,即罗夫人被选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
爱琳娜衷心感谢送给她邮票。照片稍后再寄给您。

7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副本]

1867年7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是不读德国那些浅薄的肮脏东西的,但是,我无法回避朋友们不时从德国给我寄来的一些涉及我个人的报刊摘录。例如,昨天我收到了某个腊施的标题为《十二个革命斗士》的作品中一切有关我的地方。请你向我解释一下下面这段话:

“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之间的一切关系都中断了……:马克思的一个完全不可饶恕的举动(关于这个举动我不打算在这里谈),使这些关系受到了最后一击。这个举动只能由马克思的坏脾气来解释。有一次,我由于对此感到愤慨,要求弗莱里格拉特把详情告诉我,他为了宽恕马克思,避而不作解释。”⁵⁰⁹

你的 卡·马·

77

马克思致伦敦某书商

1867年8月14日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阁下：

请把下列书籍寄给我：

关于奥里萨的饥荒的两个报告。

《调整工时法》，只要它一印好就请寄来，还有《手工业者和工人住宅法案》。⁵¹⁰

致敬意。

卡尔·马克思

78

马克思致奥古斯特·韦莫雷耳

巴 黎

1867年8月27日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公民：

我对贵报 的方针、勇气、善意和才能感到钦佩，但有两件事

《法兰西信使报》。——编者注

情使我不解：

(1)您把贵报变成了俄国人(以及希腊人,因为他们是俄国人手中的玩物)制造的关于所谓克里特岛的革命的谣言的回声。我荣幸地把一段从英国报刊摘录下来的关于克里特岛的真实情况的报道寄给您。

(2)您重复了(由俄国编造的)所谓北美将倡议同土耳其人展开斗争的谎言。您应当知道,美国总统无权宣战。这项权利只属于参议院。如果说约翰逊总统——他是前奴隶主们手中的肮脏工具(尽管您非常天真地把他变成了第二个华盛顿)——搅乱外交事务,在国外吹牛夸口,力图以此博得某种声誉,那末要知道,美国佬不是孩子也不是法国人。单凭所有这些试探的倡议出自约翰逊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些试探没有任何重大意义。

请原谅我不揣冒昧地写这封信给您。我们追求着无产阶级解放的同一目的。因而,我们有权彼此开诚相见。

请您不必公布这封信。我是把您作为朋友并且是以私人的方式写信给您的。

敬礼和兄弟情谊。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

卡尔·马克思

还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您竟欢迎和平同盟³⁴¹。要知道,这(我指的是和平大会)是一种活动着的怯懦精神。让他们在柏林和巴黎进行抗议吧,如果他们由于胆小而不敢这样做,那他们就不要用暧昧不明的、徒劳无益的、虚张声势的示威举动来欺骗公众。

见本卷第343—344页。——编者注

79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纽 约

1867年8月2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迈耶尔：

附上我的著作 第一卷序言的摘要 ,该书将在下星期出版。请您尽量设法把这个摘要刊登在美国的德文报纸上 ,如有可能 ,也请在美国的英文报纸上登载。凡是登载了这篇摘要的报纸都请您寄一份给我 ,因为这对我的出版商 说来很重要。

关于维贝尔 。他的父亲 是一个傻瓜 ,巴登侨民 ,钟表匠。小维贝尔—— 您在美国正享受同他交往的乐趣—— 是个无赖。哈茨费尔特选中他来刺杀打死拉萨尔的人 。他拿到了钱 ,并跟在预定要成为他的牺牲品的人后面 ,一直追踪到奥格斯堡(要不就是该地附近)。后来他吓得要死 ,便拿着哈茨费尔特的钱(他企图用威胁手段再从老太婆那里敲诈一些)从德国逃到美国去了。

他的住在这里的可敬的父亲和兄弟 ,向此地的共产主义协

《资本论》。—— 编者注

迈斯纳。—— 编者注

威廉·维贝尔。—— 编者注

约瑟夫·瓦伦蒂·维贝尔。—— 编者注

腊科维茨。—— 编者注

路易·维贝尔。—— 编者注

会(德意志的)声明说,我向德国警察局密告了这个勇敢的年轻人。他们用这个说法来解释他的退缩和他对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欺骗。我到协会去了一趟,揭露了这些无赖,因此,小维贝尔的兄弟被可耻地从那里撵走了。

现在,您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祝好。

您的 卡·马克思

80

恩格斯致劳拉·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9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小劳拉:

你的亲切的来信收到了,书到后我马上就分送给了有关的收件人,送给伊曼特和施特龙的书是从邮局寄去的,包扎得很严实,送给我的那本,我立即交给了装订工人,对此,我要大大感谢摩尔。

你听到一定会很感兴趣,就是上星期三发生的伟大的芬尼亚解放战役的战场⁵¹¹,我曾在上上个星期六指给拉法格看过。我们的确到过距铁路桥拱不出十步远的地方,但这一点他恐怕记不大清楚了。

为了使它能够看到,人类,尤其是从事棉织业的人类有多大的

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本事,我送给你一件他们最近的可耻作品,即用光滑的棉纱制成的假发。类似的怪的东西,现在正在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

你的朋友图书馆 击败了利佩伯爵,在萨克森的施奈堡顺利地入选入大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他大概不久就会发表一篇初次登台的长篇演说。可谓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真诚的 弗·恩格斯

81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7年10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两封来信。如果您能尽可能地经常写信给我,那将使我十分愉快。但是,请不要指望严格的有来有往,因为我的时间很不容易应付我必须进行的广泛的、多方面的通信。

在开始谈我的书 以前,有几句话先讲一讲,或者说,先讲一件事。我担心,波克罕会无意地和我开一个很厉害的玩笑。他要用法、德、英、俄四种文字出版他的《在日内瓦的演说》。此外,他还给这个演说加上了一篇离奇的、充满引文的平淡无味的序言。在我们私下——同时也为了党的利益——我必须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西·波克罕《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编者注

您。波克罕是一个能干的甚至机智的人。但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唉,他就不知轻重,言语乏味。而且,他又没有进行过必要的学习。他象野人一样,以为用种种惹人注目的色彩把自己的脸刺上花纹就美化了自己的脸。在他的话中,庸俗平淡和滑稽可笑的词句,比比皆是。他本能地给他的几乎每一句话都戴上了小丑尖帽。如果不是他的无限的虚荣心的话,我本来可以不让这本小册子出版,并且对他说明:他幸运的是,在日内瓦,除了他演说中某些恰当的俏皮话以外,他的话没有人听得懂。另一方面,我很感谢他在福格特问题上的表现⁵¹²,所以他是我的私交。他在他的演说等中,有某些话用滑稽的形式说出了我的观点。现在,对我的敌人(福格特在《新苏黎世报》上已经暗示过,我是这一演说的隐名的作者⁵¹³)来说,不批评我的书,而要我对波克罕先生负责,对他的愚蠢和个人的狂妄行为负责,将是非常有利的。一旦发生任何类似的情况,您必须通过瓦尔内博耳德等人在您能找到门路的报纸上发表短小的文章来揭穿这种策略,并且在毫不伤害波克罕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地指出,只有别有用心或采取极端非批判的态度,才会把截然不同的事情等同起来。我们的观点在波克罕的头脑中以离奇而混乱的形式反映出来(他不是说出来,而是写出来),这种形式当然给一伙卑鄙的下流文人提供了极合心意的攻击借口,甚至可能成为他们间接损害我的书的手段。

如果报界对波克罕的著作保持沉默,——我几乎不敢这样指望,因为他把自己的作品严实包装后,分送给了所有报纸——那末无论如何都不要打破这种庄严的沉默。

原稿中是:《verkladderadatscht》,这是马克思根据德国的讽刺性刊物《喧声》的名称而造的字。——编者注

如果波克罕不是我的私交,我就要公开否认他代表我的意见。您了解我的被人误会的处境,同时也了解我的烦恼。当你向公众提供一部经过千辛万苦写成的著作(可能从来没有一部这种性质的著作是在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以便把党提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并通过叙述方式本身使庸俗观点无计可施的时候,——而就在这个时候,竟有一位身穿五彩衣服,头戴小丑尖帽的党员和你一道登场,那么,很自然,飞向他的烂苹果和臭鸡蛋就可能落到你的头上,并且把党玷污!

我认为您在日内瓦为反对福格特而使用的策略非常成功。³⁶¹

您喜欢我的书,这使我感到愉快。

至于您的问题:

厄内斯特·琼斯应当在爱尔兰作为党的代表向爱尔兰人讲话,就是说,应当反对大土地所有制,因为在那里大土地所有制和英国对爱尔兰的占有是一回事。在英国政治家的竞选演说中,永远也不要去找什么原则性的东西,而只用找有利于达到最近目的的东西。

抵债劳动,就是借款由以后的劳动来抵还。这种借款和通常的高利贷造成同样的后果。劳动者不仅终身是债权人的债务人,从而被迫为债权人劳动,而且这种从属关系还要传给他的家庭和后代,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债权人的财产。⁵¹⁴

我的第二卷的完成¹⁵⁶主要取决于第一卷的成功。我必须有这一成功,才能在英国找到出版商;如果我找不到出版商,我的经济状况就仍将十分困难和令人忧虑,以致既没有时间也不能安心来迅速完成著作。当然,这种事情我是不愿让迈斯纳先生知道的。总之,第二卷要经过多久才能出版,现在取决于我的德国党内朋友的

才干和积极活动。不论来自敌人或来自朋友方面的认真的批评,都不会很快出现,因为这样一部篇幅巨大而且某些章节十分难懂的著作是需要时间才能读完和领会的。但是,决定最近的成功,不是认真的批评,而是——用粗话来说——吵吵嚷嚷,吹吹打打,来迫使敌人也发表意见。首先最重要的,不是人们说了什么,而是人们说话了。最主要的就是不要错过时机!

我已把您最近的来信寄给恩格斯,让他向您提出必要的意见。他能够比我自己更好地谈论我的书。

请代我向您的亲爱的夫人致最衷心的问候。过几天我将把阅读我的书的方法告诉她。

您的 卡·马·

请把德国出现的一切有关第一卷的事情随时告诉我。

保尔·施土姆普弗(美因兹)写信给我,他把波克罕的演说说是“我的”演说,而我目前又没有时间给他回信,因此,请您写信给他,向他说明情况,劝他在波克罕的小册子出版时保持沉默。我们私下不妨说,当施土姆普弗拿起笔来的时候,他就十分令人讨厌!

见本卷第364页。——编者注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

见本卷第577页。——编者注

82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7年10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库格曼：

马克思把您8日的信转给了我。他认为,在应当从哪些观点来批评他的书方面,我能比他更好地向您提供您所需要的意见。为了免得您多费辛苦,我一次写好了两篇文章,阐述了在我看来最能为公众所接受的一些观点,这两篇文章肯定适用于任何一家资产阶级报纸⁵¹⁵。这两篇东西也许有助于您在还没有亲自读完五十个印张的巨著之前就写出一些其他的文章和短评。主要的不在于写什么和如何写,而在于使人们来谈论这本书,使孚赫、米哈埃利斯、罗雪尔和劳这班家伙也不得不来表示自己对它的看法。应当尽量设法在一切报纸上发表文章,不管这些报纸是政治性的,还是其他性质的,只要它们肯发表就行,既要有长篇书评,也有短小简评,主要的是要多要经常。必须使这班先生们无疑试图奉行的完全沉默的政策行不通,而且要尽快使它行不通。文章的校样希望每一次都能寄一份给马克思,以便我们和迈斯纳都能知道,正在做什么事情。

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畜舍的表现很好。他始终不渝地总是投反对票,并发表了精彩的第一次演说³⁶⁰,当时西姆桑这个克伦纳士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指北德意志联邦国会。——编者注

神的儿子宙斯马上就打断了他。然而他的建议却是唯一合理的建议。

我希望,在我离开之后³²⁷,您家中诸事如意。我在这里绕着办公桌子转,为讨厌得要死的商业耗费大量时间,又已经有两个月了。关于芬尼亚社社员在这里进行的一次小小的勇敢的突击,您大概已经听说过了。事情策划得很周密,并且完成了,但是,遗憾的是,领导者们被捕了。³⁹¹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马克思恳切地请您立刻把所有这些文章刊登在当地报纸上,等这些文章发表之后才把它们寄给他。

8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10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您不要写信给波克罕。而且这也没有用,因为关于他的著作的广告已经在《书报业行市报》上刊登出来,而著作本身已经由沙贝利茨出版。此外,波克罕本人现在在波尔多。您如果写那样一封信,除了会使波克罕和我发生争吵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恩格斯的这句话是写在信边上的。——编者注

西·波克罕《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编者注

《德国书报业行市报》。——编者注

事情既然做了也就算了。不要紧!起初我由于夜间工作,身体很疲劳,所以夸大了这件事的害处。事实上 Je suis puni par ou j'ai péché! (我已经受到了我的罪过的惩罚!)起初一想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将使日内瓦那班可敬的庸人暴跳,我曾觉得很可笑。我只是没有预见到公布演说的后果。此外,我本来应当想到,波克罕在制定自己的计划的时候自然不肯受我在自己的信中向他指出的那些适当的界限的限制。现在唯一明智的政策是:只要我们的敌人不讲话就保持沉默;而只要他们一讲话并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那就用几句普通的俏皮话来应付,如说他们为了逃避对我的书的回答,不得不把波克罕的越轨行为的责任推到我身上。此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波克罕应当抱着善意,因为,归根到底,除了他在著作上的虚荣心以外,他总算是一个能干和好心的人,同时是一个好的实干家,只要他没有被当作家的邪念迷住心窍。

你现在大概已经收到恩格斯的方案⁵¹⁵了。我正同李卜克内西和贝克尔通信。

所谓“书的成功”,我的意思不是别的,是说它由于在英国产生了影响,销售得快。

《法兰西信使报》(现在巴黎最受欢迎的一家日报)和布鲁塞尔《自由报》都发表了 my 序言的法译文,并加上了一段抬举我的按语³³¹。

纽约有一个纳美尔自告奋勇当英译者³⁷²。不行。

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演说³⁶⁰使我很高兴。我从这里给他出了一些主意。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编者注

可怜的贝克尔竟处于这样的境地,以致想停止自己的全部政治和著作活动。³⁷⁹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给予帮助,这是多么令人难过呵!

向您亲爱的夫人和我的小朋友问好。为了小朋友的照片,我还应当感谢您。

您的 卡·马·

84

恩格斯致海尔曼·迈耶尔 利物浦

1867年10月1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迈耶尔:

今天早上收到了您的来电,我不能在今天晚上去利物浦,实在万分遗憾。我的合伙人和我们的高级办事员明天都要离开这里,而我必须留下,以便签署支票,亲自料理一切。此外,我们在星期六下午一时就下班,由于您自己只是在今天晚上约十一时才抵达利物浦,而“俄罗斯号”在十二时启碇,因此,您自己知道,这是毫无办法的。

请把您的通讯处和魏德迈夫人的通讯处写在附上的纸上,并在旅馆把信发给我。请代我向魏德迈夫人衷心问好,并告诉她,如果我知道她的通讯处的话,我早就写几行字给她了。

希望您能够引起美国的德文报刊以及工人们对于马克思的书

盖尔特鲁黛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哥特弗里德·欧门和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的注意。由于在美国现在展开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³⁴⁰,因此这本书及其关于工作日的章节非常合乎时宜,而且总的来说,在许多方面将使人头脑清醒。您在这方面的每一进展,都将是对争取我党在美国的前途的斗争立下的巨大功劳。

此外,也请代我向在纽约的雅科比热情问好。

祝您一路平安!

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85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11月8日和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库格曼:

自从我上次写信给您以来,马克思和我都没有得到您的音信,然而我不相信您钻进了某个 *anteflexio uteri*,以致使人完全无法接近。我也要寄信给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建议我把信寄到您这里,因为我们没有李卜克内西的准确的通讯处,并且我们不知道他是在柏林还是在莱比锡。因此,附上这封信。

德国报刊对于《资本论》仍然保持沉默,而十分重要的是使人们说话。我在《未来报》上发现了寄给您的那些文章当中的一篇。

阿伯拉罕·雅科比。——编者注

见本卷第564—565页。——编者注

指发表在《未来报》上的弗·恩格斯对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编者注

可惜我不知道这篇文章会交给该报发表,要知道,在那里本来是可以更大胆地说话的。不过,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经常不断地发表对该书的评论。由于在这种场合下,马克思的手脚受到束缚,而且他象少女一样腼腆,所以正是我们这些第三者,必须来做这件事。因此,请您让我知道,到目前为止您在这方面已做了些什么事情,您还打算利用哪些报纸。我们在行动时,用我们的老朋友耶稣基督的话来说,要象鸽子一样驯良,象蛇一样灵巧。那些勇敢的庸俗经济学家毕竟是相当聪明的,他们对这本书小心翼翼,不强迫他们,他们就绝口不谈它。因此,我们必须强迫他们发表意见。如果在十五至二十种报纸上同时出现了对该书的评论——不论是肯定的或否定的,不论是文章、通讯或刊登在最后一版的给编辑部的信——只要是把它当做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那末在这以后整个那一伙人自己就会喧嚷起来,那时孚赫、罗雪尔、米哈埃利斯以及麦克斯·维尔特之流,就不得不发表意见。要知道,我们的该死的义务是,在报纸上,首先在包括反动报纸在内的欧洲报纸上尽可能同时刊登这些文章。在反动报纸上人们可以注意到,庸俗经济学家先生们在议会中,在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上大吹大擂,而在这里,当人们向他们提出从他们的科学得出的结论时,他们却谦恭地一言不发。如此等等。如果您需要我的协助,就请通知我,您需要的文章是供给哪一家报纸的,——我随时准备为党服务。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也谈到了同一问题,如果您能用可靠的方法把这封信转寄给他,我将非常感谢您。

罗马事件³⁸²又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觉得,高贵的波拿巴已经

奄奄一息,一旦这个插曲在法国结束,加上英国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更加革命化,而意大利面临着革命的必然性,那时,“欧洲人”在德国的王国当然也就完蛋。在英国这里,建立真正革命政党的工作正在迅速向前推进,与此同时,越来越革命的形势正在形成。迪斯累里用他的改革法案³⁰⁶瓦解了托利党人,粉碎了辉格党人,然而他这样做所达到的,只是使旧的一套无法保存下去。这个改革法案或者将毫无作用(而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运动非常强大有力),或者必须紧接在它之后立即制定一些走得远得多的大不相同的法案。根据人口多少选举代表以及无记名投票——这就是必须立即得出的直接的结论,这样就能消除旧的废物。迪斯累里的巨大功绩是,他由于憎恨他自己党内的农业贵族,憎恨辉格党人,而把这里的运动变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新选举法一生效,这里发生的情况将会使您感到惊奇,将会使那些认为英国已被埋葬的德国庸人更加感到惊奇。爱尔兰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骚乱因素,而伦敦的无产者日益公开地拥护芬尼亚社社员¹⁸²,从而第一,拥护暴力运动,第二,拥护反英运动,这一点在这里完全是闻所未闻,确实是好极了。

您是否按照我的治疗办法去做,开始骑马了?自从我回来以后³²⁷,我又体会到骑马的好处,您自己会证实,每天骑马溜一个钟头,您的全部不舒服和对酒的恐惧心理,将会迅速消除。您作为一个妇科医生,为了科学必须这样做,因为妇科学和骑马有极密切的联系,因此,妇科医生在各个方面必须稳坐在马鞍上。

肖莱马曾在法兰克福自然科学家代表大会上找过您,但他肯

定地说,您不在那里。

亲爱的朋友,请尽快来信吧。鲁普斯 的照片已拿去加印,一旦天气晴朗就可印出来,——要知道在我们这里,可惜冬季是很少晴天的。请代我向您的夫人 问好,虽然我们还不相识。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

通讯处: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弗·恩·收。

11月20日

在我写好这封信以后,马克思把您给他的信寄给我了,从信中遗憾地知悉,在您那里大概不能继续在报刊上发表短文。是否可以——也许要通过第三者,——在报纸上刊登一些不论是从资产阶级观点或者从反动观点来攻击本书的文章,我认为这是一条妙计,而写文章是不成问题的。其次,科学刊物以及美文学刊物和半美文学刊物的情况如何?

至于《莱茵报》,在一事无成的情况下,我将要写信到科伦去。³⁹³

大概毕希纳也能在报纸上把文章登载出来。至于文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您可劝他找我。您得老催着他。

照片我还没有收到,但最近一定会送来。

再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

86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马德拉岛

1867年1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济贝耳：

暂时把我个人使用的这本书 寄给你。同时我已写信给迈斯纳,他真是该死!要知道,我曾托他把在德国出版的第一本书寄给你。我希望,马德拉岛对你有好处。

卡尔·马克思

87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 门

1867年11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海尔曼：

请原谅,我这么久没有回你的两封信。造成这个过错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我相信棉纱的价格暂时不会上涨,因此——既然你们目前不需要棉纱——推迟回信对你们一点危险也没有。

缝纫线(我们通常送走的比较细支的缝纫线都是经过漂白和染色的)是我们自己用送给你们的那种筒子纱(三十六

至四十五泰勒和比较细的诺耳斯型号)自己并合的。这些筒子纱我们也可以替你们在这里交给拈线工去加拈,这样,缝纫线的价钱目前就是:

支数:

36	40	50	60	70	80
19 便士	19 5 便士	2 先令 1 便士	2 先令 7 便士	2 先令 11 便士	3 先令 3 便士

但是,对于两便士的“钻石”,我们使用并纱机上并合的弱拈纱线。目前这种纱线的价钱是:

支数:

36	40	50	60	70	80
18 便士	18 5 便士	20 便士	2 先令 1 便士	2 先令 3 便士	2 先令 5 便士

从最后几种纱线品种中,现在附上六十支的纱线作为样品,而今年春天,你们也已经从我们这里得到若干包三一九号纱线(4月9日的发货单),因此,你们可以判断,你们用这种比较便宜的纱线呢,还是需要价钱比较贵的真正的缝纫线。

由于美洲的大丰收,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估计会跌价。在新奥尔良,中等棉卖六个半便士,还包括运到船上。但是现在纺纱业是很亏本的生意,因此,一当情况好转,棉纱的价格想必不会变动,即使棉花的价格下跌。细线的价格将保持最高,而通常的合股细线现在就已经比1860年便宜了(六十支的由十八便士降为十六便士)。上面谈到的那些价格大致同1859年底和1860年初的价格差不多;比较贵的六十支那时保持在二先令五便士水平上,四十支保持在十九便士水平上,比较便宜的六十支那时甚至还要贵一点。精确的对比我无法列举,因为那时我们用的是另外的棉纱。

这里一切照旧。有时我同安东吵一会儿,有时又同哥特弗利德吵一会儿,我已注意使旧交情不要冷淡下去。

由于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代表你们大家向我自己祝贺,并向你们大家衷心问好。这几天内我就给妈妈写回信。

你的 弗里德里希

88

马克思致维克多·席利

巴 黎

1867年1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席利:

我一接到你的信就马上写了一封信给迈斯纳,叫他把一本给勒克律的书寄给你。我认为,勒克律在有一个德国人协助的条件下,是完全合适的法文译者。在翻译中我将对个别地方作某些修改,同时保留最后的审稿权。⁴⁰⁶

首先应该尽快地在《法兰西信使报》发表这部书的一些片断。我不明白,为什么赫斯要找一个第三者来做这件事。最好由他自己来做。我也认为,他拟定的题目——英国的工厂立法——最适于作导言。但是,在这里也必须把价值理论先谈上几句,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蒲鲁东把人们的头脑搞得十分混乱。他们认为,如果商品按照它本身的成本,即生产该商品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加工资(即

欧门弟兄。——编者注

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加在生产资料上的劳动的价格)出售,那就是按它的价值出售。他们不了解,商品中包含的无酬劳动也是一个同有酬劳动一样重要的价值要素,现在这个价值要素采取了利润等等的形式。他们根本不知道工资是什么东西。不了解价值的性质,而去阐述工作日等等——总而言之,阐述工厂立法——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关于这一点必须先谈几句。

我的出版商 对这部书在德国的推销情况感到满意。那一伙自由主义者和庸俗经济学家当然力图尽可能地破坏,使用了他们那套行之有效的老办法——沉默的阴谋。可是,这一次他们失败了。

附上李卜克内西写的一本小册子。从封皮上的声明中,你可以知道,在最近几星期内,他将开始发行他的周报。我受托聘请在巴黎为该报撰稿(他的通讯处:酿造街11号密勒先生)。我痛斥了他关于“社会问题”(载于附录)的说法⁵¹⁶,并且还提醒他注意,在反对俾斯麦的论战中,他必须避免南德意志的非批判态度。雅科布·费奈迭成为他的崇拜者一事,应当会使他自己感到难堪。

尽管如此,李卜克内西在国会的大胆发言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我全家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阿·威廉斯

这里的运动正在向前发展!

迈斯纳。——编者注

威·李卜克内西《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些什么》。——编者注

《民主周报》。——编者注

李卜克内西的化名。——编者注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8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7年1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我迟回信的原因只是身体不好。我又犯病已经几个星期了。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帮忙。恩格斯已经(或者将要)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此外,李卜克内西(和圭茨等人一起)打算在国会里要求调查工人的状况。他写信给我谈到了这点,按照他的要求,我把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英国议会法令寄给了他。这个计划落了空,因为按照既定的议事日程,没有时间这样做。有一件事情,由您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比由恩格斯或我写更为合适。这就是:他的直接责任是在工人的集会上引起人们对我的书的注意。这件事,如果他不去做,拉萨尔派就会把它抓在手里,就会歪曲一切。

孔岑(莱比锡的讲师,罗雪尔的学生和追随者)通过李卜克内西要一本我的书,为此他答应应用他的观点详细地评论这部书。迈斯纳已把书寄给他了。这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您的短评中,有一处很可笑的刊误:把《Faucher》印成了

见本卷第370页。——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见本卷第391—392页。——编者注

《Taucher》。孚赫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游方传教士”。这个人还谈不上象罗雪尔、劳、莫耳等等这样“博学的”德国经济学家。甚至只是提到他一下,对他来说就是莫大的荣幸了。因此,我从来不把他看做一个名词,而只把他看做一个动词。

请告诉您的夫人,她可以先读我的书的以下部分:《工作日》、《协作、分工和机器》、最后再读《原始积累》。⁵¹⁷不明白的术语,您必须向她解释。如果还有疑难,我可以为你们效劳。

在法国(巴黎)很有希望出现对我的书的详细评论(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可惜是在蒲鲁东主义的机关报上!),甚至会翻译我的书。⁴⁰⁶

一待我病情好转,我将多写一些。目前希望您能经常来信。这对我总是起着鼓舞作用的。

您的 卡·马·

[爱琳娜·马克思的附笔]

我亲爱的小弗兰契斯卡 :

因为爸爸非常急于寄出这封信,所以我只来得及向你热情问好。

爱你的 爱琳娜·马克思

《Taucher》意为“潜水者”,Faucher(孚赫)是德国一个庸俗经济学家的姓。——编者注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孚赫(Faucher)的姓是由动词《fauchen》(“吼叫”)变成的。——编者注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90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1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如果在德国有六个象您这样的人,那就能够克服庸人群众的抵抗,专家和报界的贱骨头的沉默的阴谋,至少能开展一场严肃的辩论。但是必须等待。这句话包含了俄国政策的全部秘密。

附上一个在俄国的德国工人(制革工人)的信。看后请把信还给我。³⁹⁹恩格斯说得对:从这个制革工人来看,自修哲学——工人自己研究哲学——比鞋匠雅科布·伯麦时代大大前进了一步;另外除了“德国的”工人,其他任何工人都没有能力从事这样的脑力生产。

波克罕昨天问我,《未来报》上的文章是谁写的(他是该报的订户)。他认为,这篇文章是我们写的,因为您曾把清样寄给他。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件事。请注意:不要让人过多地看到我的底牌!

衷心地感谢您的亲爱的夫人为抄写这些信件付出的辛劳。您不应当为了榨取“剩余劳动”而这样厉害地剥削她。

狄慈根。——编者注

见本卷第394页。——编者注

指发表在《未来报》上的弗·恩格斯对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编者注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已经告诉过您,布赫尔本人曾建议我担任《普鲁士王国国家报》的经济问题的通讯员。这样,您知道,如果我愿意利用这种来源,我无须任何人介绍就能够做到这一点。⁴²³

我的病情依然如故。危险一点也没有,但很痛苦。

向您的亲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 致良好的祝愿。

您的 卡·马克思

91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7年12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库格曼:

我十分感谢您的热忱,但是,在我看来,您显然把我的空闲时间估计得太多了。您11月30日的来信,我已于12月2日收到,同马克思商量了一下,因为一连串问题需要讨论。我本来现在就可以寄给您几篇文章,要不是星期日由于牙疼、流行性感冒和喉炎,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随之而来的发高烧而使我病倒了的话。幸而这一切都是急性发作的,所以今天我就又能够工作并且立即着手办事了。但是,您不要以为,就同一本书写十几篇评论,同时每一篇都要有点新东西,而且要写得使人看不出所有这些评论都是出自一人之手,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里常常需要停下来进行思考。

即《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见本卷第491页)。——编者注

盖尔特鲁黛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我不主张直接写信给米凯尔。³⁹⁷口头上可以对这种人谈很多东西,但是要写出来就恐怕得冒险。他说说不定在什么时候还要到汉诺威来。

《欧洲联邦》是一个死产儿。而且主编——福格特的弟弟和他的亲信——什么名堂也不会搞出来。

访问过布兰德斯的那个英国人——我们在这里的一位朋友穆尔,他为了研究德语在爱森纳赫住了七个星期。我没有想到他将取道汉诺威回来,否则我会托他带封便信给您。即使没有我的信,他本来也许会去看您,但他竟莫名其妙地误认为您是住在汉堡。他很可能把马克思的书译成英文。

我曾写信告诉李卜克内西,他用南德意志的叫喊声是不会有成就的。他的演说最好不出版。——印在书面上它们就失去了效果,因为有些荒诞不经的话太明显了。关于他的推迟社会问题的奇怪理论⁵¹⁶,我也写信同他谈过。其实,您记得,今年秋天我就对您说,由于对普鲁士人的憎恨,他变得太象奥地利人了。

我把这些简短的意见告诉您,只是为了使您能够了解情况。文章过几天寄去;无论如何,在这以后您还可以答应给中校几篇文章。那时他就有活干了⁵¹⁸。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我刚刚从办事处被撵出来,因为要关门了。

古斯塔夫·福格特。——编者注

威·李卜克内西《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些什么》。——编者注

佐伊伯特。——编者注

92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12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库格曼：

“为履行鄙人昨日信中之言”——您自然不应完全忘掉商业文体——兹附上两篇文章：一篇是谈书的内容，是给《观察家报》的，另一篇只报道书中的实际材料，是给《工商业报》和《邦报》的⁴²⁵。

您知道，《观察家报》的主编就是《福格特先生》中所提到的那个“饶舌的土瓦本人”；残阙“议会议员卡尔·迈尔”⁴²，他当然决不会自愿为我们效劳，估计到这一点，您就会了解，在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要克服多大的困难。您自己知道，送去的只应是这两篇文章的抄本，但我还是要请您把全部原稿保存下来，因为事先无法知道它们还会有什么用处。

对于《信使报》，我也要写点东西寄去，但是目前我已不能再在晚上做很多工作——这使我太兴奋。譬如，昨夜我写完那两篇文章以后，又几乎完全不能入眠。天气，事务，有时还有从上星期日起就在我身上发作的难受的神经痛，使我不能骑马，因此，我不能恢复正常生活。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书评——为 观察家报 作》。——编者注

《土瓦本信使报》。——编者注

我没有读《未来报》关于济本马克案件⁵¹⁹的报道,我很少看到这种报纸。

就此搁笔。已经晚上六点钟,是办事处关门的时候,而我也是又累又饿了。

您的 弗·恩·

附 录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不早于 1864 年 11 月 29 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可怜的摩尔又长了一个很大很痛的痈。因此,他必须躺着,很难动笔写东西。我希望,过几天我们就能制止住这个刚刚发作的疾病。真可怕,这个病又复发了。您想象不到,他誊写那本书的工作事实上进展得有多么顺利。准备好付印的稿子已经有一大堆了。坐得太久,一直写到深夜,以及与此有关的紧张——这就是旧病复发的真正原因。卡尔希望工作不致中断很久,甚至今天就想试试写点东西。他附上小威廉的一封信,以及给魏德迈的一封信;我们不知道魏德迈的通讯处,所以请您代寄一下。国际协会会员证收费一先令一便士,但是摩尔认为,谁也不妨碍这些先生们缴纳五至十先令。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我们全家向您多多问好。

您的 燕妮·马克思

顺便说一下,终于收到了我们的老“小舅”埃德加尔的几行

《资本论》。——编者注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见本卷第 434—436 页。——编者注

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字。看来,柏林人对他的态度是恰如其分的。娃娃写道,过生日时别人“送给”他礼服,裤子,坎肩,手套,雪茄烟和“祈祷书”。他们请来的医生说,他有心脏病。当医生们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他们总推说是“一般的”心脏病。我认为,他很可能是肺部和脑子有病。

2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3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衷心感谢您的来信和剪报,剪报随信奉还。在“小威廉”使您和摩尔重新陷入麻烦处境⁵²⁰的情况下,最糟糕的是,我根本不知道现在摩尔在哪里。¹²¹我一点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不知道他是在德国还是在荷兰。报上所有这些脏东西,我都抱着碰运气的心理给他寄去了。同贝克尔这样的人在报上进行斗争似乎是不能容许的,然而为了那些轻信的施特劳宾人⁵²¹,还是有必要把事实讲出来。在这件事情上最可笑和最可恼的是,听说象罗伊舍先生这样一些人作证说,“拉萨尔也怀着敬意谈到马克思”。拉萨尔——他抄袭我丈夫的一切东西,甚至把弄错的地方也抄上了,他做我丈夫的朋友和学生达十五年——这个人居然也怀着敬意谈到他。那些提出证据说怀有好意的人,只是在最近两年来才同拉萨尔结交的,而在此期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伯恩哈特·贝克尔。——编者注

间,拉萨尔已经完全走上了一条歪道,这条歪道把他象他的朋友布赫尔一样引到俾斯麦阵营,引入内阁,或者引到最后容身之地——意大利。这些在遗嘱中受到关怀的“自由战士”自然要拯救他们的拉萨尔,但是,这些社会流氓只不过是跟在他们的大鼓动家后面亦步亦趋罢了。此外,罗伊舍先生也不过是象他的主子和导师所做的那样,经常剽窃我丈夫的作品,不断地复制《福格特先生》中的每一句妙语,例如,他在自己最近的作品中就剽窃了卡尔的这样一句话:“除了自己的影子以外一无所有的荒唐的小丑”(反对卡尔·布林德的一个说法)⁵²²。这个三执政赐与摩尔的高贵保护最使人气恼。此外,拉萨尔对老头子菲·贝克尔的尊敬也只是不久以前才开始的。在1862年8月,他还认为贝克尔是一个被收买的代理人(我不知道是被谁收买),并且不愿意和他有任何来往。同样,他有一次突然大喊大叫地(在这种时候他的嗓音总是嘶哑的)对我说,巴黎的莫泽斯是一个毫不中用的、昏头昏脑的人,他不愿同他保持关系。我替那个普隆-普隆分子⁵¹辩护,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昏头昏脑的人。我每天都在盼望卡尔的消息,这种杳无音信的状况比其他一切事情都更使我感到不安。

我们大家身体都好,并向您衷心问好。

您的 燕妮·马克思

3

卡尔·马克思

自 白⁵²³

1865年4月1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您喜爱的优点：

一般人 纯朴。

男人 刚强。

女人 柔弱。

您的特点：..... 目标始终如一。

您喜欢做的事：..... 看小尼达 。

您厌恶的缺点：..... 逢迎。

您能原谅的缺点：..... 轻信。

您对幸福的理解：..... 斗争。

您对不幸的理解：..... 屈服。

您厌恶的是：..... 马丁·塔波尔。

您喜爱的英雄：..... 斯巴达克、刻卜勒。

您喜爱的女英雄：..... 甘泪卿 。

您喜爱的诗人：..... 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歌德。

您喜爱的散文家：..... 狄德罗。

您喜爱的花：..... 瑞香。

您喜爱的菜：..... 鱼。

 南尼达·菲力浦斯。——编者注

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编者注

您喜爱的格言 :.....Nihil humani a me alienum puto[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您喜爱的箴言 :.....De omnibus dubitandum[怀疑一切]。

卡尔·马克思

4

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66年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先生：

我的丈夫因那危险的和极其痛苦的老毛病复发而卧床已有一个星期了。这次发病之所以使他感到更加痛苦,还因为他不得不再度中断刚刚开始的书的誊写工作。我想,这次旧病复发完全是过度紧张和睡眠经常不足引起的。卡尔为他不能出席国际的会议感到非常遗憾,因为目前正关系到《工人辩护士报》的存亡问题;迄今为止,它已经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而且现在庸人们和神父们已表示愿意向它提供资金。现在的任务是,把钱弄到手,同时在原则问题上不向“高利贷者”让步。与英国人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改革问题,也使工人们花去了很多金钱、时间和注意力,大大分散了他们对其他事情的关注。您的《先驱》杂志卡尔和我都非常喜欢。多么勇敢的语言,多么勇敢严峻的态度!附上列斯纳的一封信,谈的

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见本卷第177—178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113页。——编者注

也是这方面的事。受我委托递送《宣言》的那个人写信告诉我,他已经顺利地躲过法国警察的耳目把《宣言》保护过去了,现在就可以把它们送往日内瓦。但是邮费无法支付,因此,您要告诉我,您为此付了多少钱。这笔款子将来可以同《先驱》的订费一起汇给您。

在愚昧的英国,在对待宗教方面目前也正在开展一个巨大的运动。以赫胥黎(达尔文的学生)为首的一些极著名的学者——丁铎尔、查理·赖尔、包令、卡本特尔等人在圣马丁堂(在那里的华尔兹舞曲使人记忆犹新⁵²⁵)给人民作启蒙的、真正充满自由思想的和勇敢的讲演,而且是在每星期日晚上,正好是上帝的羔羊通常到神主的牧场上去朝圣的时候。大厅里经常挤满了人,人民的情绪非常热烈,在第一个星期日晚上,当我同我的女儿们来到大厅时,就有两千多人不能进入这个已经挤得满满的、闷热的场所。神父让这种如此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三次。昨天晚上,大会得到通知,在神父们提出的反对“星期日人民讲演会”的诉讼案结束以前,不应再作任何讲演。大会坚决表示了愤慨,并且立即募集了一百余英镑作为诉讼费用。神父们干涉这件事是何等的愚蠢啊!使这帮人感到十分恼怒的是,在晚会结束时还有音乐;大家齐声高唱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森和古诺的歌曲,而且这种歌唱受到了英国人的热烈欢迎;在这以前,每逢星期日英国人只许大声唱赞美诗:“耶稣,温和慈悲的耶稣”,或者到酒馆去。

卡尔(他今天由于剧痛而躺下了)和我的女儿们向您衷心问好,特别是最小的一个要我替她向“好贝克尔”致最友好的问候。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我在远方握您的手。

您的 燕妮·马克思

5

燕妮·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柏 林

[1866年2月初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阁下：

我的丈夫因那危险的和很痛苦的老毛病复发而卧床已有一个星期了，这次旧病复发使他更加难过，因为他不得不再度中断刚刚开始的书的誊写工作。他感到很遗憾，您竟没有收到他那封长信，因为他现在不能再写了。他还担心信已被人截走，否则它早就应该退回来了。此外，通讯处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我亲自把它同其他许多信件和报纸一起送到邮局的，这些信件和报纸全都寄到了。至于《宣言》，我的丈夫希望，这一历史文件能象它最初出版时那样精确地翻印出来；印错的字非常明显，以致每一个人都可以改正它。国际的《宣言》他一有机会就给您寄去。

此外，如果您离开柏林，他请您把新通讯处通知我们，以便继续通信。福格特先生是否也能告诉我们一个别的通讯处？因为他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奥古斯特·福格特。——编者注

现在的通讯处我们感到不十分可靠。当您再给我们写信的时候,请写……阿·威廉斯 先生收。

我的丈夫让我向您衷心问好。

您的 燕妮·马克思

6

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6年2月26日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尊敬的先生：

我的可怜的丈夫因十分痛苦的和危险的老毛病复发而卧床已有一个月了。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全家都很担惊受怕,惶惶不安,这些都用不着向您多说了。正是在1月初,他就开始整理自己的书的全部稿件以便付印,誊写工作进展得非常快,因此抄稿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卡尔感觉很好,也很幸福,因为已经做了这样多工作,可是,却突然长了一个痈,不久又接着长了两个。最后一个非常疼痛,而且拖了很久,特别妨碍着他的行走和一切行动。今天早上,血出得多一些,而病势却稍有减轻。我们用砒剂来治疗已经两天了,卡尔希望这种疗法会有好的效果。书的最后完工再次推迟,这对他说来简直是要命,每天夜里他说梦话都说到个别章节,对这些章节总是念念不忘。今天早上,当我把您的信交给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他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他对您的友好来信感到很高兴,并托我立即以他的名义向您表示衷心感谢。此外,目前在争论关于即将举行的国际协会代表大会的问题²⁷⁰和讨论关于新的工人周报的方针和编辑部人选问题时,他的参加就更有必要了;这个报纸现在已用《共和国》²⁰¹的名称在这里出版,它代表了不久以前成立的工人政党⁵²⁶和合作社联社,同时也代表了国际协会。对所有这些事情的操心,自然使他的整个健康状况大大恶化了。我们希望,到春天,他的健康就能恢复,可以去探望他在德国的朋友们。他对这种会见是感到十分高兴的。

卡尔让我向您衷心问好,我尽管没有和您见过面,但仍然是忠于您的

燕妮·马克思

7

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6年4月1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尊敬的先生:

昨天晚上我收到一封从汉诺威寄来的挂号信,估计是您寄来的。遗憾的是,我只能在明天把它寄往马尔吉特我丈夫那里⁴⁸⁴,因为在笃信上帝的英国,每逢星期日一切邮电通讯都停止了。由于这种耽搁,大概回信也要推迟一些,因此,我今天赶快先告诉您,信已

经及时收到了;同时借此机会,请您原谅我最近一直没有给您写信。当一位从西蒂来的青年人受您的委托来探询我丈夫的健康状况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应当多么感激您对我丈夫的深厚同情和感人的友谊。在我上次给您的那封信之后不久,卡尔就得了重病;长出了一个新的痈(不是疖子),而且是急性发作,疼痛异常,以致我可怜的丈夫几乎有三个星期不能动弹,牢牢地被困在沙发上。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这种病如果在几年内一再发作,那就会有很大危险,因此,您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我们日日夜夜是多么忧愁。

遵照曼彻斯特龚佩尔特医生的劝告,我的丈夫决定开始服砒剂,在疮口愈合后到海滨去休养几个星期。现在他在马尔吉特——离此不远的——一个海滨疗养地——休养已经差不多有两个星期了,我们觉得他的健康状况在那里有了很大的好转。下星期他就要回家,以便精神焕发地完成他经常被中断的著作。

昨天他寄了一张照片给我,您虽然没有同他见过面,却给了他深厚的同情,您如果得到他的照片,或许会感到愉快,因此我在这封信里附上一张照片。

尽管没有机会和您见面,但仍然忠于您的

燕妮·马克思

8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1866年12月24日]星期一下午一时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筐子刚送到，酒瓶摆得整整齐齐，摆在前面的是莱茵酒！对您的友谊我们多么感激啊！星期六寄来的十英镑使我们能够经受住圣诞节的猛烈冲击，并且愉快地度过圣诞节的前夕。今年的酒来得特别及时，因为有年轻的法国人，在家里，大家愿意照老习惯办事。

如果汉堡书商真的能够把书印得象他所说的那样快，那末书无论如何可以在复活节前出版。看到自己面前摆着这样一大堆誊写干净的稿子，心里是多么高兴啊！我的肩上卸下了一个沉重负担，但是，劳神操心的事还有很多，特别是，女孩子们可能恋爱订婚，而且是同法国人和医科大学生恋爱订婚，我也愿意象别人那样把一切都看得很美好，但是，多年来无数操心事，已把我变成一个惊恐的人，我常常把未来看得有些阴暗，而朝气蓬勃的人却是很乐观地看待一切事物的。这是我们私下说说。

对您送来的霍赫海姆酒和其他东西再次表示万分感谢。

您的 燕妮·马克思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迈斯纳。——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9

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67年10月5日]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贝克尔先生：

我想您已经收到我的信了。您大概会感到奇怪，第一封信才到，怎么第二封信又这样快地接着来了。我的丈夫想知道巴枯宁的地址，而我相信，您在日内瓦能很容易地打听到它，通过赫尔岑也许可以打听得到。我的丈夫想把自己的书寄给他，并且还要谈一点事情。

我们全家特别是我向您衷心问好。

燕妮·马克思

10

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12月24日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库格曼先生：

您无法想象，您昨天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和出乎意料的快乐。我甚至不知道，应当怎样感谢您的一切友谊和关怀，而现在还

要感谢您送来的诸神之父宙斯的雕像——这是您惦记着我们的一个最新的明证,这个雕像现在在我们家里已经取代了“圣婴基督”的地位。今年我们的圣诞节又是十分暗淡,因为我可怜的丈夫因旧病复发而躺倒了。又发作了两次,其中一次相当厉害,疼痛难忍,因此卡尔只能侧身躺着。希望不久我们就能把病治好,在下一封信里您将看不到临时私人秘书的笔迹。

昨天晚上我们全都坐在地下室——按照英国的楼房设计叫做炊事部门,供上面各层楼享受的“尘世的福利”就是从那儿来的——认真细致、诚心诚意地制作圣诞节吃的布丁。我们把葡萄干洗净(这是特别麻烦和费事的事情),把杏仁、桔子皮和柠檬皮捣碎,把板油剁烂,再把这些东西同蛋和面粉一起制成令人垂涎的杂拌。这时突然响起了铃声,门口停着一辆马车,传来一阵上下楼梯的神秘的脚步声,整个楼房充满了一种低声细语和沙沙声,最后,从上面传来了一声:“大雕像到啦”。即使我们听到的是“着火了,着火了,烧起来了,芬尼亚社社员来了!”我们朝上跑的时候也不会象这样慌慌张张、急急忙忙,——这时一尊威严雄伟、一尘不染、完整无损(只是台座边撞坏了一点点)的古代雷神丘必特的雕像已矗立在我们惊异和赞赏的眼前。等到人们稍稍平静下来之后,我们才来读您那封由波克罕转来的友好的附函。我们向您表示衷心感谢之后就立即开始了争论,在哪里找一个最合适的壁龛来安置新的“父权,天地之主”。关于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而且在骄傲的首脑获得它受人尊敬的位置以前,还会进行多次的尝试。

我还要衷心地感谢您对卡尔的书的巨大关怀和为它不断的

操劳。看来,德国人宁愿用沉默和不作声来表示自己的赞同。您认真地推动了那些拖拉疲塌的人。亲爱的库格曼先生,请您相信我,恐怕没有一本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大概可以就此写一部秘史,它将揭示出很多、多到无限的暗自的操心、忧虑和苦恼。如果工人们知道,为了完成这部只是为了他们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写的著作,曾经不得不作出多大的牺牲,那末他们大概就会表现出更多的关心。拉萨尔分子显然是最先抓到了这本书,以使用适当的方式来歪曲它。不过,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搁笔之前,我还要责问您一件事:您为什么要这样庄重地称呼我为“尊敬的”,对我这个老兵、白发斑斑的运动参加者、忠实的战友和伙伴使用这样的字眼?

我很想在今年夏天去拜访您、您可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关于小弗兰契斯卡,我的丈夫不断怀着十分喜爱和亲切的心情谈起她。我是多么渴望在十一年之后重新看到德国啊!⁵²⁷今年我经常生病,最近一个时期,又遗憾地感到自己失去了不少“信心”和活力。我常常觉得挺直身子都很难。不过,由于我的孩子们去长途旅行了——她们应拉法格双亲的邀请到波尔多去了——所以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出门,这样就只剩下一个希望,希望在明年能实现这些美好的愿望。

卡尔向您的夫人和您致最衷心的问候,女孩子们也向你们衷心问好,我在远方握您和您可爱的夫人的手。

不是“尊敬的”、也不是“尊贵的”,而是您的

燕妮·马克思

11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⁵²⁸

1866年3月19日于库柏街

卡尔顿大厦

“席勒协会”成立已有六年,现在充分证明,它是一个符合实际需要的组织;由于和房东签订的合同将在明年6月以前满期,而房东又坚决拒绝延长合同期限,所以本会不得不从明年6月起迁离现在的会址。

因此,理事会面临的任务是:为协会提供一个符合于它的目的的会址。

我们曾多方设法寻找合适的房屋,但都没有成功,之后又想找一个能修建房屋以便租给我们协会的承包人,可是也没有找到,因此我们只好设法筹集必要的资金来自行修建。

为此我们应当考虑的主要几点是:

建筑物应当座落在市中心区。

一楼也必须能为协会所使用。

各间厅屋决不能比现在的小。

为了协会今后的发展,我们必须实现这些条件。但是,除此以外,最好是所设计的新建筑物能容纳曼彻斯特现有的各个团体。如果把上面一层用来修一个能容纳二百五十到三百人的大厅,这个目的就能达到。修建这样一个大厅只略微提高建筑造价,但同时出租后却能给协会带来额外的收入。

因此,我们尽力来寻找合适的地皮,并算出了整个设施的价值。

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

建筑面积为 350—400 平方码

的地价.....6000—7000 英镑

建筑造价.....3500—4000 英镑

添置家具.....500—500 英镑

总计:10000—11500 英镑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计,用这样的地皮和建筑物作抵押,可以借到五千至六千英镑,而考虑到协会以往的财务领导经验和今后收支增加的前景,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支付这笔借款的利息是完全有保证的。

由此看来,要实现我们的计划,我们自己的资金需要有五千至六千英镑。

席勒协会虽然接收各民族的代表为自己的会员,非德意志人也广泛地参加它的活动,但是它实质上毕竟还是德国人自己的组织。

协会现有会员三百多人,为他们举办了:

图书馆,目前藏书已有四千多册;

阅览室,订有五十五种杂志,大部分是德文杂志;

科学和文学报告会,首先在协会内部为此目的组织的专门小组中进行。

所以,协会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促进了德国文化的发展,给利用它的建筑物的人提供了交往的机会,这种交往对于那些刚从

德国来不久、在曼彻斯特尚无联系的人特别有益。

我们深信,如果实现我们的计划,扩大了建筑物,协会今后就能更多地担负起这些任务,而这又会促进财政状况的改善。

因此,我们首先向住在曼彻斯特的德国人呼吁;我们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为达到上述目的筹措必要的资金。

为了不使协会一下子负担过重的利息,理事会决定试用募捐的办法来筹集这笔资金;但是考虑到将要修建的建筑物只是用来满足协会的需要,所以它还决定,一旦席勒协会停止活动,捐款人就成为他所捐款项的债权人,这一点将在发给他们的收据上特别注明。

当要给协会兴建自己的新楼,借以保证其存在的意图一传出,在它的会员中就掀起了促使这一意图实现的热潮,理事会在几天之内就收到了大约一千二百英镑,这都是作为会费缴纳的,每份金额二十五英镑以及此数以下不等。

这笔无疑是可观的款项主要是刚到曼彻斯特不久的德国人所作的自我牺牲努力的结果,而他们恰巧也属于协会将带给直接利益的人之列。

这一结果证明,协会现在已经成为这里为数不少的德国人的一种需要;我们受到这一成果的鼓舞,现在向那些即使与协会关系尚浅的人呼吁;协会追求上述目的,它的使命是:一旦立足于稳固的基础,就成为团结曼彻斯特所有德国人的中心。

我们吁请您们协助募款以实现我们的计划。

理事会表示相信,这项对大家有好处任务将得到曼彻斯特所有德国人的支持。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指望实现这项措施。所

以理事会认为自己有权利来非常热情地推荐这种办法。

受理事会委托

主席 弗·恩格斯

财务委员 伊·格·韦纳

书记 阿·布尔克哈德

12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

致认捐席勒协会兴建新楼基金的先生们

理事会去年为前述目的发起的认捐工作,在募集了二千八百七十五英镑以后,由于战争和商业危机而停止了。从那时候起,协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不能不反映在兴建新楼的规划上。因此,理事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这个文件中向认捐的先生们作必要的解释。

由于1866年3月19日通告中预定的数字没有募集到(总共要募集五千至五千五百英镑),以及在当时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按时募集到不足的款项,所以理事会只好物色临时的会址。

根据协会的基本原则,协会应设在市中心,可是结果查明,在市中心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会址。因此理事会不得不把现在的会址保留到1868年6月底,而这是在把租金增加了一倍(从二百二十

指1866年普奥战争。——编者注

五英镑增加到四百五十英镑)以后才办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推迟解决以下的问题了:协会设在市中心区,即商业区,是否真有这样的必要;由于地价和房租的大幅度增加,为了这样的优点而花的代价是否太大;比较便宜的地段(表面上不太适中,在诸圣教堂附近),对于大多数来协会参加活动的会员来说实际上是否更为适中、更为方便。

根据去年拟定的计划,即使用募捐的办法募集到五千英镑,协会还得要负担五千至六千英镑的抵押债务,也就是说需要每年支付二百五十至三百英镑的利息。可是由于市中心区的地价从去年3月起就上涨了很多,当时所预计的买价和为此而需要的抵押贷款,以及随之而来的协会年度开支也都要增加。最近这两年协会的预算规定房租不得超过二百英镑。虽然较好的会址可望有更多的会员和一些额外的收入,但是未必够付上述利息,这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为租赁会址而支出的每一英镑,都会减少协会准备用于教育方面的经费。去年我们能够用来订阅杂志的钱只有八十英镑,用于图书馆的只有二十英镑,虽然协会的总收入有五百英镑。

如果把会址迁移到诸圣教堂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除其他优点外,有完全符合我们目的、位置很好的地皮,用一千七百英镑就可以买下,另外再缴纳二十六英镑的免役租金。我们就以这样的地皮为例来计算一下:

地皮购置费.....	1700 英镑
建筑造价.....	3500 英镑
添置家具.....	500 英镑

总计 :5700 英镑

根据这个数字,完全可能借到二千英镑的抵押贷款。这样一来,就只需要用认捐建筑基金的办法募集三千五百至四千英镑左右,也就是比在市中心区建筑新楼少一千至一千五百英镑。在去年的认捐工作取得成功之后,在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肯定能指望在短期内募集到不足的款项。

所需的捐款数量虽然减少了,但是协会的财政状况却会有很大的改善。除了二十六英镑的免役租金以外,只需支付抵押贷款的利息一百英镑,因此一共只要一百二十六英镑,不象去年要支付房租二百二十五英镑,今年要支付四百五十英镑,也不要根据去年的修建计划准备支付二百五十至三百英镑。所以,即使在上一会计年度的收入情况下,每年能够用于协会图书馆和阅览室的钱就不会是一百英镑,而是一百七十四英镑,也就是比这方面预定的经费几乎多一倍。其次,由于有了新楼,在厅屋可以出租和会员增加的情况下,协会肯定会获得新的财源,由此而得的收入也几乎可以全部用来充实协会用于思想文化发展方面的基金。

如果协会今后仍在市中心区,那末即使通过认捐募集到五千至五千五百英镑,它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出现不利情况,就不得不再向曼彻斯特的德国侨胞呼吁。

如果它迁移到地价比较便宜的地区,那末通过认捐募集三千五百至四千英镑就不仅能一劳永逸地为协会创造稳固的存在条件,而且还能使它每年的收入多于支出,多出的钱归根到底将能全面地满足协会最重要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理事会对于决定的正确性不可能再有怀疑了。它决定把协会会址迁到诸圣教堂区,并且对基本原则作相应的修改。7月6日,它召开了会员大会,出席的人很多,会上除一票反对

外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会员大会认为最好用以下形式来表述基本原则第一条：

认为在本市创办文学艺术俱乐部是适宜的，地址尽可能设在市内比较适中的地区，定名为‘席勒协会’，

因此，委托理事会根据基本原则第七条和章程第二十条进行表决”。

据此，理事会为进行最后的表决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最后表决将在8月底举行。

现在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已经通过了迁移协会会址的决议，为什么不找一幢长期出租而租金又较便宜的楼房。理事会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曾经找过这样的楼房，没有找到；这样的楼房只有在比诸圣教堂区离市中心更远的地区才能找到；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去租这样的楼房，而且即使这样做了，至少也要募捐一千五百至二千英镑，以便进行随时都有必要的改建和更换设备，而这个会址到头来还是临时性的。从这些考虑出发，理事会就完全放弃寻找这样的会址。

如果有必要的多数赞成修改基本原则——这一点没有理由怀疑——理事会打算：

如果募集到足够的款项，就在诸圣教堂附近购置一块地皮，按去年的计划动工兴建，也就是：为体操团体修一个地下室，在二楼修一个能容纳歌咏团体的大厅，以实现最初的愿望，即把曼彻斯特的所有德国人团体联合在一起。

如果用募捐的办法募集不到必要的款项，那末就相应地削减修建新楼的费用，但是无论如何要兴建一幢比现在的房屋更能满足协会要求的楼房。

理事会要求你们了解修建计划的这些变动情况,同时通知你们:从理事会成员中选出的一个代表团将拜访你们,以便取得你们的同意。

受理事会委托

主席 弗·恩格斯

财务委员 伊·格·韦纳

书记 阿·戴维逊

1867年6月28日于曼彻斯特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恩格斯在 1864 年 9—10 月间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去了一趟。——第 5 页。
- 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威廉·沃尔弗(绰号鲁普斯)于 1864 年 5 月 9 日逝世,他在遗嘱中指定马克思及其家属为他的微薄的财产的主要继承人。要完成领取遗产的法律手续,就需要到处奔波,为了尽力帮助马克思,恩格斯承担了其中一部分工作。——第 6、19、20、23、91、97 页。
- 3 丹麦议会于 1863 年 11 月 13 日违背 1852 年的伦敦议定书,通过了宣布把什列斯维希并入丹麦的新宪法(伦敦议定书原来规定,丹麦和该公国只能通过君合国的形式联合起来);普鲁士和奥地利以此作为借口来占领公国——起先是霍尔施坦,然后是什列斯维希——并且向丹麦提出关于废除新宪法的最后通牒。在什列斯维希的军事行动于 1864 年 2 月 1 日开始,六万名普奥军队在普鲁士将军弗兰格尔的指挥下侵入了什列斯维希的领土。丹麦战争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一个重要阶段。根据 1864 年 10 月 30 日签订的维也纳和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1866 年普奥战争后,这两个公国被并入普鲁士。——第 7、462 页。
- 4 1864 年 9 月初,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去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路过伦敦时曾经在马克思家里作客。——第 9 页。
- 5 指斐迪南·拉萨尔同罗马尼亚贵族腊科维茨决斗受伤后于 1864 年 8 月 31 日死去。——第 10 页。
- 6 1864 年 6 月 27 日拉萨尔在杜塞尔多夫法庭上发表了辩护词。辩护词全

文第一次发表于 1864 年《杜塞尔多夫日报》第 176—178 号。后来这篇辩护词出版了单行本：《1864 年 6 月 27 日在杜塞尔多夫上诉法院对拉萨尔的诉讼》1871 年莱比锡版（《Der Prozeß wider Ferdinand Lassalle vor der korrekzionellen Appellkammer zu Düsseldorf am 27 Juni 1864》Leipzig, 1871）。——第 10、429 页。

- 7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 1863 年 5 月 23 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 年 5 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 1869 年成立的并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取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 1864 年 12 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第 11、113、442、448、457、466 页。

- 8 卡尔·克林格斯在 1864 年 9 月 28 日写信给马克思。克林格斯在信中写道：“现在谣传，拉萨尔在死前提议法兰克福的伯恩哈特·贝克尔做他的继承人。这一点确实与否我们不知道，不管怎样，我们对贝克尔很不了解，所以也不能按别人的意见把他选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去，因为看来在这个时期会出现危机。我们打算选举莫泽斯·赫斯。因为时间紧迫，因为主席选举在 11 月份就举行，所以请您马上告诉我们，您对这件事意见如何，您认为我们选谁合适。”——第 11、423 页。

- 9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 1847 年 6 月初在伦敦成立的。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之下制定的。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8 日)一致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即 1848 年 2 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 1848 年 2 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 3 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 年 3 月下半月到 4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3 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5 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这时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 1849—1850 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1850 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 年 9 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 年 5 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 年 11 月 17 日,即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相当大量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第 11 页。

- 10 由伦敦工人于 1863 年 11 月起草的题为《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To the

Workmen of France from the Working Men of England》)的呼吁书,发表于 1863 年 12 月 5 日《蜂房报》第 112 号。——第 11 页。

- 11 指 1864 年 3 月法国立法团的补充选举。在选举前夕,即 1864 年 2 月,提出工人候选人的工人团体发表了证明工人已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决裂和工人已经开始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所谓《六十人宣言》。——第 11、424、438 页。

- 12 工联伦敦理事会首次于 1860 年 5 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伦敦理事会领导着首都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经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已经壮大起来的各个工联的领导人——木工工联的克里默及其后的阿普耳加思,鞋匠工联的奥哲尔,泥水匠工联的柯耳森和豪威耳,机械工工联的阿林。

工联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和秘密投票协会(Trades' Unionists Manhood Suffrage and vote by Ballot Association)是 1864 年 9 月成立的。协会的主席是奥哲尔,书记是哈特威耳,财务委员是特利姆列特。这些人后来都参加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第 12、118 页。

- 13 1863 年 3 月 26 日,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了由工联伦敦理事会组织的工人群众大会,表示英国工人阶级在北美各州反对奴役的斗争中同它们团结一致,并且抗议英国站在南部各州一边对美国内战进行武装干涉。主持大会的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约翰·布莱特。

1864 年 4 月初,加里波第到英国作宣传旅行,想募集经费组织向意大利的新的远征。加里波第还指望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某些帮助来进行旨在反对奥地利在威尼斯的统治的远征。英国政府考虑到热情洋溢地欢迎意大利民族英雄的英国人民群众的情绪,起初给加里波第以正式的礼遇。但是他为波兰起义者辩护的言论使英国资产阶级大为扫兴,他们开始在报刊上掀起反对意大利革命家的运动。加里波第不得不马上离开英国。——第 12、434、436、438 页。

- 14 指居住在伦敦的意大利工人于 1864 年 6 月底成立的互助会——共进会

(Associazione di Mutuo Progresso)。该会在成立初期有三百人左右,处于马志尼的影响之下;加里波第当选为该会名誉主席。1865年1月,该会加入了国际。——第12、86、107、196、481页。

- 15 小委员会(Subcommittee)是为了制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由临时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一个委员会;上述工作完成后,委员会继续存在,通常每周开会一次,成了总委员会的执行机关;从1865年夏天起也称做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总委员会主席(直到1867年9月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废除这个职位为止)、名誉总书记和各国通讯书记。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参加了常务委员会,实际上起了领导的作用。——第12、41、90、102、134、153、404、467、494页。
- 16 鲁·沃尔弗在1864年10月8日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章程乃是《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条例》的英译本;这个条例于1864年7月在《工人协会报》(《Giornale delle Associazioni Operaie》)上发表,并于1864年10月底在那不勒斯举行的受到马志尼分子影响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通过。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二十五个组织的代表,会上成立了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会。马志尼及其拥护者向国际工人协会提出这个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写成的章程,是打算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第15、435页。
- 1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6页。——第17页。
- 18 指1863年1月在被沙皇俄国并吞的波兰土地上爆发的民族解放起义。旨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压迫的1863—1864年起义,是由波兰王国的封建农奴制危机以及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造成的。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城市的劳动群众——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代表;从1863年夏天起,参加起义队伍的很大一部分人是农民。领导起义的、由小资产阶级和小贵族分子组成的中央国民政府(委员会)在1863年1月宣布了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斗争纲领以及一系列具有民主性质的土地要求。但是由于起义政府不彻底和不坚决,不敢触犯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基本农民群众就没有参加起义,这是起义失败

的教训之一。——第 17、53、129、430 页。

- 19 马克思在坚持不懈地同统治阶级的秘密外交作斗争时,在揭发性文章中利用了保守派政论家、前外交家戴维·乌尔卡尔特在他的《公文集》(《The Portfolio》)、《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和《外交评论》(《The Diplomatic Review》)等杂志上发表的文件。《自由新闻》和《外交评论》杂志登载过马克思的个别文章。与此同时,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乌尔卡尔特的反民主观点,并经常着重指出,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乌尔卡尔特分子的反动立场根本不同。——第 18 页。

- 20 “内部的杜佩尔”(《Düppel im Innern》)一词最早是俾斯麦的机关报《北德总汇报》在 1864 年 9 月 30 日的一篇政治评论中用来表示“内部敌人”的用语,后来被广泛引用。

杜佩尔(丹麦称做:杜贝尔)是在什列斯维希的丹麦堡垒,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作战(见注 3)期间,于 1864 年 4 月 18 日被普鲁士军队攻陷。——第 18、200、202、462、518 页。

- 21 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 1859 年 11 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站在一旁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 1864 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见本卷第 599—606 页)。1868 年 9 月,在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期间,理事会曾经决定邀请卡·福格特在协会中作讲演,这件事促使恩格斯写信给席勒协会理事会,决定“辞去协会主席和理事会理事的职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66—367 页)。理事会秘书戴维逊于 1868 年 10 月 2 日代表理事会请求恩格斯改变自己的决定,但恩格斯没有同意。1870 年 4 月,恩格斯重新被选为席勒协会理事会理事,但他此后已不再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第 20、34、62、92、189、414、417 页。

- 22 指北部各州军队为了占领南军的一个极重要的据点里士满(弗吉尼亚州,南部同盟的首都)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对里士满的围攻是在北部各州的全部军事力量于 1864 年 5 月间开始发动的总攻时期进行的。驻守

里士满的南部各州军队利用了里士满附近构筑的营垒进行抵抗,1865年4月这个城市被格兰特将军的部队攻占。——第20、64、111、116、431、445、462页。

- 23 1863年4月,由于停止从美国运进棉花(见注31)而引起了英国棉纺织区的生产缩减和大量失业,针对这一点,英国议会通过了公共工程法令(Public Works Act)。这个法令规定拨给棉纺织区各城市的地方当局一笔基金,用以雇佣失业者去进行公共工程、主要是城市公用事业(铺设下水道、修筑道路等)方面的修建。这些工程的组织和工资的支付由救济委员会负责进行,这种委员会归根到底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失业者不得不同意从事繁重的劳动而领取少得可怜的工资。

1848年的国家工厂是1848年二月革命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命令在法国建立的。政府建立工厂追求两个目的:要使当时在工人中间传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关于“劳动组织”的思想失去影响和依靠国家工厂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因为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拨性计划没有成功,而国家工厂的工人愈来愈充满革命情绪,资产阶级政府就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取消这些工厂。这就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原因之一。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国家工厂。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第六章里研究了公共工程法令在英国所起的作用。——第21、92页。

- 24 指1864年11月11日约·巴·施韦泽和威·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请他为正在筹办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11月收到施韦泽寄来的办报纲领,其中没有包含拉萨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没有掌握其他机关报来影响德国的工人运动,他们就同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威·李卜克内西是该报的非正式编辑。该报发表过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论蒲鲁东》以及恩格斯翻译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屡次批评报纸的路线(见注75)。在证实了该报编辑施韦泽继续奉行向政府和容克地主谄媚的拉萨尔主义政策并企图散布对拉萨尔的迷信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5年2月23日声明同该报

断绝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88、95—98 页)。紧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威·李卜克内西也拒绝为这个机关报撰稿。——第 22、26、455、469 页。

- 25 恩格斯在给施韦泽的这封信里同意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第 23 页。
- 26 马克思指泽尔菲在金克尔的示意下在英国报纸上为 1860 年 9 月在波恩被捕、并以不服从地方政权的罪名送交法庭审判的英军大尉——麦克唐纳辩护,以及金克尔、尤赫等人为 1864 年秋因杀害一个英国人而被英国判处死刑的德国人弥勒辩护。——第 25 页。
- 27 1864 年 12 月 21 日和 30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 号和第 3 号发表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作者自己的德译文;马克思在译文中作了一些修改(德译文中最重要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5—14 页脚注)。——第 26、455 页。
- 28 加·昂德腊尔《医学临床,或慈善医院(列米尼耶先生医院)病历举例》1827 年巴黎版第 4 卷第 511、532、533 页(G. Andral. 《Clinique médicale, ou Choix d'observation recueillies à l'hôpital de la Charité (clinique de M. Lerminier)》T. IV, Paris, 1827, P. 511, 532, 533)。——第 27 页。
- 29 指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在 1864 年 11 月 17 日《观察家报》第 268 号上匿名发表的一篇寄自布莱得弗德的通讯,其中极其夸大地描述了布林德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同时企图推翻卡·马克思在其《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对布林德在波拿巴的密探卡·福格特诽谤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问题上的胆怯态度所作的揭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05—509、510—511、513—525 页)。马克思于 1864 年 11 月 28 日写信给《观察家报》编辑(见注 37),回答了布林德的这种攻击。马克思还应拉萨尔的朋友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的请求,在信中反击了布林德对拉萨尔的攻击。——第 27、32、33、82、434、435 页。
- 30 指 1864 年 10 月 23—24 日在莱比锡举行的德国教育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约有七十个在舒尔采-德里奇和进步党人(见注 58)影响下的工会

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在舒尔采-德里奇的拥护者和拉萨尔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拉萨尔派当时在教育工会中影响越来越大,使教育工会逐渐归附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见注 7))。——第 27 页。

- 31 指由于 1861—1865 年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舰队封锁南部各个蓄奴州所造成的来自美洲的棉花供应中断而引起的棉业危机。英国的棉荒发生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夜,并同它交织在一起。——第 27、39 页。
- 32 指施韦泽 1864 年 11 月 19 日给恩格斯的信,为了答复恩格斯的询问,他在信中提出了设想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人:莫·赫斯、格·海尔维格、伯·贝克尔、约·菲·贝克尔、威·李卜克内西、弗·威·吕斯托夫、约·卡·亨·符特克等人。——第 30 页。
- 33 李卜克内西在 1864 年 12 月 2 日的复信中告诉马克思说,洛·布赫尔和约·洛贝尔图斯已转到普鲁士政府方面。——第 31 页。
- 34 布林德在同拉萨尔拥护者的论战中,在 1864 年 9 月 29 日《新法兰克福报》第 270 号、10 月 8 日《海耳曼》第 2407 号以及在圣路易斯(美国)出版的《西邮报》上发表了《共和派的抗议》一文,他在文章中引用了拉萨尔于 1864 年 3 月间在柏林的审讯中发表的辩护词。
- 在这里提到的 1864 年 11 月 2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索·哈茨费尔特向马克思征求意见,是否可把在拉萨尔死亡事件中起不良作用的海·塞尼盖斯和在决斗时打死拉萨尔的腊科维茨的照片收入李卜克内西编的关于拉萨尔的小册子中去。——第 32、440 页。
- 35 约·魏德迈在 1864 年 10 月给恩格斯的信中揭露了布林德在美国的自我吹嘘和诽谤拉萨尔的言论。马克思在他《致斯图加特 观察家报 编辑》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27 页)中摘引了这封信。——第 32 页。
- 36 指《人民报》排字工人维耶和费格勒所作的 affidavits(向法庭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他们指出布林德是 1859 年 6 月《人民报》所转载的传单《警告》的作者。布林德胆怯地否认自己曾参与草拟这份揭露卡·福格特是波拿巴的密探的传单,这样就使马克思反对福格特的诽谤的斗争复杂化起来,给进一步揭露福格特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马克

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和他《致斯图加特 观察家报 编辑》的声明中揭露了布林德的胆怯行为(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20—524、743—744 页;第 16 卷第 24—27 页)。——第 33 页。

- 37 《观察家报》编辑部只发表了马克思这封同文件一起寄来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3 页)和它对于马克思信中所附的声明的“评论”。

马克思预料到他的信可能不被刊登,就把信的原文寄给索·哈茨费尔特,要她在其他德国报纸上发表(见本卷第 433—434 页)。哈茨费尔特曾把它登在 1864 年 12 月 10 日《北极星》第 287 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27 页)。——第 34、39 页。

- 38 由马克思起草的祝贺林肯再度当选美国总统的《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公开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0—22 页)得到常务委员会的赞同,1864 年 11 月 29 日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并通过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转交林肯总统。——第 35 页。

- 39 在 1864 年 11 月 29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根据彼·福克斯的建议通过了以中央委员会英国委员的名义起草一封给波兰人民的公开信的决定。公开信的起草工作被委托给小委员会,而小委员会又把这项工作委托给彼·福克斯。关于福克斯起草的公开信在小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中进行讨论的情况,见马克思 1864 年 12 月 10 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注 48。——第 35、41 页。

- 40 癞蛤蟆(*crapaud* 原意是“池塘里的癞蛤蟆”)是坐在国民公会会议大厅的最低的地方并经常投票拥护政府的一些法国国民公会成员的讽刺性绰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信件中常常把这个用语作为“庸人”的意思来称呼法国的小市民和市侩、在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以及法国的蒲鲁东派。——第 35、349 页。

- 41 指 1859 年夏季爆发的、与争取规定九小时工作日的群众性运动有关的伦敦建筑工人的大罢工;参加罢工的是组织在建筑工人联合会中的建筑工人,改良主义者乔治·波特尔是这个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1859 年 7

月底,伦敦的建筑工人为了回答企业主拒绝缩短工作日的要求而举行罢工。罢工一直延续到1860年2月。企业主在他们1859年7月27日举行的联合会议上公开向各个工人联合会宣战,一致决定不雇用属于工联的工人,8月6日又宣布同盟歇业,解雇两万余名工人。罢工最后以妥协告终:企业主同意雇用工联会员,而工人则被迫撤销关于九小时工作日的要求。——第35页。

- 42 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的这些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1、610—611页。

亨·海涅在自己的诗歌《阿塔·特洛尔》(第22章)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3章)中辛辣地嘲笑了士瓦本反动的浪漫主义学派代表、极其平庸的诗人卡·迈尔。——第38、581页。

- 43 指海尔曼·贝克尔(绰号红色贝克尔)1864年12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告诉马克思说《莱茵报》编辑部拒绝发表他反对布林德的声明(见注37)。编辑部拒绝的理由,是不愿意替布林德这样的“小人物”进行宣传。——第38页。

- 44 指威·提·薛尔曼将军于1864年5月7日开始的著名的通过乔治亚“向海洋进军”,这次进军是北军指挥部实行粉碎南部同盟的新战略计划的结果。尽管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联军的进攻还是不断取得胜利。1864年9月2日,薛尔曼的军队占领了阿特兰塔,12月10日到达海边。这样,薛尔曼的进军就把同盟的领土切成两部分,为1865年春季在弗吉尼亚粉碎南军主力准备了条件。——第39、88、462、463页。

- 45 意大利威尼斯地区曾于1799年至1805年和1814年至1866年期间归入奥地利帝国版图,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奥地利压迫的经常策源地。为了争夺在德国的领导权而准备同奥地利打仗的普鲁士统治集团,利用了意大利人对奥地利帝国在威尼斯地区继续进行统治的不满情绪。——第40、438页。

- 46 指1864年12月7日发表在由科勒特出版的《自由新闻》第12号上的文章《俄国关于罗马教皇的计划》(《Russia's Designs on the Pope》)。——第41页。

- 47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合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进行波拿巴主义叛乱的尝试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42、147、234、272页。
- 48 除了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所提到的1864年12月6日在小委员会中对福克斯起草的给波兰人民的公开信(见注39)进行的初步讨论外,1864年12月13、20日和1865年1月3日在总委员会里又围绕这个文件展开了争论。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曾经两次(12月13日和1月3日)就这个问题发言。马克思根据波兰和法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大量实际材料,指出福克斯美化了法国统治阶级对波兰的传统的对外政策,并揭示了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政府在波兰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反动实质。马克思认为在国际中提出波兰独立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这使每一个国家的工人有可能揭露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同时,马克思认为,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是一种能够摧毁俄国沙皇政府的实力,并使俄国境内革命民主运动加速发展的力量。——第42页。
- 49 在1864年11月8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根据马克思提出并得到格·荣克支持的建议,决定凡是不能参加总委员会会议的人都不能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关于名誉会员的决议,看来也是在这个时候通过的。——第42页。
- 50 莫·赫斯的这篇通讯载于1865年1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8号。——第44、448页。
- 51 普隆-普隆分子是从普隆-普隆来的。普隆-普隆是拿破仑第三的堂弟拿破仑亲王的绰号,他住在罗亚尔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致社会民主党人报 编辑部。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0页)中,谈到“两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即土伊勒里宫式的和罗亚尔宫式的”,因此,普隆-普隆分子可以作为波拿巴分子的同义语。——第44、56、167、587页。
- 52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逗留的时间大约是在1865年1月7日到14

日。——第 45 页。

- 53 马克思指总委员会在 1865 年 1 月 24 日会议上讨论国际巴黎支部中的冲突一事。

1864 年底,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开始在巴黎进行活动,这个支部的创始人是 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具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工人昂·托伦和沙·利穆津。除托伦集团外,曾经参加 9 月 28 日会议的准备工作的法国律师昂利·勒弗尔也以国际的奠基人之一和法国工人的代表自居。后来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勒弗尔同法国通讯书记勒·吕贝以及力图使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屈从自己影响的在英国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人物们保持着联系。资产阶级共和派集团指责托伦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特别是同绰号叫普隆·普隆的约瑟夫·波拿巴亲王)有联系——指责由莫·赫斯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中转述了出来。马克思曾就此事询问席利和施韦泽,席利在 1865 年 1 月 19 日寄来了答复,内中说道:诬告托伦陷入波拿巴主义的,是同各合作团体的机关刊物——法国《联合》杂志关系密切的一些人,在该杂志编辑部的成员中也有勒弗尔。席利答应很快就把补充消息寄来。——第 45、61、90、94 页。

- 54 指 1865 年 1 月 16 日在剑桥大厅举办的庆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晚会。——第 45 页。

- 55 国际的瑞士各支部是在报上刊载圣马丁堂集会的报道后立刻开始建立的。以装订工人杜普累为首的一批日内瓦工人于 1864 年 10 月 11 日在日内瓦组织了临时委员会,以便同其他国家的工人建立联系。1865 年 1 月 17 日,杜普累声称,日内瓦委员会正在为在瑞士建立国际工人协会支部进行宣传;他为此目的请总委员会把所有已发表的文件寄去。1865 年 1 月 24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听到日内瓦工人加入国际的消息后表示十分赞许。瑞士的通讯书记荣克给杜普累寄去了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他代表总委员会建议瑞士工人建立全瑞士的中央委员会并且同伦敦的总委员会建立经常的联系。——第 45 页。

- 56 指 1863 年 7 月 28 日在伦敦成立的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National-

League for Polish Independence)。同盟的前驱是由于波兰起义遭到镇压而于 1863 年 7 月 22 日在圣詹姆斯大厅召开的那次有名的会议。这次会议是成立国际的准备步骤之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英国工联的代表,国际民主运动的活动家以及从巴黎来的法国工人代表。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向外交大臣约·罗素转交会议对英国政府的抗议书,抗议它对波兰起义者采取两面政策。罗素拒绝接见代表团成了 1863 年 7 月 28 日在《蜂房报》编辑部再度集会的原因,在这次会上也就成立了同盟。同盟的主席是激进主义者艾·比耳斯,名誉书记是约·罗·泰勒。

马克思所说的地方的波兰组织是指在伦敦的波兰流亡者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分子,他们聚集在领导 1863—1864 年起义(见注 18)的波兰国民政府的代表周围。在有全国同盟和波兰国民政府的代表出席的 1865 年 1 月 10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协会有责任利用它所有的一切手段来协助举行虽然遭到失败但仍是光荣的 1863 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活动。”

马克思所提到的大会在 1865 年 3 月 1 日举行(见注 114)。——第 45、85 页。

- 57 威·李卜克内西在 1865 年 1 月 20 日以前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拉萨尔走上了同俾斯麦的反动政府妥协的道路,他答应在普鲁士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问题上从全德工人联合会方面给俾斯麦以支持,交换条件是俾斯麦答应实行普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拉萨尔的这个政治“遗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1928 年发表的拉萨尔和俾斯麦的通信完全证实了李卜克内西所报告的消息。——第 45、48、430、455 页。

- 58 进步党人是 1861 年 6 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

普鲁士的宪制冲突发生在 1860 年 2 月,原因是普鲁士议会下院中

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争得下院批准用于“维持军队战备”的拨款,就是说事实上开始了计划中的改组。当 1862 年 3 月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开支并要求内阁向议会负责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1862 年 9 月底,组成了俾斯麦内阁,它在同年 10 月又一次解散议会,并且开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这项经费。只是到 1866 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第 47、64、66、232、345、450、457、460 页。

- 59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的注释中实现了这个意图。——第 50、536 页。

- 60 1865 年 1 月,由于工人起来反对当时通行的工商业条例而在普鲁士议会上提出了关于联合权的问题。资产阶级议员利用工人运动的高涨,力求首先废除条例中束缚资本家的那些条目。进步党人(见注 58)舒尔采-德里奇和孚赫曾把关于废除条例第一八一条的建议提交众议院讨论,这一条规定企业主不得为了迫使工人让步而停止生产。为了达到蛊惑性的目的,进步党人也要求废除关于惩治工人煽动罢工的第一八二条。而工人首先要求废除关于必须经警察当局许可才得组织工人团体的第一八三条,以及关于禁止罢工的第一八四条。

1865 年 2 月 14 日普鲁士议会只废除了工商业条例的第一八一条和第一八二条,而工人关于联合自由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关于 1791 年 6 月 14 日制宪议会通过的禁止工人组织团体的法案(所谓的列沙白里哀法案),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24 章第 3 节。——第 51 页。

- 61 指布莱特 1865 年 1 月 19 日在北明翰商会上的演说,1865 年 1 月 20 日《泰晤士报》第 25087 号刊载了关于这篇演说的报道。

1847 年 6 月 8 日议会通过了只适用于在工厂做工的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法案。但是实际上许多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8 章第 6 节)。——第 51、54 页。

- 62 1865 年 1 月 30 日威·施特龙写信给马克思,说他会晤了出版商奥·迈

斯纳,迈斯纳同意按入股的原则出版《资本论》,并且要求把稿子送去看一下。另外,施特龙还告诉他济博耳德的情况,告诉他迈斯纳打算出版阿·卢格和卡·布林德的报纸以及斐·弗莱里格拉特答应为布林德的报纸撰稿。——第 51、58 页。

- 63 1865 年 1 月 28 日美国公使亚当斯受阿·林肯的委托转交了他对总委员会的信(见注 38)的答复。这个答复作为亚当斯的信以《林肯先生和国际工人协会》(《Mr Lincoln and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为题发表在 1865 年 2 月 6 日《泰晤士报》第 25101 号上。——第 52、62、68 页。
- 64 反奴隶制协会(Emanicipation Society)是英国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于 1862 年 11 月在伦敦成立的。协会支持工联伦敦理事会反对英国站在美国南部奴隶主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在运动的进程中发现英国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力图利用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第 52、54 页。
- 65 “波兰之友文学协会”是波兰流亡者当中以亚当·查尔托雷斯基为首的保守主义的贵族保皇派于 1832 年 4 月在巴黎成立的。——第 53 页。
- 66 在 1865 年 1 月 31 日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了比利时全国民主联盟成员莱·封丹 1865 年 1 月 29 日的来信,信中说联盟已作出加入国际的决定,并且打算把协会的文件译成法文。不久就发现封丹和工人群众没有联系,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建立支部。比利时的第一个支部是在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工人政论家塞·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 1865 年 7 月 17 日成立的。——第 53 页。
- 67 指一批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预定在 1865 年 2 月 6 日举行的选举法改革拥护者筹备会。——第 53 页。
- 68 在 1 月 31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选出的参加选举法改革拥护者筹备会的代表团人员中,除埃卡留斯和勒·吕贝外,还有卡特、奥哲尔、惠特洛克、克里默、威勒尔和德尔。——第 54 页。
- 69 从李卜克内西 1865 年 2 月 16 日给马克思的信来判断,在马克思提到的

海尔曼·贝克尔写的这篇《莱茵报》社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和拉萨尔分子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始终和民主派站在一起反对现存政府的忠诚的革命者,而拉萨尔分子则和政府站在一起反对民主派。

关于进步党人,见注 58。——第 55、61 页。

- 70 指 1865 年 2 月 1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6 号发表的一篇注明“1 月 28 日于巴黎”的没有署名的短文,内中对国际法国会员(托伦、利穆津)进行了诬蔑,继续说他们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关于这次诽谤攻势的开始,见注 50 和 53)。《社会民主党人报》驻巴黎的记者是莫·赫斯。——第 56 页。
- 71 指 1848 年 11—12 月普鲁士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政变结果解散了所谓的协商议会,即 1848 年 5 月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在柏林召开的国民议会。在解散议会的同时公布了实行两院制的钦定宪法。第一议院由于年龄资格和财产资格的限制变成了享受特权的“贵族院”;根据 1848 年 12 月 6 日的选举法,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有资格参加进入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1849 年 4 月弗里德里希·威廉解散了根据钦定宪法选出的议院,并于 1849 年 5 月 30 日颁布了新选举法,规定以高额的财产资格和各阶层居民的不平等的代表权为基础的三级选举。——第 57 页。
- 72 旅行证书是根据立法机关的命令(在普鲁士这个命令是在 1831 年实行的)发给工人的证明文件,内中载明该工人到过的所有地方和对他的可靠程度的评价。——第 58 页。
- 73 指 1865 年 1 月 6 日和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5 号和第 6 号的两篇社论,——《教会和现代文明》(《Das Kirchenthum und die moderne Civilisation》),《俾斯麦内阁和中小邦的政府》(《Das Ministerium Bismarck und die Regierungen der Mittel- und Kleinstaaten》)——以及从 1865 年 1 月 27 日该报第 14 号开始连载的一组文章:《俾斯麦内阁》(《Das Ministerium Bismarck》),文章的作者是约·巴·施韦泽。——第 59 页。

- 74 马克思把这封短信写在他转寄给恩格斯的 1865 年 2 月 4 日威·李卜克内西给他的信中,李卜克内西在信中谈到了他的生活困难的情况。——第 60 页。
- 75 马克思把《致 社会民主党人报 编辑部。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0 页)的草稿附在 1865 年 2 月 6 日的信中。由于该报多少改变了一下自己的调子,并且在 1865 年 2 月该报第 21 号上刊登了一篇莫·赫斯的短文,他在短文中放弃了自己对国际法国会员的诽谤性说法,这就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坚持发表这篇声明,同时他们决定暂时不再给该报投任何稿件。在 1865 年 2 月 18 日马克思写的新的声明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彻底决裂,这个声明由于他们的坚决要求,发表在 3 月 3 日该报上(声明注明的日期是 2 月 23 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88 页)。——第 61、71、76 页。
- 76 指 1865 年 2 月 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8 号上刊登的社论,是一组社论中的第二篇,这组社论的标题是《俾斯麦内阁》,作者是约·巴·施韦泽。——第 63 页。
- 77 指 1865 年 2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9 号上登载的约·巴·施韦泽写的社论《德国社会民主党》(《Die deutsche Social-Demokratie》)和该报同一号上刊登的注明“2 月 4 日于巴黎”的莫·赫斯的短文。——第 65 页。
- 78 指普鲁士陆军大臣罗昂 1865 年 2 月 8 日在众议院就他提出的修改和补充普鲁士现行兵役法的法案所发表的演说。这些修改具有向议院中在野的资产阶级多数派作某些次要的让步的性质,但是,这并没有使宪制冲突获得解决(见注 58)。——第 65 页。
- 79 马克思支持勒弗尔作为国际在巴黎的报刊辩护人的候选人,他根据 1865 年 2 月 5 日席利给他的信,以为巴黎支部中的冲突已经解决,指望借此把参加合作运动的法国工人吸收到国际的队伍里来,并利用《联合》杂志来宣传国际的思想。可是勒弗尔被委任后,冲突却变得更加尖锐了(见注 53)。

在 1864 年底把《临时章程》翻译成法文时,巴黎支部的蒲鲁东主义领导作了许多歪曲,这些歪曲后来被同马克思敌对的分子利用来反对国际。尤其是霍恩攻击了临时章程中一条被歪曲成了蒲鲁东思想的那部分:“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而这一条的原文是:“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第 68 页。

- 80 林肯的答复(见注 63)刊登在 1865 年 2 月 6 日《快报》上,标题是《林肯总统和国际工人协会》(《President Lincoln and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第 68 页。
- 81 恩格斯考虑了马克思的意见,在援引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要求时,把自己的小册子中的这个地方表述得不致被解释成作者同意拉萨尔派的口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76—77 页)。他还接受了马克思在下面提出的建议,改变了对德国资产阶级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的立场的说明(同上第 63 页)。——第 69 页。
- 82 1849 年 3 月 27 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了一个包括直接的普选权的选举法。选举法的全文由帝国摄政约翰大公公布在 1849 年 4 月 12 日的法令公报上。由于帝国宪法被普鲁士国王拒绝以及革命遭到失败,这个选举法没有在 1849 年实施。——第 69 页。
- 8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83—84 页。——第 70 页。
- 84 托利党宪章派或托利党慈善家是参加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建立的“青年英国”社的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迪斯累里、波尔斯威克和弗兰德等人)。托利党慈善家表达了土地贵族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增强的不满,他们采取蛊惑性的手段,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利用他们来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个集团的观点评价为封建的社会主义。——第 71 页。
- 85 马克思把 1865 年 2 月 11 日施韦泽寄给他的信转寄给恩格斯。这封信就莫·赫斯那篇诽谤国际的法国活动家的通讯以及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事件的声明(见注 75)作了解释。——第 71 页。

- 86 1865年2月11日,贸易大臣伊岑普利茨伯爵在普鲁士议会辩论联合权问题时宣读了一份政府文件。政府为了在联合问题上争取时间,阻挠完全废除禁止联合的法令,就借口说,工人所希望的物质状况的所谓改善要取得任何成果,与其说要实行联合自由,不如说应该努力促进合作社事业的发展。《泰晤士报》在1865年2月13日的一则电讯中报道了上述的普鲁士政府文件。——第72、77、450页。
- 87 马克思讽刺地把普鲁士通行的禁止工人联合和罢工的工商业条例(见注60)以及1854年关于雇农权利规范的法律称为奴仆规约。
所谓“奴仆规约”是十八世纪普鲁士各省的一种封建规章,它允许容克地主专横地对待农奴。——第72、77、457页。
- 88 天鹅骑士团是中世纪的一种宗教骑士团,创建于1443年,在宗教改革时期衰落下去。竭力想恢复反动的封建王朝气派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3年企图重建这个骑士团,这个普鲁士国王希望通过骑士团的慈善活动来突出普鲁士王朝的所谓社会使命,从而提高普鲁士王朝的威望。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这种打算始终未能如愿。——第73页。
- 89 争取联合权的运动是1865年初在柏林印刷工人中间开展起来的,运动受到威·李卜克内西决定性的影响。1865年2月1日,伯·贝克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个给全德工人联合会全权代表的通告,要他们召集工人开会,通过关于废除普鲁士工商业条例第一八三款和第一八四款的决议。在通告发表之后不久,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贝克尔是一个目空一切的小丑,以‘党的领袖’自居,但是他至少是对政府采取了正确的革命的立场。他需要我们,我们不需要他。”——第73页。
- 90 指格·埃卡留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通讯。在马克思实际上停止撰稿(见注75)以后,埃卡留斯还继续为该报撰稿。——第73页。
- 91 马克思在1865年2月14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厄·琼斯1865年2月10日写的预定在委员会宣读的信。琼斯在信中以自己的名义叙述了马克思拟定的计划:在总委员会的领导下吸引广大英国工人群众参加争取选举法改革的斗争,并在给予全体成年

男性居民以选举权的口号下开展工人阶级的广泛运动来对抗自由资产阶级的鼓动。——第 74 页。

- 92 总委员会在国际成立时期极为重视吸收工人团体首先是英国工联参加国际的问题。临时章程第八条责成总委员会在英国工人中进行直接的宣传并吸收他们加入国际的队伍 ;在 1864 年 11 月 22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 ,一致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9 页)。这个决议草案是 1865 年夏季发出的《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579—580 页)的基础。——第 74 页。
- 93 马克思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科伦工人马策腊特 1865 年 1 月 8 日给列斯纳的信转寄给恩格斯 ,信中谈的是联合会中伯·贝克尔和克林格斯之间的分歧。马策腊特代表联合会的一批成员请求马克思发表意见并帮助分析这个问题。从恩格斯 1865 年 2 月 7 日给马克思的信来看 ,克林格斯这方面遭到了失败。——第 75 页。
- 94 普鲁士众议院讨论联合权问题(见注 60)时 ,多特蒙特的代表海尔曼·贝克尔于 1865 年 2 月 11 日提出关于工商业条例第一八一条和第一八二条的废除也对农业工人有效和废除 1854 年 4 月 24 日关于限制雇农权利的法律(见注 87)的提案。——第 75 页。
- 95 指李卜克内西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一事。李卜克内西在 1865 年 2 月 16—17 日的信中把这件事告诉了马克思。——第 76 页。
- 96 指施韦泽的一组文章《俾斯麦内阁》中的第三篇 ,发表在 1865 年 2 月 1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3 号上 ,也就是说 ,是在马克思坚决要求他不再向俾斯麦谄媚以后发表的。在这些文章中 ,施韦泽公开支持俾斯麦用“铁和血”统一德国的政策。——第 76、458 页。
- 97 普鲁士亲王威廉(从 1861 年即位为国王)在 1858 年 10 月开始摄政时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 ,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 ;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

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 1862 年宪制冲突(见注 58)和 1862 年 9 月俾斯麦执掌政权就结束了“新纪元”。——第 78、450、456 页。

- 98 马克思是指在布林德领导下创办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杂志《德意志联邦》,该杂志于 1865—1867 年在伦敦和汉堡出版;杂志编辑部的成员有卡·布林德、路·毕希纳、斐·弗莱里格拉特、路·费尔巴哈、恩·豪格等人。——第 79、91 页。
- 99 马克思把不知是谁抄写的关于波拿巴王朝的成员们的丑行的材料附入给恩格斯的这封短信中。——第 81 页。
- 100 1865 年 2 月初,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上发表演说,批评了拉萨尔分子的观点,特别是他们的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工人生产合作社的说教。在 1865 年 2 月 19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4 号发表的由格·埃卡留斯写的关于这次庆祝会的报道中,马克思的演说的内容被歪曲了。
-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 1840 年 2 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9)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 年和 1849—1850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的大部分人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 1850 年 9 月 17 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国际协会的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 1918 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 82、83 页。
- 101 指 1865 年 2 月 22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5 号上刊载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北德总汇报》的一篇社论的转载。——第 82 页。
- 102 路·库格曼在 1865 年 2 月 1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附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米凯尔 1864 年 12 月 22 日给他的信。米凯尔在信中硬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真正新鲜的东西不多”,它的结论对德

国的社会政治条件不适用。同时米凯尔竭力为他自己转到现存制度维护者的行列中去进行辩解。——第 82、87 页。

- 103 埃卡留斯在关于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上马克思的演说(见注 100)的报道中写道,马克思反对关于俾斯麦内阁可能给予工人以国家帮助的幻想,并且指出只有摧毁普鲁士王朝才能取得劳动的解放。在通讯的结尾,埃卡留斯把以下说法错误地加到马克思的头上: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不可能采取共同行动。——第 83、84、454 页。
- 104 由于李卜克内西和济贝耳的帮助,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声明(见注 75)曾经发表在许多德国报纸上。从 1865 年 3 月 1 日济贝耳给恩格斯的信中看出,声明最初发表于:《巴门日报》、《爱北斐特日报》、《杜塞尔多夫日报》、《莱茵报》;1865 年 3 月 1 日声明又发表于:《柏林改革报》第 51 号、《新法兰克福报》第 60 号、《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第 102 号、《公民报》(《Staatsbürger-Zeitung》)第 60 号;后来又在德国其他许多报纸上发表了这个声明。——第 84 页。
- 105 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选举法改革的拥护者于 1865 年 2 月 23 日在圣马丁堂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改革同盟成了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定的,他竭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现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单座楼房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给予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的要求。被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在此以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慑于群众运动而表现的动摇,由于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总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

运动发生了分裂,在 1867 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原先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第 84、85、102、113、196、458、506、534 页。

- 106 关于国际巴黎支部中的冲突,见注 53。

从席利 1865 年 2 月 25 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保存在马克思的笔记簿中的《席利的个人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92 页)来看,马克思的指示可以归结如下:竭力保持总委员会监督巴黎支部事务的职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受到相当一部分巴黎无产阶级支持的巴黎支部脱离国际。——第 84、98 页。

- 107 蒲鲁东分子所特有的那种认为工人组织中的负责人员只能是工人的错误观点,在 1866 年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遭到彻底的批驳。——第 85 页。

- 108 1865 年 2 月 21 日,总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参加为纪念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一周年而举行的支持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大会问题。会上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完全赞同 3 月 1 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纪念波兰革命一周年的大会并邀请自己的朋友参加”。——第 85 页。

- 109 指从 1865 年 2 月 24 日《晨星报》上剪下的一篇短评《德国的民主》(《German Democracy》)。它谈到《德意志联邦》杂志(见注 98)即将出版。从短评的内容来看,它是卡·布林德写的。——第 86 页。

- 110 指恩格斯写的预告他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即将出版的匿名简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89 页)。

克莱因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说,《莱茵报》将发表对恩格斯的小册子的评介和可能由海尔曼·贝克尔作的小册子的摘要。——第 87、460 页。

- 111 由于德国的报纸广泛地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明(见注 104),施韦泽于 1865 年 3 月 3 日才被迫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这个声明。——第 88 页。

- 112 指 1865 年 3 月 1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8 号上发表的施韦泽写的《俾斯麦内阁》一组文章的最后一篇即第五篇。——第 88 页。
- 113 指 1865 年 3 月 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9 号在“政治部分”栏下发表的施韦泽的文章。文章说,站在全德工人联合会队伍之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属于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竭力通过这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在德国的最亲密的战友的攻击来冲淡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与该报决裂的声明的影响。关于这一点,还可参看恩格斯 1865 年 3 月 10 日给魏德迈的信。——第 89、91、466 页。
- 114 纪念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一周年的大会是 1865 年 3 月 1 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组织这次大会的发起人是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见注 56)。在准备和举行这次大会方面,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起了很大的作用(见注 108)。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其中包括伦敦的自由派日报《每日新闻》,只叙述了资产阶级激进派(比耳斯、利弗尔逊等人)在会上的发言,对以国际的名义提出的决议案和总委员会委员彼·福克斯和格·埃卡留斯的发言却只字不提。马克思利用 1865 年 3 月 4 日《蜂房报》第 177 号刊登的关于大会的完整报道,写了一篇以《更正》为标题的短文。这篇短文是写给转载过英国报纸的歪曲报道的苏黎世报纸《白鹰报》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06—107 页)。——第 90、102、473 页。
- 115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59—380 页)。1852 年 6 月底,小册子的稿子委托给表示愿意帮忙的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亚在德国付印。后来查明,后者是个警探,他把小册子出卖给了普鲁士警察局。马克思不久便在 1853 年 4 月写的、发表于美国报刊的《希尔施的自供》一文中公开揭露了这个曾一度迷惑了他的班迪亚的行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44—48 页)。——第 93 页。
- 116 这里提到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的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628—629 页。——第 93 页。
- 117 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比·贝律兹 1863 年在巴黎创立的“劳动信

- 贷”(《Crédit au travail》)银行,其目的是贷款给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并动员工人储蓄来开展合作运动。这个银行存在到 1868 年。——第 94 页。
- 118 指《关于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告瑞士全体工人、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团体书》1865 年日内瓦版(《Aufruf an alle Arbeiter, Arbeitervereine und Arbeiterassoziationen in der Schweiz zum Beitritt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ciation》》Genf, 1865)。——第 95 页。
- 119 在 1865 年 3 月 15 日《德意志联邦》第 1 号上发表了卡·布林德请求所有的朋友给该刊物撰稿的邀请书,以及古·司徒卢威的文章《在德国的“愁眉不展的面孔”》(《Die Teig-Gesichter in Deutschland》)和古·腊施的《殉难者(麦克斯·多尔图)墓上的不朽的花圈》(《Ein Immortelenkranz auf das Grab eines Märtyrers (Max Dortu)》)。——第 95 页。
- 120 这里谈的是 1865 年 3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1 号上发表的海尔维格和吕斯托夫不给该报撰稿的声明。为了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态度和他们不再给该报撰稿的原因,施韦泽给上述声明加了一个后记,在其中引用了 1865 年 3 月 5 日《新法兰克福报》第 64 号上的卡·布林德的文章。——第 96、97、100 页。
- 121 1865 年 3 月 19 日马克思到扎耳特博默耳(荷兰)去看亲戚,在那里住到 1865 年 4 月 8 日。——第 100、105、107、586 页。
- 122 在施韦泽从布林德文章中摘来的引文中,提到 1864 年 9 月 12 日马克思因拉萨尔之死写给索·哈茨费尔特私人信中的一句话:“他在年轻得意时死去,象阿基里斯一样。”这句话从信中被抽出来,没有告诉马克思,也没有取得马克思的同意,就署上马克思的名发表在 1864 年 12 月 15 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 号上,用来歌颂拉萨尔。马克思向施韦泽提出了坚决的抗议,反对这种随意滥用。——第 100 页。
- 123 马克思实现了他的意图,1865 年 3 月 15 日写成了《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发表于 1865 年 3 月 19 日《柏林改革

- 报》第 67 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95—98 页)。——第 101 页。
- 124 马克思在信中附去了由他起草的并由总委员会在 1865 年 3 月 7 日会议上批准的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关于这次冲突,见注 53),以及对总委员会在巴黎理事会的特派代表席利的个人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91—92 页)这两个文件。——第 102 页。
- 125 1865 年 3 月 11 日在罗德累斯饭店举行了由英国选举法改革运动的参加者所筹办的一次会晤,一方是 1865 年 2 月 23 日会议(见注 105)选出的代表团,一方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代表团的成员有工联的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总委员会的代表。这次会晤是建立改革同盟的一个阶段,参加会晤的约有二十名工联代表,其中有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数也一样,其中包括四名议员。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的领袖约·布莱特建议把选举权只扩大到房主和房客(Household Suffrage)。普选权的要求被资产阶级的代表否决了,因而没有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第 102 页。
- 126 指的是由卡·布龙出版的《北极星》在 1865 年 3 月 4 日第 299 号上的两篇社论,编辑部在社论中反对同政府妥协。这两篇社论对施韦泽这一类人的评语是阴谋家。——第 103 页。
- 127 指的是许多德国报纸(《莱茵报》、《柏林改革报》等等)上发表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决裂的长篇报告的摘要,这个报告是威·李卜克内西 1865 年 2 月 28 日在宣布加入国际的柏林印刷工人联合会上作的。该联合会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 1865 年 2 月 23 日的声明。——第 106 页。
- 128 1865 年 3 月 11 日《北极星》第 300 号上发表了格·海尔维格、威·吕斯托夫和弗·罗伊舍的抗议,抗议 1865 年 2 月 2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登的通讯说拉萨尔向普鲁士专制制度谄媚。——第 106 页。
- 129 1865 年 3 月 22 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分会会议上,联合会的主席伯·贝克尔发言诽谤国际工人协会,还诽谤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

西。马克思在《“人类的主席”》一文中驳斥了伯·贝克尔,文章载于1865年4月13日《柏林改革报》第88号和《莱茵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00—105页)。在此以前,1865年3月27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柏林分会讨论主席问题的会议上,威·李卜克内西就揭露了伯·贝克尔。1865年4月1日《北极星》第303号上登载了吕斯托夫的反贝克尔的声明。——第107页。

- 130 勒弗尔关于不再参加国际的活动的声明,载于1865年4月《联合》杂志第6期。——第107页。

- 131 在1865年3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总书记克里默以总委员会代表团(埃卡留斯、韦斯顿、荣克、福克斯等人)的名义,报告了他们同全国鞋匠工会的代表们会谈的结果,以及该工会所通过的以下的决议:“我们全心全意赞同国际协会的原则,这些原则已由该组织的代表团阐述得十分明白。我们一定要加入协会,以便有助于促进这些原则,并在我们的组织中宣传爱好自由的崇高的思想。”——第108页。

- 132 西·波克罕在1865年1月10日和4月1日给恩格斯的两封信中,谈到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科拉切克打算使《时代呼声》(《Stimmen der Zeit》)这份杂志复刊,科拉切克还想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它撰稿。科拉切克的愿望并未实现。——第108页。

- 133 指1865年4月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3号上登载的关于全德工人联合会柏林分会会议的报道。——第109页。

- 134 在1865年4月8日《北极星》第304号上发表 的弗·罗伊舍的文章《假扮的朋友和赤裸裸的敌人》(《Falsche Freunde und offene Feinde》)中,作者替海尔维格、吕斯托夫和约·菲·贝克尔辩护,因为他们拒绝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见注120)而被伯·贝克尔称为“假扮的朋友”。作者在这篇感伤的文章中,援引了他们向垂死的拉萨尔立下的誓言:誓将拉萨尔的事业进行到底;同时把伯·贝克尔、施韦泽以及他们的拥护者称为“卖身的仆人和反动派的工具”。

恩格斯提到维利希的苹果树指的是以下这件轶事: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维利希和参加他的志愿部队的人一同在苹果树下宣

誓,宁愿死在德国土地上也不愿流亡国外。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以后,维利希的部队不顾誓言,被迫转移到中立的瑞士境内(关于这件事,参看恩格斯《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51页)。——第111页。

- 135 根据弗·列斯纳的提议,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100)在1865年3月22日的会议上,断绝了同拉萨尔派的关系。

1865年4月5日,在协会同它的分会“条顿尼亚”和“和谐”共同讨论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伯·贝克尔的行为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行为的大会上,路·维贝尔企图通过一项决议,说什么个别党派代表的政治态度是个人的事,不应当由协会的会员来讨论。这种错误的立场遭到了会议的否决,1865年4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歪曲地报道了会议的进程。

“条顿尼亚”是居住在伦敦南部的德国工人的教育团体。它加入了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作为一个分支机构。在1865年1月,它与该协会一同并入国际工人协会。“条顿尼亚”的领导人是克林凯尔和克林凯。——第113、137页。

- 136 指1865年4月28日《泰晤士报》第25174号上就1865年4月14日美国总统阿·林肯被刺而发表的《德国人告美国人民书》(《Address of German to the American Nation》)。——第114页。

- 137 在1865年4月29日的《北极星》上刊载了一篇寄自佐林根的通讯。通讯报道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佐林根分会中的“反对派”在1865年4月23日举行的一次集会。集会上一致同意成立一个自己的分会,并选举站在马克思一边反对伯·贝克尔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杜尔特根为分会的全权代表。为了在形式上也和仍然处在贝克尔领导下的其他分会划清界限,佐林根的反对派分会发出新的会员证,并宣布《北极星》是它的正式的联合会机关报。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其他地方的另一些分会也加入了反对派。1865年9月初,佐林根分会改组为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第一个支部。——第115页。

- 138 这里显然是指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反对派的发展,当时反对派——从

- 佐林根开始——在莱茵地区建立了另一些反对派分会。在科伦,斐·拉萨尔的继承人伯·贝克尔在一次莱茵各分会举行的集会上不得不提出信任问题。马克思提到的 1865 年 5 月 6 日的《北极星》报道说,很多会员离开了那次集会,在留下的二十四人当中只有十五人投票赞成贝克尔。——第 117 页。
- 139 总委员会希望购买《蜂房报》的大部分股份,但是由于没有钱,并且由于在决定关头,即在 1865 年 5 月,委员会的力量转移到英国的选举法改革斗争上面,结果遭到了失败。股东大会前夕,总委员会的委员奥哲尔、克里默、豪威耳到曼彻斯特去参加改革拥护者的代表会议,这就使波特尔保持了多数票。——第 119、132、136 页。
- 140 1865 年 5 月 2 日总委员会的会议通过一个决定,就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被南部种植场主和纽约银行家的走狗蒲斯刺杀一事给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信写给林肯的继任者约翰逊总统。马克思在 5 月 9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他写的《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这封信通过美国公使亚当斯转交给总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08—110 页)。——第 119 页。
- 141 在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海尔维格、吕斯托夫和约·菲·贝克尔拒绝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之后,莫·赫斯仍为该报撰稿,而当《莱茵报》上出现了他拒绝撰稿的消息时,赫斯驳斥了这条消息。——第 120、123 页。
- 142 这里指的是 1865 年 5 月 10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58 号在“小品文”栏转载了《总汇报》的一篇对亨·符特克的著作《波兹南省的市政手册》(《Städtebuch des Landes Posen》)的评论,在这本书中论证了德国人对波兰土地的固有权利。——第 120 页。
- 143 这里指的是发表在 1865 年 5 月 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57 号附刊上的莫·赫斯寄自巴黎的通讯,通讯中诽谤国际的法国会员和总委员会的委员。——第 121 页。
- 144 曼彻斯特选举法改革拥护者全国代表会议是在 1865 年 5 月 15 日和 16 日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收到代表会议的邀请后,早在

3月21日就确定了自己的代表团,要代表团坚持关于给予一切成年男子以选举权的要求。将近二百名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其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斗争是在改革的性质问题上展开的。与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局部改革选举法的要求相对立,克里默宣布,伦敦工人授权自己的代表只投票赞成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他们不赞成范围更小的选举权。克里默的发言得到厄·琼斯和豪威耳的支持。但是在代表会议上占多数的资产阶级代表,以九十五票对五十票否决了克里默的建议。由于泰勒、比耳斯和其他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动摇,通过了以下要求:只有房主和交纳当地的市政济贫税的房客才有选举权。关于曼彻斯特代表会议的报道,发表在1865年5月20日《蜂房报》第188号。——第122页。

- 145 1865年5月初,下院否决了爱·培恩斯的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提案,提案中规定把城市中的选举资格从十英镑降低到六英镑。提案的被否决反映了被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运动吓坏了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的情绪。在曼彻斯特代表会议之前不久,即1865年5月2日,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向英国工人阶级发表宣言,号召他们为全体成年男子的普选权而斗争。——第122页。

- 146 这里指的是法济在当瑞士银行总行行长时玩弄的金融诡计被揭穿之后,在1864年8月日内瓦州议会选举中遭到的可耻失败。选举之后,法济的追随者对一部分投票反对他的选民进行了武装攻击,结果在瑞士政府军队开到日内瓦后,法济被迫逃往法国。——第122、150、191页。

- 147 这里指的是在巴黎支部内发生冲突(见注53)时,勒·吕贝以法国通讯书记的资格同协会驻讷夏托的通讯员艾·勒菲布尔的通信。勒·吕贝在信中企图唆使勒菲布尔反对总委员会和巴黎理事会的领导。——第123页。

- 148 1865年5月至8月在总委员会里就韦斯顿提出讨论的问题展开了争论。马克思除了在1865年5月20日总委员会的这次非常会议上作了发言(发言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以外,还在1865年6月20日和27日的委员

- 会会议上就这个题目作了报告(20日报告了第一部分,27日报告了第二部分),这就是有名的《工资、价格和利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11—169页)。——第125、127页。
- 149 这里指的是发表在1865年6月24日《北极星》第313号上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一些分会的声明,声明是反对伯·贝克尔的。——第126、139页。
- 150 马克思的报告《工资、价格和利润》(见注148)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没有发表。1898年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第一次在伦敦以《价值、价格和利润》(《Value, price and profit》)为标题发表了这个报告,爱·艾威林为报告写了序言。——第128页。
- 151 民族联盟是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建立的。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的组织者所抱的目的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奥地利除外。在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形成后,该联盟于1867年11月11日宣布自动解散。——第129、163、166、209、222、273、294、298、302、455页。
- 152 许可证法案(Permissive Bill)是1864—1877年期间数次提交英国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根据该草案,酒类出售许可证的颁发权转交给教区掌管。——第131页。
- 153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100)设于索荷区的大磨坊街。——第132页。
- 154 1865年7月22—23日预定在科伦举行众议院中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进步党人多数派的宴会,宴会的组织者是以市代表克拉森-卡佩耳曼为首的莱茵进步党人。科伦的警察总监盖格尔禁止反对党举行宴会。由于宴会被禁止,受邀请的二百五十名议员当中大约只有八十名来到了科伦。宴会的组织者克拉森-卡佩耳曼害怕被捕,在7月22—23日离开科伦去比利时。因为预先为宴会准备的大厅被警察封闭,到来的议员在市动物园举行宴会,但是很快就被一队士兵赶走了。——第133、147、183页。

155 这里指的是 1847 年 7 月到 1848 年 1 月在法国为选举改革而举行的宴会运动,这一运动是 1848 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第 133 页。

156 马克思在结束了自己的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的整理工作以后,就着手准备《资本论》第一册的出版工作。1863 年 8 月他开始誊写和从词句上对这份手稿的一部分进行加工,后来恩格斯把这部分叫做“这一册的现有文稿中最早的文稿”(见《资本论》第二卷序言)。然而在进行这一工作时,马克思决定也把《资本论》其余三册写完,哪怕只写个草稿。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完成《资本论》第三册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四册即最后一册的初稿,马克思已经写好;他把 1861—1863 年的大部分经济学手稿编成《剩余价值理论》。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对这部分手稿在准备出版时重新加工。

后来,马克思在加工完《资本论》第一、二册和第三册以后,又回到第一册来。按照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先出版第一册。为了出版《资本论》第一册,1866 年整整一年马克思都在为它润色,而在 1867 年 3 月 27 日完成;这实质上是对这一册的过去的文稿进行新的、仔细的加工。第一册的德文第一版于 1867 年 9 月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根据同出版商迈斯纳商定的出版计划,第二册和第三册应当以《资本论》第二卷的形式出版,而第四册《经济学说史》则以《资本论》的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的形式出版(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世时没有能够完成付印《资本论》最后几册的准备工作。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整理了并以《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形式出版了马克思的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恩格斯还打算整理并以《资本论》第四卷的形式出版上述第四册的手稿,但是他在世时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个愿望。——第 135、300、318、328、329、331、341、361、523、536、544、545、562 页。

157 马克思指的是雅·格林在日耳曼学方面广泛使用的归纳历史比较法。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归纳法和演绎法从属于唯物辩证法。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辩证地分解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而在叙述中,他从抽象到具体,把这个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完全按照它的具体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再现出来。——第 135 页。

- 158 《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译本,只是在马克思逝世后,即在 1886 年才出版。参加译校工作的有恩格斯、赛米尔·穆尔、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艾威林。——第 136、322 页。

- 159 1865 年 7 月底,《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的所有者利诺把这家报纸交给总委员会掌握,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股份公司,以便在伦敦出版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的报纸。8 月 8 日和 15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1865 年 8 月 22 日,总委员会的定期会议结束后,召开了股份公司股东成立大会来解决工人报纸的经费问题,大会确定公司的名称是工业报公司(Industrial Newspaper Company)。在有马克思出席的这次会议上,批准了告工人书和公司的工作纲要。1865 年 9 月 25 日,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宣布该报(它从 9 月 8 日起取名《工人辩护士报》)为国际的正式机关报。从 1865 年 11 月初起,该报完全归工业报股份公司所有。——第 136、165 页。

- 160 这里指的是英法工业展览会的筹备工作,这个展览会预定在英法和约五十周年时,即 1865 年 8 月开幕。

总委员会在 1865 年 5 月 30 日的会议上谴责了这项措施,因为这一措施的目的是转移工人对政治斗争的注意力,并且削弱国际协会的影响。——第 136 页。

- 161 关于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正式理由,在根据 1865 年 6 月 13 日总委员会决定起草的并由 1865 年 7 月 25 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581—583 页)中得到了说明,报告是马克思积极活动的结果,他成功地说服了总委员会委员们确信召开预备性代表会议的必要性。

关于把不可靠的外国人从比利时驱逐出去的法律是 1835 年通过的。它的有效期每三年延长一次。尽管在比利时报刊上、公共集会和群

- 众大会上曾展开广泛的抗议运动,该法律的有效期在 1865 年 6 月底作了第十次延长。——第 137、143 页。
- 162 根据马克思和汉堡出版商奥·迈斯纳预先商定的条件,整个《资本论》应当分两卷一次出齐,总的页数不超过六十个印张。后来迈斯纳同意修改这些条件(见本卷第 291 页)。——第 138、179、275、283、437、499 页。
- 163 这里指的是在索·哈茨费尔特授意下写的小册子:卡·席林《伯恩哈特·贝克尔主席被全德工人联合会开除和《社会民主党人报》1865 年柏林版(C. Schilling. 《Die Ausstoßung des Präsidenten Bernhard Becker aus dem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 und der „Social-Demokrat“》Berlin, 1865)》。小册子是关于 1865 年 3 月 27 日和 30 日该联合会的柏林分会会议的报道。在这次会议上李卜克内西起来反驳伯·贝克尔对马克思的诽谤。报道中有许多歪曲事实的地方,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思的其他拥护者(泰·梅茨内尔和奥·福格特)在 1865 年 6 月 22 日的声明中驳斥了这些歪曲,声明发表于 1865 年 6 月 24 日《人民报》第 145 号。——第 139、144、486 页。
- 164 关于巴黎的体操团体的庆祝会的报道,发表于 1865 年 7 月 8 日和 15 日《北极星》第 315 号和 316 号。——第 141 页。
- 165 指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侨居布鲁塞尔期间比利时政府对他们的迫害,例如 1848 年 3 月初关于驱逐马克思的王室命令,逮捕马克思和他的夫人的事件,1848 年 10 月初对恩格斯的逮捕以及后来对他的驱逐。——第 143、370 页。
- 166 1865 年 7 月 18 日俾斯麦政府和科伦—明登铁路股份公司董事会签订了一项关于把过去只属于政府的股票收买权给予公司董事会的契约。由于签订这项契约,俾斯麦政府获得了一笔总数约为三千万塔勒的钱归自己支配。这项契约本应由普鲁士议会批准,但 1865 年 8 月 28 日公司股东全体会议未经议会批准就一致同意了这项契约。——第 143、147、171、229 页。

- 167 罗敦路——伦敦的一条街,上流社会人士游玩的地方。——第 145 页。
- 168 恩格斯于 1865 年 8 月底至 9 月中去德国、瑞士和意大利作了一次旅行。——第 146、154、485 页。
- 169 济博耳德在 1865 年 8 月 4 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在哥本哈根有一个由里梅斯塔德领导的工人联合会,他劝马克思和该会建立联系。恩格斯指出,这个工人联合会处在提出“丹麦到埃德尔河!”的口号的丹麦自由党(埃德尔丹麦人党)的影响之下。埃德尔丹麦人党要求把居民主要是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埃德尔河把它同邻近的德国地区隔开了——完全与丹麦合并。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归普鲁士和奥地利共管(见注 3)。——第 147 页。
- 170 指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讲演录:乔·威·弗·黑格尔全集第 7 卷第 1 部《自然哲学讲演录。哲学全书缩写本第二部》1842 年版第 270 节(G W . F .Hegel .Werke .Bd .VII .Erste Abteilung .《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als der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Zweiter Theil》Berlin ,1842 ,§ 270)。——第 149 页。
- 171 指爱·比斯利的文章《党的首领卡提利纳》(《Catiline as a Party Leader》)和弗·哈里逊的文章《政治经济学的界限》(《The Limits of Political Economy》),这两篇文章都发表于 1865 年 5 月 15 日—8 月 1 日《双周评论》第 1 卷。——第 150 页。
- 172 指的是《特别委员会关于银行法的报告;委员会会议录,证词记录,附录和索引。根据 1857 年 7 月 30 日下院的指令刊印》(《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Bank Act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0 July 1857》)和《特别委员会关于银行法的报告;委员会会议录,证词记录,附录和索引。根据 1858 年 7 月 1 日下院的指令刊印》(《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Bank Act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 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1 July 1858》)。——第 150 页。
- 173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对英国议会关于银行事务的法令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第 151 页。
- 174 1865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初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第 155、168、487、490、494 页。
- 175 评价员是英国的官吏 ,他有权估价或变卖因欠债而被查封的家产。——第 156 页。
- 176 指的是柏林工人泰·梅茨内尔、齐·迈耶尔、奥·福格特于 1865 年 11 月 13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 ,他们在信中详细地报道了德国的工人运动以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分裂 ,并邀请马克思到柏林去领导联合会。——第 158、159、160、490 页。
- 177 1865 年 10 月 ,在英国西印度殖民地牙买加岛上 ,爆发了受英国殖民者残酷剥削的黑人起义(虽然早在 1833 年就已经正式废除了奴隶制)。牙买加岛总督埃尔极端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 :约有两千名黑人被绞死、枪杀和受到肉刑 ,许多村庄被焚毁。埃尔的行动引起了英国舆论的极大愤慨 ,英国政府被迫撤销他的总督职务。——第 159、162、163 页。
- 178 1861 年 1 月 12 日 ,普鲁士因威廉一世即位而宣布大赦 ,蛊惑人心地准许政治流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1861 年春天 ,马克思在逗留柏林期间曾经设法要求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 ,但是遭到了拒绝 ,普鲁士当局借口他在 1845 年是“自愿”放弃普鲁士国籍的 ,“因此”“只能”被看做是一个“外国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667—685 页)。——第 161、458、490 页。
- 179 法国代表们关于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曾经发表于 1865 年 10 月 8 日的《民论报》、1865 年 10 月 12 日的《民族未来报》、1865 年 10 月 14 日的《世纪报》以及其他一些法国报纸上。
- 伦敦代表会议于 1865 年 9 月 25—29 日举行。总委员会委员和各

支部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代表会议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批准了它的财务报告和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程。马克思排除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终于把恢复波兰的独立这一要求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由马克思领导筹备和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在国际的建立和健全组织的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第 161、483、489、495 页。

- 180 在 1865 年 11 月 18 日的《工人辩护士报》第 141 号上刊载了彼·福克斯写的关于 1865 年 11 月 14 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见《1864—1866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961 年莫斯科版第 89—92 页)。在这次会议上,法国通讯书记杜邦宣读了 1865 年 10 月 14 日《世纪报》上刊登的法国代表们关于伦敦代表会议的报道的前言。前言的作者是法国历史学家、国际的成员昂利·马丁。他对国际、它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以及将要在 1866 年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作了高度的评价。

昂利·马丁列举了议程中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特别提出了议程中的第九点:“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64 页)。在代表会议上和代表会议以后,法国蒲鲁东主义者托伦和弗里布尔竭力反对这一点,宣传无产阶级要放弃政治活动。——第 161、491 页。

- 181 指的是 1865 年 11 月 20 日《泰晤士报》第 25347 号的社论。——第 162 页。
- 182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流亡者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先后成立了一个芬尼亚社社员的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或共和)兄弟会,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其社会成分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平民知识分子。芬尼亚社社员由于自己的密谋策略及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而脱离爱尔兰广大人民阶层,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同当时英国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联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这一

运动的革命性质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曾极力引导这一运动走上进行群众性发动和同英国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的道路。1865年,芬尼亚社社员准备了武装起义,但是在同年9月,英国政府逮捕了芬尼亚运动的首脑(腊比、奥利里、奥顿诺凡-罗萨),芬尼亚社的报纸被查封,人身保护法停止生效。在英国掀起的声援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受到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支持。——第162、570页。

- 183 大概马克思在整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开头三本笔记以后就开始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工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利用了笔记上写的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及“绝对的剩余价值”的资料。信里提到的从恩格斯那里得到的材料,被马克思援引在第一版的第三章中。在该卷的第二版中,这些材料已被写得更准确(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1节)。——第162页。
- 184 1865年11月24日,施韦泽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一些政治性文章而被判处一年徒刑,1866年5月被暂时释放,1866年普奥战争以后被赦免。——第163页。
- 185 1865年12月12日,改革同盟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群众大会。总委员会的委员奥哲尔、利诺、朗梅德、德尔、斯坦斯比、豪威耳和哈特威耳加入了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参加大会的人大多数是工人、工联的成员;在大会上通过了要求普选权的决议。——第165、496、498页。
- 186 从1866年1月起,由约·菲·贝克尔主编在日内瓦用德文出版了《先驱》月刊,作为国际工人协会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关刊物。该杂志整个地是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发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该杂志于1871年12月停刊。——第166页。
- 187 1865年12月至1866年1月在法国发生了大学生风潮,引起风潮的原因是巴黎科学院院部决定开除参加1865年10月底在列日(比利时)举行的国际学生代表大会的大学生。在该代表会上有许多欧洲国家的青年学生代表参加,其中最大的代表团是法国的学生代表团(保·拉法格、沙·龙格、沙·维·雅克拉尔、阿·雷尼埃等人)。在大会上大多数

讲演人的演说反映了革命青年对第二帝国制度的自发的抗议。

所谓墨西哥事件,马克思指的是法国于1861年12月开始的在墨西哥进行的武装干涉,这次干涉是要推翻进步的胡阿雷斯政府并把墨西哥共和国变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干涉者还打算利用墨西哥的领土作为站在蓄奴州一方干预美国内战的基地。最初,英国和西班牙也参加了干涉,但是由于1862年4月同法国发生了矛盾,它们就从墨西哥撤回了自己的军队。法国干涉者继续侵略行动,1863年夏天占领了墨西哥城,宣布墨西哥是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首的帝国。墨西哥人民在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中表现了坚韧不拔和大无畏精神,大败殖民者。1867年3月干涉者被迫离开墨西哥。拿破仑第三的墨西哥冒险在法国极不得人心,加之国际局势由于美国北部在1861—1865年内战中获胜而起的变化,这也是这次冒险失败的原因。——第167、171、250、271、363、497、521页。

188 没落帝国(Lower Empire)一词在历史文献上是指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现在已泛指处于没落腐朽阶段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它来表示第二帝国。——第167页。

189 以《附件》为标题的这个材料,大概是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附寄的。——第168页。

190 恩格斯指的是匿名出版的小册子:《斐迪南·拉萨尔死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1865年柏林第2版(《Die Geschichte der Soc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Tode Ferdinand Lassalle's》, 2 Aufl., Berlin, 1865)。小册子的作者是欧·李希特尔。

在1866年1月1日的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上,舒尔采-德里奇登了一篇广告,说他的新著作《拉萨尔先生取消企业家冒险。德国工人手册中新的一章》(《Die Abschaffung des geschäftlichen Risiko durch Herrn Lassalle Ein neues Capitel zum deutschen Arbeiter-katechismus》)即将出版。这一著作是对拉萨尔的《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Herr Bastiat - Schulze von Delit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一书的答

复,不久以后在柏林出版了。——第 170 页。

- 191 指约翰·布莱特于 1866 年 1 月 3 日在罗契得尔群众大会上发表的关于选举改革问题的演说。这篇演说的报道发表于 1866 年 1 月 4 日《泰晤士报》第 25386 号。——第 171 页。

- 192 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建立于 1865 年秋天。参加者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欧·杜邦、海·荣克、保·拉法格等人)以外,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流亡者(勒·吕贝,后来还有皮阿)。1868 年,在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了决议(1868 年 7 月 7 日),谴责费·皮阿的挑拨性的演说以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52 页),在支部中发生了分裂,无产阶级的代表离开了该支部,该支部实际上就与国际失去了联系。——第 172 页。

- 193 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韦济尼埃的诽谤性的文章,发表于 1865 年 12 月 16 日和 18 日的比利时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佛尔维耶回声报》第 293 号和第 294 号。这篇文章歪曲了总委员会的活动和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总委员会在 1865 年 12 月 26 日、1866 年 1 月 2 日和 9 日讨论了这篇文章。马克思出席了这几次会议,积极地参加了讨论并且坚决主张,如果韦济尼埃不能以事实来证实他的责难,就把他开除出国际。总委员会在 1866 年 1 月 9 日的会议上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对这篇匿名文章的答复,是荣克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写的,并且由马克思校阅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586—596 页)。

马克思提到的由勒·吕贝起草的新的章程草案,载于 1865 年 12 月 27 日《佛尔维耶回声报》。这个草案反映了伦敦法国人支部成员、某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的联邦主义观点,要把总委员会的领导作用化为乌有,使总委员会变成只具有通报和统计这些纯粹技术性职能的简单的代表机关。——第 172、173、196、495 页。

- 194 指的是蒲鲁东主义者艾·德尼于 1864 年 3—6 月在比利时的《人民论坛报》上连续刊载的一组关于波兰问题的文章,标题是《波兰问题和民主》(《La Question polonaise et la démocratie》)。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于 1866 年 1 月底至 4 月初写了一组文章,

标题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这组文章针对蒲鲁东主义者的民族虚无主义和那种对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蛊惑人心地加以利用的情况,阐明了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0—183页)。——第172、176页。

- 195 马克思把阿尔诺德·希耳堡1866年1月2日寄自维也纳的信转寄给恩格斯,信中邀请马克思为正在筹办的杂志《国际评论》撰稿。根据希耳堡1866年1月18日写给马克思的信来看,马克思已经同意为该杂志撰稿。但是由于国际的事务十分繁忙,而且又要写作《资本论》,看来马克思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这个诺言。——第173、182页。
- 196 指的是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议程:“俄国佬对欧洲的威胁以及恢复独立和统一的波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83页)。——第174页。
- 197 1866年1月22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了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三周年的大会,主持会议的是著名的波兰流亡者、民主主义者奥博尔斯基。正象波兰流亡者的民主派报纸《自由之声》(《Głos Wolny》)所报道的,大会是由国际工人协会和伦敦波兰流亡者倡议举行的。大会一致通过了由福克斯提出并得到马克思支持的决议,决议表达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及民主人士对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声援。
- 关于会议的报道,发表于1866年1月31日《自由之声》第93号,2月3日《蜂房报》第225号以及1月27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51号。——第175页。
- 198 大概指的是德尼·德·夏托吉隆的言论,他写了《驳蒲鲁东》(《L'Anti-Proudhon》)一书,从天主教教会的立场批判了蒲鲁东的观点。德尼·德·夏托吉隆的这本书是对蒲鲁东1858年在巴黎出版的三卷集《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De la Justice dans la Révolution et dans l'Église》)的答复。——第175页。
- 199 马克思的注见《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第二节注48。
- 马克思指《工作日》一节,这一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是第

三章的组成部分,在该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是第三篇第八章。——第 177 页。

- 200 指下列官方文件:《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书》(《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会委员的报告书(第一至四号)》(《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Reports (I—IV) of the commissioners》)和《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书》(《Public Health Reports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第 177 页。
- 201 《工人辩护士报》从 1866 年 2 月 10 日起改名为《共和国》周报。它的编辑部虽然已经改组,但仍然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机关报,该报发表了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其他文件。马克思任工业报公司(参看注 159)理事会成员直到 1866 年 6 月 9 日。但是工联的机会主义领导人使马克思的拥护者失去影响,以致 1866 年 4 月奥哲尔被任命为总编辑。该报从 1866 年 9 月 8 日第 183 号开始,宣布自己是改革同盟的机关报,而且实际上完全处于激进派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该报于 1867 年 7 月 20 日停刊。——第 177、490、593 页。
- 202 马克思指的是约·瓦茨的小册子《工会和罢工。机器。合作社》1865 年曼彻斯特版(J Watts 《Trade societies and strikes Machinery Co-operative societies》 Manchester, 186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给了这本“小书”以致命的批评(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19 章)。——第 178 页。
- 203 1866 年 1 月 18 日李卜克内西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位编辑霍夫施泰滕再次企图让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参加该报的工作,并建议利用这一点来宣传国际的思想。马克思断然拒绝了拉萨尔派想利用他们的名字来挽救该报的绝望状况的企图,并且指责了李卜克内西的调和主义情绪。——第 178 页。
- 204 普鲁士最高法院于 1866 年 1 月 29 日通过决议对众议员特韦斯顿和弗伦策耳进行法律制裁,因为他们于 1865 年在议院中发表的演说,包含

有对政府机关的批评。最高法院的这一决议是违反普鲁士宪法第八十四条的,这一条规定,对于议员在议院中发表的意见,只能按议院的规章来看他们应否受到追究。最高法院的这个违反议员不可侵犯原则的决议被众议院推翻。

还在最高法院通过这一决议之前,第一审级和第二审级法院就曾经拒绝过检察机关提出的对特韦斯顿和弗伦策耳起诉的要求。但是,柏林市法院不顾议会的决议而根据最高法院的决议在1866年5月审理了特韦斯顿的案件,特韦斯顿被宣告无罪。——第179页。

- 205 指奥地利统治集团同以费伦茨·德亚克为首的匈牙利温和的资产阶级地主反对派就哈布斯堡王朝帝国国家结构的改革问题进行的谈判。谈判结果于1867年春季订立了奥匈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奥地利帝国成为一个二元(二位一体)的国家——奥匈帝国。

奥匈两国统治阶级之间达成这一妥协,目的是镇压帝国其他民族,首先是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1866年普奥战争中奥地利败北也是奥地利统治集团对匈牙利人让步的一个原因。——第180、242页。

- 206 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三册手稿第六章中阐述地租理论的。在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相当于该章的是整个第六篇:《剩余利润转化为地租》。——第181页。

- 207 换班制度(Relaisystem)是英国工厂主为了逃避法律上对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工作日的限制而采用的一种劳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为了欺骗工厂视察员,同一个童工或未成年工人工作若干小时后在同一天内被换到另一个车间或另一个工厂去,所以,归根到底他们的总工时并不比实行限制工作日的法律以前短,往往甚至更长(见《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6节)。——第181页。

- 208 指《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第四章第四节。在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该节的是第十三章:《机器与大工业》。——第181页。

- 209 1866年1月6日按照总委员会的决议,在《工人辩护士报》第148号上转载了发表在《科克每日先驱报》(《Cork Daily Herald》)上的奥顿诺凡·罗萨夫人和克拉克·列克比夫人号召为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见

注 182)募捐的呼吁书:《被囚禁者的状况。告爱尔兰妇女书》(《The State Prisoners An Appeal to the Women of Ireland》)。

在 1866 年 1 月 16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宣布:福克斯收到奥顿诺凡·罗萨夫人的来信,信中感谢转载呼吁书和 1865 年 10 月在该报发表福克斯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几篇文章:《不列颠在爱尔兰实行的变革》(《The British coup d'état in Ireland》)(第 136 号),《爱尔兰的民族感情对大不列颠和合众国之间的关系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Irish National Feeling up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第 137 号)和《爱尔兰的困难继续存在》(《The Irish Difficulty continued》)(第 138 号)。——第 182 页。

- 210 1866 年 1—2 月在普鲁士议会举行例会期间,众议院中进步党多数在所有问题上对俾斯麦政府的政策都持反对态度。众议院推翻了最高法院对议员特韦斯顿和弗伦策耳进行法律制裁的决议(见注 204),反对把劳恩堡公国在未经议会两院批准的情况下并入普鲁士,谴责警察当局禁止在科伦举行宴会(见注 154)。众议院的各个委员会都反对扩大 1866 年的军事预算,并且反对政府和科伦—明登铁路股份公司之间签订的契约(见注 166)。

为了回答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这些行动,普鲁士政府下令议会常会提前于 1866 年 2 月 23 日闭会,1866 年 5 月 9 日下令解散议会。——第 183 页。

- 211 1866 年 2 月 14 日和 18 日之间,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处。——第 183 页。
- 212 指发表在 1866 年 2 月 10 日和 17 日《共和国》报第 153 号和 154 号上的福克斯的文章《爱尔兰问题》(《The Irish Question》)。——第 183 页。
- 213 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 年不伦瑞克第 7 版第 1 部分第 72—73 页(J. Liebig, 《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 7. Aufl., Th. I, Braunschweig, 1862, S. 72—73)。——第 186 页。
- 214 指公布了牙买加岛黑人起义镇压情况(见注 177)调查委员会的材料。

委员会谴责了英军的兽行。原来为殖民者辩护的《泰晤士报》不得不顾及舆论,于3月3日和5日发表了社论和该报通讯员的报道,谴责“穿英国军服的人”的残暴行为。

这一次关于罗素辞职的消息是不真实的。罗素政府是在1886年6月,在格莱斯顿改革法案(见注218)失败之后辞职的。——第190页。

- 215 1866年2月21日,关于俾斯麦政府和科伦—明登铁路股份公司董事会之间的契约(见注166)问题成了普鲁士议会众议院委员会讨论的题目。委员会认为这个契约是“违反宪法的和无效的”。众议院本身由于提前闭会(见注210)而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在这之后不久,出现了一个据说是公司董事会发表的关于废除契约的声明。1866年2月28日,公司董事会正式辟谣。——第190页。
- 216 从1865年12月到1867年6月25日止,弗利特街包佛里街18号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开会的地方。——第192页。
- 217 在1866年3月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受英国工联分子奥哲尔、豪威耳、克里默等人支持的勒·吕贝和沃尔弗利用马克思和他的许多拥护者缺席的机会,通过了关于总委员会对《佛尔维耶回声报》发表的韦济尼埃的诽谤性文章的答复的决议。决议说,委员会收回在这篇答复中关于“拉丁族的杰出作家”即马志尼以及他的拥护者所说的一切,换言之,否认对韦济尼埃的所谓马志尼是国际的纲领性文件、首先是它的章程的作者的胡说的反驳。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在1866年3月13日的会议上取消了这个决议,从而打退了小资产阶级分子对国际的领导地位的新的侵犯。——第196、230、507页。
- 218 在改革同盟1866年2月28日至3月1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各种为改革英国选举法而斗争的组织的代表(其中包括由福克斯、卡特、荣克、列斯纳等人组成的总委员会的大代表团)主张给予英国所有男性成年居民以选举权。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工联活动家,这些工联活动家与改革同盟和总委员会的政策背道而驰,在选举改革运动中搞分裂。他们声称,作为最近的目标,只要赋予房客选举权就行了。

1866年3月12日,罗素—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向下院提出选举法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利用了1860年被否决的罗素改革法案的基本原则,规定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即在郡里降到十英镑,在城市里降到七英镑。这个法案的通过意味着使生活最有保障的工人成为选民以增加选民的人数。

改革同盟理事会在资产阶级激进派和主张妥协的工联领袖的影响下,在1866年3月16日和20日的理事会会议上正式支持格莱斯顿的这个曾经引起托利党人和部分自由党人强烈反对的极端温和的法案。——第199、204、526页。

- 219 指1866年春天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冲突由于普鲁士有破坏关于共管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协定的危险而尖锐化。奥地利向普鲁士发出周知照会,然后在1866年3月16日请求德意志联邦(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的成员即一些德意志邦充当普奥冲突的调停人或给予军事援助去反对普鲁士。普鲁士则蛊惑人心地指责奥地利备战,力图预先得到德意志联邦各邦的支持。1866年3月24日,普鲁士政府向德意志各邦发出周知照会,建议对德意志联邦的政治和军事机构进行改革。——第199、203、205、206页。
- 220 1850年11月29日,普鲁士首相冯·曼托伊费尔和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公爵在奥里缪茨(奥洛摩茨)会晤。在这次会晤中,普鲁士在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被迫向奥地利让步,放弃了自己干预镇压库尔黑森起义的野心。——第200页。
- 221 指组成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国君亚历山大鲁·库扎于1866年2月在反动贵族和与它有联系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联盟的压力下退位。这个联盟对库扎的国内政策不满,因为库扎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打击了封建主义制度。政变是在俄国和法国的赞同下并在普鲁士的支持下进行的。1866年3月,地主资产阶级联盟请普鲁士国王的亲属卡尔·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亲王登上王位。新国君不久就开始奉行使罗马尼亚从属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政策。——第203、205页。

- 222 指沙·马扎德的文章《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时期的俄国。——波兰起义后的俄国社会和政府》(《La Russie sous l'empereur Alexandre II. — La Société et le Gouvernement russes depuis l'insurrection polonaise》)。这篇文章发表于1866年3月15日《两大评论》杂志第62卷273—311页。——第203页。
- 223 指1866年初国际巴黎支部出版的小册子《工人代表大会》(《Congrès ouvrier》)。它曾转载:协会临时章程的法译文(个别地方有严重的歪曲),1865年夏天发出的巴黎支部告国际协会会员书、法国代表们关于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报道、伦敦代表会议批准的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和其他材料。——第205页。
- 224 指1866年3月16日奥地利政府的周知照会(见注219)。
1866年4月9日,普鲁士政府向联邦议会提出,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召开全德议会来解决德意志联邦的改革问题的建议。俾斯麦政府蛊惑人心地把自己说成是全德意志利益的保卫者,力图预先取得人民群众对它所准备的对奥战争的支持。——第207页。
- 225 结束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战争(见注3)的维也纳条约规定,过去的一切有关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条约和协定,凡是与本条约(关于把这两个公国交给普鲁士和奥地利共管)的基本内容不抵触的条款,依然有效;欧洲国家签订的1852年伦敦议定书的某些条款,包括关于丹麦王位继承问题的条款,依然有效。议定书指出,俄皇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之一(作为以彼得三世称号在俄国称帝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查理-彼得-乌尔利希的后裔);这些继承人都放弃自己的权利,把王位让给了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他被宣布为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者)。这就为俄国沙皇后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终结时要求取得丹麦王位开创了先例。——第210页。
- 226 马克思在1866年4月10日左右从马尔吉特回到伦敦。——第211页。
- 227 1866年3月,伦敦缝纫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虽然多数业主已经同意,但是有一些大缝纫作坊主宣布同盟歇业来对付缝纫工人的要求。一万五千名缝纫工人受到同盟歇业的威胁。3月27日,所有的伦敦缝纫工人

开始罢工。1866年3月12日至17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全英缝纫工人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保卫缝纫工人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呼吁英国所有的缝纫工人支持这一罢工。1866年3月27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由大陆各国通讯书记号召缝纫工人拒绝到英国去的决议。这篇警告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在国际的许多刊物上。总委员会对罢工的支持对1866年4月伦敦缝纫工人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使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的名声和威望提高了。4月17日,保卫缝纫工人协会参加了国际。——第211页。

- 228 马克思指罗素—格莱斯顿的选举改革法案(见注218)遭到保守党人和以霍斯曼和蒯为首的一部分自由党人(马克思称他们为帕麦斯顿的辉格党人,即指帕麦斯顿当初在辉格党中领导的右翼反对派)的反对。这一部分自由党人从约翰·布莱特的一段话中得到亚杜兰分子的绰号。约翰·布莱特曾经把这一部分自由党人退出自由党同圣经传说中大卫王为躲避扫罗的迫害而匿于亚杜兰洞的故事相比拟。——第212、213页。

- 229 1866年5月1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如何抵制把德国和丹麦的缝纫工人当做罢工破坏者运入苏格兰去破坏从1866年3月26日开始的爱丁堡缝纫工人的罢工的问题。伦敦的德国裁缝成立了以列斯纳和豪费为首的委员会,决定同总委员会联合行动,以粉碎企业主及其在德国的代理人的计划。列斯纳和豪费应马克思的请求于5月3日寄给他关于爱丁堡事件的详细材料,以便给德国报刊写短评。5月4日,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写了一篇短评《警告》并把它寄给李卜克内西。它发表在许多德国报纸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184—185页)。与此同时,在伦敦发出了列斯纳和豪费写的传单,阐明伦敦德国裁缝委员会的宗旨和任务,并向伦敦的德国工人发出捐款的号召;另外,总委员会派豪费和汉森到爱丁堡去破坏老板们的计划。

1866年7月,委员会发出了给在德国的缝纫工人的第二批传单。总委员会的行动促成了罢工的胜利,同时扩大了国际在英国的影响。——第213、217、520页。

- 230 指俾斯麦为把同盟国拖入他发动的对奥战争而采取的步骤。1866年4

月 8 日,普鲁士和意大利签订了秘密的同盟条约,保证共同对奥作战,直到意大利得到威尼斯地区而普鲁士在德意志得到相等的地区。——第 213、225、232 页。

- 231 1866 年 5 月 7 日,卡·布林德的妻子的前夫之子、大学生科亨行刺俾斯麦没有成功。科亨被捕,在狱中自杀身死。——第 214、218 页。
- 232 马克思指在 1859 年的战争中奥地利被法国和皮蒙特所战败。——第 216 页。
- 233 俾斯麦政府在准备对奥战争时,力图预先取得法国的友好的中立。1866 年 5 月 6 日,拿破仑第三皇帝在庆祝奥塞尔农业节集会上发表演说,声称他“象多数法国人民一样,厌恶 1815 年的那些条约,而另一些政党在现时代却想使它们成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唯一基础”。拿破仑第三的这一席话被看成是对普鲁士侵略的直接鼓励,首先是对俾斯麦改组根据 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建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企图的直接鼓励。——第 216 页。
- 234 关于德意志联邦宪法预定要作的修改,见注 224。
《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Grundre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 1848 年底通过的,它也象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一样,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基本自由;后来成了 1849 年帝国宪法的第六节。《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中的最重要的条款都被列入大多数德意志邦的宪法,但是后来,根据 1851 年 8 月 23 日联邦议会的决议,被从各邦的宪法中删除或被修改。——第 218 页。
- 235 恩格斯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这组文章由于《共和国》周报(这组文章在该报发表)停刊而没有写完。——第 220、223 页。
- 236 彼·福克斯在 1866 年 5 月 8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声称,他准备在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发言反对恩格斯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组文章中《民族理论之运用于波兰》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80 页)中的一个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这封信来判断,福克斯在 1866 年 5 月 15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发了言。但是在这次会议

的记录本上既没有福克斯的发言,也没有马克思对他的发言的答复。——第 220 页。

- 237 1866 年 5 月 5 日《共和国》周报第 165 号上刊登了编辑部声明:编辑部对于登载在划定的线条下面的文章概不负责,而由作者本人负责。这个声明的目的首先在于反对刊登在该报编辑部标出的线条下面的恩格斯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这组文章的内容。——第 223 页。
- 238 1866 年 5 月 20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15 号上刊登了一篇针对普奥之间的战争威胁而写的呼吁书:《巴黎大学生致德意志和意大利大学生》(《Aux Etudiants des universités d'Allemagne et d'Italie, les étudiants de paris》)。呼吁书是在蒲鲁东思想的强烈影响下写成的。在 1866 年 6 月 5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讨论了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以各国工人名义起草的答巴黎大学生以及各国大学生和青年的呼吁书(见《1864—1866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961 年莫斯科版第 258—260 页)。对这个呼吁书的内容马克思并不满意。马克思在 1866 年 6 月 19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的辩论中,对民族问题上的蒲鲁东主义立场作了全面的批判(见本卷第 230—231 页)。——第 224 页。
- 239 这里指的是 1866 年 4 月 4 日俄国革命恐怖分子卡拉科左夫行刺亚历山大二世没有成功。——第 224 页。
- 240 在 1866 年 6 月 4 日的下院会议上,迪斯累里在发言中指摘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例如,说他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和在 1856 年巴黎和会上的立场不够坚定。——第 225 页。
- 241 这里指的是恩格斯打算为《曼彻斯特卫报》写几篇关于 1866 年 6 月底爆发的普奥战争的文章。恩格斯写了五篇,以《德国战争短评》为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87—212 页)发表在该报上。——第 230、240 页。
- 242 1866 年 6 月 19、26 日和 7 月 17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进行了关于 1866 年普奥战争问题的辩论。6 月 26 日的会议上提出了三个决议案,

一个是博勃钦斯基和卡特提出的,一个是克里默和达顿提出的,另一个是福克斯提出的。在 1866 年 7 月 17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对这些决议案进行表决之前,马克思发言批评了它们,结果克里默和达顿的决议案以及福克斯的决议案被撤销;前者虽然原则上正确地谴责了侵略战争,但是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必须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而进行斗争;后者也有同样的缺点,此外,没有表达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总委员会在稍加修改后一致通过了博勃钦斯基和卡特提出的决议案:“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认为,大陆上发生的冲突是政府之间的冲突,因而建议工人保持中立,并且团结起来,以便从团结中汲取为工人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所必需的力量。”(见《1864—1866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961 年莫斯科版第 151 页)。——第 230 页。

- 243 模范的法伦斯泰尔是沙·傅立叶所计划的空想社会主义移民区。——第 230 页。
- 244 指普奥战争中 1866 年 7 月 3 日在凯尼格列茨城(现名赫腊德茨-克腊洛佛)附近离萨多瓦村不远的地方发生的一次决战。决战以奥军的大败而结束。——第 232 页。
- 245 1866 年 7 月 3 日举行普鲁士议会的议员选举。——第 232 页。
- 246 1865 年底到 1866 年初俾斯麦同拿破仑第三进行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一面希望法国保证在他所准备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一面竭力使拿破仑第三感到战争对于普鲁士将是十分吃力的,并且隐约地暗示,法国可以取得比利时和卢森堡,以及普鲁士在莱茵河地区的某些领地来扩张自己的领土。——第 232 页。
- 247 由于自由派政府辞职,并且为了向保守派政府表示抗议,1866 年 6 月 27 日和 7 月 2 日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上自发地举行了公开的群众大会,会上重新提出了普选权的要求(1866 年 3 月改革同盟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影响下放弃了这种要求(见注 218)。这两次群众大会为英国的第二次选举改革斗争开创了新阶段,群众大会的实际组织者是第一国际的总委员会。——第 233 页。

- 248 1866年7月6日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把参议院法令的草案提交法兰西参议院讨论,根据这个草案,只有参议院有权讨论有关修改宪法的问题,禁止在刊物上讨论这类问题,废除了1852年宪法中规定立法团定期会议的期限为三个月的条文。1866年7月14日参议院批准了参议院法令的草案。

1866年6月14日在对1867年的预算进行辩论时,法国立法团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反对派的领袖之一茹尔·法夫尔发言批评法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耗费了大量资金的墨西哥问题(见注187)上的政策。资产阶级共和反对派的另一个成员、议员格累-比祖安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维护议会制度。他在列举处在专制政权下的人民时也提到了法国人,为此他立即受到立法团主席瓦列夫斯基的斥责。——第234页。

- 249 1866年7月4日,奥军在萨多瓦附近被击败(见注244)以后,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打电报给拿破仑第三,通知把威尼斯地区交给后者,条件是由后者把该地区转让给意大利,并请求拿破仑第三出面作交战国之间的调停人。意大利和普鲁士在遵守关于不单独媾和和把奥地利开除出德意志联邦的同盟条约的条件下接受了拿破仑第三的调停。根据1866年10月3日在维也纳同奥地利签订的和约,威尼斯地区归还意大利。——第235页。

- 250 这里指的是花球,它们是约·卡·尤塔从卡普施塔德(好望角)带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燕妮把它们送给了恩格斯,并详细地说明了培植它们的方法。——第235、238页。

- 251 “老拜斯”或“褐色的拜斯”(《Old Bess》,或《Brown Bess》),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军队对于燧发的、滑膛的前装枪的叫法。——第236页。

- 252 指普鲁士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胜利后,吞并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和其他地方。——第237、278页。

- 253 许多南德意志邦(汉诺威、萨克森、巴伐利亚等),站在奥地利一边参加了1866年的普奥战争。——第237、239页。

- 254 指 1866 年 7 月 11 日拿破仑第三政府所采纳的关于调解普奥冲突的方案。这个方案,根据普鲁士提出的条件,让拿破仑第三有可能通过把美因河以南各邦组织成一个同过去的莱茵联邦相似的独立的南德意志联邦的途径,成为南德意志的保护者。

莱茵联邦是 1806 年 7 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 1805 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能够在德国建立这种军事政治堡垒。最初有十六个邦(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五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等)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法国的藩属。1813 年拿破仑的军队失败后,联邦便瓦解了。——第 239 页。

- 255 指十七到十八世纪法国进行的反对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第 240 页。

- 256 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这里所说的是《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 年)》(《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1862)》)的五个报告书和《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八号报告书》,后一报告书附有医生汉特关于工人居住条件的报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中广泛地利用了汉特的报告。——第 214、246、310、331 页。

- 257 小德意志计划是一个排除了奥地利而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计划。——第 242 页。

- 258 居住在美因兹城的保·施土姆普弗在 1866 年 6 月 30 日和 7 月 10 日给马克思的信和 1866 年 7 月 1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就 1866 年普奥战争事件对于美因兹的国际会员的“行动方针”给予指示。——第 244 页。

- 259 普奥战争时期,1866 年 7 月 16 日,普军占领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并要它承担六百万古尔登的赔款,市参议会解散,守备部队和军事机构被解除武装。7 月 19 日,普鲁士人把赔款提高到二千五百万古尔登,并要

求市长费耳纳尔开一张最有声望和最有钱的市民名单,标明他们的财产,作为该城赔款的抵押。为了表示抗议,费耳纳尔于7月23日夜上吊自尽。——第244、247、267页。

- 260 埃申海麦尔街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条街,1816—1866年间,德意志联邦议会设在这里。——第245页。

- 261 指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举行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领导者帕拉茨基、沙法里克)企图以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萨宾纳、弗里茨和里别尔特等)坚决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张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运动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和积极参加1848年6月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留在布拉格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休会。——第245页。

- 262 1859年7月11日奥地利和法国在维拉弗兰卡单独签订了结束法国和皮蒙特对奥战争的初步和约。根据和约,伦巴第转归法国,但是后来拿破仑第三把伦巴第让给了撒丁,以换取萨瓦和尼斯,威尼斯仍然受奥地利统治,托斯卡纳公爵和摩地那公爵应当恢复自己的王位。尽管初步和约中的某些条文没有实行(例如,托斯卡纳公爵和摩地那公爵复位等条),或者有了改变,但整个说来和约的条件为1859年11月10日在苏黎世签订的最后和约打下了基础。

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和约于1866年8月23日在布拉格签订。根据和约,奥地利把它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权利让给普鲁士,偿付了一笔不大的赔款,并把威尼斯地区转交给意大利王国,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以普鲁士为领导没有奥地利参加的北德意志联邦。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和约于1866年10月3日在维也纳签订。根据和约,意大利得到威尼斯地区,它对南提罗耳和的里雅斯特的要求由于普鲁士的阻挠而没有得到满足。——第245、278页。

- 263 1866年7月,在英国的选举改革运动过程中,伦敦的工人不得不为在

首都的公园举行群众大会的权利而斗争。7月23日,改革同盟决定在海德公园召开一次拥护普选权要求的群众大会。尽管政府禁止召开群众大会,大会还是召开了,而且事情弄到参加大会的人同警察发生了冲突,数十名工人被捕。7月24日和25日在海德公园周围自发地举行了一些工人群众大会,在这些工人当中有不少人是携带武器的。警察和常备军再次被调来对付工人。事实上首都实行了戒严。人民和军警有发生冲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同盟的领导人开始同政府妥协。7月25日,以改革同盟主席比耳斯为首的改革同盟代表团访问了内务大臣斯·沃尔波尔,答应劝说示威者解散,如果从伦敦各公园撤走军警的话。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沃尔波尔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且同意7月30日由改革同盟在海德公园重新召开群众大会。但是在筹备这次大会时,内务大臣发表了一项声明(同盟理事会成员侯里欧克表示支持),说他并没有直接允许在海德公园召开群众大会。改革同盟理事会由于害怕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高涨,通过决议一概不在露天举行群众大会。——第246页。

- 264 “有思想的军队”(《baïonnettes intelligentes》)一语,被认为是法国保皇党将军尚加尔涅的说法。1849年,法国制宪议会主席、资产阶级共和派马拉斯特感到来自波拿巴分子的威胁,请求尚加尔涅派兵保护议会。尚加尔涅拒绝了,并且声明他不喜欢有思想的军队,也就是说根据政治动机来行动的军队。——第248页。
- 265 比·特雷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1865年巴黎版第402、420、421页(P. Trémoix. 《Origine et transformations de l'homme et des autres êtres》Paris, 1865, p. 402, 420, 421)。——第251页。
- 266 指1866年8月6日法国外交大臣递交俾斯麦的照会,照会要求恢复1814年边界(它符合1792年的法国边界,即法国在同欧洲联盟作战以前的边界)来作为它在普奥战争时期采取中立态度的补偿。这意味着把萨尔区、包括施涅尔要塞在内的普法尔茨、包括美因兹要塞在内的黑森—达姆斯塔德的莱茵部分交给法国。照会提出从卢森堡撤走普鲁士守备部队。8月7日俾斯麦坚决拒绝了法国政府的这些要求。拿破仑第三的这种奢望是以普法战争之前俾斯麦的秘密诺言为根据的,这个诺

言就是 :如果法国对于建立普意联盟和击溃奥地利不加阻挠 ,他也就不阻挠把莱茵河和摩塞尔河之间的德国领土让给它。但是总是想同法国打仗的俾斯麦在战胜奥地利以后 ,改变了自己的态度。——第 252、284、286、379 页。

- 267 恩格斯后来在他 1887—1888 年写的未完成的著作《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497 页)中提到这件事。——第 253 页。
- 268 马克思把 1866 年 8 月 10 日李卜克内西寄给他的信和几份《中德意志人民报》转寄给恩格斯。这家报纸是自由派于 1862 年创办的,但是 1866 年失去了大多数订户,它的业主就把它卖给了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想把《中德意志人民报》变为民主派机关报的尝试没有成功。——第 254 页。
- 269 马克思在 1866 年 9 月 25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知说,收到国际的会员赛米尔·穆尔从曼彻斯特寄来的年会费五英镑。马克思把总委员会财务委员德尔给赛·穆尔开的会费收据随这封信寄给了恩格斯。——第 256 页。
- 270 总委员会早在 1865 年 3 月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中就反对只有工人才能成为工人组织中的负责人员这种错误的蒲鲁东主义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91 页)。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讨论共同章程和条例时,法国代表托伦对第十一条“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出了修改意见,声称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是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托伦的声明受到其他代表的坚决反击。克里默和卡特在发言中强调说,国际本身的存在就有赖于许多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公民。他们特别指出马克思的功绩,正如克里默所说,马克思一生的目的就是谋求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托伦的修改意见被否决。

日内瓦代表大会是 1866 年 9 月 3—8 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共有六十名代表,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协会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

马克思写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3—223页)作为参加大会的总委员会代表的指导文件。掌握大会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写了一份专门的意见书,提出了他们关于各项议程的广泛纲领来同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相对抗。

马克思提出的九点《指示》中,作为大会决议通过的有以下六点:关于国际联合行动、关于缩短工作日、关于儿童和妇女的劳动、关于合作劳动、关于工会以及关于常备军。关于波兰问题,通过了约·菲·贝克尔的折衷性的决议案。日内瓦代表大会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第256、497、501、519、523、525、530、546、593页。

- 271 日内瓦代表大会根据法国代表托伦和弗里布尔的提议,把进行阴谋和诽谤活动的勒·吕贝开除出总委员会。在1866年10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根据勒·吕贝的要求,把关于代表大会开除他的问题转交常务委员会审查,常务委员会在1866年10月23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用代表大会的记录证实关于一致开除勒·吕贝的铅印的通告是正确的。(见《1866—1868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3年莫斯科版第20—21页)。——第257页。
- 272 特雷莫为了证实自己的学说正确,援引了塞内加尔的传教士黑人圣玛丽亚关于黑人是从白人变来的说法。——第259页。
- 273 刑法典(Code pénal)是指1810年通过、从1811年开始在法国和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实施的法国刑法典。这个法典的第二条规定:“凡已表现于外部行动,并已开始实行的一切犯罪企图,如果它被阻止或因不以实行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而未得逞,仍应与犯罪同论”。——第266页。
- 274 1866年9月初普鲁士众议院通过了俾斯麦提出的豁免责任法案,即不追究政府关于在宪制冲突(见注58)期间没有通过立法手续擅自动用公款的责任。于是冲突便以资产阶级反对派向俾斯麦政府的彻底投降而告终。曾多次抨击政府政策的反对派议员特韦斯顿和弗伦策耳,现在投票赞成这一法案。但是,尽管如此,当局在1866年11月初仍然根

据 1866 年 1 月 29 日最高法院的决定(见注 204),把他们交付法庭,追究他们过去在议会里的发言,不过这次他们仍然被宣告无罪。——第 267 页。

- 275 在 1866 年 11 月 18 日出版的讽刺性周刊《喧声》第 52、53 期上,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亨·贝特齐希,用贝塔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诽谤性作品,标题是:《白衣女。五幕话剧,根据威尔基·柯林斯的原著改编》。这一作品中包含着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的攻击。

“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一词成了一切犯罪分子和嫌疑分子帮伙的通称。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波拿巴的密探卡·福格特在 1859 年出版了一个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控诉》;他在这本小册子里称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为“硫磺帮”。其实,在 1849—1850 年在日内瓦有个为了开玩笑取名“硫磺帮”的德国流亡者小集团,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与这个小集团毫无关系。

马克思在他的那本 1860 年写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397—754 页)里,给了福格特以毁灭性的回击;同时他也驳斥了福格特关于“硫磺帮”的臆造。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 1866 年 10 月 2 日即在柏林印刷工人协会发表反政府演说之后被捕,并被判处三个月徒刑。——第 268 页。

- 276 指流亡者霍斯菲尔德,1866 年 12 月 6 日向恩格斯借钱的信。——第 269 页。
- 277 指资产阶级政论家的几篇文章,即路易·雷博《工人的政治经济学》(《L'Économie politique des ouvriers》),载于 1866 年 11 月 1 日《两大陆评论》第 66 卷, J E 阿洛《社会主义的新变种。日内瓦工人代表大会》(《Une forme nouvelle du socialisme. Le Congrès ouvrier de Genève》),载于 1866 年 10 月 15 日《现代评论》第 53 卷,以及 1866 年 12 月《双周评论》第 37 期的编辑部文章。——第 270、273 页。
- 278 指法国当局扣留国际会员的书信,没收协会章程和后来没收日内瓦代

- 表大会的其他材料,以及彼拿巴集团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阻止《国际信使》报(《Le Courrier international》)刊登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材料(见总委员会向洛桑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60—362页和第615—616页)。总委员会在1867年1月初发表声明《法国政府和国际工人协会》(见《1866—1868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3年莫斯科版第199—203页),揭露了第二帝国统治集团对国际采取的行动。——第270、541页。
- 279 首脑(Head Centre)是革命的芬尼亚社组织机构中对芬尼亚社秘密组织(见注182)的领导人的称呼。——第270页。
- 280 1866年12月6日,教皇庇护九世在法国正规部队奉拿破仑第三命令从教皇国撤退之前向全体军官发表了演说。教皇在他的演说中要求他们转告拿破仑第三,他“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和基督教国家的领袖”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把教皇国并入意大利王国。——第271页。
- 281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中利用了罗杰斯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一书。——第271页。
- 282 在古罗马,帝王或将相私人的、享有特权的近卫军称为御用军。后来“御用军”一词就成为雇佣兵及军阀横行霸道的同义语。——第272页。
- 283 军队中的代役制在法国广泛地推行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它是有产阶级特权之一,使富人都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为自己雇佣代役人而免服兵役。在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时期曾经禁止代役,然而拿破仑第一又重新使它合法化。在1855年4月对代役制作了修改:按照新法,代役人如果不是被征者的近亲,就由国家机关选定,代役款项则列入“军队补贴”特别基金。1868年的法律肯定了已有的代役制。1872年法国的代役制被废除了。——第272页。
- 284 由英国公民、国际委员茹尔·哥特罗带给总委员会的信和印刷品在1866年9月30日从日内瓦到伦敦途中的法国边境上被没收了。总委员会要求法国外交大臣发还这些文件,但是没有得到他的答复,于是

就请求英国外交大臣斯坦利勋爵协助。斯坦利通过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设法把文件还给了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在 1867 年 1 月 1 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对斯坦利勋爵的协助表示感谢的决议。——第 274 页。

- 285 黑白红三色旗是 1867 年成立的、以普鲁士为领导的北德意志联邦(在该信写成时正在进行成立联邦的筹备工作)的国旗,后来也是德意志帝国的国旗。——第 276 页。

- 286 恩格斯提供的这个情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采用了。——第 278 页。

- 287 指布拉格和约(见注 262)第四条,这一条涉及位于美因河以南的未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德意志各邦的地位,它一方面承认这些邦有单独成立南德意志联邦的权利(这是拿破仑第三所力争的),同时它也提到南德意志各邦和北德意志各邦之间存在着民族联系,并载明了它们跟北德意志联邦合并的可能性。——第 278 页。

- 288 路·库格曼在 1867 年 2 月 15 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寄去一则刊登在汉诺威自由派报纸《北德报》第 5522 号上的简讯,简讯说,马克思打算到大陆去似乎是为了准备波兰起义。1867 年 2 月 18 日马克思寄给岸格曼一篇辟谣(见本卷第 541 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30 页),请他设法刊登在《北德报》上,或当地任何其他报纸上。由于在马克思的计划中当时确实包括有德国之行,以便亲自把《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交汉堡出版商奥·迈斯纳,并同他商谈出版的手续和条件,因此马克思认为发表这个辟谣就更加必要了。(旅行在 1867 年 4 月 10 日开始了,马克思到了汉堡,后来又到达汉诺威库格曼那里住到 5 月中,16—17 日在回伦敦的途中再次在汉堡会见了迈斯纳。)

1867 年 2 月 21 日《北德报》被迫为它所散布的马克思打算“积极参与在波兰即将爆发的起义的筹划”的消息辟谣。——第 279、285、541 页。

- 28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81—84 页。——第 281 页。

- 290 指根据俾斯麦宣布的普选权召集的,并于 1867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17

日举行会议的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这个国会同意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并通过了联邦宪法。——第 281 页。

- 291 普鲁士由于在 1866 年的普奥战争中获得了胜利,除直接并吞若干领土(见注 252)外,还迫使奥地利同意取消德意志联邦和建立美因河以北德意志各邦的新的联合形式,并且不要奥地利参加,它设法同北德意志十七个站在普鲁士一边进行战争的小邦签订了一系列联邦协定,稍后萨克森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也参加了。这种联合形式为北德意志联邦的成立打下了基础。——第 281、380、523 页。
- 292 1867 年 3 月 2 日出版的《海尔曼》周刊上转载了《人民报》上的一篇施梯伯的声明,反驳《海尔曼》周刊 1867 年第 424 号上发表的一则消息,消息说,他在 1860 年 1 月企图收买周刊编辑部,以便防止继续揭露他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所进行的间谍挑衅活动。周刊编辑部在施梯伯的这篇声明的下面,发表了当时承印该周刊的印刷厂主希尔什菲尔德的声明。希尔什菲尔德的声明中有证明施梯伯在 1860 年 1 月企图收买周刊编辑部的实际材料。——第 282 页。
- 293 1855 年法国和俄国之间通过在俄国宫廷有广泛联系的萨克森驻巴黎公使泽巴赫男爵进行秘密和谈。——第 282 页。
- 294 关于丹麦战争见注 3。——第 282 页。
- 295 1867 年 4 月 1 日西·波克罕在给马克思的便函中说,“一位大陆朋友”写信告诉他,说马克思的经济状况很困难,需要党的帮助。——第 283、285 页。
- 296 1867 年 2 月巴黎巴尔伯吉安厂的铜器工人实行罢工,要求规定固定的计件工资,1 月 25 日巴黎铜器工人互助会(Société de crédit et de solidarité des ouvriers du bronze)向自己的会员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准备全面罢工以示声援。为了对抗罢工,一百二十家企业老板于 2 月 14 日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他们以同盟歇业为威胁要求在 2 月 25 日以前解散互助会。2 月 24 日举行的、约有三千名铜器工人参加的全体大会决定同企业主进行斗争。铜器工人互助会立即专门派了几个

代表——卡梅利纳,肯纳和沃尔登纳,再加上托伦和弗里布尔——到伦敦去向总委员会报告有关的情况。根据总委员会委员荣克、杜邦等人的倡议,开始募捐支持巴黎工人。总委员会所组织的声援巴黎铜器工人的广泛运动,大大地激励了罢工工人的战斗精神,并使企业主的立场动摇。卡梅利纳等人于1867年3月17日在每周例行全会上提出的关于伦敦之行的报告,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这次会议之后,在个别企业里企业主和工人开始进行谈判,3月24日企业主联合会代表同意个别工种实行固定计件工资。——第284页。

- 297 为了回答北德意志联邦国会波兰议员对把波兹南公国和其他波兰领土强行并入北德意志联邦所表示的抗议,俾斯麦于1867年3月18日在国会上发表了一篇蛊惑人心的、敌视波兰人民的演说,他在演说中特别宣称,波兰农民对普鲁士和俄国当局的信任超过了对波兰贵族的信任。——第284、304页。

- 298 1867年3月11日,俾斯麦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发表一个演说,他在演说结束时要求:“先生们!我们加紧地干吧!我们把德国扶上马鞍吧!它已经能够骑马奔驰了。”保守党议员海·瓦盖纳在结束他的1867年3月23日的议会演说时用了这样的话:“……先生们,我想借用联邦首相先生的一个比喻来结束我的讲话:让我们终于跨上德意志这头纯种马吧,我们再不骑我们的玩具木马了。”——第289页。

- 299 按照《资本论》出版的新计划,马克思打算在第一卷出版以后,出版第二、第三两册,这两册合起来构成第二卷,而第四册——内容是讲经济理论史——作为结尾的第三卷(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并出版了属于第二、第三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整理并出版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的工作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做(还可参看注156)。——第291页。

- 300 指1866年以后由一伙主张恢复以韦耳夫王朝为首的独立的汉诺威君主国的人在汉诺威成立的一个分裂党。这个王朝在汉诺威于1866年和普鲁士合并之前一直在汉诺威保持着王位。——第294、408页。

- 301 “主脑”(《Haupt- Chef)是普鲁士警官施梯伯在 1852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案件时对暗探奸细舍尔瓦尔的称呼。施梯伯为了达到挑衅的目的,力图说明舍尔瓦尔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并造成他和马克思以及被告等有联系的假象(见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72—487 页)。——第 294 页。
- 302 指斐·弗莱里格拉特的崇拜者于 1867 年春天在德国居民中为这位因瑞士银行破产而破产的诗人筹募“人民补助金”的事情,为此目的在英国、德国和美国都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关于募捐进展情况的报道,伦敦委员会经常在《海尔曼》报上发表。——第 295、306、313、349、390 页。
- 303 1858 年,拉萨尔的书《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出版,拉萨尔在朋友帮助下宣传这本书,并且抱着这个目的正式参加了德国老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协会,于是围绕这本书造成了一片喧嚣。这里指的就是这件事。——第 296 页。
- 304 1859 年 3 月在法国和皮蒙特对奥战争前夕出版的卡·福格特的《欧洲现状研究》(《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一书,实际上是波拿巴主义的宣传文章和小册子的转述。马克思在他的《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26—587 页)这部抨击性著作中,对波拿巴的密探福格特的这本书给予了致命的批判。——第 297 页。
- 305 “民族原则”是第二帝国的当权派提出的,他们广泛地利用它来从思想上掩盖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拿破仑第三冒充是“民族的保卫者”,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便巩固法国的霸权并扩大其疆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沙皇俄国的外交也利用这个原则来散布沙皇在巴尔干、在中欧各斯拉夫民族等等中的影响。对欧洲反革命国家当权派蛊惑人心地利用“民族原则”的行为的揭露,请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26—587 页)和恩格斯的著作《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 16 卷第 170—183 页)。——第 297 页。

- 306 1867 年英国在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改革运动(见注 105)。新选举法规定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在各郡每年缴纳十二英镑租金的承租人就有选举权,而在城市里,则赋与房主和房屋承租人,以及在一地居住一年以上并缴付十英镑以上的房租的房客以投票权。由于 1867 年的改革,英国选民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第 299、311、570 页。
- 307 摩尼教徒是三世纪在近东产生的宣传禁欲主义和不结婚的宗教学说的信徒。在德国大学生的行话中“摩尼教徒”一词意味着残酷无情的债主,因为它和德文《mahnender Gläubiger》(“逼债的债主”)的发音很相近。——第 301、361 页。
- 308 民族自由党 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 1866 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建立以普鲁士为领导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合;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和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其中包括 1866 年纲领中提出的必须“首先捍卫预算法”的要求。——第 301、345、418 页。
- 309 哥达党于 1849 年 6 月在哥达城成立,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国民议会的右翼自由派。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提出了下述目标: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领导之下统一全德国,并把奥地利排除在外。民族自由党和哥达党是一脉相承的。——第 301 页。
- 310 1846 年 5—7 月通过约·魏德迈商谈了关于在威斯特伐里亚依靠当地企业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的帮助出

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事情。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和推托之后,雷姆佩尔和迈耶尔终于拒绝拨款印刷《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文献,借口是缺乏资金。但是,拒绝拨款的真正原因是,出版者本人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所反对的那个派别的有关人物。——第 303 页。

- 311 指 1867 年 3 月 9 日米凯尔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的发言;米凯尔在发言中要求把北德意志联邦建成一个以普鲁士为领导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号召其余的德意志邦为了一致和通过“铁血”政策完成德国的统一事业而牺牲自己的自由。——第 303 页。
- 312 1867 年 5 月 22 日至 6 月 2 日左右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第 305、551 页。
- 313 指的是根据议会命令刊印的治安法官诺克斯和军医波洛克关于英国监狱中对政治犯(其中包括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的待遇的报告:《英国监狱的国事犯待遇调查委员会委员报告》1867 年伦敦版(《Report of Commissioners on the Treason - Felony Convicts in the English Convict Prisons》London, 1867)。——第 306、310、317、322 页。
- 314 指 1867 年 6 月 3 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巴黎通讯,通讯说,当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到巴黎进行访问的时候,人群中发出了“波兰万岁!”的呼喊声。1867 年 6 月 18 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总委员会在决议中欢迎巴黎人民群众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到巴黎时所采取的行动,并且赞扬他们对俄国沙皇制度压迫下的波兰人表示声援。总委员会的决议全文发表在 1867 年 6 月 22 日《共和国》周报第 224 号上(见《1866—1868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3 年莫斯科版第 82 页)。——第 307 页。
- 315 按照黑格尔的术语,“关节点”——这是运动的一定的时候,这时由于逐步的量变,突然发生了质变,质的飞跃。见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第三篇第二章的注释,注释中谈到了度的关系的关节线的例子,并且认为自然界中没有飞跃。——第 309 页。

- 316 1867年2月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英国工联的活动。调查是由于工联日益活跃而引起的,它旨在宣布工联为非法,或者至少限制它们的活动。为了对付政府的这个措施,工联在全国举行了许多群众大会和会议,并于1867年3月5—8日在伦敦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皇家委员会并没有能够对工联提起控诉。——第311、314、350页。
- 317 1867年对劳动条件进行的新的调查的结果,是1867年8月15日颁布了关于把工厂法的实施范围扩大到新的工业部门的法令;按照这个法令,不但在工厂工业中,而且在一系列部门的小企业中以及在家庭工业中,妇女和十八岁以下的儿童的工作日最长限制为十小时半。——第311页。
- 318 马克思所写的、载在书的结尾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附录(《价值形式》),在该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马克思作了某些修改,并且移入正文(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因此,在本卷第一版的序言中就不提这个附录了。——第311、319、328页。
- 319 马克思是指《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第三章;在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它的是第三篇的第五章(V—IX)。
- 在这里提到的第一版正文的注释中,维尔茨被说成是第一个科学地发展了分子理论的人。在对这个问题的历史作了补充的研究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1872年)中没有提到维尔茨;在该卷第三版中,恩格斯还把对罗朗和热拉尔的作用的评价弄得更准确了(见《资本论》第1卷第9章注205a)。——第312页。
- 302 弗·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于1845年春天问世。未售出的那部分书,后来换上印有1848年字样的新的扉页出售。——第312页。
- 312 恩格斯指的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第二章(《货币转化为资本》)和第三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这两章的是第二篇和第三篇。——第314页。
- 322 皇家英国工联调查委员会(见注316)除了其他事实以外,还调查了所谓设菲尔德的“越轨事件”,即1865—1866年在设菲尔德发生的工联个

别委员对工贼施加体罚的事件。由于这些事件是局部的和偶然的,委员会就不能利用这些事件来证实关于整个工联使用暴力的控诉,因此控诉被撤销。——第 314 页。

- 323 马克思是指《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第五章最后一节。在该卷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该节的是第六篇第十七章。——第 318 页。
- 324 信内提到的那两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是第三章的组成部分。在该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那两节的是第三篇的第七章和第八章;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西尼耳的理论的批判是在第七章第三节进行的,而工作日的分析的开头部分则分出来成为单独的一节《工作日的界限》。——第 318、319 页。
- 325 指埃卡留斯于 1866 年 11 月—1867 年 3 月发表在《共和国》报第 192—211 号上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的标题是《一个工人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阐明和维护的若干政治经济学论点的反驳》(《A Working Man's Refutation of some Poi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endorsed and advocated by John Stuart Mill》)。1869 年埃卡留斯的这些文章出版了德文单行本。——第 322 页。
- 326 指 1867 年 6 月 14 日斯坦利在下院和同年 6 月 20 日得比在上院所发表的声明中对关于卢森堡中立的伦敦协定所作的肯定的评价。这个协定是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尼德兰、卢森堡、普鲁士以及俄国于 1867 年 5 月 11 日签订的。这个协定的签订解决了由拿破仑第三的野心所引起的所谓卢森堡危机(拿破仑第三要普鲁士同意法国兼并卢森堡,作为对他在 1866 年普奥战争时期保持中立的补偿)。根据这个协定,卢森堡被宣布为永久中立国,由缔约各国保证它的中立。——第 323 页。
- 327 从 1867 年 7 月 5 日到 8 月初,恩格斯到瑞典、丹麦和德国旅行,在汉诺威拜访了路·库格曼。——第 324、553、565、570 页。
- 328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剩余价值率与剩余价值量》、《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劳动力价格与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几章中直接批判了李嘉图的利润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

论》(《资本论》第四卷)中更为详尽地批判了李嘉图的利润理论。——第 328 页。

- 329 马克思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872 年出版)时,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全卷结构也作了重大改动。在修改时,他考虑了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提出的意见。在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不再分为六章,而是分为七篇,共二十五章。这封信中提到的第四章成为第四篇,包括四章,而且其中的第十二章分为五节,第十三章分为十节。——第 330 页。
- 330 恩格斯指的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最后一章,即第六章《资本的积累过程》;在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这一章是第七篇。——第 330、333 页。
- 331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的一部分不久就刊登在一系列德国报纸上:1867 年 9 月 4 日《未来报》,1867 年 9 月 7 日《观察家报》,以及 1867 年《先驱》杂志第 9—11 期上;该部分序言由埃卡留斯译成英文,发表在 1867 年 9 月 7 日《蜂房报》第 308 号上;由保尔·拉法格和马克思女儿劳拉译成法文,刊登在 1867 年 10 月 1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106 号和 1867 年 10 月 13 日比利时《自由报》第 15 号上。——第 331、353、370、411、566 页。
- 332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于 1872 年由汉堡奥·迈斯纳出版社出版(参见 329 注)。——第 331、361 页。
- 333 马克思是指《资本论》第二册(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最初的草稿。马克思的这个第二册草稿,估计基本上是在 1865 年写的,它只是一份手稿。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册的手稿时,考虑到有后来的草稿,所以没有利用这个最初的手稿。——第 331 页。
- 334 指 1862 年 8 月 20 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以及 1862 年 9 月 9 日恩格斯的回信。——第 332 页。
- 335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中更详细地谈到这一点。——第 332 页。
- 336 国际的洛桑代表大会是在 1867 年 9 月 2—8 日举行的。马克思因忙于

校阅《资本论》第一卷的清样,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614—634页),以及各个地方的报告,这些报告证明国际的组织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巩固起来。蒲鲁东主义者不顾总委员会的反对强使代表大会接受了他们的议程:再次讨论了合作问题、妇女劳动问题、教育问题以及许多枝节问题,这些问题转移了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使它不能专心讨论总委员会提出的真正迫切的问题。蒲鲁东主义者得以通过几项自己的决议案。然而他们未能夺取国际的领导。代表大会重新选出原先的委员组成总委员会,并决定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仍设在伦敦。——第339、342、351、544页。

- 337 指《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最后一章即第六章的印张。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872年)中,马克思考虑到恩格斯的意见,大大扩充了关于爱尔兰的一节,并且加了许多注释(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5节)。

恩格斯提到的“关于剥夺者被剥夺的概括”,在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放在第二十四章末尾标题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里。——第340、357页。

- 338 可能指日拉丹在从1866年起属于他的《自由报》上发表的言论,其中指出了法国当时的情况与革命前的1829年和1847年的相似之处。——第341页。

- 339 1867年8月27日,拿破仑第三在为庆祝弗兰德并入法国的周年纪念日而旅行该地期间在利尔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相当悲观地描述了国内的对外政策方面的情况以及对第二帝国的未来的展望,指出在法国地平线上出现了“黑点”。——第341页。

- 340 在美国,内战结束后,争取通过立法手续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加强了。全国成立了许多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的联盟,仅在加利福尼亚一州就有五十多个联盟。全国劳工同盟参加了这一运动,它在1866年8月巴尔的摩全国代表大会(见注494)上宣布,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是把劳动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认为八小时工

作日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把它列入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并且在给总委员会的代表的《指示》中指出,必须使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5—216页)。马克思提出的这一条被通过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

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遭到美国资本家的强烈反对,但是美国国会慑于群众运动,于1868年6月25日通过了在所有国家企业和联邦机构的工人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第341、568页。

- 341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在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积极参加下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成立的一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同盟的成立大会原定于1867年9月5日在日内瓦开幕。在1867—1868年,巴枯宁也参加了同盟的活动。同盟的组织委员会为了预先取得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支持,分别向国际各支部以及国际的领导人个人,包括马克思在内,发出参加大会的邀请。同时通过决议,把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从9月5日延到9日,以便国际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可能参加他们的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早在1867年8月13日就通过了不正式参加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决议(如正式参加,当时就有使组织丧失独立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危险,并且会使国际对同盟散布的和平主义幻想负责)。但是,考虑到同盟的争取和平的斗争的进步性,曾建议国际成员以个人的资格出席同盟的代表大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31、612—613页)。

马克思满足了波克罕的请求,给他为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准备的发言稿的内容和叙述方式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波克罕的发言稿不久就以《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Ma perle devant le congrès de Genève*)为题发表了,同时还译成德文、英文和俄文。——第342、347、358、360、363、392、557页。

- 342 除了一般的脚注之外,马克思还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写了九条补充注释。这九条利用了各种来源的最新事实材料。在准备德文第二版的时候(1872年),这些注释经部分修改后成为有

关正文下面的脚注。

第一章的附录,见注 318。——第 343 页。

- 343 指马克思在 1867 年 8 月 13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和他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31、612—613 页)。关于 1867 年 8 月 13 日委员会会议的简要报道,由埃卡留斯发表在 1867 年 8 月 17 日《蜂房报》第 305 号上,同时还发表在 1867 年 9 月 2 日《法兰西信使报》上 L. 杜布瓦的《和平的条件》(《Les Conditions de la paix》)一文中。——第 343 页。
- 344 1867 年 8 月 24 日意大利民主派报纸《自由和正义》第 2 号刊载了一篇文章为《罗马问题》(《La Questione romana》)的文章。文章中批判了马志尼主义教条。——第 344 页。
- 345 指 1867 年 8 月底到 9 月初举行的北德意志联邦国会的选举。——第 345、350 页。
- 346 弗·列斯纳于 1867 年 9 月 5 日向马克思详细地报告了国际工人协会洛桑代表大会开幕的情况,并说明《洛桑日报》上登有大会的报告。——第 345 页。
- 347 指 1867 年 9 月 6 日在《泰晤士报》第 25909 号上发表的埃卡留斯关于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这一组文章的其余几篇分别发表在 1867 年 9 月 9、10 日和 11 日《泰晤士报》第 25911、25912 号和 25913 号上。埃卡留斯这些文章对法国蒲鲁东派代表的观点上的混乱和他们的罗嗦作了讽刺性的批评。——第 345、349、352、359 页。
- 348 韦莫雷耳的报纸《法兰西信使报》从 1867 年 9 月 5 日起刊载了昂·托伦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文章。托在文章中赞扬法国代表在代表大会上采取的立场。——第 346 页。
- 349 1867 年 9 月 7 日《蜂房报》第 308 号发表了马克思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的一部分。英译文是埃卡留斯译的。——第 346 页。

- 350 指在国际工人协会洛桑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原总委员会的多数委员被选入新的总委员会。由于蒲鲁东主义者在洛桑代表大会上积极活动和他们终于使代表大会接受了他们的一部分决议案,为通过一系列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的纲领性原则以对抗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主义教条而进行斗争,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按照马克思的意思,这个任务必须在最近一次国际代表大会(1868年9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上完成。由于马克思及其战友们进行了有成效的准备工作,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自己的决议(特别是关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决议)打击了蒲鲁东主义者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影响。——第347、353页。
- 351 柏林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1月在舒尔采-德里奇的积极参加下成立的,受进步党人的控制,宣传工联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合作主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联合会的最先进分子开始倾向于协会。1868年10月,柏林工人联合会发生分裂。一部分激进分子组成了民主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参加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各工人协会的纽伦堡组织,接受它的以第一国际的原则为依据的纲领。几乎联合会的所有成员同时也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在德国只能以个人身份正式参加国际组织)。联合会为强调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选举了两名工人——维耳克和克梅雷尔为主席。
- 民主工人联合会积极同拉萨尔派进行斗争;1869年,联合会加入了在受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第347、396页。
- 352 弗·列斯纳于1867年9月7日再一次向马克思详细地报告了国际工人协会洛桑代表大会开会情况。(见注346——第348页。
- 353 指约·菲·贝克尔和国际日内瓦支部其他成员对和平和自由同盟的错误立场(关于总委员会对待该同盟的态度见注341)。1867年7月9日日内瓦国际会员全体会议决议,同意和平和自由同盟的资产阶级和和平主义的纲领,并且表示完全信任它的组织者;日内瓦支部某些成员,其中包括约·菲·贝克尔和弗·杜普累,加入了同盟的组织委员会。——第349、352页。
- 354 指刊登在1867年9月9日《法兰西信使报》第84号上的韦莫雷耳的文

- 章《行将到来的普鲁士运动》(《La Prochaine Campagne de la Pruese》)。——第 350 页。
- 355 为了粉碎资产阶级官方科学界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保持沉默的阴谋,恩格斯使用了“军事机智”,他给资产阶级报纸写了一系列似乎是从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资本论》的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登在《莱茵报》、《爱北斐特日报》、《杜塞尔多夫日报》、《维尔腾堡邦报》和其他报纸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中文版第 232—245、254—262 页)。——第 351 页。
- 356 埃卡留斯在 1867 年 9 月 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和平和自由同盟(见注 341)的几个成员西蒙·费奈迭等人反对国际工人协会洛桑代表大会致和平同盟日内瓦代表大会书中肯定现代社会的阶级性的地方。——第 354 页。
- 357 恩格斯指 1867 年 9 月 10 日和 11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85 号和第 86 号上刊载的报道。——第 355 页。
- 358 从 1867 年 9 月 13 日马克思和保·拉法格一起到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作客数日。——第 356 页。
- 359 马克思所指的误刊(把 B 印成 C)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的各版中一直存在。此外,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 B 表中所作的计算,应当是“108193 英亩”,而不是“107984 英亩”(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23 章第 5 节)。——第 357 页。
- 360 指威·李卜克内西于 1867 年 8 月 31 日被选入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之后在同年 9 月 30 日辩论护照法时的发言,这是他在联邦国会的第一次发言。李卜克内西在其对法案的一项补充建议中要求,警察对于各种国籍的人都不得随意驱逐和限制其居住期限。他的发言被大会主席西姆桑博士打断。李卜克内西的建议被否决。——第 357、367、564、566 页。
- 361 路·库格曼为参加和平同盟代表大会在日内瓦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还参加了预备会议。他在 1867 年 9 月 29 日返回汉诺威之后写信给马克思谈到卡·福格特时说:“我从这次日内瓦之行得到一种满足,这就是,我在那里,在狮子窝里,替您向‘福格特先生’报了仇。在选举和

平同盟代表大会的五名德国副主席时,福格特也被提名了。我表示反对说,我希望,在这个人还没有对您关于他是拿破仑的雇佣工具的指控申辩清楚之前,不要在这里再提这个名字。尽管有从各个方面来的竭力的辩护,其中包括路德维希·西蒙,我们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当选的是四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路德维希·毕希纳——您的目前仅只是本能的拥护者。第二天早晨,福格特的那帮人试图推翻昨天的决议。结果徒劳无益,又是我们的人取胜。”——第 357、562 页。

362 黑尔斯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提出的废除总委员会主席一职的建议,在 1867 年 9 月 24 日的会议上得到通过。废除这个从 1864 年一直由英国工联首领之一奥哲尔担任的职务,反映了马克思及其拥护者为孤立和削弱工联机会主义首领在国际领导中的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第 359 页。

363 马克思提到的信,是福克斯在 1867 年 8 月 29 日洛桑代表大会前夕寄给在日内瓦的约·菲·贝克尔的。信上注明:“亲启。保密”。福克斯建议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理由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使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不能更有效地领导国际协会在英国的组织。——第 359 页。

364 在 1867 年 9 月 16 日《泰晤士报》第 25917 号上的关于日内瓦和平代表大会的社论中,除了叙述加里波第、基奈、杜邦、巴枯宁等人的发言内容之外,还提到波克罕的发言,《泰晤士报》写道:波克罕建议“取消阶级”。——第 360 页。

365 出版商奥·迈斯纳关于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广告发表在 1867 年 9 月 30 日《总汇报》第 273 号上。——第 362 页。

366 1867 年 10 月 8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113 号上发表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暗示拉丰泰的寓言《驴子和小偷》。——第 363 页。

367 库格曼在 1867 年 10 月 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建议发表一些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说瓦尔内博耳德表示愿意帮助把它们发表在一些资产阶级报纸上,并且请求指示如何写这种短评。

关于恩格斯如何宣传《资本论》第一卷和战胜资产阶级人士对马克

思这本书“保持沉默的阴谋”,见注 355。——第 364 页。

- 368 迁移和居住自由法 是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于 1867 年 10 月 22 日通过的。它对北德意志联邦的所有臣民都有效力。这个法律是 1867—1870 年北德意志联邦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法令中的一个环节,这些法令的目的是要为资本主义在德国的自由发展扫清封建割据时期遗留下来的障碍。——第 366 页。
- 369 指各国之间签订的、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特别盛行的罪犯引渡条约。条约只适用于刑事犯,按照国际法,这些条约对政治犯是不适用的。——第 367 页。
- 370 指 1866 年普奥战争以普鲁士的胜利而告终。这次战争的结果,使许多德意志小邦并入普鲁士,它们的军队被编入普鲁士军队。——第 368 页。
- 371 指 A. H. 派奈从 1857 年起在莱比锡每年发行一次的《家庭用插图历书》(《Illustrierter Familien-Kalender》),在这一年的历书上登载了贝特齐希的文章《伦敦的德国人》。——第 369 页。
- 372 侨居美国的德国人纳美尔在 1867 年 9 月 20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他愿意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马克思曾向几个朋友打听纳美尔,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个人。这就是马克思决定不请纳美尔翻译的原因。——第 370、566 页。
- 373 李卜克内西在 1867 年 10 月 8 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他想和另一个国会议员赖因克一同提出成立普鲁士工人状况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为了论证这个建议,他想知道英国类似的委员会的职权。因此李卜克内西请马克思把有关这种委员会的英国法律给他寄去,这件事马克思已照办。
- 这里指的是以下的文件:1867 年 4 月 5 日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在一定情况下保障调查工联及雇主或工人的其他组织的委员会委员进行工作的法令》(《An Act for facilitating in certain Case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make Inquiry respecting Trades Unions and other Associations of Employers or Workmen》),1867 年 8

月 12 日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推行 1867 年关于工联事务调查委员会的法令 的法令》(《An Act to extend the 《Trades Union Commission Act, 1867》》)。——第 370、376 页。

374 1867 年 10 月 14 日,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在讨论由进步党人舒尔采-德里奇提出的关于废除现行的禁止联合的法律的法案时,施韦泽做了富有煽动性的发言。施韦泽支持舒尔采-德里奇的法案,要求容克—资产阶级国会废除禁止罢工和联合的法律,以便把它们纳入合法的、和平的范围,从而防止无产阶级革命发动的可能性。同时施韦泽在发言中,根据拉萨尔的观点,否认罢工和联合在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中的积极作用。施韦泽在发言中也试图谈几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但是这些原理遭到了简单化和歪曲。——第 371 页。

375 看来是指从《海耳曼》报上剪下来的伦敦委员会关于为弗莱里格拉特募捐(见注 302)情况的报道,特别是在 1867 年 10 月 19 日《海耳曼》第 459 号发表的该委员会为弗莱里格拉特募捐的最后呼吁。在保存在马克思的资料中的这份剪报上,有他的亲笔批注:“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条谚语)。——第 374 页。

376 指《法兰西信使报》在 1867 年 10 月发表的文章:努格斯《军事艺术和进步》(L. Nougès 《L'Art Militaire et le progrès》)和《比·约·蒲鲁东关于自然发生的一些未发表的信》(《Lettres inédites de P. J. Proudhon sur les générations spontanées》)。——第 374 页。

377 恩格斯为《双周评论》写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是在晚得多的时候,即在 1868 年 5—6 月间。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就这篇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交换意见。马克思信中的个别地方已被恩格斯完全采纳到他的书评中。

书评遭到杂志编辑部的拒绝(该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26—350 页)。——第 375、377、384、387 页。

378 指威·托·桑顿的文章:《即将出版的论劳动一书中的个别章节》

(《Stray Chapters from a forthcoming Work Labour》),载于 1867 年 10 月 1 日《双周评论》第 2 卷第 10 期。——第 375 页。

- 379 约·菲·贝克尔和埃卡留斯在 1867 年 10 月 7、14 日和 16 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说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困难,在寻找生活门路,这已经影响了他们日常党的工作。例如,贝克尔面临的问题是要离开在日内瓦的德国人支部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岗位和退出《先驱》杂志的编辑部。埃卡留斯为了寻找工作一度离开了伦敦。——第 375、567 页。

- 380 1867 年 10 月 19 日,卡·济贝耳通知恩格斯,说他可以在报纸上登载三、四篇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文章。10 月 22 日恩格斯写了一篇《资本论》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1—242 页),这篇书评由济贝耳介绍发表在 1867 年 11 月 2 日《爱北斐特日报》上。——376、381、387 页。

- 381 1867 年 10 月 17 日,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讨论兵役法案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建议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武装人民。李卜克内西在响亮的演说中骂北德意志联邦国会是“专制主义的遮羞布”。

1867 年 10 月 21 日,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讨论关于联合的法案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对法案的第二条提出了修正案,因为第二条规定企业主在生产上有权无限地雇用任何职业的工人。工人阶级的代表在修正案中建议第二条不要废除现行的关于在生产上限制和保护童工的法律。这个修正案被联邦国会通过。——第 376 页。

- 382 在 1866 年威尼斯合并于意大利王国以后,为了完成国家的统一,还要把教皇国划入意大利王国。意大利的统治集团唯恐同支持教皇的拿破仑法国发生冲突而不敢采取这一步骤。出来倡议为合并罗马而斗争的是已经开始准备向罗马进军的加里波第。最初对这些行动故作不知的维克多-艾曼努尔政府,在队伍出发的前夕逮捕了加里波第。但是他的志愿军还是进入了教皇国。在罗马,爱国者在统一整个意大利的口号下开始准备反对教皇权力的起义。1867 年 10 月 17 日,教皇庇护九世向主教们发出教皇通谕,说明他所面临的威胁。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在 10 月 18 日就马上答应援助教皇,并为此开始组织远征军,准备开进意大

利。当加里波第的军队在自己的领袖(加里波第于 10 月 14 日逃出监禁地)领导下接近罗马时,法国部队已经向意大利进军,并于 10 月 30 日进入罗马。只是在法国干涉者的援助下,教皇的军队才于 1867 年 11 月 3 日在门塔纳击败了加里波第的志愿军。罗马问题一直到 1870 年才解决。——第 376、379、413、569 页。

- 383 长子继承权和限嗣继承权的法律(Laws of primogeniture and entail)是英国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的封建的继承法。按照这条法律,爵位和地产只能传给长子而不得让渡。——第 378 页。

- 384 指卡·施佩耶尔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名义写给马克思的感谢信,这封信写于 1867 年 10 月 6 日,是对马克思寄去《资本论》第一卷的回信。

关于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100。——第 378 页。

- 385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自由思想者的一些无神论团体在英国展开了积极的活动。对自由思想者运动起很大影响的是资产阶级激进派查·布莱德洛等人,他们聚集在《国民改革者》报纸的周围,在工人中间进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宣传。1867 年 10 月,一群自由思想者不愿意再受布莱德洛以及与他接近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客的影响,决定召开一次大会,建立自由思想者中央联合会来进行纯粹是无神论的宣传。这就使他们同布莱德洛和其他激进派划清了界限,因为政治宣传已被排除在计划中的联合会的行动纲领之外。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有人提议马克思参加,但是他拒绝了这个建议。——第 379 页。

- 386 马克思在这里讽刺地利用了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 年日内瓦版)(《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Genf, 1859)一书中的用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55—457 页)。——第 379 页。

- 387 1867 年 10 月,俾斯麦给驻佛罗伦萨的普鲁士大使乌泽多姆一个指令,告诉他法国同意大利正在就它们保证教皇国不受侵犯的 1864 年 9 月

- 15 日协定的修改问题进行谈判,命令他在法国和意大利关于罗马问题的冲突中保持“纯粹观望的态度”,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第 380、387 页。
- 388 指拿破仑第三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于 1867 年 8 月 18—21 日在萨尔茨堡的会晤。在这次会晤时,拿破仑第三企图同奥地利缔结一项反对普鲁士和俄国的协定。但是由于奥地利不愿意重新卷入同普鲁士的冲突,由于法奥双方互不信任,这项协定并未达成。——第 380 页。
- 389 指杜邦鲁在 1867 年 9 月 15 日,即法国和意大利签订保证教皇国不受侵犯的 1864 年 9 月 15 日协定的纪念日,写给腊特塔齐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意大利政府制止主张把教皇国并入统一的意大利的加里波第运动。过了几天,这封信发表在《法兰西报》上,不久又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是:《就加里波第的行为致意大利国王内阁首相腊特塔齐先生的一封信》1867 年巴黎版(《Lettre à M. Rattazzi, président du conseil des ministres du roi d'Italie, sur les entreprises de Garibaldi》Paris, 1867)。——第 380 页。
- 390 在改革同盟理事会 1867 年 10 月 23 日的会议上讨论同盟主席、资产阶级激进派比耳斯的尖锐谴责芬尼亚运动的信时,英国工联领袖、同盟理事会理事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曾反对发表这封信,并且表示完全同情爱尔兰的解放运动。这是马克思和他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亲密同道者以国际主义精神影响工联领袖的直接结果。但是在改革同盟理事会的以后几次会议上,即在 10 月 30 日和 11 月 1 日,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因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压力,放弃了过去立场,宣布他们曾被误解。——第 381 页。
- 391 9 月 18 日,为了劫救在芬尼亚社社员组织的 1867 年 3 月起义失败以后被捕的两名芬尼亚社(见注 182)领导人凯利和迪集,在曼彻斯特进行了对囚车的武装袭击。凯利和迪集逃跑成功,但是有五人当场被捕,他们被控在冲突中杀害了一名警察。从 11 月 1 日到 23 日在曼彻斯特对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进行了审判,在审判时,为了证明芬尼亚社社员有罪,竟采用了假证明和一些无耻的手段。尽管辩护人之一厄·琼斯(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花了许多力量,法庭还是判处被告死刑。其中一人(马瓜伊尔)后来被赦免,另外一人(康当)由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其余三人(拉尔金、阿林和奥勃莱恩)于1867年11月23日在曼彻斯特被杀害。

在审讯芬尼亚社社员和对他们判决时,英国工人阶级在国内开展了由国际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倡议所组织的支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大规模运动(见本卷第380—381、385—386页)。——第381、383、387、392、395、565页。

- 392 指《农业统计,爱尔兰。附1866年平均估产表,186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从爱尔兰各港口向外移民统计表,以及每个州郡的亚麻厂的数目表》1867年都柏林版(《Agricultural Statistics, Ireland. Tables showing the Estimated Average Produce of the Crops for the year 1866; and the Emigration from Irish ports, from 1st January to 31st December, 1866; also the number of Mills for scutching flax in each County and Province》Dublin, 1867)。——第381页。

- 393 恩格斯在1867年11月5日还不知道库格曼是否安置了他的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篇书评。根据库格曼的书信,再根据恩格斯在12月12日写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414页)可以看出,库格曼曾把这第二篇文章寄给共产主义同盟过去的成员、《莱茵报》的编辑人之一毕尔格尔斯。毕尔格尔斯拒绝发表这篇文章,他在1867年11月4日给库格曼的回信中写道,马克思的著作是纯学术性的,不适于实际宣传。同时毕尔格尔斯又说工人的觉悟水平不高,不能接受《资本论》的内容,公然反驳恩格斯在书评中所表述的关于《资本论》将要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的圣经”的思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36页和本卷第414页)。

恩格斯不知道库格曼已经把文章寄给《莱茵报》,所以准备向克莱因提出这个要求。——第382、390、409、571页。

- 394 1867年11月1日,法国外交大臣穆斯蒂埃就意大利军队进入教皇国向意大利政府发出一份照会,宣称法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能赞同意大利

的这种行动。11月4日在法国报纸《新闻报》(《La Presse》)上登了一条消息,说拿破仑第三已经向意大利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军队撤出教皇国,但是在第二天就对这条消息进行辟谣了。——第383页。

- 395 1867年11月1日诸圣节这天,意大利独立的拥护者和法国共和党人在巴黎蒙马特公墓举行了示威,向意大利的爱国者丹·马宁和法国共和党人戈·卡芬雅克和路·欧·卡芬雅克的墓地献了花圈。为了防止共和党人在首都举行示威游行,警察在示威者当中逮捕了一些人。——第383页。
- 396 马克思的这封信以及他的女儿劳拉的附笔,是写在库格曼1867年11月6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上的。——第388页。
- 397 路·库格曼在寻找发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的机会时,曾经要求瓦尔内博耳德(此人后来证明是俾斯麦的密探)和民族自由党人米凯尔予以协助,这些人分明是敌视马克思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库格曼缺乏政治嗅觉。——第389、399、580页。
- 398 恩格斯这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通过卡·济贝耳于1867年11月16日发表在《杜塞尔多夫日报》第316号上,没有署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43—245页)。——第390页。
- 399 指德国一个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在1867年10月24日从彼得堡寄给马克思的信。狄慈根这时是彼得堡的弗拉基米尔制革厂的技工,他在信中对马克思“对于科学以及对于工人阶级”的贡献表示感激。他谈到他读过马克思的许多著作,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狄慈根在信中叙述了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并且宣称,他认为“科学的任务与其说是对事实进行研究,毋宁说是对事实进行解释”。狄慈根给马克思的这封信,为杰出的德国无产阶级的自学成功的哲学家和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友谊奠定了基础。——第391、578页。
- 400 1867年11月8日,卡·威·克莱因从佐林根写信给马克思,告诉他关于1867年春由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建立的佐林根钢铁业协作社的情况。其中他强调指出,协作社是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吸引到国际工人

协会佐林根支部的“最好的杠杆”。——第 391 页。

- 401 1859 年 10 月 16 日,美国争取黑人解放的战士约翰·布朗试图在各蓄奴州发动奴隶起义。他带领一小队伙伴占领了弗吉尼亚州哈帕尔斯渡口的国家军械库。但是布朗没有能够掀起更广泛的起义。这次发动的参加者(共二十二人,其中有五个黑人)在向政府军队作了殊死反抗后,差不多都牺牲了。约·布朗和他的五个伙伴被绞死。——第 393 页。
- 402 1840 年,路易·波拿巴在布伦发动没有成功的政变时,枪伤了一个政府军的军官。——第 393 页。
- 403 迈斯纳在 1867 年 11 月 1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寄去了两张剪报,上面有《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广告(不知道剪自哪份报纸)。在第一篇广告中列举了该卷内容的基本点,第二篇广告包括有发表于 1867 年 10 月 30 日《未来报》第 254 号附刊上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33—234 页)的摘要。——第 394 页。
- 404 出版商奥·迈斯纳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第一篇广告载于 1867 年 9 月 14 日《德国书报业行市报》第 214 号。
奥·迈斯纳关于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广告,也是登载在这家报纸上(1865 年 3 月 3 日第 27 号)。——第 394 页。
- 405 指一家德国工人的报纸,该报用《民主周报》这个名称从 1868 年 1 月在莱比锡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 1868 年 12 月起,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久该报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开始与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 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该报被宣布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第 396、399 页。
- 406 指 1867 年 11 月 27 日席利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席利在信中告诉马克思说,赫斯对《资本论》的评价很好,他打算给《法兰西信使报》写一篇文章

章来介绍这部著作。同时席利还告诉马克思说,赫斯建议同埃·勒克律一起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并予以出版。马克思对出版《资本论》法文译本非常重视。特别是,他希望这样一来,能够“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见本卷第546页)。马克思不反对埃·勒克律参加,但是,谈判持续了将近三年,没有导致任何结果。后来才弄清了,原来勒克律是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领导成员之一,于是他作为《资本论》翻译者的候选人资格便被取消了。由约·卢阿翻译的,并由马克思亲自校对的《资本论》法文本,于1872—1875年在巴黎分成若干分册出版。——第397、401、574、577页。

- 407 指的是弗·根茨的一篇文章《奥斯曼政府和主要欧洲列强之间关系的历史政治概述》(*Essai historique et politique sur les rapports entre la porte Ottomane et les principales puissances de l'Europe*),这篇文章收集在《弗里德里希·冯·根茨遗著集》1867—1868年维也纳版第1—2卷(*Aus dem Nachlasse Friedrich von Gentz*) Bd. I — II Wien, 1867—1868)一书中。——第398页。
- 408 指在燕妮生日送给她的一个带在脖子上的十字章,这是类似波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参加者们所带的那一种十字章。从1867年底起,燕妮就用一根绿色带子把这个十字章佩带在脖子上,以表示对1867年11月被杀害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哀悼(绿色被认为是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的象征)。——第398、401、547页。
- 409 这封信马克思写在库格曼1867年1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上。——第400页。
- 410 指由马克思起草并经总委员会1867年11月20日非常会议批准的《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个意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46—247页)。总委员会致英国内务大臣格桑·哈第的意见书,是马克思在1867年秋所组织的英国工人支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文件。这个意见书的直接目的是防止正在策划的对曼彻斯特案件中被控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审讯迫害(见注391)。——第403页。

- 411 指 1867 年 11 月 21 日《泰晤士报》第 25974 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伦敦的群众大会》(《London Meetings》)。——第 403 页。
- 412 在 1867 年 11 月 5 日总委员会例会上,彼·福克斯声明,他打算放弃美国通讯书记的职务,去担任《蜂房报》的有报酬的工作。会议主席荣克谴责了福克斯的这种打算,福克斯便在下次会议,即 11 月 12 日开会时寄来了一封信,说他已放弃书记职务,并对荣克进行了攻击,指责荣克竭力想把英国人排除出总委员会。全体与会者都支持荣克,并通过了一项把福克斯的申诉转交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第 404 页。
- 413 福克斯提出的决议案如下:“本会议表示希望:英格兰民族和爱尔兰民族之间将建立起持久和平和友谊,以代替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七百年战争;为此目的,会议号召爱尔兰民族的朋友们向英格兰人民提出这一问题,同时本会议也建议英格兰人民毫无偏见地听取有利于爱尔兰自治权的各种论据”(见《1866—1868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3 年莫斯科版第 123 页)。——第 404 页。
- 414 1849 年英国成立了一个皇家专门委员会来加速和简化按优惠价格出售积债地产的过程。实施这个办法的起因是,四十年代中期,爱尔兰到处都发生了歉收,结果使许多爱尔兰土地所有者都破产了,他们债台高筑,已不可能进行有利的经营了。1849 年的法律,最初是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而通过的,后来延长了有效期,并得到 1852、1853、1854 年和 1858 年这几年颁布的法律的补充,这个法律有助于使土地从贵族土地占有者那里转移到资产阶级高利贷分子、大土地经营主手中,促进了爱尔兰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第 405 页。
- 415 英国在美洲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中遭到了失败,因而引起了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英国议会迫于爱尔兰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于 1782 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英国议会替爱尔兰颁布法律的权利和把这项权利移交给爱尔兰议会的法令。1783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放弃权利法令》,再次确认了 1782 年法令。这意味着在立法方面确认了爱尔兰的自治。但是,在 1798 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英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对爱尔兰的这些让步,而把英爱合并

强加给了爱尔兰。从 180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合并,消灭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取消了爱尔兰议会。合并巩固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实行合并的结果之一是,爱尔兰议会在十八世纪末为了保护刚刚萌芽的爱尔兰工业而建立的保护关税被废除了,这样一来,爱尔兰工业便完全衰落了。——第 405 页。

- 416 1867 年 11 月下半月,库格曼竭力设法要打破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保持沉默的阴谋”,他把自己在《德意志人民报》上发表的关于这一卷的书评,以及恩格斯在《未来报》上发表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32—235 页)的校样分送给了许多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如乎赫、舒尔采-德里奇、杜林、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劳等人。他在 1867 年 11 月 23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这件事情。——第 408 页。
- 417 1867 年 11 月 4 日,与芬尼亚社社员有联系的阿·麦克唐纳谋刺一个警卫,这个警卫负责保护一个在曼彻斯特芬尼亚社社员案件(见注 391)中对被告之一阿林提供伪证的证人的家庭,阿·麦克唐纳被逮捕,并被交付法庭审判,法庭判处她五年苦役。——第 409 页。
- 418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所阐明的为《观察家报》写书评的大纲,恩格斯完全接受了,他在写自己的书评时还利用了马克思这封信中的原话。书评经过库格曼的介绍于 1867 年 12 月 27 日发表在《观察家报》第 303 号上,没有署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54—256 页)。
- 这里提到的那个地方,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位于卷末第六章第一节的一个特意加的补充注释中。在准备德文第二版(1872 年)的时候,马克思把这个注释删掉了。——第 411 页。
- 419 指 1867 年 11 月 29 日出版的带有两张附刊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39 号,这一号上刊登了关于 1867 年 11 月 24 日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的详细报道。在大会上发言的人中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行人之一、拉萨尔分子霍夫施泰滕,他在自己的发言中借用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一些话,歪曲它们的意思,而且既没有指出书名,也没有指出作者的名字。——第 412、413 页。

- 420 指的是马克思的《剽窃者》一文,它是对霍夫施泰滕在 1867 年 11 月 24 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的回答,发表在 1867 年 12 月 12 日《未来报》第 291 号附刊上,没有署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8—253 页)。——第 412 页。
- 421 马克思指的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第三章第四节。在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这个地方相当于第三篇第八章。——第 412 页。
- 42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36 页。——第 414 页。
- 423 指的是库格曼在 1867 年 12 月 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的一项建议:利用俾斯麦的一个拥护者、民族自由党人布赫尔在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刊物《北德总汇报》上发表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这个建议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了。——第 414、579 页。
- 424 指伦敦克勒肯威尔监狱的爆炸,这次爆炸事件是一群芬尼亚社社员为了营救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而在 1867 年 12 月 13 日制造的。营救芬尼亚社社员的领导人的计划并未成功。这次爆炸毁坏了几幢邻近的住宅楼房,有几个人死亡,有一百二十人受伤。芬尼亚社社员进行的爆炸被资产阶级报刊利用来散布诽谤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谰言和在英格兰居民中煽起反爱尔兰的沙文主义情绪。——第 415、420 页。
- 425 恩格斯的这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由于库格曼的帮助发表在 1867 年 12 月 27 日《维尔腾堡邦报》第 306 号上,没有署名。——第 417、581 页。
- 426 指马克思在 1867 年 12 月 16 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议上就爱尔兰问题所作的报告;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伦敦许多别的工人团体的代表以及国际总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保留下来的只有马克思写的详细的报告提纲和埃卡留斯作的报告记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506—522、637—639 页)。——第 418 页。
- 427 关税议会 是关税同盟的领导机构,该同盟是在 1866 年战争和普鲁士于 1867 年 7 月 8 日同德国南部各邦签订条约以后成立的;根据条约规定,建立了这一机构。议会由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和德国南部各邦

——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专门选出的代表组成。它本来只应当研究商业和关税政策问题；俾斯麦却力图逐步地扩大它的权限，把它扩展到其他的政治问题上去，他的这种企图遭到了南德意志代表的顽强抵抗。——第 419 页。

428 指的是 1867 年 12 月 5 日《俄国残废者》报第 336 号“非官方栏”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第 420 页。

429 1867 年 12 月 6 日俾斯麦政府向普鲁士众议院提出了一项向汉诺威国王和拿骚公爵提供赔偿的条约草案，因为他们的领地在 1866 年普奥战争后归并给普鲁士了。为了保证获得议院的支持，政府通过了关于免去司法大臣利佩职务的决定，利佩是俾斯麦实行违反宪法的措施的驯服工具，是大多数议员所痛恨的人。代替利佩担任司法大臣的是前汉诺威司法大臣莱昂哈特，他是最先承认汉诺威同普鲁士合并的人之一，任命他的目的是为了把民族自由党人以及和普鲁士合并的地区的议员吸引到政府方面来。俾斯麦的打算实现了。普鲁士众议院赞同了赔偿条约。——第 420 页。

430 指以那不勒斯前任国王弗兰契斯科二世为首的反革命势力为反对 1861 年 3 月建立的意大利王国而进行的武装斗争。那不勒斯反革命分子的行动带有强盗袭击的性质。——第 427 页。

431 卡洛斯派战争 是卡洛斯派在 1833 年至 1840 年发动的西班牙国内战争；卡洛斯派是反动的教权派专制主义集团，支持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卡洛斯派依靠军阀和天主教僧侣，并利用西班牙某些地区落后农民的支持。卡洛斯派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封建天主教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斗争，而且导致了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

关于那不勒斯事件，见注 430。——第 431 页。

432 宗德堡（现名森讷堡）是 1864 年普奥对丹麦战争（见注 3）时控制通往阿尔森岛的渡口的杜佩尔筑垒阵地上一个据点。普鲁士军队于 1864 年 4 月 18 日占领了杜佩尔阵地。——第 432 页。

433 在 1864 年 10 月 21 日《观察家报》第 245 号一篇题为《谦虚是一种节日

服装》)(《Bescheidenheit—ein Ehrenkleid》)的编辑部文章中谈到并且援引了布林德给美国人民的信。——第 435 页。

434 见马克思 1864 年 8 月 17 日给菲力浦斯·莱昂的信。——第 438 页。

435 关于意大利工人团体那不勒斯代表大会(见注 16)的简讯发表在 1864 年 11 月 4 日《泰晤士报》第 25021 号上。——第 438 页。

436 马克思引的是约·魏德迈在 1864 年 10 月写给恩格斯的信。——第 439 页。

437 指迪斯累里于 1864 年 11 月 25 日发表的演说,关于演说的报道刊登在 1864 年 11 月 26 日《泰晤士报》第 25040 号上。

高教会派 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它的信仰者多半是贵族,它保持了古老的豪华的仪式,强调与天主教的传统联系。——第 439 页。

438 指索·哈茨费尔特打算再版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打算没有实现;威·李卜克内西出版马克思这一著作新版本的愿望到 1869 年才实现。——第 441、472、480 页。

439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声明刊登在 1864 年 12 月 15 日该报试办的第 1 号上。——第 441 页。

440 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没有通过关于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第 442 页。

441 1865 年 1 月 7 日到 14 日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第 443 页。

442 1864 年 12 月 29 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邀请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比斯利、比耳斯和哈里逊参加 1865 年 1 月 16 日庆祝协会成立的晚会,当时并把决议载入了会议记录(见《1864—1866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961 年莫斯科版第 23 页);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没有发表,而克里默在给报纸送去 1865 年 1 月 3 日会议的报道时,却把这个决议包括了进去,并且还再一次地把它写到会议记录本里。不仅如此,他还擅自在决议中添上了格罗斯密斯的名字,格罗斯密斯是总委员会委员,按情况不需要专门邀请。报道发表在 1 月 7 日《蜂房报》第 169 号及《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第 97 号。从 1865 年 1 月 11

日荣克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在1月10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马克思的抗议。克里默承认自己粗心大意,因而从1月3日的会议记录中删去了格罗斯密斯的名字。——第444页。

- 443 指1863年夏天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军事行动。——第444页。
- 444 恩格斯的这一个以及其他几个预言基本上都得到了证实。例如,查理斯顿就是在1865年2月17日陷落的(关于薛尔曼的进军,参见注44)。——第445页。
- 445 看来是指1864年11月至12月发表在《新苏黎世报》的一组文章,标题是《詹姆斯·法济及其生平事迹》(《James Fazy . Sein Leben und Treiben》)。——第447页。
- 446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头三号是试办的。1865年1月4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号才是第一个预订号。由于报纸被没收,马克思向施韦泽祝贺,强调指出必须公开和俾斯麦内阁决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7页)。——第447页。
- 447 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两个魔术师达文波特兄弟所表演的戏法。——第447页。
- 448 指1864年12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发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伯·贝克尔给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呼吁书。呼吁书中暗示联合会不可能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密切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可能损害联合会的组织,不会带来实际的好处。——第448页。
- 449 这封信只剩下了马克思在1865年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断(见本卷第76—78页)。——第449页。
- 450 信的这一部分保存在马克思1865年的笔记本中,马克思在1865年2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引用了这段话(见本卷第83页)。——第453页。
- 451 普鲁士的领导地位(《Preußische Spitze》)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3月20日的演说中的一个说法;他在演说中宣布,

- “为了拯救德意志”他决心站在“整个祖国的首位(an die Spitze)”。在争取德国统一时期,这个说法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国家的意图。——第 456 页。
- 452 恩格斯指德国报刊对他匿名出版的两本抨击性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1859 年)和《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 年)保持沉默。——第 461 页。
- 453 密松达 是丹麦的一个筑垒据点,1864 年 2 月 2 日在丹麦战争(见注 3)中被普鲁士军队占领。——第 462 页。
- 454 指总委员会于 1865 年 3 月 7 日通过的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见注 53)的各项决议。——第 467 页。
- 455 总委员会委托荣克就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经过起草一篇简短的述评,用以通报法国的国际会员。荣克在 1865 年 3 月 12 日的信里把这件事告诉了马克思,并要求在这方面给他帮助。3 月 18 日,马克思与荣克见面时,就把他对这份文件的书面意见交给了荣克。这份意见书以《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给海·荣克的便条》为标题载于《1864—1866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961 年莫斯科版第 195—199 页。——第 468 页。
- 456 1865 年 3 月初,卡·济贝耳把德雷泽曼寄给他的一封信转寄给恩格斯,信中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弗·阿·朗格打算创办的报纸《斯芬克斯》(《Sphinx》)撰稿。——第 469 页。
- 457 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人口律”的批判,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23 章注 79 和《剩余价值理论》第 9 章第 2 节、第 14 章第 2 节。——第 470 页。
- 458 关于马尔萨斯在《论人口律》一书中的抄袭行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得比较详细(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23 章注 75)。——第 470 页。
- 459 《Caveant consules ne quid respublica detrimenti capiat》(“为了共和国不受损失,执政官应该警惕”)是古罗马元老院在国家遭到外部或内部危险的威胁时所使用的一句名言;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官就被赋予独裁的权力。——第 471 页。

- 460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的首领之一舒尔采-德里奇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创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舒尔采-德里奇进行这种“贮钱箱”鼓动是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舒尔采-德里奇鼓吹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断言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小手工业生产者免于破产。——第 471 页。
- 461 黑格尔的著作《逻辑学》包括三部分:(1)客观逻辑,存在论;(2)客观逻辑,本质论;(3)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第 471 页。
- 462 指威·罗·格罗夫的著作《物理力的相互关系》(W R Grove 《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该书第一版 1846 年在伦敦出版。——第 472 页。
- 463 伯·贝克尔在 1865 年 3 月 22 日的演说中还激烈地攻击了索·哈茨费尔特。格·海尔维格和弗·威·吕斯托夫在他们发表在 1865 年 4 月 1 日《北极星》上的《注意》和《声明》这两篇东西中对此表示反对。——第 472 页。
- 464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附寄了一篇给苏黎世报纸《白鹰报》的短文,该报转载过英国报纸关于 1865 年 3 月 1 日纪念波兰起义大会的歪曲报道(见注 114)。马克思在写这篇短文时,曾利用 1865 年 3 月 4 日《蜂房报》第 177 号上关于大会情况的完整报道。短文在稍加改动后以《更正》为标题刊登在 1865 年 4 月 22 日《白鹰报》第 48 号上,署名是海·荣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06—107 页)。——第 473 页。
- 465 这封信的草稿保存在马克思 1865 年的笔记本中。信中附有总委员会 1865 年 4 月 11 日会议记录的摘录:“在今年 4 月 11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公民马克思被一致选举为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以代替离职的公民勒·吕贝。”此外,在笔记本中马克思又注了一句:“此信已于 1865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发出。”——第 474 页。
- 466 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一项决议,规定吸收 1848 年革命的老战士、工人政论家比埃尔·万萨德参加巴黎支部理事会。马克思指望万萨德参加巴黎支部的领导工作,将会促使法国的国际会员接受四十

年代法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但是,万萨德借口生病和工作繁忙,没有接受这一委任。——第 477 页。

- 467 指总委员会就 1865 年 4 月 14 日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被刺身死一事委托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08—110 页)的德文译本。——第 478 页。

- 468 李卜克内西在 1865 年 5 月 27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误认为汉诺威的库格曼医生是皮佩尔的朋友,而且认为他是通过皮佩尔才接受“共产主义”的。——第 479 页。

- 469 马克思在这里取笑李卜克内西在许多信中断言国际得到德国的广泛支持。——第 479 页。

- 470 指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同斐·拉萨尔的母亲打官司,后者对拉萨尔的遗嘱提出了抗议。——第 480 页。

- 471 马克思从到比利时去过的国际法国会员沙·利穆津 1865 年 7 月 6 日写给总委员会法国通讯书记欧·杜邦的信中,了解了那里的情况,然后写了这封信。1865 年夏天,一群布鲁塞尔的工人对莱·封丹不尽职感到不满,决定组织一个国际的比利时支部。但是他们遭到了封丹的反抗,后者借口他是总委员会委派的布鲁塞尔通讯员,要求承认他是唯一的代表,是总委员会的联系人。7 月 17 日,在塞扎尔·德·巴普的积极参加下,在组织上正式建立了比利时支部。支部同马克思建立了直接联系。封丹在支部中并没有起积极作用。这封信的草稿保存在马克思 1865 年的笔记本中。——第 481 页。

- 472 《北极星》在 1865 年 8 月 19 日,以《警告》为标题发表了莫·赫斯的一篇文章,警告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要对全德工人联合会实行改组。

在 1865 年 8 月 30 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由赫斯写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改期举行》的巴黎通讯,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加以诽谤。——第 484 页。

- 473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工作的详细报道,载于 1865 年 9 月 30

日《工人辩护士报》第 134 期,标题是《一次盛大的国际性的工人代表会议》(《Gre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Working Men》)。在这篇报道中,有些方面叙述得比保存下来的由克里默、勒·吕贝和豪威耳所做的记录(见《1864—1866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961 年莫斯科版第 165—182 页)还要详细。——第 489 页。

474 指李卜克内西为伦敦代表会议起草的《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第 490 页。

475 李卜克内西在 1865 年 11 月中写给马克思的信里说,有一个来自柏林的昆施特,准备通过书面形式请马克思帮助在一些学术性杂志上发表关于《资本论》的批评文章。——第 491 页。

476 指马克思于 1865 年 2 月 23 日写给库格曼的信(见本卷第 454—459 页),库格曼在 1865 年 12 月 20 日才写回信(马克思在 1866 年 1 月 15 日写的对这封信的回信,见本卷第 497—499 页)。——第 492 页。

477 马克思的这封信曾经由德·巴普于 1865 年 11 月 25 日在国际的布鲁塞尔支部会议上宣读。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只记下了这封信中列举了代表大会几项议程的那一部分。记录与马克思在 1865 年 11 月 20 日给荣克的信(见本卷第 488—489 页)中所写的略有不同。——第 492 页。

478 指 1865 年 11 月在日内瓦发出的《国际工人协会瑞士中央委员会德国人分部给工人的通告信》(《Rundschreiben der deutschen Abtheilung des Zentral Komitee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ciation für die Schweiz an die Arbeiter》Genf, 1865),该信号召加入国际,通报说协会的德文机关报(《先驱》杂志)和法文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报》)已经出版。

这份号召书的某些段的英译文发表在 1865 年 12 月 16 日《工人辩护士报》第 145 号上。

关于国际在瑞士的活动的报道发表在《先驱》杂志的创刊号上,标题是《我们协会的发展》(《Entwicklungsgang unserer Association》)。——

第 495 页。

- 479 指 1865 年 12 月 13 日《泰晤士报》第 25367 号上关于群众大会的报道，以及 1865 年 12 月 14 日第 25368 号上的社论。——第 496、498 页。
- 480 约·菲·贝克尔所领导的在瑞士的各德国人支部中央委员会从 1865 年 11 月起成为许多德国人支部的组织中心，这些支部所包括的不仅有在瑞士的德国工人，而且有德国、奥地利以及有德国工人流亡者居住的国家里的德国工人。约·菲·贝克尔所进行的活动，特别是他所办的《先驱》月刊，在德国国内还缺少建立组织的条件的时候，大大地促进了国际的思想在德国工人中间的传播。——第 497 页。
- 481 1865 年 10 月 27 日在法国殖民地马提尼克的太子港，法国的三个步兵团发生暴动。他们拒绝参加在墨西哥的军事行动。——第 497 页。
- 482 1865 年法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把法英于 1843 年签订的关于互相引渡刑事犯的条约（见注 369）扩大适用于政治犯，这个要求没有得到对方同意。——第 497 页。
- 483 在马克思的这封信上有弗·列斯纳写的如下字样：“寄自卡尔·马克思。弗·列斯纳，1901 年 1 月于伦敦”。——第 502 页。
- 484 从 1866 年 3 月 15 日到 4 月 10 日左右，马克思在马尔吉特治病和休养。——第 503、593 页。
- 485 指 1866 年 2 月 6 日英国议会开幕那天开始的，围绕提交议会讨论的关于在发生兽疫时给予牲畜主人以金钱补偿的法律草案进行的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于 2 月 20 日以通过该项法律而结束。——第 505、509 页。
- 486 意大利爱国者费利切·奥尔西尼由于组织行刺拿破仑第三未遂，于 1858 年 3 月被处死。奥尔西尼被捕后，烧炭党人的秘密革命团体（1831 年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时曾加入这个团体）的最高温特写信给路易·波拿巴，提醒他在加入该团体时曾发誓为把意大利从异族人手解放出来而斗争。奥尔西尼死后，温特对拿破仑第三作出了正式的死刑判决。——第 506 页。

- 487 阿·罗雅尔的《拉宾的演说》(A. Rogeard 《Les Propos de Labienus》) 是 1865 年出版的一本激烈的抨击性小册子,小册子形式上是批评尤利乌斯·凯撒统治时的罗马帝国,实际上是批评拿破仑第三的帝国。——第 506 页。
- 488 切扎雷·奥尔西尼在 1866 年 3 月 13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驳斥了鲁·沃尔弗关于在意大利似乎没有法国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声明,并且指出了马志尼对社会主义的敌视态度和他对科学的反动观点。——第 507 页。
- 489 南尼达·菲利浦斯作为国际的荷兰支部的成员,在她给马克思的信中总是详细地报道荷兰发生的事情,所以马克思戏称她为荷兰书记。——第 507 页。
- 490 马克思在这里根据格拉赫(Grach)这个姓和古罗马改革者格拉古(Gracchus)兄弟的姓的语音近似而玩的文字游戏。马克思夫人燕妮把一千三百塔勒存入特利尔银行家格拉赫的银行,而格拉赫向存户隐瞒了自己的银行破产。格拉赫的妻子答应在她得到遗产后归还这笔钱,燕妮·马克思根据她的请求没有对格拉赫提起诉讼(关于这件事,见马克思 1855 年 3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但是从马克思后来的信件中看不出她是否偿还了他丈夫的债务。马克思在这里指的大概是同这个问题有关的某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第 508 页。
- 491 关于伦敦缝纫工人的罢工,见注 227。
1866 年 4 月 23 日,伦敦的制筛工人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十。当天,罢工委员会分别给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各大城市去信,要求这一生产部门的工人不要在罢工期间到伦敦来应募工作。在总委员会的帮助下,这样的信件也发到了法国和德国。在 1866 年 4 月 24 日总委员会的会议上,伦敦铁丝工人联合会委员佩提斯表示感谢总委员会对罢工工人的协助,并宣布铁丝工人打算加入国际协会。——第 519 页。
- 492 指马克思从 1851 年 8 月到 1862 年 3 月持续十年以上为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定期撰稿的事。——第

522 页。

- 493 燕妮·马克思从 1866 年 8 月底至 9 月中在海滨休养。——第 525 页。
- 494 美国工人代表大会于 1866 年 8 月 20—25 日在巴尔的摩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六十人,代表加入工会的六万工人。大会讨论了八小时工作日的立法问题、工人的政治活动问题、合作社问题、吸收全体工人参加工会的问题、罢工问题、居住条件问题等。大会通过了建立全国劳工同盟的决定。——第 533 页。
- 495 后来查明马克思在 1866 年 8 月 23 日给库格曼的信(见本卷第 522—523 页)到 1866 年 11 月 27 日才收到。——第 535 页。
- 49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第一章中概括了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177 页)一书的内容。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商品和货币》这一章成为第一卷的第一篇。——第 536 页。
- 497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库格曼 1866 年 12 月 23 日来信的答复,库格曼在信中曾向马克思建议找恩格斯和住在纽约的名医、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活动家之一阿·雅科比帮忙借钱。——第 537 页。
- 498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在摩塞尔地区有一个不大的葡萄园。——第 538 页。
- 499 指 1860 年 1 月 23 日签订的英法商约。商约规定,法国放弃对英国出口货物所课的过高的保护关税,代之以不得超过货物本身价值百分之三十的进口税。商约授予法国向英国输入法国货物时大部分可以免税的权利。商约签订后,由于英国货大量流入法国,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引起了法国工业家的不满。——第 538 页。
- 500 指民主党在 1866 年 11—12 月的国会选举中的失败,美国总统安·约翰逊就属于该党。约翰逊执行和南部各州种植场主妥协的政策,反对给予黑人选举权。选举的结果共和党人在国会中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赢得了胜利。——第 538 页。
- 501 关于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见注 270)的报道,登载于英文版和法

文版的《国际信使》报上。英文版登载的日期是 1867 年 2 月 20 日,3 月 13、20 日和 27 日,4 月 3、10 日和 17 日。法文版登载的日期是 1867 年 3 月 9、16、23 日和 30 日,4 月 6、13、20 日和 27 日。——第 541 页。

- 502 1845 年 1 月马克思第一次被驱逐出法国,这是基佐内阁根据普鲁士政府要求作出的。驱逐的借口是,马克思参加了猛烈抨击普鲁士反动制度的《前进报》(《Vorwärts》)的撰稿工作。2 月初,马克思被迫迁到比利时。

德国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到了巴黎,1849 年 7 月 19 日,法国当局通知他,要把他从巴黎放逐到布列塔尼一个不利于健康的沼泽地区摩尔比安。这一决定促使他于 1849 年 8 月 24 日离开巴黎前往伦敦。——第 545 页。

- 503 当时马克思关于把《资本论》译成法文的谈判失败了。关于《资本论》的法文译本,见注 406。——第 545 页。

- 504 克勒莫恩花园——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伦敦的一个花园;1877 年封闭了。——第 550 页。

- 505 黑和白——普鲁士国旗的颜色。——第 552 页。

- 506 库格曼寄给马克思一张自己的女儿弗兰契斯卡的照片,以及一张黑格尔的照片。——第 553 页。

- 507 库格曼在马克思于 1867 年 4—5 月间在他家里作客时说服了马克思写一篇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第 554 页。

- 508 指接受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田格夫人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事。——第 555 页。

- 509 弗莱里格拉特在自己的回信中对马克思的问题避而不答。——第 555 页。

- 510 指的是:(1)《东印度(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关于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的文件和通讯,包括救灾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孟加拉副省长和印度总督的备忘录。根据 1867 年 5 月 31 日下院的指令刊印》(《East India

(Bengal and Orissa Famine)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Famine in Bengal and Orissa, including the Report of the Famine Commission and the Minutes of the Lieutenant Governor of Bengal and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1 May 1867);

(2)《东印度(马德拉斯和奥里萨的饥荒)。对尊敬的下院 1867 年 7 月 4 日的质询的答复。根据 1867 年 7 月 30 日下院的指令刊印》(《East India(Madras and Orissa Famine)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4 July 1867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0 July 1867》);

(3)《调整在作坊劳动的童工、青工和女工工时法, 1867 年 8 月 21 日》(《An Act for regulating the Hours of Labour for Children, Young Persons, and Women employed in Workshops, 21st August 1867》)。——第 556 页。

511 指曼彻斯特市内 1867 年 9 月 18 日那天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武装袭击囚车以营救两名被捕的芬尼亚社领导人(见注 391)的那个地方。——第 559 页。

512 1860 年 2 月,马克思着手写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他写信给当时他还不相识的西·路·波克罕,请求他提供关于 1849—1850 年存在于日内瓦的所谓“硫磺帮”(见注 275)的全部情况。波克罕答应了马克思的请求,并于 2 月 12 日写信给马克思,提供了有关“硫磺帮”的最详尽的材料,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引用这些材料来揭露卡·福格特对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诬蔑。从这个时候起,波克罕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561 页。

513 指卡·福格特评论 1867 年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文章,该文章发表于 1867 年 9 月 13 日《新苏黎世报》第 254 号。福格特在文章中硬说波克罕在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注 341)是马克思替他起草的。——第 561 页。

514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把墨西哥和多瑙河各公国的“抵债劳动”,

- 看做隐蔽形式的奴隶制(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注40)。——第562页。
- 515 指恩格斯写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两篇书评。其中之一由于库格曼的帮助发表在《未来报》上(见注403),而另一篇,恩格斯寄给了《莱茵报》,但该报未予发表(见注393)。——第564、566页。
- 516 指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些什么》的附录;在附录中摘引了他1867年10月在柏林工人联合会上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批评了他的演说中关于暂时中止社会鼓动的主张(见本卷第396、408页)。——第575、580页。
- 517 马克思指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几个章节。在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这几个章节的是第八、十一、十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第577页。
- 518 中校佐伊伯特是作家和维尔腾堡陆军部的官员,库格曼找了他帮忙发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从库格曼1867年11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附在信中的佐伊伯特在1867年11月28日写的一封信来看,佐伊伯特提出帮忙在下面几家报纸上发表这些书评,如《观察家报》、《士瓦本信使报》、《维尔腾堡邦报》等。恩格斯分别为《观察家报》和《维尔腾堡邦报》写了书评(见注418和425)。——第580页。
- 519 指舒尔采—济本马克公司1867年底控告柏林毛纺织工厂的一个女工隐藏羊毛的案件。在审讯期间揭发了企业主们的不光彩的伎俩,他们发给工人的羊毛是湿的,在加工期间羊毛的重量减轻了,于是公司就向工人课大量罚金。这个案件轰动一时,在工人中引起了反响。——第582页。
- 520 指1865年3月27日和30日威·李卜克内西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柏林分会会议上的发言(见注129和163)。——第586页。
- 521 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亲近的人用这种名称叫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他们也用这个绰号来称呼某些参加当

时德国工人运动、暴露出有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倾向的人,尤其是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第 586 页。

522 引自马克思《致斯图加特 观察家报 编辑》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7 页)。——第 587 页。

523 马克思的这篇同莱昂·菲利浦斯和南尼达·菲利浦斯的信一起发表在 1956 年《社会历史国际评论》上的《自白》和它的另外两个文本稍有出入。这两个文本,一个是在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纪念册中保存下来的手抄稿,本卷发表的照片就是这个手抄稿的真迹复制品;另一个是劳拉·马克思的手抄稿(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04—305 页)。——第 588 页。

524 下面是在马克思的长女燕妮的纪念册中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自白》的一种文本(见注 523)的译文:

您喜爱的优点:

一般人 纯朴。

男人 刚强。

女人 柔弱。

您的特点: 目标始终如一。

您对幸福的理解: (没有答案)。

您对不幸的理解: (没有答案)。

您能原谅的缺点: 轻信。

您厌恶的缺点: 逢迎。

您讨厌的: 马丁·塔波尔、莨菪粉。

您喜欢做的事: 啃书本。

您喜爱的诗人: 但丁、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歌德。

您喜爱的散文家: 狄德罗、莱辛、黑格尔、巴尔扎克。

您喜爱的英雄: 斯巴达克、刻卜勒。

您喜爱的女英雄: 甘泪卿。

您喜爱的花 :..... 瑞香。
您喜爱的颜色 :..... 红色。
您喜爱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 :..... 黑色。
您喜爱的名字 :..... 燕妮、劳拉。
您喜爱的菜 :..... 鱼。
您厌恶的历史人物 :..... (没有答案)。
您喜爱的格言 :..... 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您喜爱的座右铭 :..... 怀疑一切。——第588—589页。

- 525 暗指 1865 年 9 月 28 日在圣马丁堂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一周年庆祝晚会。马克思同他的女儿们一起参加了晚会,在晚会参加者的演说中间穿插有音乐节目,唱歌和跳舞。——第 590 页。
- 526 指改革同盟(见注 105)。——第 593 页。
- 527 燕妮·马克思指的是 1856 年她的德国之行。她从 1856 年 5 月 22 日起到 9 月 10 日左右同自己的三个女儿一起住在特利尔。她到德国去的是探望她生病的母亲,她的母亲死于 1856 年 7 月 23 日。——第 598 页。
- 528 1866 年和 1867 年以传单形式发表的两份《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是当时的席勒协会(见注 21)主席恩格斯直接参与起草的文件。这两份《通告》揭示了他的广泛的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第 599 页。

人 名 索 引^{*}

A

阿伯康公爵,詹姆斯,汉密尔顿(Abercorn, James Hamilton, Duke of 1811—1885)——爱尔兰总督(1866—1868 和 1874—1876)。——第 381、383、385 页。

阿道夫(Adolf 1817—1905)——拿骚公爵(1839—1866),卢森堡大公(1890—1905)。——第 420 页。

阿尔米纽斯(Arminius 公元前 17—公元 21)——日耳曼族凯鲁斯奇人的领袖,曾领导日耳曼部落反对罗马人的斗争,并于公元 9 年在条多堡森林中击败了罗马人。——第 302 页。

阿克兰(Acland)——英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 385 页。

阿拉戈,多米尼克·弗朗斯瓦(Arago, Dominique-François 1786—1853)——法国著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 28 页。

阿林,威廉·菲利浦(Allen, William Phillip 1849 左右—1867)——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1867 年秋因参加劫救芬尼亚社领导人凯利和迪集,被英国当局处死。——第 392、393、401、409、420

页。

埃尔,爱德华·约翰(Eyre, Edward John 1815—1901)——英国殖民官,牙买加总督(1864—1866),曾镇压 1865 年的黑人起义。——第 167 页。

埃耳科伯爵,弗兰西斯·威姆斯·查特里斯·道格拉斯(Eldho, Francis Wemyss Charteris Douglas, Earl of 1818—1914)——英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六十年代反对选举法的改革。——第 246 页。

埃格利,约翰·雅科布(Egli, Johann Jakob 1825—1896)——瑞士地理学家和教员,1883 年起为苏黎世大学教授,写有许多著作。——第 28、153 页。

埃卡尔特,路德维希(Eckardt, Ludwig 1827—1871)——奥地利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奥地利和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德国;1865 年为德国人民党领导人之一和《德国周报》编辑,积极反对在普鲁士霸权下统一德国,1867 年回到奥地利。——第 161、163 页。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国际工人

^{*} 本卷中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 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1871),美国通讯书记(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年以前曾支持马克思,1872年春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第12、15、16、36、54、66、73、81、83、89、105、106、113、116、128、177、178、195、199、201、271、322、339、342—347、349、352—354、358—360、363、375、382、424、453、496、499、516、526页。
-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公元前525—456)——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家。——第588、709页。
- 艾伦(Allen)——英国医生,曾给马克思一家治过病。——第24、37、144、148、184、186、187、224、226、516、517页。
- 艾希霍夫,卡尔·威廉(Eichhoff, Karl Wilhelm 1833—1895)——德国社会党人和政论家,五十年代末因在刊物上揭露施梯伯的密探活动而受法庭审讯;1861—1866年流亡伦敦;1868年起为第一国际会员,第一批第一国际史学家之一;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第116、138、142、227、282页。
- 艾因霍恩——见霍恩。
- 艾曾巴尔特,约翰·安得列阿斯(Eisenbart, Johann Andreas 1661—1727)——德国医生,眼科医师和外科医师,行医时运用真正的医学知识,同时兼用江湖医生的治疗方法;是德国民间创作《艾曾巴尔特医生》中的江湖医生的原型。——第377页。
- 安(Anne 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第406页。
- 安凡丹,巴特利米·普罗斯比尔(Enfantin, Barthélemy Prosper 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最亲信的门徒之一;同巴札尔一起领导圣西门学派。——第175页。
- 安罗伊,阿·范(Anrooy, A. van)——扎耳特博默耳市的医生。——第440页。
- 安罗伊,罕丽达(小耶特)·范(Anrooy, Henriette(Jettchen) van)——马克思的表妹,莱昂·菲力浦斯的女儿,阿·范·安罗伊的妻子。——第440页。
- 安内克,弗里德里希(Anneke, Friedrich 1818—1872)——普鲁士炮兵军官,1846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军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1848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新科伦报》编辑,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9年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中校;后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第432页。
- 昂德腊尔,加布里埃尔(Andral, Gabriel 1797—1876)——法国医生,病理学和治疗学教授,写有许多医学方面的著作。——第26页。
- 奥勃莱恩,迈克尔(O'Brien Michael 死于1867年)——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1867年秋因参加劫救芬尼亚社领导人凯利和迪集,被英国当局处死。——第392、401页。
- 奥博尔斯基,路德维克(Oberski, Ludwik 1787—1873)——波兰上校,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后为流亡者,“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活动家,1849

- 年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师长,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7),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中央伦敦支部主席。——第68页。
- 奥顿诺凡·罗萨(O'Donovan Rossa)——耶·奥顿诺凡·罗萨的妻子,1865—1866年组织募捐救济爱尔兰政治犯的家属,起草了告爱尔兰妇女书,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决定,该呼吁书发表在1866年1月6日《工人辩护士报》上。——第182、323页。
- 奥顿诺凡·罗萨,耶利米(O'Donovan Rossa,Jeremiah 1831—1915)——爱尔兰芬尼亚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爱尔兰人民报》的发行人(1863—1865),1865年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1870年获赦,不久就流亡美国,在那里领导芬尼亚社;八十年代脱离政治生活。——第323页。
- 奥尔科特,路易莎·梅伊(Alcott, Louisa May 1832—1888)——美国女作家,写有许多供青年阅读的小说。——第548页。
- 奥尔西尼,费利切(Orsini, 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因谋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第193、506页。
- 奥尔西尼,切扎雷(Orsini, Cesare)——意大利政治流亡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曾在美国宣传国际的思想;费利切·奥尔西尼的兄弟。——第193、196、201、206、506、507、511页。
- 奥弗贝格,约翰·阿道夫(Overbeck, Johann Adolf 1826—1895)——德国考古学家,写有许多著作。——第29页。
- 奥古斯都(Augustus 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第273页。
- 奥维尔斯顿男爵,赛米尔·琼斯·劳埃德(Overstone, Samuel Jones Loyd, Baron 1796—1883)——英国银行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第151页。
- 奥哲尔,乔治(Odger, George 1820—187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鞋匠,曾参加建立工联伦敦理事会,1862—1872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和主席(1864—1867),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员会的谴责,于是退出总委员会;后来继续大肆诽谤国际领导和公社参加者。——第12、112、118、122、136、196、198、256、348、359、477、525、526、536页。

B

-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 巴尔扎克,奥诺莱·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第280、709页。
-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дександрович

-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开除出国际。——第17、18、107、113、344、359、596页。
- 巴斯德,路易(Pasteur, Louis 1822—1895)——杰出的法国学者,微生物学奠基人。——第227页。
- 巴特勒,本杰明·富兰克林(Butler, Benjamin Franklin 1818—1893)——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将军,共和党左翼领袖之一,美国内战时期攻占新奥尔良时为远征军的指挥官,新奥尔良的军事长官(1862)。——第162页。
- 伯恩士,莉迪娅(莉希)(Burns, Lydia (Lizzy) 1827—1878)——爱尔兰女工,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恩格斯的夫人。——第27、39、46、74、81、112、123、125、141、143、145、150、156、157、164、167、182、192、197、200、212、227、235、247、255、274、276、291、295、304、307、313、316、318、322、326、332、370、375、398、412页。
- 伯恩士(又译:彭斯,朋斯),罗伯特(Burns, Robert 1759—1796)——伟大的苏格兰民主诗人。——第74页。
- 班迪亚,亚诺什(Bangya, János 1817—1868)——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反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索进行活动(1855—1858)。——第93、139、485页。
- 包令,约翰(Bowring, John 1792—1872)——英国政治活动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边沁的信徒,自由贸易派;五十年代是英国在远东实施殖民政策的高级官员。——第590页。
- 鲍利,莱茵霍尔特(Pauli, Reinhold 1823—1882)——德国历史学家,写有许多英国历史著作。——第29页。
- 鲍威尔,埃德加尔(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59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1861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第40、245、480页。
-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1867年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支持巴黎公社;第二国际的活动家,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特别是在他活动的后期。——第408页。
- 贝多芬,路德维希·万(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590页。
- 贝尔,威廉(Baer, Wilhelm 死于1872年)——德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第28页。
- 贝尔格豪斯,亨利希(Berghaus, Heinrich 1797—1884)——德国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编制过许多地图集。——第29页。

- 贝 克 尔, 伯 恩 哈 特 (Becker, Bernhard 1826—1882)——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拉萨尔分子, 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1864—1865), 后来加入爱森纳赫派;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第 11、31、36、37、55、63、73、89、106、115、117、123、126、133、137、139、143、163、423、441、442、448、457、472、479、485、486、492、586 页。
- 贝 克 尔, 海 尔 曼 · 亨 利 希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 (“红色贝克尔” der rote Becker)——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 科伦工人和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西德意志报》的发行人 (1849 年 5 月—1850 年 7 月); 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五年徒刑;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人,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1862—1866), 后为国会议员 (1867—1874); 1875 年起为科伦市长。——第 38、39、43、55、61、75 页。
- * 贝 克 尔, 约 翰 · 菲 力 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制刷工; 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 第一国际著名活动家之一, 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组织者,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 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 《先驱》杂志 (1866—1871) 的编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1、128、166、349、352、359、375、484、486、491、494—498、500、525、526、542、543、566、567、587、589—591、596 页。
- 贝 律 兹, 让 · 比 埃 尔 (Béluze, Jean-Pierre 1821—1908)——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职业是红木工, 卡贝的学生和信徒, “劳动信贷” 银行经理 (1862—1868), 合作运动机关报《联合》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国际会员, 后来脱离了工人运动。——第 94 页。
- 贝 奈 德 克, 路 德 维 希 (Benedek, Ludwig 1804—1881)——奥地利将军, 1866 年奥普战争时期任奥军总司令。——第 202、222、231、518 页。
- 贝 塔, 亨 利 希 (Beta, Heinrich) (贝特齐希 Bettzieh 的笔名)——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侨居伦敦, 金克尔的拥护者。——第 268、369、371 页。
- 贝 特 齐 希——见 贝 塔。
- 本 德 尔 (Bender)——伦敦书商, 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机关报《伦敦报》(1864—1867) 的出版者。——第 36、44、63、89、103、105、369、446、495 页。
- 比 耳 斯, 艾 德 蒙 (Beales, Edmond 1803—1881)——英国法学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主席, 英国奴隶解放协会会员, 美国内战期间支持北部; 1865—1869 年为改革同盟主席。——第 85—86、122、246、443、451、452 页。
- 比 勒, 卡 尔 · 施 廷 · 安 德 森 (Bille, Carl Steen Andersen 1828—1898)——丹麦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民族自由党, 《日报》的编辑和所有者, 下院议员。——第 6 页。
- 比 斯 康 普, 埃 拉 尔 特 (Biskamp, Elard)——德国民主主义者, 新闻工作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

失败后流亡国外,曾参加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办的刊物《人民报》编辑部,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版。——第 107 页。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大会的参加者,曾积极参加 1867 年选举改革运动;1870—1871 年在英国报刊上为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辩护,同马克思保持友好关系。——第 41、128、150、226、235、331、346、357、375、443 页。

庇护九世(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第 271、380、382 页。

俾斯麦,奥托(Bismarck, Otto 1815—1898)——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 和 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1878 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 7、40、49、50、55—59、63、65、72、76—78、88、98、126、133、143、147、163、167、171、174、179、183、200、201、203、205—207、209、212—214、218、220、222、224、228、232、237、238、241—243、247、248、252、253、271—273、278、281、284—286、294、297、298、301、303、304、340、344、350、360、376、380、383、387、399、411、414、420、429、430、450、455—458、460、465、466、490、518、535、552、587

页。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激进派政论家,《莱茵报》撰稿人(1842—1843),1848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被判处六年徒刑;六十年代为民族联盟盟员和杜塞尔多夫《莱茵报》的编辑。——第 87、166、355、390、409、414、416、498 页。

* 毕希纳,路德维希(Büchner, Ludwig 1824—1899)——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 대표人物,自由党人;日内瓦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1867)的参加者。——第 357、545、546、571 页。

卡尼格先,鲁道夫(Bennigsen, Rudolf 1824—1902)——德国政治活动家,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统一德国;1859—1867 年为民族联盟主席,1867 年起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自由党右翼首领,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83 和 1887—1898)。——第 218、273、294 页。

波克罕,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851 年起是伦敦商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 88、108、227、283、317、322、324、327、340、342、343、357—363、365—368、370—373、377、395—398、402、407、415、560—563、565、566、578、597 页。

波洛克,乔治(Pollock, George D.)——英

- 国军医,1867年向议会提呈关于英国监狱中的政治犯待遇报告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323页。
-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欧仁·路易·让·约瑟夫(Bonaparte, Eugène-Louis-Jean-Joseph 1856—1879)——拿破仑第三的儿子,出生时得到“帝国亲王”的封号。——第341页。
- 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Bonaparte, 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éon 1822—1891)——日罗姆·波拿巴之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在其长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第56、84页。
- 波特,乔治(Potter, George 1832—1893)——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木工,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和建筑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蜂房报》的创办人和出版人,在该报一贯实行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第17、35、118、121、132、136、199、205、348页。
- 伯恩德斯(Berndes)——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侨居伦敦。——第114页。
- 伯恩施托尔夫,阿尔勃莱希特(Bernstorff, Albrecht 1809—1873)——伯爵,普鲁士外交家,驻伦敦公使(1854—1861),外交大臣(1861—1862),驻伦敦大使(1862—1873)。——第286页。
- 伯麦,雅科布(Böhme, Jakob 1575—1624)——德国手工业者,神秘主义哲学家。——第394、578页。
-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42、213、344、354页。
- 博勃钦斯基,康斯坦丁(Bobczynski, Konstanty)——1863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后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8),波兰通讯书记(1866年5月起),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第174、196页。
- 博尔夏特,路易(Borchardt, Louis)——德国医生,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之一。——第6、20、91、99、446页。
- 博勒特,亨利希(Bolleter, Heinrich)——在伦敦的德国侨民,索荷区拿骚街2号一家小饭馆老板,工人经常在他的饭馆里开会;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102、221页。
- 博雷加德,比埃尔·古斯塔夫·士坦(Beauregard, Pierre-Gustave Toutant 1818—1893)——美国将军,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美国内战时期(1861—1865)为南军指挥官。——第20、464页。
- 博林,弗里德里希(Boelling, Friedrich 1816—1884)——德国商人,恩格斯的妹妹海德维希的丈夫。——第428、514页。
-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Beust, Friedrich 1809—1886)——伯爵,萨克森和奥地利的反动国家活动家,反对在普鲁士霸权下统一德国并支持德国各小邦的独立;1849—1866年历任萨克森政府大臣;奥匈帝国外交大臣(1866—1871)和

- 首相(1867—1871),奥匈帝国驻伦敦大使(1871—1878)和巴黎大使(1878—1882)。——第166、282、360页。
-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Beust,Friedrich 1817—1899)——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伍,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被镇压后流亡瑞士,任教育学教授;日内瓦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1867)的参加者。——第358页。
- 布奥尔-绍恩施坦,卡尔·斐迪南(Buol-Schauenstein,Karl Ferdinand 1797—1865)——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驻彼得堡公使(1848—1850),后为驻伦敦公使(1851—1852),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52—1859)。——第40页。
- 布尔克哈德,阿·(Burkhard,A.)——在曼彻斯特的德国流亡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席勒协会理事会秘书。——第602页。
- 布赫尔,洛塔尔(Bucher,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官员,政论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者。——第31、40、283、285、414、480、491、579、587页。
- 布拉斯,奥古斯特(Braß,August 1818—1876)——德国新闻工作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六十年代起是俾斯麦的拥护者,《北德总汇报》发行人。——第303、323页。
- 布莱德洛,查理(Bradlaugh,Charles 1833—1891)——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国民改革者》周刊的编辑,巴黎公社以后猛烈攻击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第193、379、385页。
- 布莱克本,弗兰西斯(Blackburne,Francis 1782—1867)——爱尔兰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担任英国爱尔兰司法行政机构中的重要职务。——第383、387页。
- 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12、17、51、54、102、171、199、304、434、438页。
- 布赖特施韦特,奥托·路德维希(Breitschwert,Otto Ludwig 1836—1890)(笔名路·奥托L.Otto)——德国新闻工作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第36页。
- 布兰克,艾米尔(Blank,Emil)——恩格斯的外甥,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的儿子。——第269页。
- 布兰克,卡尔·艾米尔(Blank,Karl Emil 1817—1893)——德国商人,四十至五十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第58、60页。
- 布兰克,玛丽亚(Blank,Marie)——恩格斯的外甥女,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的女儿。——第524页。
- 布朗,约翰(Brown,John 1800—1859)——美国农民,废奴运动革命派著名活动家之一;堪萨斯反奴隶主武装斗争(1854—1856)的积极参加者,1859年打算在弗吉尼亚州发动黑奴起义,被送交法院,后被处死。——第393页。
- 布朗纳,爱德华(Bronner,Eduard)——德

国医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制宪会议员,后侨居英国。——第32、38、435页。

布里奇斯,约翰·亨利(Bridges, John Henry 1832—1906)——英国实证论哲学家,孔德主义者;职业是医生,《共和国》周报的撰稿人。——第226页。

布林德,弗雷德里卡(Blind, Friederike)——卡尔·布林德的妻子。——第216页。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初是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是极端沙文主义者。——第27、32—34、36—38、52、59、73、79、82、86、90、95—97、100、101、103、106、114、146、191、215—217、221、229、369、429、433、435—437、440、455、552、587页。

布龙,卡尔(Bruhn, Karl 生于1803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被开除出同盟;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拥护者;六十年代为在汉堡出版的拉萨尔派机关报《北极星》的编辑。——第26、92—94、103、106、440、441、479页。

布吕姆,巴贝塔(小贝尔)(Blum, Babette (Belchen)约1791—1865)——马克思的姑母。——第157页。

布斯特拉巴——见拿破仑第三。

C

查理五世(Karl V 1500—1558)——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和西

班牙国王(1516—1556),称查理一世;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查理五世就是他。——第45页。

D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第98、250、260、261、410、469、534、590页。

戴维斯,杰弗逊(Davis, Jefferson 1808—1889)——美国政治活动家,大种植场主奴隶主,属于民主党,南部奴隶主叛乱策划者之一;美国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积极参加者;曾任美国陆军部长(1853—1857),南部同盟总统(1861—1865)。——第464页。

戴维逊,阿·(Davisson, A.)——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席勒协会理事会秘书。——第606页。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709页。

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之一;曾任内阁首相(1852、1858—1859、1866—1868)。——第304、323、392、547页。

* 德·巴普,塞扎尔(De Paeppe, César 1842—189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印刷工人,后为医生,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建人之一,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

- (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代表;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派;比利时工人党创建人之一(1885)。——第486、492页。
- 德尔,威廉(Dell, William)——英国工人运动和民主活动家,裱糊工,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和财务委员(1865、1866—1867),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改革同盟的领导人之一。——第86、256、452页。
- 德朗克,恩斯特(Dra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脱离政治活动而经商。——第108、111、118、122、138、160、224、227、325、326、358、363、364、367页。
- 德雷泽曼(Dresemann)——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杜塞尔多夫日报》编辑。——第104页。
- 德穆特,海伦(Demuth, Helene 1823—1890)——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254、447、550页。
- 德尼,复托吉隆·德(Denis, Château-giron de)——法国政论家。——第175页。
- 德努阿尔,茹尔(Denoual, Jules)——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第107页。
- 笛卡儿,勒奈(Descartes, René 1596—1650)——杰出的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第360页。
- 迪集(Deasy)——爱尔兰芬尼亚社领导人之一。——第392页。
-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第225、246、378、439、570页。
- 狄慈根,约瑟夫(Dietzgen, Joseph 1828—188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独立地得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若干原理;职业是制革工人。——第391、394、578页。
- 狄德罗,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领袖。——第588、709页。
- 狄克逊(Dickson)——英国军官,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改革同盟领导人之一。——第385页。
- 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ërtius 三世纪)——古希腊的哲学史家,古代哲学家丛书的编纂者。——第303页。
- 丁铎尔,约翰(Tyndall, John 1820—1893)——英国物理学家。——第46、73、92、171、590页。
- 窦尼盖斯,弗兰茨·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Dönniges, Franz Alexander Friedrich Wilhelm 1814—1872)——德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兰克的学生,写有许多关于德国中世纪史方面的著作;1862—1864年任巴伐利亚驻瑞士公

使。——第 10 页。

窦尼盖斯,海伦娜(Dönniges, Helene 1845—1911)——弗里德里希·威廉·窦尼盖斯的女儿,罗马尼亚贵族腊科维茨的妻子。——第 10、19、126、170 页。

杜邦,欧仁(Dupont, Eugène 1831 左右—1881)——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法国工人,乐器匠,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1862 年起住在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年 11 月—1872 年),法国通讯书记(1865—1871),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主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1870 年迁居曼彻斯特,并组织了国际支部,1872 年参加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1874 年迁居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 107、196、256、339、353、474、477、478、487、539。

杜邦鲁,费里克斯(Dupanloup, Félix 1802—1878)——法国神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天主教党领袖之一,奥尔良主教(1849 年起),1871 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第 359、380 页。

杜勒,爱德华(Düller, Eduard 1809—1853)——德国作家,反动的浪漫主义者,著有一些拙劣的历史短篇小说。——第 28 页。

杜普累,弗朗斯瓦(Dupleix, François)——在瑞士的法国流亡者,装订工,在日内瓦的国际法国人支部组织者之一和主席,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第 484、496、497、526

页。

杜欣斯基,弗兰蒂舍克(Duchński, Franciszek 1817—1893)——波兰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家,1830—1831 年起义后侨居巴黎,写有许多关于波兰和东斯拉夫人的历史和民族志学方面的著作。——第 129、130、251 页。

敦克尔(Duncker)——德国警官。——第 245。

敦克尔,弗兰茨(Duncker, Franz 1822—1888)——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出版商。——第 308、311、536、554 页。

敦克尔,麦克斯·沃尔弗干格(Duncker, Max Wolfgang 1811—1886)——德国历史学家,曾先后在哈雷和杜宾根任教授,1859 年起为普鲁士政府官员,后为普鲁士国家档案馆馆长(1867—1874)。——第 28 页。

E

恩格尔,恩斯特(Engel, Ernst 1821—1896)——著名德国统计学家,1860—1882 年任柏林普鲁士王国统计局局长。——第 121、294 页。

恩格斯,爱丽莎·弗兰契斯卡(Engels, Elisabeth Franziska 1797—1873)——恩格斯的母亲。——第 154、512、515、574 页。

* 恩格斯,艾米尔(Engels, Emil 1828—1884)——恩格斯的弟弟,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 524 页。

* 恩格斯,海耳曼(Engels, Hermann 1822—1905)——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主。——第 426、511—515、572—574 页。

* 恩格斯,鲁道夫(Engels, Rudolf 1831—

1903)——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主。——第444页。

F

法夫尔,茹尔(Favre, Jules 1809—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1848年先后任内务部秘书长和外交部副部长;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六十年代为立法团议员;1870—1871年任外交部长,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和反对国际的鼓吹者之一。——第234、354页。

法济,让·雅克(詹姆斯)(Fazy, Jean Jacques (James) 1794—1878)——瑞士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激进派,曾任日内瓦州政府首脑(1846—1853和1855—1861),瑞士银行创办人,实行亲波拿巴的政策。——第122、150、191、447页。

方塔纳,朱泽培(Fontana, Giuseppe P.)——意大利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5年),意大利通讯书记(1865)。——第12、16、86、90、107、474页。

菲吉埃,吉约姆·路易(Figuière, Guillaume Louis 1819—1894)——法国自然科学家和作家。——第28页。

菲力浦二世(Philipp II 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6—1598)。——第10、40、456页。

* 菲力浦斯,安东尼达(南尼达)(Philips, Antoinette (Nannette) 1837左右—1885)——马克思的表妹,莱昂·菲力浦斯的女儿,第一国际荷兰支部成员。——第504—507、588页。

菲力浦斯,弗里德里希(Philips, Friedrich)——马克思的表弟,扎耳特博默耳的银行家。——第440页。

* 菲力浦斯,莱昂(Philips, Lion 死于1866年)——荷兰商人,马克思的表舅。——第195、274、437—440、506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293页。

费耳纳尔,卡尔·康斯坦茨·维克多(Fellner, Karl Konstanz Viktor 1807—1866)——德国政治活动家,商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自由市最后一任市长(1866)。——第244页。

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国激进派政论家,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党人,反对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第575页。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第373页。

* 封丹,莱昂(Fontaine, Léon)——比利时新闻工作者,民主运动的参加者,1862—1865年是赫尔岑的《钟声》法文版发行人;1865年为国际总委员会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代表。——第474—477、481、482页。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 Jules (Julius) 1820—1878)——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贸易自由的拥护者,1850—1861年侨居英国,1861年回到德国,普鲁士众议院议员,进步党人,1866年起为民

- 族自由党人。——第 392、458、564、569、577 页。
- 符特克,约翰·卡尔·亨利希(Wuttke, Johann Karl Heinrich 1818—1876)——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大德意志党的创始人之一,莱比锡大学教授;六十年代接近拉萨尔派。——第 281 页。
- 福格特,奥古斯特(Vogt, August 约 1830—1883)——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职业是鞋匠;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反对拉萨尔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第一国际会员;1867 年流亡美国,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会员和在美国的第一国际支部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 144、491、496、501、516、591、592 页。
- 福格特,古斯塔夫(Vogt, Gustav 1829—1901)——瑞士经济学家,原系德国人,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和自由同盟组织者之一,《欧洲联邦》的编辑(1867—1870),卡·福格特的弟弟。——第 580 页。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 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1860)中揭露了他。——第 26、33、36、44、150、297、298、357、358、360、367、379、410、435、447、561、562、580 页。
- 福克斯,彼得(Fox, Peter 死于 1869 年)(真名彼得·福克斯·安得列 Peter Fox André)——英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实证论者;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领导人之一,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1865 年起为总委员会报刊的正式通讯员,1866 年 9 月—11 月为总委员会总书记,美国通讯书记(1866—1867);《共和国》周报的编辑之一(1866),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 22、33、35、41、42、112、135、161、175、177、182、183、198、211、214、220、234、235、256、359、363、385、404、467、477 页。
- 福勒,托马斯(Fowler, Thomas 1736—1801)——英国药剂师和医生。——第 179 页。
- 弗耳特尔(Völter)——德国地理学家。——第 28 页。
-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初期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人,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至六十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五十年代后半期脱离革命斗争。——第 52、79、114、130、150、167、191、215—217、234、295、306、313、324、348、365、369、374、390—392、447、491、502、555 页。
- 弗莱里格拉特,凯蒂(小凯蒂)(Freiligrath, Käthe (Käthchen) 1845—1904)——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女儿。——第 130、234、349、355 页。
- 弗莱里格拉特,伊达(Freiligrath, Ida 1817—1899)——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第 130、306、313、391

页。

弗莱塔格,古斯塔夫(Freytag, Gustav 1816—1895)——德国资产阶级作家。——第29页。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第40、202页。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伯爵,普鲁士元帅,普鲁士反动军阀的著名代表人物;1848年11月普鲁士反革命政变和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主要参加者之一;丹麦战争时期(1864)任普奥联军总司令。——第462页。

弗兰肯海姆,摩里茨·路德维希(Franken-heim Moritz Ludwig 1801—1869)——德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布勒斯劳大学教授。——第29页。

弗里布尔(Fribourg)——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后为商人;右派蒲鲁东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之一,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代表;1871年出版敌视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第68、85、102、172、256、477、518页。

弗里茨舍,弗里德里希·威廉(Fri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25—1905)——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改良主义活动家之一,职业是烟草工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拉萨尔分子,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第126页。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Friedrich-Karl, Prinz 1828—1885)——普鲁士将军,后

为元帅,在1864年丹麦战争中为普军总司令,后为联军总司令;1866年普奥战争中任普鲁士第一军团司令。——第8、202、222、299、431、462、518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1831—1888)——普鲁士王储,1888年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称弗里德里希三世;1866年普奥战争时任普鲁士第二军团司令。——第222、273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237、304页。

弗里芒特,约翰·查理(Frémont, John Charles 1813—1890)——美国旅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左翼;1856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内战时为密苏里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北军指挥官。——第37页。

弗伦策耳(Frenzel)——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进步党人。——第267页。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230、533页。

G

盖布,奥古斯特(Geib, August 1842—187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汉堡的书商,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9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财务委员(1872—1878),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4—1877)。——第412页。

歌德,约翰·沃尔夫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25、286、289、375、418、588、709页。

- 哥尔查科夫,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驻维也纳大使 (1854—1856), 外交大臣 (1856—1882)。——第 420 页。
- 哥尔茨, 罗伯特·亨利希·路德维希 (Goltz, Robert Heinrich Ludwig 1817—1869)——伯爵, 普鲁士外交家, 曾任驻巴黎大使 (1862 年 12 月—1869 年)。——第 238 页。
- 戈克, 阿曼特 (Goegg, Amand 1820—1897)——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是巴登临时政府成员,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 357、358 页。
- 格夫肯,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 (Geffken, Friedrich Heinrich 1830—1896)——德国外交家和法学家, 1866—1869 年为汉撒同盟驻伦敦公使。——第 286 页。
- 格拉古 (凯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Ca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 153—121)——古罗马的护民官 (公元前 123—122), 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 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的弟弟。——第 508 页。
- 格拉古, 科尼莉娅 (Gracchus, Cornelia)——凯尤斯·格拉古和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的母亲。——第 508 页。
- 格拉古 (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 163—133)——古罗马的护民官 (公元前 133 年), 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第 508 页。
- 格拉赫 (Grach)——特利尔的银行家格拉赫的妻子。——第 508 页。
- 格莱夫 (Greif)——普鲁士警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伦敦普鲁士谍报机关的领导人之一。——第 229 页。
-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5 和 1859—1866) 和首相 (1868—1874, 1880—1885, 1886, 1892—1894)。——第 212、304 页。
- 格兰特, 乌利斯·辛普森 (Grant, Ulysses Simpson 1822—1885)——美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属于共和党; 1861—1865 年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1864 年 3 月起为北军总司令, 曾任陆军部长 (1867—1868), 美国总统 (1869—1877)。——第 20、64、116、117、431、432、462—464 页。
- 格雷, 乔治 (Grey, 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 (1846—1852, 1855—1858 和 1861—1866) 和殖民大臣 (1854—1855)。——第 119 页。
- 格累-比祖安, 亚历山大·奥利维耶 (Glais-Bizoin, Alexandre Olivier 1800—1877)——法国政治活动家, 律师,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制宪会议员 (1848—1849); 六十年代是立法团议员, 国防政府成员 (1870—1871)。——第 234 页。
- 格里斯海姆, 卡尔·古斯塔夫 (Griesheim, Karl Gustav 1798—1854)——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写有许多军事著

- 作。——第 249 页。
- 格林,雅科布(Grimm, Jacob 1785—1863)——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德国民间创作搜集家,柏林大学教授。——第 48、132、135、159、303 页。
- 格鲁贝,奥古斯特·威廉(Grube, August Wilhelm 1816—1884)——德国教育家,编纂过许多教科书。——第 29 页。
- 格罗夫,威廉·罗伯特(Grove, William Robert 1811—1896)——英国物理学家和法学家。——第 471 页。
- 格罗斯密斯,约翰(Grossmith, John)——英国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参加者,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员和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年 11 月—1865 年)。——第 443、444 页。
- 格罗特,阿尔弗勒德(Groote, Alfred 1815 左右—1878)——德国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进步党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62—1866)和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1867)。——第 140 页。
- 格吕贝耳(Grübel)——德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汉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 94 页。
- 格律恩,卡尔(Grün, Karl 1817—1887)——德国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848—1849 年革命时期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1850—1861 年侨居布鲁塞尔,1861 年回到德国,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1870 年到维也纳。——第 24、31、358、399、419、420 页。
- 格奈斯特,亨利希·鲁道夫·海耳曼·弗里德里希(Gneist, Heinrich Rudolf Hermann Friedrich 1816—1895)——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柏林大学教授,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58 年起)和国会议员(1868 年起);六十年代初是自由党反对派的代表,1866 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118 页。
- 格桑-哈第,格桑(Gathorne Hardy, Gathorne 1814—1906)——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67—1868)。——第 392、403 页。
- 根茨,弗里德里希(Gentz, Friedrich 1764—1832)——反动的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梅特涅的顾问和亲信;维也纳会议(1814—1815)和神圣同盟各次会议的秘书。——第 398 页。
- 龚佩尔特,爱德华(Gumpert, Eduard 死于 1893 年)——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第 9、27、31、42、52、59、82、92、121、141、157、178—180、183、184、186、187、189、190、192、208、224、226、227、233、239、250、263、265、276、307、309、342、368、417、446、594 页。
- 古尔,恩斯特·卡尔(Guhl, Ernst Karl 1819—1862)——德国艺术家,在柏林任教授。——第 29 页。
- 古诺,沙尔·弗朗斯瓦(Gounod, Charles-François 1818—1893)——杰出的法国作曲家。——第 590 页。
- 圭茨,斐迪南(Götz, Ferdinand 1826—1915)——德国医生和政治活动家;1849 年德勒斯顿五月起义的参加者;六十年代是进步党人,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第 576 页。

H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自 1273 年

- 起至 1806 年(断续地)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朝、奥地利皇朝(1804 年起)和奥匈帝国皇朝(1867—1918)。——第 205、245、518 页。
- *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索菲娅(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拉萨尔的朋友和信徒。——第 10、11、18、19、23、26、31—34、39、40、50、55、59、61、63、98、107、139、144、146、268、282、425、433—436、440—442、454、457、465、472、480、484、486、491、558、559 页。
- 哈第——见格桑·哈第。
- 哈第,威廉·约瑟夫(Hardee, William Joseph 1815—1873)——美国将军,站在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第 464 页。
- 哈耳,卡尔·克里斯提安(Hall, Carl Christian 1812—1888)——丹麦国家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法学家,民族自由党领袖,议会议员,1857—1863 年任首相,实行反动政策。——第 147 页。
- 哈尔科特,弗里德里希·威廉(Harkort, Friedrich Wilhelm 1793—1880)——德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进步党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后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第 133 页。
- 哈里逊,弗雷德里克(Harrison, Frederic 1831—1923)——英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论者,曾积极参加六十年代民主运动,国际会员。——第 128、150、226、235、322、331、443 页。
- 哈林,哈罗(Harring, Harro 1798—1870)——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第 146 页。
- 哈廷,彼得(Harting, Pieter 1812—1885)——荷兰自然科学家。——第 29 页。
- 海尔维格,恩玛(Herwegh, Emma 1817—1904)——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的妻子。——第 10、18、24 页。
-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 Georg 1817—1875)——著名的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之一,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六十年代是拉萨尔的拥护者。——第 10、18、30、31、96、97、107、110 页。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 38、273、314、505、509 页。
- 海特男爵,奥古斯特(Heydt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1801—1874)——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和银行家;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 年 12 月—1862 年),财政大臣(1862 年、1866 年 6 月—1869 年 12 月)。——第 228 页。
- 海因岸,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 年秋定居美国。——第 26、494 页。
- 海茵茨曼,阿列克西斯(Heintzmann, Alexis 约生于 1812 年)——普鲁士法学家,自由主义者,1849 年 5 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的安全委员会委员,后流亡伦敦。——第 114、369 页。
- 汉森(Hansen, N. P.)——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年 12 月—1867 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参加者,丹麦通讯书记(1866),丹麦和荷兰通讯书记

- (1867),丹麦人。——第217页。
- 汉特,亨利·朱利安(Hunter, Henry Julian)——英国医生,写有许多关于工人困苦生活条件方面的报告。——第246页。
- 豪费,阿尔伯特·弗·(Haufe, Albert F.)——住在伦敦的德国裁缝,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第217页。
- 豪威耳,乔治(Howell, George 1833—1910)——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泥水匠,前宪章主义者,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1861—1862),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9年),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改革同盟和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委员会书记(1871—1875)。——第122、177、195、196页。
-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8)——杰出的罗马诗人。——第273页。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1847年侨居国外,在国外建立了“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第172、596页。
- 赫夫林,欧根(Höfling, Eugen)——德国不出名诗人,大学生之歌《昔日的大学生荣誉》的作者。——第88页。
- 赫拉克利特(Heraklit 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101页。
- 赫斯,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六十年代是技萨尔分子;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30、31、36、37、44、45、47、50、56、59、61、62、65、67、68、71—73、76—78、90、120、121、123、397、400、401、403、406、423、448、449、484、574、587页。
- 赫斯,西比拉(Heß, Sibylle 1820—1903)(父姓佩什 Pesch)——莫泽斯·赫斯的妻子。——第113、120页。
-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和信徒及其学说的积极普及者,在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第227、590页。
- 黑贝尔,约翰·彼得(Hebel, Johann Peter 1760—1826)——德国诗人,所谓人民文学的首创人之一,把农民生活习惯中的宗法关系理想化。——第153页。
- 黑耳德,弗里德里希·威廉·亚历山大(Held, Friedrich Wilhelm Alexander 1813—1872)——德国政论家,激进派,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63年起为《公民报》编辑。——第170页。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149、185、205、236、308、309、312、314、315、373、385、471、472、

- 548、550、553、709 页。
- 亨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Händel, Georg Friedrich 1685—1759)——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 590 页。
- 亨尼西,约翰·波普(Hennessy, John Pope 1834—1891)——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保守党人,六十年代初曾在议会提出在爱尔兰实行一系列细小改良的提案。——第 405 页。
- 侯里欧克,乔治·杰科布(Holyoake, George Jacob 1817—1906)——英国政论家,改良主义者,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倾向于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后为合作运动的活动家。——第 22、246 页。
- 胡贝尔,维克多(Huber, Victor 1800—1869)——德国政论家和文学史家,保守党人。——第 27 页。
- 胡德,约翰·贝尔(Hood, John Bell 1831—1879)——美国将军,曾站在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第 20、432、444 页。
- 华尔顿,阿尔弗勒德·阿·(Walton, Alfred A. 生于 1816 年)——英国民主运动活动家,建筑师,改革同盟盟员,全国改革同盟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0),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第 339 页。
- 华盛顿,乔治(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在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时期(1775—1783)任总司令,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第 557 页。
- 霍恩,爱德华(伊格纳茨)(Horn, Eduard (Ignacz) 1825—1875)(真名艾因霍恩 Einhorn)——匈牙利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德国、比利时,1855 年起流亡巴黎;六十年代为好几家法国杂志撰稿;1869 年回到匈牙利。——第 45、56、61、68 页。
- 霍尔托普,艾米尔(Haltorp, Emil)——在伦敦的波兰侨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年 10 月—1866 年),波兰通讯书记(1864—1865),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1866 年参加马志尼创建的国际共和主义者委员会。——第 174、221 页。
- 霍夫曼,奥古斯特·威廉(Hofmann, August Wilhelm 1818—1892)——著名的德国有机化学家,1845 年从煤焦油中制出苯胺。——第 309、312 页。
- 霍夫曼,恩斯特·泰奥多尔·亚马多(Hoffmann, Ernst Theodor Amadeus 1776—1822)——德国作家,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现实的因素和幻想、神秘主义以及对认识的不合理性的宣传纠缠在一起。——第 183、185、186 页。
- 霍夫施泰滕,约翰·巴普提斯特(Hofstetten, Johann Baptist 死于 1887 年)——巴伐利亚军官,拉萨尔分子;《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行人和编辑之一(1864—1867)。——第 412 页。
- 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第 205、207、248、458、518 页。
- 霍洛威,托马斯(Holloway, Thomas 1800—1883)——经销各种药品的英国商人,由于大登广告推销商品而发了财。——第 96 页。

J

基奈,埃德加尔(Quinet, Edgar 1803—1875)——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1852—1870年流亡国外,反波拿巴主义者;日内瓦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1867)的参加者;巴黎公社的反对者;国民议会议员(1871—1875)。——第360页。

基塞耳巴赫,威廉(Kiesselbach, Wilhelm)——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第29页。

基什,米克洛什(Kiss, Miklós 生于1820年)——匈牙利军官,民主主义者,流亡者,同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第167页。

吉贝尔,克利斯托夫·哥特弗利德(Giebel, Christopf Gottfried 1820—1881)——德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写有许多著作。——第29页。

* 济贝耳,卡尔(Siebel, Carl 1836—1868)——德国诗人;曾协助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宣传《资本论》第一卷;是恩格斯的远亲。——第55、59、60、65、66、84、87—89、92、94—98、138、296、350、352、357、365、366、371、376、381、387、389、390、394、408、409、414、416、417、424、441、442、460、461、572页。

济博耳德,爱德华·卡斯巴尔·雅科布(Siebold, Eduard Kaspar Jakob 1801—1861)——德国妇科医生,在哥丁根任教授,写有许多著作。——第293页。

济格尔,弗兰茨(Sigel, Franz 1824—1902)——巴登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为巴登革命军总司令,后为副总司令;后来流亡瑞士和英国;1852年迁居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432页。

济金根,弗兰茨·冯(Sickingen, Franz von 1481—1523)——德国骑士,曾参加宗教改革运动,为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领袖;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济金根就是他。——第45页。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Garnier-Pagès, Louis Antoine 1803—1878)——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员(1864—1871);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第438页。

加莱尔(Carrère)——在伦敦的法国侨民,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教授。——第250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全国统一的斗争;1860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对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1848—1849、1859、1866)。——第12、124、224、237、299、344、359、380、413、434、436、438页。

加利多-伊-托尔托萨,费南多(Garrido y Tortosa, Fernando 1821—1883)——西班牙资产阶级联邦共和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历史学家,议会议员(1869—1873),写有许多关于西班牙历史方面的著作。——第29页。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Kinkel,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年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4、25、114、141、221、226—228、241、253、268、369、439页。

居维叶,若尔日(Cuvier,Georges 1769—1832)——法国大自然科学家,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提出了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灾变论。——第260、262页。

K

卡本特尔,威廉·本杰明(Carpenter,William Benjamin 1813—1885)——英国自然科学家和生理学家。——第590页。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二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后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第354页。

卡纳尔文伯爵,亨利·霍华德·莫利纽·赫伯特(Carnarvon, Henry Howard Molyneux Herbert, Earl of 1831—1890)——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曾任殖民大臣(1866—1867和1874—1878)。——第379页。

卡诺,拉查尔·伊波利特(Carnot,Lazare 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51年以后成为反对波拿巴主义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第438页。

卡提利纳(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卡提利纳)(Lucius Sergius Catilina 公元前108左右—62)——罗马政治活动家,贵族,反对贵族共和国密谋的组织者。——第150页。

凯库勒,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Kekulé,Friedrich August 1829—1896)——著名的德国化学家,研究有机化学和理论化学。——第315页。

凯利,托马斯(Kelly,Thomas 约生于1831年)——爱尔兰芬尼亚社领导人之一。——第392页。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左右—44)——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150页。

康德,伊曼努尔(Kant,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唯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373页。

康诺利,托马斯(Connolly,Thomas)——六十年代为泥水匠协会会员,改良主义者,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118页。

考布,卡尔(Kaub,Karl)——侨居伦敦的德国工人,1865年后侨居巴黎;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和1870—1871年),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200、486、489、518页。

柯克伍德,丹尼尔(Kirkwood,Daniel 1814—1895)——美国天文学家和数学

- 家。——第 149、151、152 页。
- 柯林斯,威廉·威尔基(Collins,William Wilkie 1824—1889)——英国作家。——第 268 页。
- 科布顿,理查德(Cobden,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 17、53 页。
- 科耳克腊夫特(Colcraft)——英国刽子手,曾处决 1867 年 10 月 23 日在曼彻斯特被法庭判处死刑的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阿林,拉尔金和奥勃莱恩。——第 392 页。
- 科亨,斐迪南(Cohen,Ferdinand 1842 左右—1866)——德国大学生,卡·布林德之妻的前夫的儿子;1866 年 5 月 7 日谋刺俾斯麦未遂,在狱中自杀。——第 214、215 页。
- 科拉切克,阿道夫(Kolatschek,Adolph 1821—1889)——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德国月刊》(1850—1851)和《时代呼声》(1858—1862)两杂志的出版者,1862 年创办《信使报》。——第 108、163 页。
- 科勒特,查理·多布森(Collet,Charles Dobson 死于 1898 年)——英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乌尔卡尔特派机关报《自由新闻》的编辑(1859—1866);1866 年起为《外交评论》杂志的出版者。——第 41、358、359、547 页。
-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Kossuth,Lajos(Ludwig)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第 465 页。
- 科塔,伯恩哈特(Cotta,Bernhard 1808—1879)——德国学者,地质学家,写有许多著作。——第 29 页。
- 科泽耳,艾丝苔(Kosel,Esther 1786 左右—1865)——马克思的姑母。——第 157 页。
- 刻卜勒,约翰(Kepler,Johann 1571—1630)——伟大的德国天文学家,发现行星运动的规律。——第 149、588、709 页。
-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Claudenon,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1847—1852),残酷地镇压了 1848 年爱尔兰起义;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 和 1868—1870)。——第 225 页。
- 克拉普卡,迪约尔吉(格奥尔格)(Klapka,György(Georg)1820—1892)——匈牙利将军,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1849 年 6—9 月是科莫恩要塞司令;1849 年流亡国外;五十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1866 年普奥战争时指挥普鲁士政府为参加这次战争而在西里西亚组织的匈牙利军队;1867 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第 122 页。
- 克拉森·卡佩耳曼,约翰(Clssen-Kappellmann,Johann 1817 左右—1879)——科伦工厂主,科伦市参议员,六十年代为进步党人。——第 147、150、183 页。

- 克莱因,约翰·雅科布(Klein, Johann Jacob 约生于 1818 年)——科伦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六十年代初曾参加德国工人运动。——第 87、382、461 页。
- 克雷门特,克努特·荣克博恩(Clement, Knut Jungbohn 1803—1873)——德国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基尔大学教授,丹麦人。——第 7、8 页。
- 克雷斯佩耳(Crespelle)——在伦敦的国际法国人支部成员,在支部中捍卫了总委员会的路线,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第 173、495 页。
- 克里默,威廉·朗达耳(Cremer William Randall 1838—1908)——英国工联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木工和细木工联合协会的创建人之一(1860),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1864 年 9 月 28 日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1864—1866),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86)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反对革命策略,在争取选举法改革斗争时期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结,后来是自由党议会议员。——第 12、16、42、53、112、122、136、195、196、198、246、256、348、385、467、477、526 页。
- 克利盖,海耳曼(Kriege, Hermann 1820—1850)——德国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四十年代后半期在纽约领导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集团。——第 303 页。
- * 克林格斯,卡尔(Klings, Carl)——德国五金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5 年侨居美国,积极参加国际芝加哥支部的活动。——第 11、19、31、36、55、61、63、106、116、269、423—425、442 页。
- 克林凯(Klinke)——德国工人,侨居伦敦,国际会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分会——条顿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第 113 页。
- 克林凯尔(Klinker A.)——国际会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分会——条顿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第 113 页。
-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53 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 404 页。
- 克吕泽烈,古斯塔夫·保尔(Cluseret, Gustave Paul 1823—1900)——法国政治和军事活动家,克里木战争(1853—1856)的参加者,曾参加解放意大利(1860),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获将军衔;第一国际会员,追随巴枯宁派,里昂和马赛革命起义(1870)的参加者,巴黎公社委员,军事代表(1871 年 4 月),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比利时;大赦后回到法国,1888 年起是众议院议员,追随社会主义者;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413 页。
- 孔岑,卡尔·威廉(Contzen, Karl Wilhelm)——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罗雪尔的追随者,莱比锡大学讲师。——第 396、576 页。
- 孔德,奥古斯特(Comte, Auguste 1798—1857)——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

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第236页。

库伯,威廉·弗兰西斯(Cowper, William Francis 1811—1888)——英国国家活动家,议会议员,历任自由党内阁阁员。——第304。

库格曼,弗兰契斯卡(Kugelman, Franziska 1858—约1930)——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女儿。——第293、553、554、567、577、579、598页。

库格曼,盖尔特鲁黛(Kugelman, Gertrude)——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妻子。——第293、301、547、553、554、563、567、571、577—579、598页。

* 库格曼,路德维希(Kugelman, Ludwig 1830—1902)——德国医生,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员,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1862年到1874年经常和马克思通信,把德国的情况告诉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82、87、89、92、166、173、279、280、292—295、299—301、316、342、352、357、364—366、377、382、384、388、389、391、392、396、398—400、407—409、412、414、416、419、436、437、454、458、459、479、492、496—499、501、517、518、520、522、523、530、534—537、541—544、547、550—554、560—571、576—582、592—594、596—598页。

库扎,亚历山大鲁(Cuza, Alexandru 1820—1873)——罗马尼亚政治活动家,1859—1866年为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于1862年成立了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君主(执政者)称亚历山大·约翰一世,由于反动派的阴谋,他被迫退位并流亡国外。

——第203页。

L

拉尔金,迈克尔(Larkin, Michael 死于1867年)——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1867年秋因参加劫救芬尼亚社领导人凯利和迪集,被英国当局处死。——第392、401页。

* 拉法格,保尔(Lafargue, Paul 1842—191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论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1869—1870),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187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第196、224、227、231、249、250、254、255、257、264、289、306、307、309、324、331、339、348、353、354、358、359、361、363、368、370、373、377、384、394、402、414、415、417、510、520—522、525、528、529、538、539、550、559、595、598页。

* 拉法格,弗朗斯瓦(Lafargue, Francois 死于1870年或1871年)——保尔·拉法格的父亲。——第250、255、324、417、538、554、598页。

拉马,多美尼科(Lama, Domenico)——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主席,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第107页。

拉品斯基,泰奥菲尔(Lapinski, Teofil 1827—1886)——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流亡者,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改名帖泰菲克·贝伊到

- 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西亚同俄国作战(1857—1858);1863年率领远征军援助波兰起义;写有关于高加索史著作。——第129页。
- 拉普拉斯,比埃尔·西蒙(Laplace, Pierre-Simon 1749—1827)——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依靠康德而独立地发展了并且精确地证明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第149、152页。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10、11、18、19、24、26、32—34、40、45、48—51、55、56、57、59、61、62、69、71、72、73、78、82、89、96、97、98、101、106、110—111、123、126、139、146、170、209、220、225、340、368、410、411、412、425、429、430、433—437、440—442、450、454—457、459、465、466、479、484、536、551、558、586、587页。
- 腊科维茨,扬科(Racowitza, Janko 死于1865年)——罗马尼亚贵族,1864年在决斗中使拉萨尔受致命伤。——第18、19、48、127、170、558页。
- 腊施,古斯塔夫(Rasch, Gustav 死于1878年)——德国民主主义者,政论家,职业是法学家,柏林1848年革命参加者,革命失败后先后流亡瑞士和法国,1873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第95、324、555页。
- 腊特塔齐,乌尔班诺(Rattazzi, Urbano 1808—1873)——意大利国家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曾任撒丁王国的内务大臣(1855—1858和1859—1860),意大利政府首脑(1862和1867)。——第380页。
- 莱纳赫,阿尔诺德(Reinach, Arnold 1820左右—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瑞士。——第122、130、150、167、447页。
-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伟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709页。
-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221页。
- 赖尔,查理(Lyell, Charles 1797—1875)——著名的英国学者,地质学家。——第52、590页。
- 赖因克,彼得·阿道夫(Reinke, Peter Adolf 1818—1887)——德国医生,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7年被工人选为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由于反对阶级斗争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1868年6月辞去议员职务。——第355页。
-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第92、95、98、416、468—472页。
- 朗格,克利斯提安·康拉德·路德维希(Lange, Cristian Konrad Ludwig

- 1825—1885)——德国语文学家,写有许多古罗马史著作。——第28页。
- 朗斯特里特,詹姆斯(Longstreet, James 1821—1904)——美国将军,站在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第444页。
- 劳,卡尔·亨利希(Rau, Karl Heinrich 1792—187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第408、564、577页。
- 劳,塔杰乌斯(Lau, Thadeus 死于1871年)——德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家。——第29页。
- 勒布尔(Rebour)——法国发明家。——第200页。
- 勒弗尔,昂利(Lefort, Henry 1835—1917)——法国律师,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联合》杂志编辑部;参加了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准备工作,1865年3月断绝同国际的一切联系。——第67、85、94、107、467页。
- 勒克耳,奥古斯特(Röckel, August 死于1876年)——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音乐家,1849年德勒斯顿起义的参加者,被判处终身苦役,1862年遇赦,1863年起为《法兰克福改革报》编辑,反对在普鲁士霸权下统一德国;从1866年年中起在奥地利政府供职。——第213页。
- 勒克律,让·雅克·埃利塞(Reclus, Jean-Jacques-Elisée 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之一;1851年政变后流亡国外,1857年回到法国,第一国际会员,《合作》编辑(1866—1868),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被逐出法国。——第401、574页。
- * 勒·吕贝,维克多(Le Lubez, Victor-P. 约生于1834年)——在伦敦的法国侨民,和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激进派有联系;曾参加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6),法国通讯书记(1864—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由于进行阴谋活动和诽谤被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开除出总委员会。——第12、15—16、35、45、54、84、94、102、107、119、123、172—175、195、196、256、451、467、468、474、477、481、495页。
- 勒普兰斯·德·博蒙,让娜·玛丽(Le Prince de Beaumont, Jeanne-Marie 1711—1780)——法国女作家。——第506页。
- 勒维,约瑟夫·莫泽斯(Lévy, Joseph Moses 1812—1888)——《每日电讯》的创办人之一和发行人。——第68页。
- 勒兹根,查理(Roesgen, Charles)——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职员。——第132、154、219、567页。
- 雷尼埃,马屠朗(Régnier, Mathurin 1573—1613)——法国讽刺诗人。——第373、374页。
- 雷尼奥,埃利阿斯·若尔日·奥利瓦(Regnault, Elias Georges Oliva 1801—1868)——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国家官员。——第129页。
-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杜·普勒西(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duc de 1585—1642)——法国专制政体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红衣主教。——第50页。
- 里梅斯塔德,克里斯提安·威廉(Rimestad, Christian Vilhelm 1816—1879)

- 丹麦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职业是教育家,资产阶级自由派,议会议员,工人联合会创始人和领导人(1860—1879),《每日电讯》的编辑(1864—1875)。——第147页。
- 里特尔斯豪兹,艾米尔(Rittershaus, Emil 1834—1897)——德国小资产阶级诗人,民主主义者,六十年代属于进步党左翼。——第352、357、365、389页。
- 李,罗伯特·爱德华(Lee, Robert Edward 1807—1870)——美国将军,美国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1859年参加镇压约翰·布朗的起义,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南军指挥官(1862—1865),南军总司令(1865年2—4月)。——第20、64、88、111、431、432、463—464页。
- 李比希,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1803—1873)——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的创始人之一。——第181、185页。
- 李比希,约翰(Liebig, Johann 1802—1870)——奥地利大工厂主。——第109页。
- 李卜克内西,阿利萨(Liebknecht Alice 生于1857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大女儿。——第492页。
- 李卜克内西,厄内斯蒂纳(Liebknecht, Ernestine 死于1867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第一个妻子。——第38、60、106、139、492、517、520、547页。
-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争,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90—1900);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支持巴黎公社;在某些问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0、22—26、31、38、44—47、56、57、59—63、65、70—73、76、77、80、82—84、87、95、98、101、106—108、115、127、130、138—140、142、144、146、159—161、166、178、221、243、254、268、355、357、362、366、367、370、371、376、382、384、396、398—399、402、407、408、411、416—419、442、449、453、455、457、465、466、472、478、479、483—486、489—492、496、499—501、516—517、519—520、541、547、560、564、566、568、569、575、576、580、585、586页。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代表之一。——第328、377、470页。
- 李维,梯特(Livius, Titus 公元前59—公元17)——罗马历史学家,《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的作者。——第15、38、240页。
- 李希特,欧根(Richter, Eugen 1838—1906)——德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思想党领袖,国会议员。——第355页。
- 莉希——见白恩士,莉迪娅。
- 利穆津,沙尔(Limousin, Charles M.)——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后为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杂志管理委员会秘书,参加《工人论坛》编辑部,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表,1870年为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合

- 作运动的参加者和许多杂志的发行人。
——第 85、482 页。
- 利佩,列奥波特(Lippe,Leopold 1815—1889)——伯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法学家,1860 年为柏林检察官,后任司法大臣(1862—1867)。——第 351、420、560 页。
- 利特尔,卡尔(Ritter,Karl 1779—1859)德国地理学家,柏林大学教授,写有许多地理学著作。——第 29 页。
- 梁格维奇(兰格维奇),马尔扬(Langiewicz,Marian 1827—1887)——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进军(1860)的参加者;1863 年波兰起义时是地主保守派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逃往奥地利,在奥地利被捕,并一直被监禁到 1865 年;1865 年流亡英国,在伦敦同马志尼领导的小资产阶级集团关系密切;后侨居法国和土耳其。——第 221 页。
- 列奥弥尔,勒奈·安都昂(Réaumur,René Antoine 1683—1757)——法国自然科学家,酒精温度计的发明者。——第 133 页。
-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fner,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 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年 11 月—1872 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建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75、93、339、345、348、354、396、502、589 页。
- 林肯,阿伯拉罕(Lincoln,Abraham 1809—1865)——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共和党创建人之一,美国总统(1861—1865);美国内战时期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于 1862 年打消了与奴隶主妥协的企图转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和用革命的方法进行战争;1865 年 4 月被奴隶主的奸细刺杀。——第 35、375、52、62、68、114、117、427、435、439、463、478 页。
- 龙格,沙尔(Longuet,Charles 1839—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加入在伦敦的国际法国人支部,在支部中捍卫总委员会的路线,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 和 1871—1872);比利时通讯书记(1866),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后加入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第 172、173、196、224、495、506 页。
- 卢格,阿尔诺德(Ruge,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 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52、114、241 页。
- 鲁克拉夫特,本杰明(Lucraft,Benjamin 1809—189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木器匠,第一国际成立大

- 会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尼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反对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员会的谴责,于是退出总委员会。——第233页。
- 鲁普斯——见沃尔弗,威廉。
-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阶级思想家,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第538页。
- 路德维希三世(Ludwig III 1806—1877)——黑森—达姆斯塔德大公(1848—1877)。——第243、248页。
- 路透,保罗·尤利乌斯(Reuter, Paul Julius 1816—1899)——伦敦路透通讯社的创办人(1851)。——第209页。
- 路易·菲利浦(Louis 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216、538、545页。
-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第42页。
- 路易斯,莱昂(Lewis, Leon)——美国新闻工作者,1865年在伦敦被选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美国通讯书记。——第127页。
- 路易斯,乔治·亨利(Lewis, George Henry 1817—1878)——英国资产阶级实证论哲学家,孔德主义者,生理学家和作家;《双周评论》杂志编辑(1865—1866)。——第375页。
- 罗,哈里埃特(Law, Harriet 1832—1897)——著名的英国无神论运动女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2)和国际曼彻斯特支部成员(1872)。——第555页。
- 罗昂,阿尔勃莱希特(Roon, Albrecht 1803—1879)——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1873年起为元帅,普鲁士军阀代表人物之一,陆军大臣(1859—1873)和海军大臣(1861—1871),曾改编普鲁士军队。——第65、118、121页。
- 罗伯茨,威廉·普劳廷(Roberts William Prowting 1806—1871)——英国法学家,同宪章运动和工联运动有联系。——第404页。
-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第51页。
- 罗班,沙尔·菲利浦(Robin, Charles-Philippe 1821—1885)——法国解剖学家,在巴黎任组织学教授。——第227页。
- 罗德(Rode)——在利物浦的德国流亡者。——第116、224、269、270、492页。
- 罗德黑岑(Roodhuizen)——扎耳特博默耳的牧师,后为马克思的表妹安东尼达·菲利浦斯的丈夫。——第505页。
- 罗杰斯,詹姆斯·爱得文·撒罗耳德(Rogers, James Edwin Thorold 1823—189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许多英国国民经济史著作。——第271、273、276页。
- 罗朗,奥古斯特(Laurent Auguste 1807—1853)——法国化学家,同热拉尔一起更准确地说明了分子和原子的概念。——第312页。
- 罗斯特,瓦伦亨·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

- 希(Rost, Valentin Christian Friedrich 1790—1862)——德国语文学家,《希腊文德文辞典》的编者。——第29页。
- 罗素,约翰(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第190、212、304页。
-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 Wilhelm Georg Friedrich 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第330、392、396、564、569、576、577页。
- 罗雅尔,路易·奥古斯特(Rogeaard, Louis-Auguste 1820—1896)——法国激进民主主义政论家,1864年为《左岸》创办人和编辑之一,1865年由于发表反波拿巴主义的抨击性文章受迫害,流亡比利时,后流亡德国;巴黎公社的积极活动家。——第173、506页。
- 罗伊舍,弗里德里希(Reusche, Friedrich)——德国新闻工作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拉萨尔分子,1864—1865年为《北极星》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第110、586、587页。
- 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温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左翼的领袖,后来成为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31、40页。
- 洛尔米埃(Lormier)——马克思一家的熟人。——第363、529页。
- 洛尔米埃,玛丽(Lormier, Marie)——马克思一家的熟人。——第184、529页。
- 洛克,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杰出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动摇于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之间。——第315页。
- 吕凯特,弗里德里希(Rückert, Friedrich 1788—1868)——德国浪漫派诗人和东方诗的翻译家。——第112页。
- 吕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威廉(Rüstow, Friedrich Wilhelm 1821—1878)——德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民主主义者,侨居瑞士;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进军,担任参谋长,拉萨尔的朋友。——第10、83、96、97、101、107、110、299、472页。

M

- 马策腊特(Matzeratt, G.)——德国工人,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至六十年代初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后回到德国,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第79页。
- 马丁,昂利(Martin, Henri 1810—1883)——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65年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第491页。
- 马丁,威廉(Martin William 约生于1832年)——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曼彻斯特官员;1867年秋因参加劫救芬尼亚社的领导人凯利和迪集,被英国当局判刑。——第383页。
- 马丁,约翰(Martin, John 1812—1875)——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十九世纪四十

- 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民族同盟的创始人之一(1864),爱尔兰地方自治运动的参加者。——第383页。
- 马尔,威廉(Marr, Wilhelm 1819—1904)——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1865—1866年为汉堡《易北河观察家报》的发行人,六十年代前半期支持俾斯麦的政策。——第455、551页。
-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98、375、470页。
- 马考莱,托马斯·巴宾顿(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1800—1859)——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第29页。
- 玛丽亚(Marie 生于1818年)——汉诺威王后(1851—1866)。——第278页。
- 马可波罗(Polo, Marco 1254—1324)——杰出的意大利旅行家,1271—1295年游历中国。——第29页。
- 马克思,埃德加尔(Marx, Edgar 1847—1855)(“穆希”Musch)——马克思的儿子。——第215页。
- * 马克思,爱琳娜(Marx, Eleanor 1855—1898)(杜西 Tussy)——马克思的小女儿,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884年起为爱德华·艾威林的妻子。——第145、148、183、189、195、324、330、332、339、348、351、391、447、480、510、525、527、528、548、550、553、555、577、590页。
- 马克思,罕丽达(Marx, Henriette 1787—1863)——马克思的母亲。——第437页。
- * 马克思,劳拉(Marx, Laura 1845—1911)——马克思的二女儿,1868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第23、112、115、145、148、151、156、173、195、217、249、252、255、264、279、284、324、330、331、332、339、348、351、353、361、388、415、417、447、508、510、520、521、524—525、527—529、539、548—550、553、554、559—560、590页。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14—1881)(父姓冯·韦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9、20、36、105、106、110、117、135、148、156、164、180、208、214、219、253、264、270、295、296、305、306、309、313、315、326、328、330、351、354、368、377、384、402、415、417、434、447、448、497、509、510、521、525、529、550、554、585—587、589—598页。
-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44—1883)——马克思的大女儿,后为新闻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1872年起为沙·龙格的妻子。——第112、115、145、148、151、158、160、195、217、235、238、295、306、324、330、332、339、348、351、398、408、446、447、503、504、508、524、527、546—548、550、554、590页。
- 马利,亚历山大(Marie Alexandre 1795—187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是临时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部长,后来是卡芬雅克政府的司法部长。——第21页。
-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235页。

- 马让迪, 弗朗斯瓦 (Magendie, François 1783—1855)——法国医生, 巴黎生理学和一般治疗学教授, 巴黎科学院院士 (1821年起); 在生理学上采用实验方法的第一批人之一。——第 250 页。
- 马索耳, 玛丽·亚历山大 (Massol, Marie-Alexandre 1805—1875)——法国新闻工作者, 空想社会主义者; 1848—1850 年为《改革报》和《人民之声报》撰稿; 蒲鲁东的朋友。——第 44 页。
- 马扎德, 路易·沙尔·让·罗贝尔 (Mazade, Louis Charles Jean Robert 1821—1893)——法国政论家和作家, 《两大陆评论》杂志撰稿人。——第 203 页。
-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 1849 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 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1864 年成立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 1871 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 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第 15、16、19、22、86、90、107、108、127、196、221、344、348、474、506、507 页。
- 麦捷尔, 尤斯图斯 (Möser, Justus 1720—1794)——德国政治活动家, 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德国小市民利益的代表者。——第 166、498 页。
- 麦克库洛赫, 约翰·雷姆赛 (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 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士。——第 23、151、332 页。
- 麦克累伦, 乔治·布林顿 (McClellan, George Brinton 1826—1885)——美国将军和大铁路实业家, 追随民主党, 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 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总司令 (1861 年 11 月—1862 年 3 月) 和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 (1862 年 3—11 月), 1864 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第 427 页。
- 麦克唐纳 (MacDonald)——英国军官, 1860 年 9 月在波恩被捕送交法院, 被指控有不服从地方当局的行为。——第 25 页。
- 麦克唐纳, 阿黛拉伊德 (Macdonald, Adelaide 约生于 1848 年)——芬尼亚运动的参加者, 1867 年被英国当局判处五年苦役。——第 408 页。
- 迈奥尔, 爱德华 (Miall, Edward 1809—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非国教徒宣传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四十年代倾向于宪章运动, 积极参加反英国国教教会的斗争; 议会议员 (1852—1857、1869—1874), 《非国教徒》报编辑 (1841—1879), 曾参加《共和国》报的出版工作。——第 177、201、211、223、226 页。
- 迈尔, 卡尔 (Mayer, Karl 1819—1889)——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六十年代任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第 37、38、410—411、413、416、434、435、581 页。
- 迈尔, 卡尔·弗里德里希·哈特曼 (Mayer, Karl Friedrich Hartmann 1786—1870)——德国诗人, 反动的浪漫主义士瓦本学派的代表人物, 法学家; 卡尔·迈尔的父亲。——第 38 页。
- * 迈斯纳, 奥托·卡尔 (Meißner, Otto Karl 1819—1902)——汉堡出版商, 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他著作。——第 52、58、66、67、80、83、

- 87, 88, 92, 95, 105, 135, 137, 181, 265, 268, 271, 275, 277, 281, 283, 285, 290, 291, 292, 293, 295—297, 300, 316, 319, 331, 343, 348, 351, 352, 357, 362, 364, 372, 377, 382, 384, 390, 393, 396, 407, 414, 452, 453, 460, 494, 499, 501, 535, 542—545, 547, 549, 551, 558, 562, 564, 572, 574—576, 595 页。
- * 迈耶尔, 海尔曼 (Meyer, Hermann 1821—1875)——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社会主义者, 商人,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参加者; 1852 年流亡美国, 五十至六十年代初曾领导亚拉巴马州争取黑人解放的斗争, 国际圣路易支部组织者之一, 约·魏德迈的朋友。——第 305, 374, 567 页。
- 迈耶尔, 路德维希 (Meyer, Ludwig 1827—1900)——德国精神病医生。——第 293 页。
- * 迈耶尔, 齐格弗里特 (Meyer, Sigfrid 1840 左右—1872)——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社会主义者, 职业是工程师, 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反对拉萨尔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 1864 年自己出钱在德国出版了《共产党宣言》, 第一国际会员; 1866 年侨居美国, 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会员和国际在美国的支部的组织者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 173, 391, 491, 501, 516, 543—544, 558, 559, 591, 592 页。
- 迈耶尔, 尤利乌斯 (Meyer, Julius 死于 1867 年)——威斯特伐里亚的企业主和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第 303 页。
- 梅茨内尔, 泰奥多尔 (Metzner, Theodor 1830—1902)——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鞋匠, 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 六十年代中起为威·李卜克内西的拥护者, 曾反对拉萨尔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 第一国际会员; 1869 年起为社会民主党人。——第 144, 491, 496, 501, 516 页。
- 梅恩, 理查 (Mayne, Richard 1796—1868)——伦敦警察局局长 (1850 年起)。——第 245 页。
- 梅尔克耳 (Merkel)——汉诺威统计局官员。——第 294 页。
- 门德尔森-巴托尔迪, 费里克斯 (Mendelssohn-Bartholdy, Felix 1809—1847)——德国作曲家和音乐家, 社会活动家。——第 590 页。
- 门克, 泰奥多尔·亨利希 (Menke, Theodor Heinrich)——德国统计学家, 库格曼的朋友, 关心国际, 并研究马克思的著作。——第 517, 554 页。
- 门斯多尔夫-波乌利, 亚历山大 (Mensdorff-Pouilly, Alexander 1813—1871)——伯爵, 奥地利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1864—1866 年为外交大臣。——第 40 页。
- 蒙森, 泰奥多尔 (Mommsen, Theodor 1817—1903)——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写有许多古罗马史著作。——第 28 页。
- 弥勒, 约翰·亨利希·雅科布 (Müller, Johann Heinrich Jakob 1809—1875)——德国物理学家, 写有许多关于电磁学、光学和热学方面的著作。——第 28 页。
- 米格尔, 托马斯·弗兰西斯 (Meagher, Thomas Francis 1823—1867)——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爱尔兰同盟创始人之一 (1847);

- 1848年由于参加起义准备工作被捕,被判处终身苦役,1852年逃到美国;美国内战时期(1861—1865)为爱尔兰志愿兵旅长,站在北部方面作战。——第405页。
- 米哈埃利斯,奥托(Michaelis Otto 1826—189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六十年代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67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第564、569页。
- 米凯尔,约翰(Miquel, Johannes 1828—1901)——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起是自由党人,民族联盟创建人之一(1859),鄂斯纳布鲁克市市长(1865—1870、1876—1880),1867年起是民族自由党右翼首领之一,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和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后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第82、87、166、303、399、436、455、456、458、498、537、580页。
- 米拉波,奥诺莱·加布里埃尔(Mirabeau, Honoré Gabriel 1749—1791)——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者。——第133、360、456页。
- 米涅,弗朗斯瓦·奥古斯特·玛丽(Mignet, François-Auguste-Marie 1796—1884)——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28页。
- 摩莱肖特,雅科布(Moleschott, Jakob 1822—1893)——生理学家和资产阶级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生于荷兰;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第29页。
- 摩里,赛米尔(Morley, Samuel 1809—1886)——英国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5、1868—1885);六十年代为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54页。
- 默基森,罗德里克·英庇(Murchison, Roderick Impey 1792—1871)——英国地质学家,四十年代曾参加俄国欧洲部分和乌拉尔的地质考察。——第129页。
- 莫恩(Maughan)——英国政治活动家,欧文主义者,无神论自由思想运动的参加者。——第379页。
- 莫耳,摩里茨(Mohl, Moritz 1802—1888)——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温和的左派议员,大德意志党领袖之一。——第577页。
- 莫里哀,让·巴蒂斯特(Molière, Jean-Baptiste 1622—1673)(真姓波克兰 Poquelin)——伟大的法国剧作家。——第234、241页。
- 莫扎特,沃尔弗干格·亚马多(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第590页。
- 莫赞(Mozin 1771左右—1840)——法国教士,语法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侨居德国,编纂了一些法语辞典和德语辞典。——第30页。
- 穆尔,赛米尔(Moore, Samuel 1830左右—1912)——英国法学家,第一国际会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121、131、132、146、151、256、307、314、322、333、342、376、379、399、580页。
- 穆拉维约夫,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Муравьев,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6—1866)——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农奴

主和地主利益的狂热捍卫者;1863年波兰起义时被任命为驻波兰特命全权总督,由于残酷地镇压起义而获得“绞吏”的外号。——第67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摹仿者。——第128、212、322、331页。

穆斯蒂埃侯爵,莱昂奈·德勒·玛丽·弗朗斯瓦·勒奈(Moustier, L'Éonél-Desle Marie François René, marquis de 1817—1869)——法国外交家,曾任驻柏林公使(1853—1859),驻维也纳公使(1859—1861)和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61—1866),外交大臣(1866—1868)。——第382页。

穆瓦兰,茹尔·安都昂(托尼)(Moulin, Jules Antoine (Tony) 1832—1871)——法国医生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参加者,被凡尔赛分子枪杀。——第254、258、263、276、534、539页。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41、58、345、438、465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17、42、102、141、147、167、171、174、175、200、201、205、207、211、216、218、223、225、228、

232、234、235、237—239、241、245、248、253、271—274、278、284、286、298、299、303、339、341、350、363、379、382、383、386、387、392、393、429、430、438、465、497、506、518、538、541、545、569页。

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 公元前625左右—562)——巴比伦王(公元前604—562)。——第41页。

尼曼,阿尔伯特(Niemann, Albert 1831—1917)——德国歌剧独唱家。——第551页。

牛顿,伊萨克(Newton, Isaac 1642—1727)——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第149页。

纽赛尔特,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Nösselt, Friedrich August 1781—1850)——德国教育家,著有历史、地理和德国文学教科书。——第28页。

诺克斯,亚历山大·安得鲁(Knox, Alexander Andrew 1818—1891)——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治安法官,1867年向议会提呈关于英国监狱中的政治犯待遇报告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246、323页。

诺特荣克,彼得(Nothjung, Peter 1821—1866)——德国裁缝,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全德工人联合会驻布勒斯劳全权代表(1863—1866)。——第195页。

O

欧伦堡,弗里德里希·阿尔勃莱希特(Eulenburg, Friedrich Albrecht 1815—1881)——伯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1862—1878年为内务大臣。——第247页。

欧门,安东(Ermen, Anton)——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 513、515、574 页。

欧门,彼得(皮特)(Ermen, Peter (Pitt))——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 515 页。

欧门,弗兰茨(Ermen, Franz)——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 132 页。

欧门,哥特弗利德(Ermen, Gottfried)——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 101、155、228、297、298、307、365、366、377、513—515、567、574 页。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533 页。

P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 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167、212、323、434、436 页。

派奈(Payne A. H.)——德国莱比锡的出版商。——第 369 页。

培恩斯,爱德华(Baines, Edward 1800—189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59—1874)。——第 122 页。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1561—1626)——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历史学

家。——第 315 页。

佩茨累尔,约翰(Petzler, Johann)——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音乐教员,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侨居伦敦。——第 34、75、79 页。

彭斯(朋斯)——见白恩士,罗伯特。

皮阿,费里克斯(Pyat, Félix 1810—1889)——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 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谤马克思和国际;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第 392 页。

皮佩尔,威廉(Pieper, Wilhelm 约生于 1826 年)——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侨居伦敦;五十年代曾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479 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 46、56、172、175、224、307、374、455、533、546、574 页。

普拉滕-哈勒蒙德,阿道夫·路德维希·卡尔(Platen-Hallermund, Adolf Ludwig Karl 1814—1889)——汉诺威外交大臣(1855—1866),反对在普鲁士霸权下统一德国。——第 253 页。

普雷勒,路德维希(Preller, Ludwig 1809—1861)——德国语文学家,研究古希腊罗马神话。——第 28 页。

普隆-普隆——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

普鲁茨,罗伯特(Prutz, Robert 1816—

1872)——德国诗人,政论家和文学史家,资产阶级自由派;《德国博物馆》杂志的出版者。——第402页。

普罗克希·奥斯顿,安东(Prokesch-Osten, Anton 1795—1876)——男爵,奥地利外交家,将军和作家,曾任驻雅典公使(1834—1849),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5—1871)。——第385页。

Q

乔叟,杰弗里(Chaucer, Geoffrey 1340—1400)——伟大的英国诗人,英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第510页。

乔治二世(George II 1683—1760)——英国国王(1727—1760)。——第406页。

乔治五世(Georg V 1819—1878)——汉诺威国王(1851—1866)。——第244、420页。

琼斯,尼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11、31、34、35、49、53、54、74、75、84、87、98、102、112、113、119、121、122、131、162、299、387、415、417、446、477、562页。

琼斯,梅桑(Jones, Mason)——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122页。

丘迪,弗里德里希(Tschudi, Friedrich 1820—1886)——瑞士动物学家、农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第29页。

R

热拉尔,沙尔·弗雷德里克(Gerhardt, Charles Frédéric 1816—1856)——杰

出的法国化学家,同罗朗一起更准确地说明了分子和原子的概念。——第312、315页。

日拉丹,艾米尔·德(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66年(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担任《自由报》编辑(1866—1870);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在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立法会议员(1850—1851),1850年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341、348页。

荣克,格奥尔格(Jung, Georg 1814—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之一;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第9页。

* 荣克,海尔曼(Jung, Hermann 1830—1901)——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记(1864年11月—1872年),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以及伦敦代表会议(1871)主席,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1872年秋加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7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第42、112、196、404、443、444、467、468、473、477、478、486—489、496、525、526页。

S

萨克雷,威廉·麦克皮斯(Thackeray,

- William Makepeace 1811—1863)——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510 页。
- 桑顿,威廉·托马斯(Thornton, William Thomas 1813—18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追随者。——第 375 页。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 140、306、588 页。
- 沙贝利茨,雅科布(Schabelitz, Jakob 1827—1899)——瑞士出版商和书商,资产阶级激进派;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往。——第 357、372、565 页。
- 沙弗豪森,海尔曼(Schaaffhausen, Hermann 1816—1893)——德国人类学家和生理学家。——第 24 页。
-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 年起重新同马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 239、245 页。
- 沙斯波,安都昂·阿尔丰斯(Chassepot, Antoine Alphonse 1833—1905)——法国军事发明家。——第 351 页。
- 舍夫茨利伯爵,安东尼·艾释黎·库伯(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在议会中领导托利党慈善家集团,1847 年起为辉格党人,低教会派的拥护者。——第 304 页。
- 舍勒,丽娜(Schöler, Lina)——女教师,马克思一家的朋友。——第 145、312 页。
- 舍曼,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Schömann, Georg Friedrich 1793—1879)——德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古希腊史著作。——第 28 页。
- 申拜因,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Schönbein, Christian Friedrich 1799—1868)——德国化学家,巴塞尔大学教授。——第 181、185 页。
-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 Max 1806—1856)(卡斯巴尔·施米特 Caspar Schmidt 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第 303 页。
- 施拉姆,鲁道夫(Schramm, Rudolf 1813—188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革命后流亡英国;反对马克思;六十年代时拥护俾斯麦。——第 40、455 页。
- 施莱登,马提阿斯·雅科布(Schleiden, Mathias Jakob 1804—1881)——德国大植物学家,1838 年提出从旧细胞中产生新细胞的理论。——第 28 页。
- 施洛塞尔,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Schlosser, Friedrich Christoph 1776—186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第 28 页。
- 施马尔豪森,卡洛琳(Schmalbausen, Caroline)——马克思的外甥女。——第 90、100 页。
- 施马尔豪森,索菲娅(Schmalhausen, Sophie 1816—1883 以后)——马克思的姐姐。——第 90 页。

- 施奈德, 弗兰茨 (Sznyde, Franz 1790—1850)——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将军。——第 464 页。
- 施普鲁奈尔·冯·麦茨, 卡尔 (Spruner von Merz, Karl 1803—1892)——德国历史学家和地图学家, 曾编过许多历史地图集和写过许多德国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30 页。
- 施泰因塔耳 (Steinthal)——曼彻斯特—贸易公司老板, 格奥尔格·维尔特曾在该公司做过事。——第 98、99 页。
- 施特龙, 威廉 (Strohn, Wilhelm)——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 侨居布莱得弗德。——第 51、52、58、66、83、141、143、156、291、363、367、559 页。
- 施梯伯, 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 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 (1850—1860), 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 (1852) 的策划者之一, 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同维尔穆特一起编造了《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 普奥战争 (1866) 和普法战争 (1870—1871) 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和在法国境内的德国间谍活动和反间谍组织的领导人。——第 93、229、244、279、282、294、541 页。
- 施梯勒, 阿道夫 (Stieler, Adolf 1775—1836)——德国地图学家。——第 29 页。
- 施土姆普弗, 保尔 (Stumpf, Paul 1827 左右—1913)——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工人; 1847 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国际会员, 国际洛桑代表大会 (1867) 代表,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第 161、234、243、244、358、367、414、416、479、490、496、563 页。
- * 施韦泽, 约翰·巴普提斯特 (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1833—1875)——德国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1864—1867 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1867—1871); 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 阻挠德国工人加入国际, 反对社会民主工党, 1872 年他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 因而被开除出联合会。——第 22—26、30—32、44、45、55、59、61、63、65、72、76—84、89、96、97、100、101、103—106、115、120、133、163、281、340、350、355、371、411、412、448、449、455、457、458、465 页。
- 叔尔茨, 卡尔 (Schurz, Karl 1829—1906)——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政论家,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先后流亡瑞士和美国,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共和党领袖之一, 后为美国国家活动家。——第 432 页。
- 舒尔采德里奇, 海耳曼 (Schulze Delitsch, Hermann 1808—1883)——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创始人之一 (1859);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 他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第 11、170、347、360、408、410、458、498 页。
- 司各脱, 瓦尔特 (Scott, Walter 1771—1832)——杰出的英国作家, 西欧文学中历史小说的开创者, 苏格兰人。——第 188 页。
- 司徒卢威, 古斯达夫 (Struve, Gustav

- 1805—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1848年4月和9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者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第95、324页。
- 斯巴达克(Spartacus 死于公元前71年)——罗马角斗士,公元前73—71年古罗马最大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第588、709页。
- 斯密,亚当(Smith,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150页。
- 史密斯,威廉(Smith,William 1813—1893)——英国语文学家,古代语辞典的编纂者。——第29页。
- 斯奈德,雅科布(Snyder,Jacob 死于1866年)——美国发明家,发明了后装针发线膛枪。——第235、249页。
-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得比伯爵(Stanley,Edward Henry,Earl of Derby 1826—1893)——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为保守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殖民大臣(1858—1882—1885)和印度事务大臣(1858—1859),外交大臣(1866—1868、1874—1878),爱德华·得比的儿子。——第274、323页。
- 斯特普尼,考威尔·威廉·弗雷德里克(Stepney,Cowell William Frederick 1820—1872)——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财务委员(1868—1870),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第379页。
- 斯提芬斯,詹姆斯(Stephens,James 1825—1901)——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芬尼亚社组织——爱尔兰革命兄弟会的领导人;1866年流亡美国。——第271、404页。
- 斯旺,丹尼尔(Swan,Daniel)——国际会议员,职业是制带工人,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考文垂(英国)的代表。——第339页。
- 绥夫特,卓纳森(Swift,Jonathan 1667—1745)——著名的英国讽刺作家;爱尔兰人。——第550页。

T

- 塔波尔,马丁(Tupper,Martin 1810—1889)——英国诗人,写有许多空洞教诲的诗。——第588、709页。
- 泰勒,彼得·阿尔弗勒德(Taylor,Peter Alfred 1819—1891)——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第86、451页。
- 太诺,路易·摩提默(Ternaux,Louis-Mortimer 1808—1871)——法国反动的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第28页。
- 唐森(Townshend)——侯爵,英国政治活动家,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的财务委员。——第45、85、452页。
-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Publius Terentius Afer 公元前185左右—159)——著名的罗马喜剧作家。——第38、414页。
- 特雷莫,比埃尔(Trénaux,Pierre)——法国自然科学家。——第250、252、254、258—262、534页。
- 特吕布纳,尼古劳斯(Trübner,Nikolaus 1817—1884)——伦敦的德国书商和出

版商。——第 114 页。

特韦斯顿, 卡尔 (Twisten, Karl 1820—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1861 年起) 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1867 年起); 进步党领袖之一, 1866 年为民族自由党创始人之一。——第 267 页。

梯也尔, 路易·阿道夫 (Thiers, Louis-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首相 (1836、1840);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奥尔良党人; 政府首脑 (内阁总理) (1871), 共和国总统 (1871—1873),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 216、234 页。

提姆, 弗兰茨 (Thimm, Franz)——曼彻斯特的书商。——第 395、469 页。

田格 (Tenge 约生于 1833 年)——汉诺威的库格曼一家的亲近的熟人, 她研究马克思的学说, 并关心第一国际。——第 546、547、549、555 页。

图温奈尔, 爱德华·安都昂 (Thouvenel Édouard-Antoine 1818—1866)——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波拿巴主义者, 外交大臣 (1860—1862)。——第 167 页。

托尔贝克, 杨·鲁道夫 (Thorbecke, Johan Rudolph 1798—1872)——荷兰政治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领袖, 政府首脑 (1849—1853、1862—1866 和 1871—1872)。——第 506 页。

托伦, 昂利·路易 (Tolain, Henri-Louis 1828—1897)——法国雕刻工, 右派蒲鲁东主义者, 1864 年 9 月 28 日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 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 1870 年 9 月 4 日以后为国民议会议员, 巴黎公社时期转到凡尔赛分子方面, 1871 年被开除出国际。——第 11、44、45、67、85、102、172、256、424、438、518 页。

W

瓦茨, 约翰 (Watts, John 1818—1887)——英国政论家, 初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的信徒; 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第 178、181、188 页。

瓦尔内博耳德, 恩斯特 (Warnebold, Ernst)——在汉诺威的德国律师, 进步党人,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俾斯麦的密探。——第 294、389、561 页。

瓦盖纳, 海尔曼 (Wagener, Hermann 1815—1889)——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 《新普鲁士报》编辑 (1848—1854), 普鲁士保守党的创始人之一, 俾斯麦政府的枢密顾问 (1866—1873); 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第 18、286、457、466 页。

万萨德, 比埃尔·德尼 (Vinard, Pierre-Denis 1820—1882)——法国工人政论家,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参加了卢森堡委员会; 合作运动的积极活动家, 写有许多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 国际会员。——第 477 页。

微耳和, 鲁道夫 (Virchow, Rudolf 1821—1902)——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细胞病理学的奠基人, 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 进步党的创始人和首领之一; 1871 年以后成为反

- 动分子,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第 293 页。
- 威勒尔,乔治·威廉(Wheeler, George William)——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64—1865, 1865—1867),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 294、295 页。
- 威廉,奥伦治亲王(William, Prince of Orange 1840—1879)——荷兰王储。——第 238 页。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 10、40、47、78、190、200、203、218、220、222、235、244、247、253、271、273、286、299、303、450、456 页。
-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 和 1815 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指挥英军;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 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第 462 页。
-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冯(Westphalen, Edgar von 1819—约 1890)——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弟弟;1846 年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五十至六十年代侨居美国。——第 124、125、128、137、140、143、145、147、148、152、158、480、546、585 页。
-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冯(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反动分子;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第 36、145 页。
- 韦济尼埃,比埃尔(Vésinier, Pierre 1826—1902)——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反波拿巴主义者,流亡者,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组织者之一,曾参加 1865 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因诽谤总委员会于 1866 年被开除出总委员会,根据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的决议被开除出国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在伦敦出版《联盟报》,为世界联盟委员会委员,该组织反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第 172—175、196、206、489、495 页。
- * 韦莫雷耳,奥古斯特(Vermorel, Auguste 1841—1871)——法国政论家,蒲鲁东主义者,《法兰西信使报》的编辑(1866—1867),巴黎公社委员;1871 年 5 月巴黎巷战时受重伤,被俘后牺牲。——第 344、346、349、353、556 页。
- 韦纳(Wehner, J. G.)——在曼彻斯特的德国流亡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席勒协会的财务员,恩格斯的熟人。——第 248、273、294、602、606 页。
- 韦斯顿,约翰(Weston, 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木匠,后为厂主;欧文主义者,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积极参加总委员会的工作,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土地和劳动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第 15、16、124、127、128、131、177、385、403 页。

- 维贝尔,路易(Weber,Louis)——德国钟表匠,德国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伦敦,拉萨尔分子,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65年4月因阴谋反对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被开除出协会,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的儿子。——第113、485、558、559页。
- 维贝尔,威廉(Weber,Wilhelm)——德国钟表匠,拉萨尔分子;1864年以后侨居纽约,1866年为纽约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的儿子。——第558—559页。
- 维贝尔,约瑟夫·瓦伦亭(Weber,Josef Valentin 1814—1895)——德国钟表匠,1848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558—559页。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378、393页。
- 维尔茨,沙尔·阿道夫(Wurtz,Charles-Adolphe 1817—1884)——法国有机化学家,原子分子论的拥护者。——第312、315页。
- 维尔穆特(Wermuth)——汉诺威警察厅长,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证人;同施梯伯一起编造了《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第323页。
- 维尔特,麦克斯(Wirth Max 1822—190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论家。——第569页。
- 维干德,奥托(Wigand,Otto 1795—1870)——德国的出版商和书商,在莱比锡开有书店,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著作。——第292、296、300、306、312、319页。
- 维干德,胡果(Wigand,Hugo 1822—1873)——德国出版商和书商,莱比锡著名的图书出版商奥托·维干德的儿子,1864年起为书店的实际主管人。——第292、331、356页。
- 维克德,尤利乌斯(Wickede,Julius 1819—1896)——德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科伦日报》驻德军大本营的随军记者。——第206页。
-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Viktor Emanuel II 1820—1878)——撒丁国王(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第219、235、237、376、379页。
-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1850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111、432页。
- 维隆,路易·德吉烈(Véron,Louis-Désiré 1798—1867)——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前为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第367页。
-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杰出的罗马诗人。——第533页。
- 魏德迈,路易莎(Weydemeyer,Louise)——约瑟夫·魏德迈的妻子。——第305、432、434、466、567页。
- *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

- 的卓越活动家,1846—1847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责任编辑之一(1849—1850);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内战;他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2、33、38、44、53、79、81、82、116、305、429—432、434—436、439、461、462、465、466、585页。
- 魏斯,格维多(Weiß,Guido 1822—1899)——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六十年代属于进步党左翼,《柏林改革报》编辑(1863—1866)和《未来报》编辑(1867—1871)。——第357、362、412、418页。
- 沃尔波尔,斯宾塞·霍雷修(Walpole, Spencer Horatio 1806—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7)。——第246、310、323页。
- 沃尔弗,鲁伊治(Wolff, Luigi)——意大利少校,马志尼的拥护者,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曾参加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1871年被揭露为波拿巴的警探。——第12、16、42、90、107、127、196、467、468、481、507页。
- 沃尔弗,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鲁普斯Lupus)——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6、18、19、63、91、98、153、184、307、328、369、376、430、435、466、553、571页。
- 沃尔索,耶恩斯·雅科布·阿斯木森(Worsaae, Jens Jacob Asmussen 1821—1885)——丹麦考古学家,曾证明存在青铜时代;写有斯堪的那维亚古代史和中古史方面的著作,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第8页。
-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报(1855—1865和《外交评论》杂志(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第18、41、117、147、282、359、386页。
- 乌尔麦尔,约翰(Ulmer, Johann)——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502页。
- 乌泽多姆,卡尔·格奥尔格·路德维希·格维多(Usedom, Karl Georg Ludwig Guido 1805—1884)——伯爵,普鲁士和德国外交家,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全权代表(1848)和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全权代表(1858—1859),驻意大利大使(1863—1869)。——第380、

387 页。

伍德(Wood)——曼彻斯特的律师。——第 99 页。

X

希尔(Hill)——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职员。——第 198 页。

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 1814—1903)(真名尼古拉斯·贝茨 Nikolaas Beets)——荷兰诗人和作家。——第 505 页。

希尔德布兰德,布鲁诺(Hildebrand, Bruno 1812—1878)——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代表。——第 408 页。

希耳堡,阿尔诺德(Hilberg, Arnold)——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国际评论》杂志(1866—1868)的出版者和编辑。——第 173、182、384、402 页。

西蒙,路德维希(Simon, Ludwig 1810—1872)——特利尔的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曾流亡瑞士。——第 298、358 页。

西蒙,茹尔(Simon, Jules 1814—1896)——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自由思想》的编辑(1848—1851),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国防政府的成员,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国民教育部长(1870—1873),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的鼓动者之一;内阁总理(1876—1877)。——第 45、290 页。

西姆森,马丁·爱德华·西吉兹蒙特(Simson, Martin Eduard Sigismund 1801—1899)——普鲁士政治活动家,法学家;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67—1874 年为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长,民族自由党人。——第 565 页。

西尼耳,纳骚·威廉(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反对缩短工作日。——第 318、319 页。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43)——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家,折衷主义哲学家。——第 468 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第 10、28、40、245、456 页。

* 席利,维克多(Schilly, Victor 1810—1875)——德国民主主义者,职业是律师,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侨居法国,国际会员,曾帮助总委员会巩固在巴黎的国际,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参加者。——第 44、45、50、61、67、84、90、94、98、102、113、117、119、120、128、397、400、401、468、574—575 页。

席林,卡尔(Schilling, Karl)——德国工人运动参加者,职业是排字工,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曾反对联合会的领导;1866 年年中为社会民主工人联合会主席,1869 年起为社会民主党人。——第 139、143、144、146 页。

席梅尔普芬尼希,亚历山大(Schimmel-Pfenning, Alexander 1824—1865)——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加入维利希—沙佩

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467页。

肖,罗伯特(Shaw,Robert 死于1869年)——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彩画匠,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积极参加了总委员会的工作,在工联基层组织中宣传国际的思想;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67—1868),美国通讯书记(1867—1869),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的参加者。——第379页。

肖莱马,卡尔(Schorlemmer,Carl 1834—1892)——德国大有机化学家,辩证唯物主义者,曼彻斯特的教授,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92、307、309、315、328、342、379、397、399、403、412、570页。

谢里敦,理查·布林斯利(Sheridan, Richard Brinsley 1751—1816)——英国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激进派的代表。——第112页。

休斯,托马斯(Hughes,Thomas 1822—1896)——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六十年代接近工人运动,曾参加出版《工人辩护士报》。——第165页。

许布纳尔,奥托(Hübner, Otto 1818—187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柏林中央统计档案馆创办人(1849)和馆长,抵押保险公司创办人和董事长(1862—1877)。——第344、315页。

薛尔曼,威廉·提坎塞(Sherman, William Tecumseh 1820—1891)——美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曾参加对墨西哥战

争(1846—1848),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1864年5—12月领导军队顺利完成向大西洋海岸的进军;1869—1884年为美国陆军司令。——第39、88、431、432、445、461—464页。

Y

雅科比,阿伯拉罕(Jacobi, Abraham 1830—1919)——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1853年流亡英国,后迁居美国,在美国的工人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好几家医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写有许多医学著作。——第305、537、568页。

雅科比,约翰(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翼;1862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未来报》创办人(1867),七十年代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第304页。

雅科布斯,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威廉(Jacobs, Christian Friedrich Wilhelm 1764—1847)——德国语文学家,写有许多古代文学史著作。——第29页。

亚当斯,查理·弗兰西斯(Adams, Charles Francis 1807—1886)——美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美国驻伦敦公使(1861—1868)。——第35页。

亚历山大大帝——见马其顿王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第224页。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 —— 俄国皇帝 (1855—1881)。—— 第 176、224、235、304、307、430 页。

伊夫斯, 查理 (Eves, Charles) ——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通行的小学教科书的作者。—— 第 510 页。

伊丽莎白 (Elizabeth 1533—1603) —— 英国女王 (1558—1603)。—— 第 404 页。

伊曼特, 彼得 (Imandt, Peter) —— 德国教员, 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迁居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 第 559 页。

伊威希——见拉萨尔。

伊萨伯拉二世 (Isabella II 1830—1904) —— 西班牙女王 (1833—1868)。—— 第 360 页。

隐士彼得 (或亚眠的彼得) (Peter l' ermite (Peter d' Amiens) 1050 左右—1115) —— 法国僧侣和传教士,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时 (1096—1099) 为农民自卫军的领袖之一。—— 第 372 页。

尤赫, 海尔曼 (Juch, Hermann) —— 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侨居伦敦, 1859 年 7 月起为《海尔曼》周报的编辑。—— 第 11、25、103、105、306、368、369、446 页。

尤塔, 约翰·卡尔 (Juta, Johan Carel 生于 1824 年) —— 荷兰商人, 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的丈夫。—— 第 90、93、157 页。

尤维纳利斯 (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约 60—140) —— 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 第 418 页。

雨果, 维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 —— 伟大的法国作家。—— 第

344 页。

约翰 (Johann 1782—1859) —— 奥地利大公, 1848 年 6 月至 1849 年 12 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王。—— 第 69 页。

约翰斯顿, 约瑟夫·埃格斯顿 (Johnston, Joseph Eggleston 1807—1891) —— 美国将军, 对墨西哥战争 (1846—1848) 的参加者, 美国内战时期曾指挥弗吉尼亚的南军 (1861—1862), 后指挥田纳西和密西西比的南军。—— 第 116 页。

约翰逊, 安德鲁 (Johnson, Andrew 1808—1875) —— 美国国家活动家, 属于民主党, 田纳西州州长 (1853—1857 和 1862—1865), 参议员 (1858—1862), 美国内战时期是北军的拥护者, 美国副总统 (1864 年—1865 年 4 月) 和总统 (1865—1869), 实行和南部种植场主妥协的政策。—— 第 114、117、123、129、130、131、212、538、557 页。

约克 (York) ——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书商。—— 第 396 页。

Z

扎莫伊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 (Zamoyski, Wladyslaw) —— 伯爵, 波兰大地主和将军, 曾参加 1830—1831 年起义; 起义被镇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之一。—— 第 86 页。

泽巴赫, 阿尔宾·列奥 (Seebach, Albin Leo 1811—1884) —— 男爵, 萨克森外交家, 五十年代为驻巴黎公使。—— 第 282 页。

泽姆魏斯, 伊格纳茨·菲利浦 (Semmelweis, Ignaz Philipp 1818—1865) —— 匈牙利妇科医生。—— 第 293 页。

詹姆斯·爱德华 (James, Edward 1807—1867)——英国法学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 (1865—1867)。——第 131、132 页。

宗内曼,列奥波特 (Sonnemann, Leopold 1831—1909)——德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银行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商报》的创办人 (1856) 和出版者;民族联盟 (1859) 的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曾站在南德意志联邦主义者立场上,接近工人运动;反对在普鲁士

的霸权下统一德国,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第 61 页。

佐伊伯特,阿道夫·弗里德里希 (Seibert, Adolf Friedrich 1819—1890)——维尔腾堡陆军部官员和作家;普奥战争 (1866) 和普法战争 (1870—1871) 的参加者;路·库格曼的熟人,曾协助库格曼在各种德国报纸上发表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第 580 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伊利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据传说阿基里斯是由于被箭射中了他的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而死的。——第 46、100、368 页。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忒拜城志中的主人公,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主要角色;据传说,他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因而使忒拜城逃脱了吸血怪物的毒手。——第 484 页。

B

巴道夫——莎士比亚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第 140 页。

波扎侯爵——席勒的悲剧《唐·卡洛斯》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一个企图影响暴君的、高尚的、有自由思想的内侍官。——第 10、40、456 页。

D

德奥古利 (德奥古利兄弟) (字面意思是“宙斯的儿子”)——根据古希腊神话,是宙斯和丽达的儿子,孪生的英雄:必死的卡斯托尔和永生的波拉克斯;据传说卡斯托尔是驯马者,波拉克斯是拳击家;德奥古利兄弟在斯巴达被崇为国家的保卫者和体操的维护者。——第 294 页。

F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角色。——第 286 页。

G

甘泪卿——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第 588、709 页。

格列佛——绥夫特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第 550 页。

J

基督 (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 569、597 页。

嘉丽勃莎——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狄坦神阿特拉斯的女儿；荷马《奥德赛》中的会魔法的女仙，她企图把奥德赛留在奥吉吉亚岛上，答应赐他永生不死，青春常在，她的这一目的没有实现。——第 528 页。

M

梅尔卡岱——巴尔扎克的喜剧《生意人》中的主人公；一个负债累累，经常被债主纠缠着的人。——第 280 页。

闵豪森——德国文学中一个肆无忌惮的吹牛家和撒谎者的名字，这个名字已成了这类人的代名词。——第 93 页。

Q

乔——奥尔科特小说《小妇人》中的人物，——第 548 页。

丘必特——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第 234、241、597 页。

S

撒巴拉（瓦西施塔）——印度教中具有母牛形象的神。——第 505、509 页。

斯嘉本——莫里哀的喜剧《斯嘉本的诡计》中的人物。——第 234、241 页。

T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第 525 页。

W

瓦格纳——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门生；崇尚空论、脱离生

活的烦琐学者的典型。——第 286 页。

维斯瓦米特拉——古代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虚构的国王，他渴求得到能满足他一切要求的神牛撒巴拉。——第 505、509 页。

乌利斯（奥德赛）——《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领袖之一，以大胆、机智和善辩著称。——第 528 页。

X

夏娃——据圣经传说，是第一个女人。——第 510 页。

Y

亚当——据圣经传说，是第一个人。——第 481 页。

亚伦——据圣经传说，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古犹太人的最高司祭；亚伦在西奈山建立了供崇拜的金犊。——第 447 页。

以撒——据圣经传说，是犹太人的族长和始祖之一，曾把自己的儿子作为牺牲品。——第 216 页。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代名词；1712 年启蒙作家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问世后，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第 246、290 页。

Z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最高的神，克伦纳土神的儿子。——第 565、597 页。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

—Herr Vogt London, 1860。——第34、38、93、140、367、379、429、435、486、581、587页。

《更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06—107页)。

载于1865年4月22日《白鹰报》第48号。——第473页。

《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11—169页)。

—Value, price, and profit。——第125、127页。

《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9—505页)。——第404页。

《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5—98页)。——第101页。

—Erklärung。

载于1865年3月19日《柏林改革

报》第67号附刊。——第105页。

—Erklärung。

载于1865年3月20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79号。——第104、105页。

—Erklärung。

载于1865年3月25日《海尔曼》第325号。——第105页。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页)。——第16、19、22、42、44、53、86、438、439、474、591页。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载于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第16页。

—Address。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第31、34、119、434、436、438、442、459页。

*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
载于 1864 年 12 月 10 日《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第 93 号。——第 41 页。
- Manifest an die arbeitende Klasse Europa's .
载于 1864 年 12 月 21 日和 30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 号和第 3 号附刊。——第 26、455 页。
- 载于 1865 年 1 月 3 日和 4 日《美因兹日报》第 2 号和第 3 号。——第 446 页。
- 《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08—110 页）。
- Address from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to President Johnson .
载于 1865 年 5 月 20 日《蜂房报》第 188 号。——第 119、123、478 页。
-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57—536 页）。
-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Basel, 1853 .——第 140 页。
- 《警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84—185 页）。
- Warnung .
载于 1866 年 5 月 15 日《上莱茵信使报》第 113 号。——第 217、519、520 页。
-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612—613 页）。
-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
载于 1867 年 8 月 17 日《蜂房报》第 305 号（非全文）。——第 343 页。
- Les Conditions de la paix .
载于 1867 年 9 月 2 日《法兰西信使报》（非全文）。——第 343 页。
-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13—223 页）。
- Instructions for the Delegates of the Provisional General Council .
载于 1867 年 2 月 20 日《国际信使》（英文版）和 1867 年 3 月 13 日《国际信使》（法文版）第 8—10 期。——第 526、528、533 页。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17—227 页）。
- 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
载于 1852 年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第 1 期。——第 296、441、472、480 页。
-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8—36 页）。
- Ueber P. J. Proudhon .
载于 1865 年 2 月 1、3 和 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6、17 和 18 号。——第 46、47、56、61、455 页。
- 《辟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30 页）。——第 541 页。
- 《剽窃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8—253 页）。
- Plagiarismus .
载于 1867 年 12 月 12 日《未来报》第 291 号附刊。——第 412、414、417、

- 418 页。
- 《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93—94 页)。
- Die preußische Militä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Von Friedrich Engels (Hamburg, Otto Meißner).
- 载于 1865 年 3 月 18 日《海尔曼》。
- 第 89、103、105 页。
- 《“人类的主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00—105 页)。
- Der (Präsident der Menschheit).
- 载于 1865 年 4 月 13 日《柏林改革报》第 88 号附刊。——第 107、116 页。
- 《希尔施的自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44—48 页)。
- Hirsch's Selbstbekenntnisse.
- 载于 1853 年 5 月 5 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 93 页。
- 《协会临时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5—18 页)。
-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Association.
-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 年[伦敦]版。——第 17、22、136、439、495 页。
- 《1867 年 12 月 16 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506—522 页)。——第 418 页。
- 《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
- 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6—247 页)。
- A M. G. Hardy, secrétaire d'État de Sa Majesté.
- 载于 1867 年 11 月 24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163 号。——第 403 页。
-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1—177 页)。
-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s Heft. Berlin, 1859.
- 第 308、311、536、554 页。
- 《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0—22 页)。——第 35、478 页。
- An Abraham Lincoln, Präsident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 载于 1865 年 1 月 5 日《柏林改革报》第 4 号附刊。——第 446 页。
- To Abraham Lincol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载于 1865 年 1 月 7 日《蜂房报》第 169 号。——第 35 页。
- An Abraham Lincoln, Präsident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 载于 1865 年 1 月 7 日《海尔曼》第 314 号。——第 446 页。
- 《致斯图加特 观察家报 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27 页)。
- An den Redakteur des «Beobachters» zu Stuttgart.
- 载于 1864 年 12 月 10 日《北极星》第 287 号。——第 33、36、38、39、433、434、436、440、455、587 页。
- 《资本论 第一卷第一版序言》。——第 311、328、331、535、558 页。

- 载于 1867 年 9 月 4 日《未来报》第 12 号（非全文）。——第 347 页。
 - A New work on political economy . 载于 1867 年 9 月 7 日《蜂房报》第 308 号（非全文）。——第 331、347 页。
 - 载于 1867 年 9 月 7 日《观察家报》。——第 411 页。
 - 载于 1867 年 10 月 1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106 号（非全文）。——第 331、353、370、371、566 页。
 - Le socialisme en Europe . 载于 1867 年 10 月 13 日《自由报》第 15 号（非全文）。——第 370、566 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22、50、58、102、112、116、119、124、126、128、131、135—138、140、142、154、160、177—181、185、187、212、236、264—266、268、275、276、291、300、329、425、437、490、494、498、499、501、517、519、523、535、538、542、544、585 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 卷：《资本的生产过程》。
Das Kapital .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 Erster Band Buch I :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 Hamburg , 1867 . ——第 135、177—181、212、220、225、233、236、240、258、264、265、268、271、275、276、277、279、281、283、285、291、292、295、300、306—322、326—330、333、340—341、344、347、350、351、356、362、364、365、371、374、377、378、382、385、389、391、395、397—401、410—414、416、418、498、499、523、530、535、542—547、552、554、558—564、566、569、571—577、579、581、589、591—592、594—597 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2 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第 179、275、283、291、300、318、328、331、332、341、361、535、544、545、562 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3 卷：《资本生产总过程》。——第 151、179、181、275、283、291、300、318、328、331、341、361、536、544、545、562 页。
 - 《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 4 卷）。——第 135、291、300、536、544、545 页。
 - 《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91—92 页）。——第 84、94102、467 页。
- ### 弗·恩格斯
- 《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47—299 页）。
 - Po und Rhein . Berlin , 1859 . ——第 298 页。
 - 《德国战争短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87—212 页）。
 - Notes on the war in Germany . 载于 1866 年 6 月 20、25 和 28 日，7 月 3 日和 6 日《曼彻斯特卫报》第 6190、6194、6197、6201 和 6204 号。——第 240 页。
 - 《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70—183 页）。
 - What have the Working classes to do with Poland ?

- 载于 1866 年 3 月 24、31 日和 5 月 5 日《共和国》周报第 159、160 和 165 号。——第 178、182、188、189、201、203、214、220、223 页。
- 《关于小册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的简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89 页)。
- 载于 1865 年 3 月 3 日《柏林改革报》第 53 号。——第 87 页。
- 载于 1865 年 3 月 3 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 62 号。——第 87、95、460 页。
- 载于 1865 年 3 月 3 日《莱茵报》第 62 号。——第 87、460 页。
- 《卡·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书评——为爱北斐特日报 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1—242 页)。
- Karl Marx über das Capital (Hamburg, Verlag von Otto Meißner, I. Band, 1867)。
- 载于 1867 年 11 月 2 日《爱北斐特日报》第 302 号。——第 382、384、394 页。
- 《卡·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书评——为杜塞尔多夫日报 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3—245 页)。
- Karl Marx . Das Kapital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 Meißner , 1867 .
- 载于 1867 年 11 月 16 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 316 号。——第 390、394 页。
- 《卡·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 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54—256 页)。
- Karl Marx . Das Kapital .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 Hamburg , Meißner , 1867 .
- 载于 1867 年 12 月 27 日《观察家报》第 303 号。——第 410、411、414、416、581 页。
- 《卡·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书评——为莱茵报 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36—240 页)。
- Karl Marx . Das Kapital .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 . Band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 Hamburg , O . Meißner , 1867 . ——第 365、382、414、564、566 页。
- 《卡·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 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26—350 页)。
- Karl Marx on Capital . ——第 375、377、384、387 页。
- 《卡·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书评——为维尔腾堡工商业报 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57—259 页)。
- Karl Marx . Das Kapital .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 Hamburg , Meißner , 1867 .
- 载于 1867 年 12 月 27 日《维尔腾堡工商业报》第 306 号。——第 416—417、581 页。
- 《卡·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书评——为未来报 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32—235 页)。
- Karl Marx . Das Kapital . Erster Band .Hamburg ,Meißner , 1867 , 784 Seiten . 8° .
- 载于 1867 年 10 月 30 日《未来报》第

- 254号附刊。——第366、382、394、564、566、568、578页。
- 《卡·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书评——为新巴登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60—262页)。
-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 Erster Band . Hamburg , Meißner , 1867 . 载于1868年1月21日《新巴登报和曼海姆报》第20号。——第416—417页。
-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87页)。
- Die preußische Militä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 Hamburg , 1865 . ——第49—51、57—59、63—66、68、70、76、80、83、89、92、95—97、103、105、116、118、222、281、296、298、394、453、460、461、466页。
- 《提德曼老爷。古代丹麦民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7—39页)。
- Herr Tidmann . Altdänisches Volkslied . 载于1865年2月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8号。——第48、61、75页。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
-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 Leipzig , 1845 . ——第177、234、312、554页。
-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 Zweite Ausgabe . Leipzig , 1848 . ——第312页。
-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40页)。
- Die Deutsche Ideologie . Kritik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ihrem Repräsentanten , Feuerbach , B . Bauer und Stirner , und des deutschen Socialis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ropheten . ——第303页。
-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London , 1848 . ——第424、495、496、590、591页。
- 《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
- 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 . ——第93、139页。
-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
- Die heilige Familie ,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 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 . Frankfurt am Main , 1845 . ——第293、299页。

《致 社会民主党人报 编辑部。声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
第 40 页)。

—An die Redaktion des 《Social-Demokrat》 Erklärung. — 第 56—59、
61—62、71、73、76、78、449 页。

《致 社会民主党人报 编辑部的声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
第 88 页)。——第 76、78、81—83、88、
92、97、101、106、113、139、411、458、
460、466 页。

—Erklärung. An die Redaktion des
《Social-Demokrat》. 载于 1865 年 2 月
28 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 59 号。——
第 84、89 页。

—Erklärung.

载于 1865 年 3 月 1 日《柏林改革报》第
51 号。——第 84 页。

—An die Redaktion des 《Social-Demokrat》 in Berlin.

载于 1865 年 3 月 1 日《新法兰克福报》
第 60 号。——第 89 页。

—An die Redaktion des 《Social-Demokrat》.

载于 1865 年 3 月 3 日《社会民主党人
报》第 29 号。——第 89 页。

相同的文本也在《巴门日报》、《爱北斐
特日报》、《莱茵报》和《科伦日报》上
作了转载。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阿拉戈, 弗·《通俗天文学》1854—1857
年巴黎—莱比锡版第 1—4 卷 (Arago,
F. Astronomie populaire. Tomes I—
I V. Paris—Leipzig, 1854—1857)。
——第 28 页。

阿洛, 日·埃·《社会主义的新变种。日
内瓦工人代表大会》(Alaux, J. E. Une
forme nouvelle du socialisme. Le
Congrès ouvrier de Genève), 载于 1866
年 10 月 15 日《现代评论》杂志第 53
卷。——第 270、273 页。

埃格利, 约·雅·《高等学校实用地理
学》1860 年圣加伦版 (Egli, J. J. Prak-
tische Erdkunde für höhere Lehr-
anstalten. St. Gallen, 1860)。——第
153 页。

埃格利, 约·雅·《新商业地理。商品生
产和流通地理》1862 年圣加伦—莱比锡
版 (Egli, J. J. Neue Handelsgeographie.
Erdkunde der Waarenzeugung und
des Waarenumsatzes. St. Gallen —
Leipzig, 1862)。——第 28、153 页。

埃格利, 约·雅·《学校和家庭实用瑞士
地理》1861 年圣加伦第 2 版 (Egli, J.

*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 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
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 []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 J. Praktische Schweizerkunde für Schule und Haus .2 .Aufl. St .Gallen , 1861)。——第 153 页。
- [埃卡留斯, 约·格·]《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Eccarius, J. G.]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Congress), 载于 1867 年 9 月 6、9、10 和 11 日《泰晤士报》第 25909、25911、25912 和 25913 号。——第 345、349、352、359、363 页。
- [埃卡留斯, 约·格·] ([Eccarius, J. G.]) 文章, 注明: 2 月 16 日于伦敦 [《泰晤士报》和建筑工人。工人教育协会] ([Die《Times》und die Bauarbeiter Arbeiter-Bildungsverein]), 载于 1865 年 2 月 19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4 号。——第 81—84、454 页。
- 埃卡留斯, 约·格·《一个工人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阐明和维护的若干政治经济学论点的反驳》(Eccarius, J. G. A Working man's refutation of some poi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endorsed and advocated by John Stuart Mill), 载于 1866 年 11 月 10、17 和 24 日, 12 月 1 日和 25 日, 1867 年 1 月 5 日和 26 日, 2 月 2、16 和 23 日, 3 月 2、9、16 和 23 日《共和国》周报第 192、193、194、195、198、200、203、204、206、207、208、209、210 和 211 号。——第 322 页。
- [艾希霍夫, 卡·]《施梯伯》([Eichhoff, K.] Stieber), 载于 1859 年 9 月 10、17 和 24 日, 10 月 1、8、15、22 和 29 日《海尔曼》周报第 36、37、38、39、40、41、42 和 43 号。——第 282 页。
- 昂德腊尔, 加·《医学临床, 或慈善医院 (列米尼耶先生医院) 病历举例》第 4 卷

- (Andral, G. Clinique médicale, ou Choix d'observations recueillies à l'hôpital de la Charité (clinique de M. L. Lermier). T. IV)。第 1 版共四卷, 1823—1827 年在巴黎出版。——第 26 页。
- 奥弗贝格, 约·《庞培的建筑、古迹和艺术品》1856 年莱比锡版 (Overbeck, J. Pompeji in seinen Gebäuden, Alterthümern und Kunstwerken. Leipzig, 1856)。——第 29 页。

B

- 鲍利, 莱·《旧英国的生活状况》1860 年哥达版 (Pauli, R. Bilder aus Alt-England. Gotha, 1860)。——第 29 页。
- 贝尔, 威·《电学和磁学》1863 年莱比锡版 (Baer, W. Electricität und Magnetismus. Leipzig, 1863)。——第 28 页。
- 贝尔格豪斯, 亨·《自然教学地图》(Berghaus, H. Physikalischer Schul-Atlas)。第 1 版 1850 年在哥达出版。——第 29 页。
- 贝克尔, 伯·《联合会主席伯恩哈特·贝克尔 1865 年 3 月 22 日在汉堡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Becker, B. Rede des Vereins-Präsidenten, Bernhard Becker, gehalten in der Versammlung der Hamburger Mitglieder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 am 22 März 1865), 载于 1865 年 3 月 2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9 号附刊。——第 106、472、485 页。
- [贝克尔, 伯·]《主席的呼吁书》([Becker, B.] Botschaft des Präsidenten), 载于 1864 年 12 月 30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 号。——第 448、457 页。

- 贝克尔,海·(Becker, H.) 1865年2月11日在普鲁士议会上的讲话,载于1865年2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2号。——第75页。
- [贝塔,亨·]《白衣女。五幕话剧,根据威尔基·柯林斯的原著改编》([Beta, H.] Die Frau in Weiß, Drama in 5 Acten, mit freier Benutzung von Wilkie Collins),载于1866年11月18日《喧声》杂志第52—53期。——第268页。
- 比斯利,爱·斯·《党的首领卡提利纳》(Beesly, E. S. Catiline as a party leader),载于1865年5月15日—8月1日《双周评论》杂志第1卷。——第150页。
- 毕希纳,路·《力和物质。通俗历史和自然哲学研究》1863年莱比锡版(Büchner, L. Force et matière. Étude populaires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naturelles. Leipzig, 1863)。——第545页。
- 俾斯麦,奥·(Bismarck, O.) 1867年3月11日在北德意志国会上的演说,载于1867年3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第289页。
- 俾斯麦,奥·(Bismarck, O.) 1867年3月18日在北德意志国会上的演说,载于1867年3月2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第284、304页。
- 波克罕,西·《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1867年布鲁塞尔版(Barkheim, S. Ma perle devant le congrès de Genève. Bruxelles, 1867)。——第342、360、363、368、372、397、560、561、563、565、566页。
- 布莱特,约·(Bright, J.) 1865年1月19日在北明翰商会上的发言,载于1865年1月20日《泰晤士报》第25087号。——第51、54页。
- 布莱特,约·(Bright, J.) 1866年1月3日在罗契得尔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66年1月4日《泰晤士报》第25386号。——第171页。
- [布林德,卡·]《德国的民主》([Blind, K.] German Democracy),载于1865年2月24日《晨星报》。——第86页。
- [布林德,卡·]([Blind, K.])《共和派的抗议》。——第32、429、433、435页。——载于1864年9月29日《新法兰克福报》第270号“大不列颠”(Großbritannien)栏。——第32、33、435页。——Republikanischer Protest。——载于1864年10月8日《海耳曼》报第2407号。——第32、33、435页。——载于1864年10月—11月初《西邮报》。——第32、33、435、440页。
- [布林德,卡·]([Blind, K.])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原因的文章。——载于1865年3月5日《新法兰克福报》第64号。——第96、97、101页。——载于1865年3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第96、101页。
- 布林德,卡·(Blind, K.) 呼吁书,载于1865年3月15日《德意志联邦》杂志第1期。——第95页。
- [布林德,卡·]([Blind, K.])文章,注明:10月24日于布莱得弗德。载于1864年11月17日《观察家报》第268号。——第27、32、38、82、435、436页。
- [布林德,卡·]《谦虚是一种节日服装》([Blind, K.] Bescheidenheit—ein Ehrenkleid),载于1864年10月21日

《观察家报》第 245 号。——第 435 页。

D

达尔文, 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 年伦敦版 (Darwin, Ch.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1859)。——第 250、260、261、410、469、534 页。

德尼(德·夏托吉隆)《驳蒲鲁东》1860 年勒恩版 (Denis (de Chateaugiron). L'Anti-Proudhon. Rennes, 1860)。——第 175 页。

德尼, 艾·《波兰问题和民主》(Denis, H. La Question polonaise et la démocratie), 载于 1864 年 3 月 5、26 日、4 月 17 日、5 月 29 日、6 月 30 日《人民论坛报》第 41、42、43、45、46 号。——第 172、176 页。

迪斯累里, 本·(Disraeli, B.) 1864 年 11 月 25 日在牛津的演说, 载于 1864 年 11 月 26 日《泰晤士报》第 25040 号。——第 439 页。

迪斯累里, 本·(Disraeli, B.) 1866 年 6 月 4 日在下院的发言, 载于 1866 年 6 月 5 日《泰晤士报》第 25516 号。——第 225 页。

迪斯累里, 本·(Disraeli, B.) 1866 年 7 月 24 日在下院的发言, 载于 1866 年 7 月 25 日《泰晤士报》第 25559 号。——第 246 页。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学家的生平》(共十册), 附名目索引。符合最可靠史料的

标准本。卡·陶赫尼茨的铅印本。1833 年莱比锡版第 1 卷 (Diogenes Laërtius. De vitis philosophorum libri X cum indice rerum. Ad optimorum librorum fidem accurate editi. Editio stereotypa C. Tauchnitz. Tomus I. Lipsiae, 1833)。——第 303 页。

丁铎尔, 约·《热能是一种运动》1863 年伦敦版 (Tyndall, J. Heat considered as a mode of motion. London, 1863)。——第 171 页。

[杜邦鲁, 费·]《就加里波第的行为致意大利国王内阁首相特塔齐先生的一封信》1867 年巴黎版 ([Dupanloup, F.] Lettre M. Rattazzi, président du conseil des ministres du roi d'Italie, sur les entreprises de Garibaldi. Paris, 1867)。——第 380 页。

杜布瓦, 律·《和平的条件》(Dubois, L. Les Conditions de la paix), 载于 1867 年 9 月 2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343 页。

杜勒, 爱·《德国人民的历史》(Duller, 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第 1 版 1840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28 页。

敦克尔, 麦·《古代史》(Duncker, M. Geschichte des Alterthums)。第 1 版共六卷, 1852—1857 年在柏林出版。——第 28 页。

F

菲吉埃, 路·《科学和工业年鉴》(Figuier, L. L'Année scientifique et industrielle)。1857 年创刊, 每年出版一期。——第 28 页。

弗耳特尔, 丹·《供文科和实科学校用初级地理》(Völter, D. Elementargeographie für humanistischen und realistischen Lehranstalten)。第1版共两卷, 1847年在埃斯林根出版。——第28页。

弗莱塔格, 古·《德国人民生活的现状》1862年莱比锡版(Freytag, G. Neue Bilder aus dem Leben des deutschen Volkes, Leipzig, 1862)。——第29页。

弗莱塔格, 古·《收入和支出》六卷集小说(Freytag, G. Soll und Haben Roman in sechs Büchern)。1855—1856年共出六版。——第29页。

弗兰肯海姆, 摩·路·《民族志学。各民族的特征和生理现象》1852年布勒斯劳版(Frankenheim, M. L. Völkerkunde. Charakteristik und Physiologie der Völker. Breslau, 1852)。——第29页。

[福格特, 卡·] ([Vogt, K. J.]) 关于1867年日内瓦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文章, 载于1867年9月13日《新苏黎世报》第254号。——第561页。

福格特, 卡·《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Vogt, C. 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 Genf und Bern, 1859)。——第297页。

福克斯, 彼·《爱尔兰的民族感情对大不列颠和合众国之间的关系的影 响》(Fox, P. The Influence of Irish national feeling up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载于1865年10月21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7号。——第182页。

福克斯, 彼·《爱尔兰的困难继续存在》

(Fox, P. The Irish difficulty continued), 载于1865年10月28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8号。——第182页。

福克斯, 彼·《爱尔兰问题》(Fox, P. The Irish question), 载于1866年2月10日和17日《共和国》周报第153号和154号。——第183页。

福克斯, 彼·《不列颠在爱尔兰实行的变革》(Fox, P. The British coup d'état in Ireland), 载于1865年10月14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6号。——第182页。

G

盖布, 奥·(Geib, A. J.) 1867年11月24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 载于1867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9号附刊一。——第411—412页。

格里斯海姆, 古·《战术讲义》1855年柏林版(Griesheim, G. Vorlesungen über die Taktik. Berlin, 1855)。——第249页。

格林, 雅科布·《德国古代法》(Grimm, J. Deutsche Rechtsalterthümer)。第1版1828年在哥丁根出版。——第303页。

格鲁贝, 奥·威·《美学形式和宗教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传记》(Grube, A. W. Biographien aus der Naturkunde, in ästhetischer Form und religiösem Sinne)。第1版1851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第29页。

格罗夫, 威·罗·《物理力的相互关系》(Grove, W. R. 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第1版1846年在伦敦出

- 版。——第 471 页。
- 《各种发明、手工业和工业》，三卷本，1858 年第 3 版 (Buch der Erfindungen, Gewerbe und Industrien. 3 Bände. 3. Auflage, 1858)。——第 153 页。
- 根茨，弗·《奥斯曼政府和主要欧洲列强之间关系的历史政治概述》，载于《弗里德里希·冯·根茨遗著集》1868 年维也纳版第 2 卷 (Gentz, F. Essai historique et politique sur les rapports entre la Porte Ottomane et les principales puissances de l'Europe. In: Aus dem Nachlasse Friedrich von Gentz. Band II, Wien, 1868)。——第 398 页。
- 古尔，恩·和孔内尔，威·《古代色彩画作品中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生活》1862 年柏林版 (Guhl, E. und Koner, W. Das Leben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nach antiken Bildwerken Berlin, 1862)。——第 29 页。

H

- 哈里逊，弗·《政治经济学的界限》(Harrison, F.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economy)，载于 1865 年 5 月 15 日—8 月 1 日《双周评论》杂志第 1 卷。——第 150 页。
- 哈廷，彼·《小生物对地球外壳形成的明显作用》(Harting, P. Die Macht des Kleinen sichtbar in der Bildung der Rinde unseres Erdballs)。原文是荷兰文，德译本 1851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29 页。
- 海尔维格，格·、吕斯托夫，威·、罗伊舍，弗·《抗议》(Herwegh, G. Rüstow, W., Reusche, F. Protest)，载于 1865 年 3 月 11 日《北极星》报第 300 号。——第 106 页。
- 海尔维格，格·《注意》(Herwegh, G. Zur Beachtung)，载于 1865 年 4 月 1 日《北极星》报第 303 号。——第 107 页。
- 汉特，亨·朱·《亨利·朱利安·汉特医生关于城市贫民住宅特别是关于十分危险的人口过剩和不能住人的房屋的利用的报告》(Hunter, H. J. Report by Dr. Henri Julian Hunter on the housing of the poorer parts of the population in towns, particularly as regard the existence of dangerous degrees of overcrowding and the use of dwellings unfit for human habitation)，载于《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报告书。第八号报告书。附录。1865 年》1866 年伦敦版 (Public Health. Reports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 Eight report. With appendix. 1865. London, 1866)。——第 246 页。
- [赫斯，莫·] ([Heß, M. J.]) 文章，注明：1 月 10 日于巴黎 [《工人联合会。国际工人协会。民族未来报》] ([Arb.-Associationen Internat. Arb.-Assoc. 《Avenir national》])，载于 1865 年 1 月 1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8 号。——第 44、47、61、449 页。
- [赫斯，莫·] ([Heß, M. J.]) 文章，注明：2 月 4 日于巴黎 [《关于合作社联合会的新立法提案。国际工人协会。关于教学问题》] ([Neue Gesetzesvorschläge betr. Coöperativ-Association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 Unterrichtsfrage])，载于 1865 年 2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9 号。——第 65

页。

[赫斯,莫·]([Heß,M.])文章,注明: 1月28日于巴黎 [《国际工人协会。——金融危机》,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Geldkrisen]), 载于1865年2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号。——第56页。

赫斯,莫·《警告》(Heß,M. Eine Warnung), 载于1865年8月19日《北极星》报第320号。——第484页。

[赫斯,莫·]([Heß,M.])文章,注明: 1月25日于巴黎 [《联合会的实质。克利卢斯。反对派在选举中的胜利》] ([Associationswesen. Clerus. Der oppositionelle Wahlsieg]), 载于1865年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5号。——第50页。

[赫斯,莫·]([Heß,M.])文章,注明: 2月7日于巴黎 [《美国。——东方。——意大利。——国际工人协会》] ([Amerika.—Der Orient.—Italien.—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 载于1865年2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第71、72、76、449页。

[赫斯,莫·]([Heß,M.])文章,注明: 5月4日于巴黎 [《美国。国际工人协会。工人工业展览会。城市税。意大利和罗马。军事问题》] ([Amerika. Internationale Association. Arbeiter-industrierausstellung. Städtisches Octroi. Italien und Rom. Militärfrage]), 载于1865年5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7号附刊。——第121页。

黑格尔,乔·威·弗·《黑格尔全集。作者生前友人菲·马尔海奈凯、约·舒尔

兹、爱·甘斯、列·冯·恒宁格、亨·霍多、卡·米希勒、弗·费尔斯特出版的全集版》第1—18卷 (Hegel, G. W. F. Werke. Vollständige Ausgabe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Ph. Marheineke, J. Schultze, Ed. Gans, Lp. v. Henning, H. Hotho, C. Michelet, F. Förster. Bd. I—XV III)。

《黑格尔全集》第4卷:《逻辑学》,第1部《客观逻辑》,第2册《本质论》,1841年柏林第2版(未修订)(Band IV. Wissenschaft der Logik. Erster Theil. Die objective Logik. Zweite Abtheilung, Die Lehre vom Wesen. Zweite unveränderte Auflage. Berlin, 1841)。——第471页。

《黑格尔全集》第6卷:《哲学全书缩写本》,第1部《逻辑》,1843年柏林第2版 (Band VI.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Erster Theil. Die Logik. Zweite Auflage. Berlin, 1843)。——第308、309页。

《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1部《自然哲学讲演录》,即《哲学全书编写本》第2部,1842年柏林版 (Band VII. Erste Abtheilung. 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als der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Zweiter Theil. Berlin, 1842)。——第149、150、471页。

《黑格尔全集》第9卷:《历史哲学讲演录》,1840年柏林第2版 (Band IX.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 Zweite Auflage . Berlin , 1840) 。 —— 第 548 页。

侯里欧克, 乔·杰·《同沃尔波尔先生的谈话。致 泰晤士报 编辑》(Holyoake, G. J. The Interview with Mr Walpole .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 1866 年 7 月 27 日《泰晤士报》第 25561 号。——第 246 页。

霍夫曼, 奥·威·《现代化学通论》1866 年不伦瑞克版(Hofmann, A. W. Einleitung in die moderne Chemie . Braunschweig, 1866) 。 —— 第 309、312 页。

霍夫施泰滕, 约·巴·(Hofstetten, J. B.) 1867 年 11 月 24 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 载于 1867 年 11 月 29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39 号附刊一。——第 412、413 页。

J

基塞耳巴赫, 威·《中世纪世界贸易史和欧洲社会生活的发展》1860 年斯图加特版(Kiesselbach, W. Der Gang des Welthandels und die Entwicklung des europäischen Völkerlebens im Mittelalter . Stuttgart, 1860) 。 —— 第 29 页。

吉贝尔, 克·哥·《动物学、解剖学和古生物学关系中的哺乳动物》1855 年莱比锡版(Giebel, C. G. Die Säugethiere in zoologischer, anatomischer und paleontologischer Beziehung . Leipzig, 1855) 。 —— 第 29 页。

加里多, 费·《现代的西班牙, 十九世纪它在精神和对外关系方面的发展》, 德文译者阿·卢格, 1863 年莱比锡版

(Garrido, F. Das heutige Spanien, seine geistige und äußerliche Entwicklung im 19. Jahrhundert, Deutsch von A. Ruge . Leipzig, 1863) 。 —— 第 29 页。

《家庭用插图历书》1867 年莱比锡版(Illustrierter Familien-Kalender . Leipzig, 1867) 。 —— 第 369 页。

居维叶, 若·《论地球表面的灾变》, 埃费尔主编, 1863 年巴黎版(Cuvier, G. Discours sur les révolutions de la surface du globe . Rédigé par Hoefler . Paris, 1863) 。 —— 第 260、262 页。

K

凯库勒, 奥·《有机化学或碳的化合物化学教科书》1861—1866 年厄兰根版第 1—2 卷(Kekulé, A. Lehrbuch der Organischen Chemie oder der Chemie der Kohlenstoffverbindungen . Bände I—II Erlangen, 1861—1866) 。 —— 第 315 页。

[科勒特, 查·多·]《俄国关于罗马教皇的计划》([Collet, C. D.] Russia's designs on the pope), 载于 1864 年 12 月 7 日《自由新闻》报第 12 卷第 12 号。——第 41 页。

科塔, 伯·《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地质学书信》1850 年莱比锡版(Cotta, B. Geologische Briefe aus den Alpen . Leipzig, 1850) 。 —— 第 29 页。

克雷门特, 克·荣·《什列斯维希——非丹麦籍民族、盎格鲁人和弗里西安人的发祥地, 英国的故乡, 它的历史沿革》1862 年汉堡版(Clement, K. J. Schleswig, das urheimische Land des nicht dän-

nischen Volks der Angeln und Frisen und Englands Mutter-land, wie es war und ward. Hamburg, 1862)。——第 8 页。

克吕泽烈《门塔纳》(Cluseret Mentana), 载于 1867 年 12 月 7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173 号。——第 413 页。

孔德, 奥·《实证哲学教程》(Comte, A.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第 1 版共六卷, 1830—1842 年在巴黎出版。——第 236 页。

L

拉品斯基, 泰·《高加索的山地民族及其反俄罗斯人的解放斗争》1863 年汉堡版第 1—2 卷 (Lapinski, T. Die Berg-völker des Kaukasus und ihr Freiheitskampf gegen die Russen. Bände I—II. Hamburg, 1863)。——第 129 页。

拉普拉斯, 比·西·《宇宙体系解说》法兰西共和四年 [1796] 巴黎版第 1—2 卷 (Laplace, P. S. 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 Tomes I—II. Paris, l'an IV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796])。——第 119、152 页。

拉萨尔, 斐·《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根据新收集的他的著作片断和古代作者的证言阐述》1858 年柏林版第 1—2 卷 (Lassalle, F. 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 Nach einer neuen Sammlung seiner Bruchstücke und der Zeugnisse der Alten dargestellt. Bände 1—2. Berlin, 1858)。——第 296 页。

拉萨尔, 斐·《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 经济的尤利安, 或者: 资本和劳

动》1864 年柏林版 (Lassalle, F. 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 Berlin, 1864)。——第 536 页。

腊施, 古·《殉难者(麦克斯·多尔图)墓上的不朽的花圈》(Rasch, G. Ein Immortellenkranz auf das Grab eines Märtyrers (Max Dortu)), 载于 1865 年 3 月 15 日《德意志联邦》杂志第 1 期。——第 95 页。

朗格, 弗·阿·《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1865 年杜伊斯堡版 (Lange, F. A. Die Arbeiterfrag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Gegenwart und Zukunft. Duisburg, 1865)。——第 98、469—471 页。

朗格, 路·《罗马的古迹》1856—1862 年柏林版第 1—2 卷 (Lange, L. Römische Alterthümer. Bände I—II. Berlin, 1856—1862)。——第 28 页。

劳, 塔·《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1855 年汉堡版 (Lau, Th. Lucius Cornelius Sulla. Hamburg, 1855)。——第 29 页。

勒弗尔, 昂·(Lefort, H.) 声明, 载于 1865 年 4 月《联合》杂志第 6 期。——第 107 页。

勒克耳, 奥·《萨克森的起义和瓦尔得海姆的感化监狱》1865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Röckel, A. Sachsens Erhebung und das Zuchthaus zu Waldheim. Frankfurt am Main, 1865)。——第 213 页。

[勒·吕贝, 维·]《国际工人协会。各项原则的说明》([Le Lubez, V.] A asso-

- 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 Exposition de principes), 载于 1865 年 12 月 27 日《佛尔维耶回声报》第 301 号。——第 172、495 页。
- 雷博, 路·《工人的政治经济学》(Reybaud, L. L'Économie politique des ouvriers), 载于 1866 年 11 月 1 日《两大陆评论》第 66 卷。——第 270、273 页。
- 雷尼奥, 埃·《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1855 年巴黎版 (Régnauld É. Histoire politique et sociale des principautés danubiennes. Paris, 1855)。——第 129 页。
- 雷尼奥, 埃·《欧洲问题, 被错误地称为波兰问题。答复波果丁、谢铎·费罗提、波罗香、施尼茨勒、索洛维约夫等先生们对立陶宛和乌克兰省波兰语风和俄国佬非斯拉夫化提出的异议》1863 年巴黎版 (Régnauld, É. La Question européenne improprement appelée polonaise. Réponse aux objections présentées par M. M. Pogodine, Schéol-Feroti, Parodine, Schnitzler, Solowiew, etc., contre le polonisme des provinces lithuanoruthènes et contre le non-slavisme des moscovites. Paris, 1863)。——第 129 页。
- 李比希, 尤·《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 两分册, 1862 年不伦瑞克第 7 版 (Liebig, J. 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 In zwei Theilen. Siebente Auflage. Braunschweig, 1862)。——第 185—186 页。
- 李卜克内西, 威·《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一些什么》[1867 年] 莱比锡版 (Liebknecht, W. Was ich im Berliner Reichstag sagte. Leipzig, [1867])。——第 396、398、419、575、580 页。
- 李卜克内西, 威·(Liebknecht, W.) 1865 年 3 月 27 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柏林分会上的演说, 载于卡·席林《伯恩哈特·贝克尔主席被全德工人联合会开除和社会民主党人报》1865 年柏林版 (C. Schilling. Die Ausstoßung des Präsidenten Bernhard Becker aus dem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 und der Social-Demokratie》Berlin, 1865)。——第 139、485、486、490 页。
- 李卜克内西, 威·(Liebknecht, W.) 1867 年 9 月 30 日在北德意志国会上的发言, 载于威·李卜克内西《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一些什么》[1867 年] 莱比锡版。——第 357、367、564—565 页。
- 李卜克内西, 威·(Liebknecht, W.) 1867 年 10 月 17 日在北德意志国会上的发言, 载于威·李卜克内西《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一些什么》[1867 年] 莱比锡版。——第 376 页。
- 李维, 梯特·《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Livius, Titus. Ab urbe Condita)。——第 15、38、240 页。
- [李希特尔, 欧·]《斐迪南·拉萨尔死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1865 年柏林第 2 版 ([Richter, E.] Die Geschichte der soc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Tode Ferdinand Lassalle's. Zweite Auflage. Berlin, 1865)。——第 170 页。
- 利特尔, 卡·《欧洲。柏林大学的讲义》

- 1863年柏林版(Ritter, C. Europa. Vorlesungen an der Universität zu Berlin gehalten. Berlin, 1863)。——第29页。
- 罗昂,阿·(Roon, A.) 1865年2月8日在普鲁士议会上的发言,载于1865年2月9日《泰晤士报》第25104号。——第65页。
- 罗杰斯,詹·爱·撒·《从召开牛津议会(1259年)到大陆战争爆发(1793年)时期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2卷(Rogers, J. E. Th.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from the year after the Oxford parliament (1259)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ntinental war (1793). Volumes I—II. Oxford, 1866)。——第271、273、276页。
- 罗朗,奥·《化学方法》1854年巴黎版(Laurent, A. Méthode de chimie. Paris, 1854)。——第312页。
- 罗斯科,亨·恩·《简明化学教程,按最新科学观点编写。德文版由卡尔·肖莱马同作者共同整理》1867年不伦瑞克版(Roscoe, H. E. Kurzes Lehrbuch der Chemie nach den neuesten Ansichten der Wissenschaft. Deutsche Ausgabe, unter Mitwirkung des verfassers bearbeitet von Carl Schorlemmer. Braunschweig, 1867)。——第379、397、399、403、412页。
- 罗斯特,瓦·克·弗·《希腊文德文学生辞典》(Rost, V. Ch. F. Griechisch-Deutsches Schulwörterbuch)。第1版共两册,1823年在爱尔福特和哥达出版。——第29页。
- 罗雅尔,奥·《拉宾的演说》(Rogear, A. Les Propos de Labienus)。第1版1865年在巴黎出版。——第506页。
- 罗伊舍,弗·《假扮的朋友和赤裸裸的敌人》(Reusche, F. Falsche Freunde und offene Feinde),载于1865年4月8日《北极星》报第304号。——第110—111页。
- 吕斯托夫,威·《从军事政治观点来看1866年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1866年苏黎世版(Rüstow, W. Der Krieg von 1866 in Deutschland und Italien, politisch-militärisch beschrieben. Zürich, 1866)。——第299页。
- 吕斯托夫,威·、海尔维格,格·《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Rüstow, W., Herwegh, G. An die Redaktion des Social-Demokrat),载于1865年3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第96、97页。
- 吕斯托夫,威·《声明》(Rüstow, W. Zur Aufklärung),载于1865年4月1日《北极星》报第303号。——第107、472页。

M

- 马丁,昂·(Martin, H.) 法国代表关于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的前言,载于1865年10月14日《世纪报》。——第491页。
- 马考莱,托·巴·《詹姆斯二世登极以来的英国史》1854—1861年伦敦第10版第1—5卷(Macaulay, Th. B.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Volumes I—V. Tenth edition. London, 1854—1861)。——第29页。

马扎德,沙·《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时期的俄国》。——波兰起义后的俄国社会和政府》(Mazade, Ch. La Russie sous l'empereur Alexandre II. — La Société et le Gouvernement russes depuis l'insurrection polonaise), 载于 1866 年 3 月 15 日《两大陆评论》杂志(第 62 卷)。——第 203 页。

梅茨内尔,泰·、福格特,阿·、李卜克内西,威·《声明》(Metzner, Th., Vogt, A., Liebknecht, W. Erklärung), 载于 1865 年 6 月 24 日《人民报》第 145 号。——第 144 页。

蒙森,泰·《罗马史》(Mommsen, Th. Römische Geschichte)。第 1 版共三卷, 1854—1856 年在柏林出版。——第 28 页。

米凯尔,约·(Miquel, J.) 1867 年 4 月 9 日在北德意志国会上的发言, 载于 1867 年 4 月 12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5 号。——第 303 页。

米涅,弗·奥·《一七八九至一八一四年法国革命史》(Mignet, F. A.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epuis 1789 jusqu'en 1814)。第 1 版 1824 年在巴黎出版。——第 28 页。

《民主研究》,在路·班贝尔格尔、卡尔·格律恩、摩里茨·哈特曼、弗里德里希·卡普、斐·拉萨尔、米希勒、亨·伯·奥本海姆、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阿道夫·施塔尔和卡尔·福格特等人参加下由路德维希·瓦勒斯罗德出版, 1860 年汉堡版(Demokratische Studien Unter Mitwirkung von L. Bamberger, Karl Grün, Moritz Hartmann, Friedrich Kapp, F. Lassalle, Michel,

H. B. Oppenheim, Ludwig Simon aus Trier, Adolf Stahr, Carl Vogt u. A. herausgegeben von Ludwig Walesrode. Hamburg, 1860)。——第 298 页。

摩莱肖特,雅·《食品学》(Moleschott, J. Lehre der Nahrungsmittel)。第 1 版 1850 年在厄兰根出版。——第 29 页。

默基森,罗·英·、韦尔涅,恩·、凯泽尔林格,阿·《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地质和乌拉尔山脉》(Murchison, R. I., Verneuil, E., Keyserling, A. The Geology of Russia in Europe and the Ural Mountains)。第 1 版共两卷, 1845 年在伦敦出版。——第 129 页。

穆瓦兰,托·《生理医学讲义》1866 年巴黎版(Moilin, T. Leçons de médecine physiologique. Paris, 1866)。——第 254、258、263、276、534 页。

N

拿破仑第三(Napoléon III) 1866 年 5 月 6 日在奥塞尔的演说, 载于 1866 年 5 月 8 日《泰晤士报》第 25492 号。——第 216 页。

努格斯,路·《军事艺术和进步》(Nougès, L. L'Art militaire et le progrès), 载于 1867 年 10 月 18 和 20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123 和 125 号。——第 374 页。

P

蒲鲁东,比·约·《比·约·蒲鲁东关于自然发生的一些未发表的信》(Proudhon, P. J. Lettres inédites de P. J. Proudhon sur les générations spontanées), 载于 1867 年 10 月 16、18

和 19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121、123 和 124 号。——第 374 页。

普雷勒, 路·《希腊神话》(Preller, L. Griechische Mythologie)。第 1 版共两卷, 1854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28 页。

普罗克希-奥斯顿, 安·《一八二一年希腊人脱离土耳其帝国成立希腊王国的经过》1867 年维也纳版第 1—6 卷 (Prokesch-Osten, A. Geschichte des Abfalls der Griechen vom Türkischen Reiche im Jahre 1821 und der Gründung des Hellenischen Königreiches. Bände I—VI, Wien, 1867)。——第 385 页。

Q

琼斯, 厄·(Jones, E.) 1867 年 11 月 8 日在曼彻斯特芬尼亚社社员受审时的辩护词, 载于 1867 年 11 月 9 日《泰晤士报》第 25964 号。——第 387 页。

丘迪, 弗·《阿尔卑斯山动物的生活》(Tschudi, F. Das Tierleben der Alpenwelt)。第 1 版 1853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29 页。

S

桑顿, 威·托·《即将出版的论劳动一书中的个别章节》(Thornton, W. T. Stray chapters from a forthcoming work on labour), 载于 1867 年 10 月 1 日《双周评论》杂志第 2 卷第 10 期。——第 375 页。

舍曼, 格·弗·《希腊的古迹》1855—1859 年柏林版第 1—2 卷 (Schoemann, G. F. Griechische Alterthümer. Bände I—II, Berlin, 1855—1859)。——第 28 页。

施莱登, 马·雅·《研究。通俗讲义》1855 年莱比锡版 (Schleiden, M. J. Studien. Populäre Vorträge Leipzig, 1855)。——第 28 页。

施洛塞尔, 弗·克·《供德国人民阅读的世界通史》1844—1857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 1—19 卷 (Schlosser, F. C. Weltgeschichte für das deutsche Volk. Bände I—XIX. Frankfurt am Main, 1844—1857)。——第 28 页。

施普鲁奈尔, 卡·《历史地理教学地图》(Spruner, K. Historisch-geographischer Schul-Atlas)。第 1 版 1856 年在哥达出版。——第 30 页。

施梯伯, 威·(Stieber, W.) 致《人民报》的声明, 载于 1867 年 2 月 26 日《人民报》第 48 号和 1867 年 3 月 2 日《海尔曼》报第 426 号。——第 282 页。

[施韦泽, 约·巴·]《俾斯麦内阁和中小邦的政府》([Schweitzer, J. B.] Das Ministerium Bismarck und die Regierungen der Mittel- und Kleinstaaten), 载于 1865 年 1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6 号。——第 59 页。

[施韦泽, 约·巴·]《俾斯麦内阁。一》([Schweitzer, J. B.] Das Ministerium Bismarck. I), 载于 1865 年 1 月 2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4 号。——第 59、457 页。

[施韦泽, 约·巴·]《俾斯麦内阁。二》([Schweitzer, J. B.] Das Ministerium Bismarck. II), 载于 1865 年 2 月 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8 号。——第 63、457 页。

[施韦泽, 约·巴·]《俾斯麦内阁。三》([Schweitzer, J. B.] Das Ministerium

- Bismarck . III), 载于 1865 年 2 月 1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3 号。——第 76、78、457、458 页。
- [施韦泽, 约·巴·]《俾斯麦内阁。四》([Schweitzer, J. B.]Das Ministerium Bismarck . IV), 载于 1865 年 2 月 19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4 号。——第 457 页。
- [施韦泽, 约·巴·]《俾斯麦内阁。五》([Schweitzer, J. B.]Das Ministerium Bismarck . V), 载于 1865 年 3 月 1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8 号。——第 88 页。
- 施韦泽, 约·巴·《驳卡尔·福格特关于欧洲现状的研究》1859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Schweitzer, J. B. Wie derlegung von Carl Vogt ' s 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n Europa ' s . Frankfurt am Main , 1859)。——第 26 页。
- [施韦泽, 约·巴·]《德国社会民主党》([Schweitzer, J. B.]Die deutsche Social-Demokratie), 载于 1865 年 2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9 号。——第 65 页。
- [施韦泽, 约·巴·]([Schweitzer, J. B.])后记, 载于 1865 年 3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1 号第 4 版。——第 100 页。
- [施韦泽, 约·巴·]《教会和现代文明》([Schweitzer, J. B.]Das Kirchen-thum und die moderne Civilisa-tion), 载于 1865 年 1 月 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5 号。——第 59 页。
- 施韦泽, 约·巴·《柳青达或者资本和劳动。当前社会政治的速描》, 三卷集, 1863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 (Schweitzer, J. B. Lucinde oder Capital und Arbeit .Ein social-politi-sches Zeit-gemälde aus der Gegenwart . In drei Bänden . Frankfurt am Main , 1863)。——第 26 页。
- [施韦泽, 约·巴·]([Schweitzer, J. B.])社论, 注明: 3 月 1 日于柏林, 载于 1865 年 3 月 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9 号。——第 89、91、466 页。
- 施韦泽, 约·巴·《资本的利润和工资》1867 年柏林版(Schweitzer, J. B. Der Kapitalgewinn und der Arbeits-lohn . Berlin , 1867)。——第 340 页。
- 舒尔采-德里奇, 海·《拉萨尔先生取消企业家冒险。德国工人手册中新的一章》1866 年柏林版(Schultze Delitzsch, H. Die Abschaffung des geschäftlichen Risiko durch Herrn Lassalle .Ein neues Capitel zum deutschen Arbeiterkatechismus .Berlin , 1866)。——第 170 页。
- 司徒卢威, 古·《在德国的“愁眉不展的面孔”》(Struve, G. 《Die Teig-Gesichter》in Deutschland), 载于 1865 年 3 月 15 日《德意志联邦》杂志第 1 号。——第 95 页。
- 司徒卢威, 古·和腊施, 古·《十二个革命斗士》1867 年柏林版(Struve, G. und Rasch, G. Zwölf Streiter der Revo-lution . Berlin , 1867)。——第 324、555 页。

T

太诺, 摩·《根据未公布的原本文件写的 1792—1794 年恐怖史》(Ternaux, M. Histoire de la Terreur 1792—1794 d ' après des documents authentiqueet

- inédites)。第1版共八卷,1862—1881年在巴黎出版。——第28页。
- 特雷莫,比·《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1865年巴黎版第1部(Trénaux, P. Origine et transformations de l'homme et des autres êtres. Première partie. Paris, 1865)。——第250、252、254、258—262、534页。
- 托伦,昂·《洛桑代表大会》(Tolain, H. Congrès de Lausanne),载于1867年9月5、6、7、8、9、10、11日《法兰西信使报》第80、81、82、83、84、85、86号。——第346页。

W

- 瓦茨,约·《工会和罢工。机器。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Watts, J. Trade societies and strikes Machinery Co-operative societies. Manchester, 1865)。——第178、181、188页。
- 瓦盖纳,海·(Wagener, H.) 1867年3月23日在北德意志国会上的发言,载于1867年3月2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8号。——第289页。
- 维尔茨,阿·《化学哲学讲义》1864年巴黎版(Wurtz, A. Leçons de philosophie chimique Paris, 1864)。——第312、315页。
- [韦济尼埃,比·]《国际工人协会》([Vésinier, P.]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载于1865年12月16日和18日《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和294号。——第172—175、196、495页。
- 韦济尼埃,比·《新凯撒传。历史研究》1865年日内瓦版第1部(Vésinier, P. La Vie du nouveau César. Étude his-

- torique 1^{ère} partie Genève, 1865)。——第175页。
- 韦莫雷耳,奥·《行将到来的普鲁士运动》(Vermorel, A. La prochaine campagne de la Prusse),载于1867年9月9日《法兰西信使报》第84号。——第350、353页。
- 沃尔索,耶·雅·阿·《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丹麦人和挪威人》1852年伦敦版(Worsaae, J. J. A. An Account of the Danes and Norwegians in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London, 1852)。——第8页。

X

- 西蒙,路·《德意志和它的两个大国》(Simon, L. Deutschland und seine beiden Großmächte),载于《民主研究》文选,1860年汉堡版。——第298页。
- 席林,卡·《伯恩哈特·贝克尔主席被全德工人联合会开除和社会民主党人报》1865年柏林版(Schilling, C. Die Ausstoßung des Präsidenten Bernhard Becker aus dem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 und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1865)。——第139、143—146、486页。

Y

- 雅科布斯,弗·《希腊。关于希腊人的祖国、历史、文学和艺术讲演录》1852年柏林版(Jacobs, F. Hellas. Vorträge über Heimath, Geschichte, Literatur und Kunst der Hellenen. Berlin, 1852)。——第29页。
- 《1272—1295年马可波罗东游记》(Mar-

co Paolo's Reise in der Orient, während der Jahre 1272 bis 1295)。

第1版1802年在罗纳堡和莱比锡出版。
——第29页。

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

法国代表团关于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
报告,载于1865年10月8日《民论
报》、1865年10月12日《民族未来报》
和1865年10月14日《世纪报》。——
第161页。

《给 佛尔维耶回声报 的信》(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86—
596页),署名:海·荣克,载于1866年
2月20日《佛尔维耶回声报》第43号。
——第196页。

《工人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
程》[1864年]巴黎版(Congrès ouvrier .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
vailleurs . Règlement provisoire . Paris ,
[1864]。——第68页。

《工人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1866
年]巴黎版(Congrès ouvrier . Associa-
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
Paris , [1866])。——第205页。

《关于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告瑞士全体工
人、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团体书》1865年
日内瓦版(Aufruf an alle Arbeiter , Ar-
beiter-vereine und Arbeiter-associati-
onen in der Schweiz zum Beitritt der «In-
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ciation» .
Genf, 1865),日内瓦支部委员会委员的

署名:贝克尔和杜普累等人。——第95
页。

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手稿),作者:
威·李卜克内西。——第484、490页。
《国际工人协会》(Working Men's In-
ternational Association),载于1865年1
月7日《蜂房报》第169号。——第443
页。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
ciation . 载于1865年1月7日《矿工和工
人辩护士报》第97号。——第443页。

《国际工人协会》(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载于
1865年11月18日《工人辩护士报》第
141号。——第161页。

《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载于1867年8月
17日《蜂房报》第305号。——第343
页。

《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Inter-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ing Men .
Congress of Geneva),载于1867年2月
20日和3月13日《国际信使》。《日内瓦
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Congress of
Geneva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ing Men),载于1867年3月27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文件,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部分。

- 日、4月3、10、17日《国际信使》。——第541页。
- 《国际工人协会。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道》(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s rendus du congrès de Genève), 载于1867年3月9日和16日《国际信使》。《日内瓦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Congrès de Genève.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载于1867年3月23日和30日、4月6、13、20和27日《国际信使》。——第541页。
- 《林肯先生和国际工人协会》(Mr. Lincoln and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署名: 查·弗·亚当斯。载于1865年2月6日《泰晤士报》第25101号。——第52、62、68、478页。
- 《林肯总统和国际工人协会》(President Lincoln and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署名: 查·弗·亚当斯。载于1865年2月6日《快报》。——第68页。
- 《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德国人分部给工人的通告信》1865年日内瓦版(Rundschreiben der deutschen Abtheilung des Zentral Komitee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ciation für die Schweiz an die Arbeiter. Genf, 1865)。——第495页。
- 《国际工人协会》(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载于1865年12月16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45号。——第495页。
- 《保卫波兰大会》(Great meeting for Poland), 载于1865年3月4日《蜂房报》第177号。——第473页。
- 《我们协会的发展》(Entwicklungsgang unserer Association), 载于1866年1月《先驱》杂志第1期。——第495页。
- 《一次盛大的国际性的工人代表会议》(Gre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Working Men), 载于1865年9月30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4号。——第489页。

文 件

- 《巴黎大学生致德意志和意大利大学生》(Aux Étudiants des universités d'Allemagne et d'Italie, les étudiants de Paris), 署名: 费默、卡雷、瓦扬、里沙尔、勒瓦瑟尔和吉布拉尔等人。载于1866年5月20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5号。——第224页。
- 《被囚禁者的状况。告爱尔兰妇女书》(The State prisoners. An Appeal to the women of Ireland), 载于1866年1月6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48号。——第182页。
- 《德国人告美国人民书》(Address of Germans to the American nation), 署名: 布林德、弗莱里格拉特、海茵茨曼、尤赫、金克尔、伯恩德斯、西门子、特吕布纳、

- 拉文施坦。载于 1865 年 4 月 28 日《泰晤士报》第 25171 号。——第 114 页。
- 《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Grundre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1848 年通过。——第 218 页。
- 《东印度(马德拉斯和奥里萨的饥荒)。对尊敬的下院 1867 年 7 月 4 日的质询的答复。根据 1867 年 7 月 30 日下院的指令刊印》(East India (Madras and Orissa famine)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4 July 1867.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0 July 1867)。——第 556 页。
- 《东印度(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关于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的文件和通讯, 包括反饥饿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孟加拉副省长和印度总督的备忘录。根据 1867 年 5 月 31 日下院的指令刊印》(East India (Bengal and Orissa famine).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famine in Bengal and Orissa, including the report of the Famine Commission and the minutes of the Lieutenant Governor of Bengal and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1 May 1867)。——第 556 页。
-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书》(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第 22, 177 页。
- 《1865 年 10 月 31 日以前的半年》1866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5. London, 1866)。——第 177、183、185 页。
-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报告书》(Public Health. Reports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第 177 页。
- 《第八号报告书。附录。1865 年》1866 年伦敦版 (Eight Report. With appendix. 1865. London, 1866)。——第 241、246 页。
- 《关于推行(1867 年关于工联事务调查委员会的法令)的法令。1867 年 8 月 12 日》(An Act to extend the《Trades Union Commission Act, 1867》. 12th August 1867)。——第 370、576 页。
- 《关于在一定情况下保障调查工联及雇主或工人的其他组织的委员会委员进行工作的法令。1869 年 4 月 5 日》(An Act for facilitating in certain case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make inquiry respecting trades unions and other association of employers or workmen. 5th April 1867)。——第 370、576 页。
- 《民法典, 或拿破仑法典》(Code civil), 1804 年通过。——第 345、417 页。
- 《农业统计, 爱尔兰。附 1866 年平均估产表, 186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从爱尔兰各港口向外移民统计表, 以及每个州郡的亚麻厂的数目表》1867 年都柏林版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Ireland. Tables showing the estimated average pro-

- duce of the crops for the year 1866 ; and the emigration from irish ports , from 1st January to 31st December , 1866 ; also the number of mills for scutching flax in each country and province . Dublin , 1867)。——第 381 页。
- 《普鲁士国家的刑法典》(Strafgesetzbuch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 Vom 14 . April 1851) , 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51 年柏林版第 122 页(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 1851 . Berlin . S . 122) 。——第 58、340 页。
- 《特别委员会关于银行法的报告；委员会会议事录，证词记录，附录和索引。根据 1857 年 7 月 30 日下院的指令刊印》(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bank acts ;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 minutes of evidence , appendix and index . Ordered ,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 to be printed , 30 July 1857) 。——第 150 页。
- 《特别委员会关于银行法的报告；委员会会议事录，证词记录，附录和索引。根据 1858 年 7 月 1 日下院的指令刊印》(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bank acts ;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 minutes of evidence , appendix and index . Ordered ,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 to be printed , 1 July 1858) 。——第 150 页。
- 《调整在作坊劳动的童工、青工和女工工时法，1867 年 8 月 21 日》(An Act for regulating the hours of labour for children , young persons , and wo men employed im workshops , 21st August 1867) 。——第 556 页。
- 《童工调查委员会 (1862 年) 。委员会委员的报告书 (第一至五号) 》(Children ' 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 Reports (I — V) of the commis-sioners) 。——第 177、241 页。
- 《第一号报告书》1863 年伦敦版(First Report . London , 1863) 。——第 310 页。
- 《第五号报告书》1866 年伦敦版(Fifth Report . London , 1866) 。——第 241 页。
- 《刑法典》(Code pénal) , 1810 年通过。——第 266 页。
- 《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To the workmen of France from the working men of England) , 载于 1863 年 12 月 5 日《蜂房报》第 112 号和《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Address of english to french workmen) 。——第 11 页。
- 《英国监狱的国事犯待遇调查委员会委员报告》1867 年伦敦版(Knox , A . A . and Pollock , G . D . Report of com-missioners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treason-felony convicts in the english convict prisons . London , 1867) 。——第 306、310、317、322 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B

- 《白鹰报》(《Der weiße Adler》), 苏黎世出版, 1865年3月第30号。——第473页。
- 《北德报》(《Zeitung für Norddeutschland》), 汉诺威出版, 1867年2月15日第5522号。——第279、285、541页。
- 《北极星》(《Nordstern》), 汉堡出版
- 1864年12月10日第287号第2页[脚注]。——第440页。
 - 1865年3月4日第299号,《小心》(Aufgeschaut)和《披着羊皮的狼》(Die Wölfe im Schaafkleid)。——第103页。
 - 1865年4月29日第307号,登在“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栏的佐林根通讯。——第115页。
 - 1865年5月6日第308号,登在“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栏的科伦通讯。——第117页。
 - 1865年6月24日第313号。——第126、141、479页。
 - 1865年7月8日和15日第315和316号,《巴黎体操节》(Das Turnfest im Paris)。——第141页。

D

《德国书报业行市报》(《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und die mit ihm oewandten Geschäftszweige》), 莱比锡出版

- 1865年3月3日第27号,关于恩格斯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出版的广告。——第394页。
- 1867年9月14日第214号,关于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广告。——第394页。
- 1867年9月底第230号。——第372页。

E

《俄国残废者》(《Русскіи инвалидъ》), 圣彼得堡出版, 1867年12月5日第336号。登在“非官方栏”(Отдел неофициальный)的12月4日圣彼得堡通讯。——第420页。

F

《法兰西信使报》(《Le Courrier français》), 巴黎出版

- 1867年9月10日和11日第85和86号,登在“消息”(Nouvelles)栏的通讯,第1版。——第355页。
- 1867年10月8日第113号,《第三个小偷》(Le Troisième larron)。——第363页。

G

《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 伦敦

出版, 1866 年 5 月 5 日第 165 号第 4 页。——第 223 页。

《观察家报》(《Der Beobachter》), 斯图加特出版, 1864 年 11 月 17 日第 268 号, 《卡尔·布林德》(Karl Blind)。——第 37、435 页。

H

《海尔曼》(《Hermann》), 伦敦出版, 1867 年 3 月 2 日第 426 号, 《“施梯伯”先生和 海尔曼》(Herr 《Stieber》 und der 《Hermann》)。——第 282 页。

K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 1865 年 3 月 10 日第 69 号, 登在“德国”(Deutschland)栏的 3 月 8 日柏林通讯。——第 92 页。

M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 伦敦出版, 1865 年 3 月 2 日, 《最近的波兰起义》(The Late polish insurrection)。——第 473 页。

《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іе ведомости》), 1867 年 9 月 28 日第 210 号第 2 版。——第 372 页。

S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cial-Demokrat》), 柏林出版
—1865 年 1 月 4 日第 4 号。——第 447 页。
—1865 年 1 月 29 日第 15 号第 3 版。——第 50 页。
—1865 年 1 月 29 日第 15 号, 《工人们

的信》(Einsendungen von Arbeitern)。——第 50 页。

—1865 年 2 月 10 日第 20 号。——第 70 页。

—1865 年 2 月 12 日第 21 号。——第 70 页。

—1865 年 2 月 22 日第 25 号, 登在“政治栏”(Politischer Theil)的 2 月 21 日柏林通讯。——第 82 页。

—1865 年 4 月 5 日第 43 号, 登在“联合会栏”(Vereins Theil)的 4 月 4 日柏林通讯。——第 108—109 页。

—1865 年 5 月 10 日第 58 号第 2 版, 《小品文》(Feuilleton)。——第 120 页。

—1867 年 11 月 29 日第 139 号附刊一和附刊二。——第 411 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 伦敦出版

—1864 年 11 月 4 日第 25021 号, 《南意大利》(Southern Italy)。——第 438 页。

—1865 年 2 月 13 日第 25107 号, 登在“最新消息”(Latest intelligence)栏的 2 月 11 日柏林通讯。——第 72、77、450 页。

—1865 年 2 月 16 日第 25110 号, 登在“最新消息”(Latest intelligence)栏的 2 月 15 日柏林通讯: 《普鲁士议会》(The Prussian Legislature)。——第 75 页。

—1865 年 11 月 20 日第 25347 号第 8 版。——第 162 页。

—1865 年 12 月 13 日第 25367 号第 5 版, 《议会改革》(Parliamentary Reform)。——第 496、498 页。

- 1865 年 12 月 14 日第 25368 号第 8 版。——第 496、498 页。
- 1866 年 3 月 3 日第 25436 号第 9 版和 1866 年 3 月 5 日第 25437 号第 8—9 版。——第 190 页。
- 1866 年 4 月 10 日第 25468 号第 8 版。——第 207 页。
- 1866 年 4 月 11 日第 25469 号，登在“最新消息”(Latest intelligence)栏的 4 月 10 日柏林通讯。——第 209 页。
- 1867 年 6 月 3 日第 25827 号，登在“外国消息”(Foreign intelligence)栏的 6 月 1 日星期六 6 时巴黎通讯。——第 307 页。
- 1867 年 9 月 16 日第 25917 号第 6 版。——第 360 页。
- 1867 年 11 月 21 日第 25974 号第 10 版，《伦敦的群众大会》(London Meetings)。——第 403 页。

W

《我们的时代》(《Unsere Zeit》), 莱比锡

出版, 1866 年第 2 册, 《武装的普鲁士》(Preußen in Waffen), 论文一、论文二, 第 161—177 和 321—343 页。——第 298 页。

Z

- 《自由和正义》(《Libertà e Giustizia》), 那不勒斯出版, 1867 年 8 月 24 日第 2 号, 《罗马问题》(La Questione romana)。——第 344 页。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 奥格斯堡出版
 - 1865 年 4 月 29 日第 119 号附刊。——第 120 页。
 - 1866 年 1 月 1 日第 1 号, 登在“德国”(Deutschland)栏的 12 月 29 日柏林通讯。——第 170 页。
 - 1867 年 9 月 30 日第 273 号(第 4375 页), 关于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广告。——第 362 页。

文学著作

A

奥尔科特《小妇人》。——第 548 页。

B

- 巴尔扎克《不出名的杰作》。——第 280 页。
- 巴尔扎克《生意人》。——第 280 页。
- 巴尔扎克《言归于好的麦尔摩特》。——第 280 页。

D

《迪河岸上的磨坊主》。——第 195、505、

508 页。

迪斯累里《维维安·格雷》。——第 246 页。

F

弗莱里格拉特《威斯特伐里亚的夏歌》。——第 234 页。

G

- 歌德《浮士德》。——第 286、289、588、709 页。
- 歌德《完整无缺》。——第 418 页。
- 歌德《渔夫》。——第 25 页。

格林《德国英雄传说》。——第132页。

格林《格林童话集》。——第132页。

H

海涅《阿塔·特洛尔》。——第38页。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38页。

海涅《归乡集》。——第505、509页。

贺雷西《颂歌》。——第273页。

赫夫林《昔日大学生的荣誉》。——第88页。

黑贝尔《布莱斯高的黑林人》。——第153页。

霍夫曼《小察赫斯》。——第183、185、186页。

K

柯林斯《白衣女》。——第268页。

L

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第45页。

勒普兰斯·德·博蒙《野兽和美人》。——第506页。

目凯特《婆罗门的智慧》。——第112页。

M

莫里哀《斯嘉本的诡计》。——第234、241页。

P

彭斯《有人因为正直而受穷》。——第74

页。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38、414页。

Q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第510页。

S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140页。

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140页。

绥夫特《格列佛游记》。——第550页。

W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533页。

X

希尔德布兰德《映画镜》。——第505页。

西塞罗《为塞克斯蒂乌斯作的辩护词》。——第468页。

席勒《唐·卡洛斯》。——第10、40、456页。

席勒《钟之歌》。——第245页。

谢里敦《扬恶学校》。——第112页。

Y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418页。

* * *

圣经。——第216、569页。

期 刊 索 引

A

- 《爱北斐特日报》(《Elberfeld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 1834 年至 1904 年在爱北斐特出版;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喉舌。——第 89、381、384 页。
- 《爱尔兰人报》(《The Irishman》)——爱尔兰的一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周报, 1858 年至 1885 年先后在拜尔法斯特和都柏林出版; 该报曾经为芬尼亚社社员辩护。——第 385、403、418 页。
- 《奥格斯堡晚报》(《Augsburger Abendzeitung》)——德国民族自由党的日报, 1826—1912 年用这个名称在奥格斯堡出版。——第 387 页。

B

- 《巴门日报》(《Barmer Zeitung》)——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日报, 1834 年起在巴门出版。——第 89、390 页。
- 《白鹰报》(《Der weiße Adler》)——瑞士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 1864 年起用德文在苏黎世出版, 每周出版三次。——第 473 页。
- 《柏林改革报》(《Berliner Reform》)——一家日报,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 1861 年至 1868 年在柏林出版。1865 年在这家报纸上刊登过马克思和

- 恩格斯的几篇声明和文章。——第 84、105、118、144、446、478 页。
- 《北德报》(《Zeitung für Norddeutschland》)——德国自由派的报纸, 1848—1872 年在汉诺威出版。——第 541 页。
-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保守派的日报; 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报纸; 1861 年至 1918 年在柏林出版。——第 82、303、323 页。
- 《北极星》(《Nordstern》)——德国的一家周报; 1860—1866 年在汉堡出版; 从 1863 年起为拉萨尔派报纸。——第 26、84、103、106、107、110、112、115、117、120、126、137、141、166、440、455、479、484—485 页。
- 《彼得堡报》(《Petersburger Zeitung》), ——见《彼得堡报》。
-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资产阶级日报, 1831 年在布鲁塞尔创刊; 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 497 页。
- 《波恩日报》(《Bonn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 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 从 1850 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第 97 页。
- 《波罗的海报》(《Ostse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 1835 年起在施特廷(波兰称作: 兹杰辛)出版。——第 209 页。

《勃罗姆堡日报》(《Bromberger Zeitung》)——德国民族自由党的日报,1843年在勃罗姆堡(波兰称作:贝德哥什)创办。——第209页。

C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该报出版定期晚刊《晚星报》。——第26、52、86、114、347页。

D

《德国博物馆。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杂志》(《Deutsches Museum.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 Kunst und öffentliches Leben》)——德国民主派的周刊,1851年1867年在莱比锡出版;1852—1865年该杂志的出版者是罗·普鲁茨。——第402页。

《德国书报业行市报》(《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und die mit ihm verwandten Geschäftszweige》)——一家日报,德国书商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34年至1926年在莱比锡出版。——第372、565页。

《德国周报》(《Deutsches Wochenblatt》)——德国的一家周报,1865年底起为德国人民党机关报;1864—1867年在曼海姆出版。——第161页。

《德意志联邦》(《Der deutsche Eidgenosse》)——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月刊,1865—1867年在伦敦和汉堡出版;参加该杂志编辑部的有:卡·布林德、路·毕希纳、斐·弗莱里格拉特、路·费尔巴哈、古·司徒卢威和其他人。——第79、95、97、215页。

《德意志人民报》(《Deutsche

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韦耳夫派的机关报;1867年起在汉诺威出版。——第391页。

《杜塞尔多夫日报》(《Düsseldorf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26年至1926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该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方针。——第66、84、89、94、100、104、105、107、390、460页。

E

《俄国残废者》(《ПЬЩКЮУ УНБАЛУ》)——沙俄陆军部的机关报,1813年至191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从1816年起每日出版。——第420页。

F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56年至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第390页。

《法兰西报》(《La Gazette de France》)——法国正统派的日报,1631年起在巴黎出版。——第348页。

《法兰西信使报》(《Le Courrier français》)——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政治性的周报,从1867年6月18日起改为日报;1861—1868年在巴黎出版;1866年5月该报成为国际在法国的机关报,在该报上刊登过总委员会和地方各支部的文件;也刊登过保·拉法格和劳·马克思翻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第224、325、331、343—345、348、353—355、363、370、371、374、

383、401、413、556、566、574、577页。
《非国教徒》(《The Nonconformist》)——
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周报,1841—
1879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
177、199、201页。

《蜂房报》(《The Bee Hive Newspaper》)
——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从1861
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用过如下二
种名称:《蜂房》(《The Bee Hive》)、
《蜂房报》(《The Bee Hive
Newspaper》)、《便士蜂房》(《The Penny
Bee Hive》)、该报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
和改良派的强烈影响。1864年11月该
报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
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
报道都刊登在该报上面。但是刊登在该
报上的国际文件常被篡改或删节,为
此,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议。从1869年
起该报实际上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喉舌。
1870年4月,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
议,与《蜂房报》断绝了一切关系。——
第17、35、85、118、119、124、132、136、
331、343、346、444、473页。

《佛尔维耶回声报》(《L'Echo de
Verviers》)——比利时资产阶级民主派
的日报,1864年创刊于佛尔维耶;该报
是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中敌视马克思和
总委员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传声筒。
——第172—174、196、495页。

G

《工人报》(《Workman》)——见《工人
报》。

《工人报》(《The Working Man》)——英
国改良派的周报,1861年至1867年在
伦敦出版,出版曾一度中断,——第534
页。

《工人辩护士报》(《The Workman's Ad-

vocate》)——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人周
报;它是1865年9月由《矿工和工人辩
护士报》(《The Miner and
Workman's Advocate》)改组成的,是
国际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马克思同
总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参加了该报的
理事会。1866年2月,由于编辑部内改
良主义分子的势力加强,该报再度进行
改组并更名为《共和国》周报。——第
161、164—166、171、173、177、182、
485、489、495、496、497、499、500、
516、589页。

《工人论坛》(《La Tribune ouvrière》)
——法国工人的周报,参加该报编辑部
的有国际巴黎支部的成员——托伦、弗
里布尔、瓦尔兰和其他人;该报的出版
者是沙·利穆津。该报头四号于1865
年6月在巴黎出版;该报被禁止在法国
发行后,报社迁往布鲁塞尔,在布鲁塞
尔于1865年7月9日出版了一号。由于
不能运进法国,因此该报的销路中断
了。——第482页。

《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英
国的一家周报,是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
报,从1866年2月至1867年7月在伦
敦作为《工人辩护士报》的续刊出版。
1866年6月以前,马克思参加了该报理
事会,1866年2月4月格·埃卡留斯任
编辑。该报刊载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
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由于参加该报领
导工作的工联领袖们的妥协政策,该报
在选举改革的斗争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
方针,实际上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喉
舌。——第177、181、183、188、189、
192、195、198、199、201、203、211、
214、217、220、223、226、234、271、
506、516、519、534、537、541、593页。

《观察家报。士瓦本人民报》(《Der Beob-

achter. Ein Volksblatt aus Schwaben》)——德国的一家日报,从1833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机关报。——第27、32、33、37、408、410、411、417、433—436、581页。

《国际工人协会报》(《Journel de 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国际瑞士罗曼语区支部每月出版的机关报,1865年12月至1866年9月在约·菲·贝克尔的参加下在日内瓦出版。——第165—166、495、496、198、500页。

《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e Revue》)——奥地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月刊,1866年至1868年在维也纳出版。——第384、387、402—403页。

《国际信使》(《The International Courier》)——一家周刊,1864年11月至1867年7月用英文和法文在伦敦出版。法文版的名称是《Le Courier international》。1867年是国际的机关刊物。——第541页。

《国民改革者》(《The National Reformer》)——英国的一家周刊,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刊物,1860年至1893年在伦敦出版。——第22页。

H

《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一家周报,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9年起在伦敦用德文出版。——第11、33、36、49、73、89、103、105、282、306、349、369、446页。

J

《纪事》(《The Chronicle》)——英国的天

主教派的周刊,1867—1868年在伦敦出版。——第385页。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机关刊物,1851—1852年在伦敦由厄·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个杂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从1851年6月至1852年4月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11页。

《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一家专谈军事问题的德国报纸,德国军官和现役军人协会的机关报;1826年至1902年在达姆斯塔德和莱比锡出版。1860—1864年恩格斯为该报撰稿。——第230页。

K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02年起用这个名称在科伦出版;莱茵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七十年代被认为是俾斯麦的喉舌。——第92、143、206、209、248、286、355、362、367、387、398页。

《快报》(《The Express》)——英国自由派的晚报,1846—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68页。

《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The Miner and Workman's Advocate》)——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大不列颠矿工工会机关报,1863年至1865年在伦敦出版。1865年7月底,曾一度担任该报编辑的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利诺,获得了该报的发行权。在这时期,该报作为正式机关报为国际服务。——第41、136、141、444页。

L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德

- 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1863年至1866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 1867年至1874年在科伦出版。——第38、55、66、84、87、89、97、106、107、111、166、382、461、478、571页。
- 《联合》(《L' Association》)——法国的一家杂志, 是受资产阶级共和派影响的合作社工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64年至1866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 编辑部一直设在巴黎。——第44、45、61、67、90、94、107页。
- 《凉亭。家庭画报》(《Die Gartenlaube. Il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德国的一家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文学周刊, 1853年至1903年在莱比锡出版, 1903年至1943年在柏林出版。——第298、369页。
- 《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一家资产阶级的文艺政论性双周刊, 182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203、270、273页。
- 《伦敦通讯》(《Londoner Anzeiger》)——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机关报(周报), 于1864年至1867年出版。——第36、49、89、103、105页。
- 《洛桑日报。瑞士报纸》(《Gazette de Lausanne et Journal Suisse》)——资产阶级的日报, 1798年创刊于洛桑。——第345页。
- M
- 《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Manchester Daily Examiner and Time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 1848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 该报是由《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和《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合并而成的。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支持自由贸易派, 用不同名称一直出版到1894年。——第355页。
-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 自由贸易拥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 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 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第21、22、34、163、223、240、244页。
- 《猫头鹰》(《The Owl》)——英国的一家周报, 1864—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286页。
-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英国自由派的报纸,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 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 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160页。
-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 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 1846年至193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52、68、473页。
-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于1852年在纽约创办的周报。1853年3月18日至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出版。——第93页。
- 《美因兹日报》(《Mainzer Journal》)——德国天主教派的日报; 1848年起在美因兹出版。——第446页。
- 《密苏里民主主义者报》(《Missouri Democrat》)——激进派的日报, 是密苏里州共和党的机关报; 1852年1875年用这个名称在圣路易斯出版。——第37页。
-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

blatt)——德国的一家工人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68年1月至1869年9月在莱比锡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1868年12月起,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该报开始与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该报被宣布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第396、399、402、408、419、575页。

《民族报》(《The Nation》)——爱尔兰的一家周报,1842年至八十年代末在都柏林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芬尼亚社社员辩护。——第403页。

《民族未来报》(《L'Avenir national》)——法国民主派日报,1865—1873年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报道国际巴黎理事会的工作情况。——第67页。

《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一家古老的俄国报纸,从1756年至1917年出版;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该报具有了反动性质。——第67、372页。

N

《您好》(《How do you do?》)——德国的一家每周出版的幽默杂志,由路易·德鲁克尔在伦敦出版,贝塔(贝特齐希)负责编辑。——第369页。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O

《欧洲联邦》(《Les États-Unis d'Europe》)——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机关报,1867年创刊于伯尔尼,1870年起在日内瓦出版;后来又在伯尔尼一直出版到1919年;该报数次更改其周期,曾先后用几种文字:德文、法文,或是同时用几种文字: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出版。——第399、580页。

P

《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51年至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491、579页。

R

《人民报》(《Volks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第144、282页。

《人民报》(《Das Volk》)——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其他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从第2号起,该报就在马克思的密切参与下出版,从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了该报的编辑。——第36页。

《人民论坛报》(《La Tribune du Peuple》)——比利时民主派的报纸,1861年5月至1869年4月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

是由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参加无神论“人民协会”的人创办的。1865年8月起实际上成了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而从1866年1月起正式成为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德·巴普、拉法格和其他人曾为该报撰稿。——第172、176、497、500页。

《日报》(《Dagbladet》)——丹麦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从1851年起在哥本哈根出版。——第6、20、147页。

S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cial-Demokrat》)——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年至1867年约·巴·施韦泽担任编辑。在该报上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和声明。——第22—24、26、44—51、56、57、59—66、70—73、77、78、81、89、91、92、96、105、106、108、111、113、115、117、120、121、123、133、137、138、161、163、166、170、178、411、413、441、447—450、455—458、460、465、466、469、479、484—485页。

《圣彼得堡报》(《St.-Petersburger Zeitung》)——一家日报,1727年至1914年用德文出版。——第67页。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1825年至1914年以这个名称用法文每周出版三次。——第237页。

《圣路易斯每日新闻》(《St.-Louis Daily Press》)——美国的一家工人报纸,从1864年起在圣路易斯出版。——第53

页。

《十字报》(《Kreuz 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时报》(《Le Temps》)——法国保守派的日报,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刊物;1861年至1943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对第二帝国。——第213页。

《时代呼声。政治和文学周刊》(《Stimmen der Zeit. Wochenschrift für Politik und Literatur》)——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月刊;1858年至1862年由科拉切克在哥达出版,后来在魏玛、莱比锡和海德堡出版(同时出版),又在维也纳和莱比锡同时出版。——第108页。

《士瓦本信使报》(《Schwäbischer Merkur》)——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日报;1785年至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第408、581页。

《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机关报。——第348、491页。

《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杂志,1865年由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刊;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用这个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第150、270、273、375、377、384、387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5、52、62、68、72、75、77、114、162、190、207、209、230、246、307、339、345、349、352、359、360、403、438、450、496、498。

W

《外交评论》(《The Diplomatic Review》)

——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英国杂志, 1866年至1877年用这个名称出版, 每年四期。杂志的编辑是保守的政论家、当过外交官的戴维·乌尔卡尔特。——第282、325、343、345、351、359、385页。

《晚星报》(《Evening Star》)——见《晨星报》。

《威塞尔报》(《Wese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 1844年至1930年在不来梅出版。——第390页。

《维尔腾堡邦报》(《Staats-Anzeiger für Württemberg》)——德国保守党的日报, 维尔腾堡政府机关报; 1849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 出版时附有每周附刊《维尔腾堡工商业报》。——第581页。

《维尔腾堡工商业报》(《Gewerbeblatt aus Württemberg》)——德国的一家周报, 是中德意志工商界的机关报, 从1849年起作为《维尔腾堡邦报》附刊在斯图加特出版。——第416、581页。

《未来报》(《Die Zukunft》)——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 人民党的机关报, 从1867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 1868年至1871年在柏林出版。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和弗·恩格斯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第304、345、347、349、355、357、367、382、394、412、414、416、417、418、568、578、582页。

《我们的时代》(《Unsere Zeit》)——德国自由派的文学政治月刊, 1857年至1891年在莱比锡由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出版; 1857年至1864年该刊出版时附有副标题:《百科辞典年鉴》。——第

298页。

X

《西邮报》(《Die Westliche Post》)——一家德文报纸, 从1858年起在圣路易斯(美国)出版;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流亡美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第32、440页。

《先驱》(《Der Vorboie》)——月刊, 是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关刊物, 1866年至1871年在日内瓦用德文出版; 主编是约·菲·贝克尔。该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 有系统地发表国际的文件, 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第166、172、495、498、500、543、589页。

《现代评论》(《Revue contemporaine》)——法国的双周刊, 1851—1870年在巴黎出版。第二共和国时期, 它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组成的秩序党的机关刊物;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之后, 它成了波拿巴派的机关刊物。——第270、273页。

《新法兰克福报》(《Neue Frankfurter Zeitung》)——德国民主派的报纸。从1859年至1866年用这个名称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33、89、96、97、101、243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 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 主编是马克思; 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第91、94、296、460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

- 12月创办的杂志,该杂志由他们一直出到1850年11月。——第352页。
-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该报又以《十字报》而闻名,因报头上印有十字章图样。——第219、223、237、457、466页。
-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Zeitung》)——瑞士资产阶级的报纸;1821年开始在苏黎世用德文出版;十九世五十至六十年代采取了亲波拿巴的立场。——第561页。
- 《信使报》(《Der Botschafter》)——奥地利的一家日报,施梅林政府的半官方刊物;1862—1865年在维也纳出版。——第139页。
- 《星报》(《Star》)——见《晨星报》。
- 《喧声》(《Kladderadatsch》)——带有插图的、讽刺性的周刊,从1848年起在柏林出版。——第268。
- Y
- 《雅典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The A thenaeum .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英国的一家文艺评论周刊;1828—1921年在伦敦出版。——第234页。
- Z
-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 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 éraires》)——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所谓秩序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政变以后成了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第85页。
- 《中德意志人民报》(《Mitteldeutsche Volkszeitung》)——德国自由派的报纸,1862年至1866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54页。
- 《自由》(《La Libert é》)——保守派的晚报,大资产阶级的喉舌,1865年至1944年在巴黎出版;1866年至1872年属艾·日拉丹所有,支持第二帝国的政策,主张对普鲁士作战,反对国防政府。——第348页。
- 《自由报》(《La Libert é》)——比利时民主派的报纸,1865年至187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1867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第370、374、566页。
- 《自由和正义》(《Libert ée Guistizia》)——意大利民主派的周报,1867—1868年在那不勒斯出版;接近国际的《自由和正义》协会的机关报。——第344页。
- 《自由思想》(《La Libert éde penser》)——法国的一家哲学和文学问题杂志;1848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第45页。
-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55年至1865年由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伦敦出版;该报曾发表过马克思的几篇文章。——第37、117、142、171、266、341页。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国的计划。——第36、120、362页。
-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至1901

- | | |
|--|--|
| <p>年在巴黎出版；从 1799 年至 1869 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第 234 页。</p> <p>《左岸》（《La Rive gauche》）——民主派的周报，1864 年 10 月至 1866 年 8 月先</p> | <p>后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由法国左派共和党人流亡者集团创办；在该报上发表过国际的文件，该报的编辑是沙·龙格。——第 172、173、495、506 页。</p> |
|--|--|